# 思無邪匯寶

拾

陳慶浩博士‧王秋桂博士 主編

歡喜冤家(上)／明‧西湖漁隱主人 著

思無邪滙寶 ㊈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 ［歡喜寃家］(上)

／明・西湖漁隱主人　編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
成易圖書有限公司　編輯製作

明清豔情小說叢書

# 《思無邪滙寶》總序

很多中國古籍，因戰亂、政治或其他原因，再加上自然的淘汰，消失在歷史的長河裡，其中尤以被視爲俗文學的小說、戲劇、唱本等，流失最多。傳統漢文化輕視這些作品，公私書目中極少著錄，公私藏書亦鮮蒐集，且在元明清三代，屢遭禁止，毀版焚書，時有所聞。在各類書中，豔情小說，受害最烈。除了官方明令禁毀外，社會輿論、各階層的社會組織，都極力制止此類書籍之流通。但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又使這些書籍不斷出版，地下流行。不過，在強力壓制下，很多書籍都消失了；遺留下來的亦往往因不能公開發行的關係，印刷極不講究，錯漏甚多。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人，往往從禁毀書目或其他批判資料中，知道這類書籍的存在而無從閱讀，偶然接觸到坊間流行本，卻又質量太差，不僅難以窺見原作的眞面目，也難於作爲研究的對象。

好在自本世紀以來，西方文學思想東漸，使學術界注意到小說的價值，蒐集資料，編寫書目，從事研究的人愈來愈多。豔情小說作爲小說資料，漸漸被發現、介紹。另一方面，不少在本土消失的書籍，因早年流傳到海外，獲得保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俗文學書籍，當然有些是豔情小說。但無論是在海內外，這些資料均非一般研究者所能知，即偶有所知也難得一讀，更不要說作整體研究了。因此，直到目前還是中國古典小說研究中一個薄弱環節。

# 叢書總序

中國小說資料本國保存的不全，閱讀條件亦差，因而研究者往往需要飄洋過海，去域外讀這些書。前輩學人如鄭振鐸、孫楷第、王重民、劉修業、王古魯等，當代學人如李田意、柳存仁、吳曉鈴、馬幼垣、胡萬川諸位，皆曾專門去東西洋圖書館訪讀中國古代小說。本人多年來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有緣至世界各地讀書，深知其間艱苦，故發願將中外所藏明清善本小說，匯爲一編，影印出版，供研究者使用。而身在國外，需覓國內合作者。數年前與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劉世德、石昌渝兩位合作，編纂《古本小說叢刊》，原計畫將明清善本通俗小說盡數收入。然限於出版環境，豔情小說未能廁身其中。因此，將這些小說另行刊印，是必要的。但此類書籍原來印刷多極草率，且以保存未精，常有缺文殘頁；且不少書文字已漶漫，即原書亦不易辨識，影印自難卒讀；若干書版本繁多，亦勢難全部印行。故當務之急，乃出校刊排印本；或據別本校勘，務求通讀；有不同版本者，又需一一校勘，作出定本，方能爲研究者使用。將來有條件時再擇其中有價値而清晰者影印。

本叢書計收書五十種，採用版本超過百種，另又收若干附錄。除國內蒐集到部分資料外，大部分資料採自日本、俄羅斯、英國、法國、荷蘭、美國等諸國圖書館及私人藏書。其中如全本《姑妄言》、《海陵佚史》及《龍陽逸史》等，皆爲首次面世者。《海陵佚史》爲《醒世恆言》第二十三回〈金海陵縱慾亡身〉的前身，而比此回篇幅大一倍以上，主要是豔情描寫部分，這對我們了解《三言》的來歷大有幫助。《姑妄言》爲雍正庚戌序抄本，長達百萬言，是繼《金瓶梅》後的一部豔情巨著。此書未見記錄，抄本是從莫斯科的俄羅斯國立圖書館引渡回來的。刊本《僧尼孽海》亦初次應用於校刊中。《肉蒲團》爲常見之書，然流行者多爲日本刊本或此刊本

之排印本；偶有用清刊本者，亦未經詳細校勘。本叢書所收之《肉蒲團》，根據有代表性之刊本抄本六種校勘，除錄入各版本書影外，又收各種插圖達百幅。各書之出版說明，既述故事梗概，說明所用版本情況及校勘各類技術問題外，關於作者及該書研究之成果，亦加簡述。此叢書所收諸書中，曾於本世紀排印出版者，不超過三分之一。這大概是歷史上第一次中國豔情小說的大結集，所收的超過現存已知的百分之九十以上。大陸近年來有豔情小說熱，出版了一批所謂明清豔情小說的書，其中大部分是言情小說，少數算得上豔情小說，但只採用一般坊本，整理粗糙，又隨意刪削，可稱劣本。禁錮不能抑制人性的需要，只能產生粗製濫造的劣品來。清代豔情小說屢禁不止，只弄得質量每下愈況，目前的情況亦復如此。

豔情小說有文言有白話，有長篇，亦有中篇、短篇。這批資料爲我們展示了明清豔情小說的全景，亦讓我們看到文言小說發展到白話人情小說的若干線索。大致上文言小說到宋元，已漸衰落。明初瞿佑的《剪燈新話》，以及紛紛出現的仿作，可視爲文言小說的中興。以後一直要待到《聊齋誌異》問世，文言小說又出現新高潮。但有一個過去少爲研究注意的現象是元明時出現文言中篇小說如《嬌紅記》、《鍾情麗集》、《天緣奇遇》、《花神三妙傳》、《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篇幅較過往的文言小說長，能容納更多的故事情節，有較多的細節描寫和對話；文體也由純粹的文言加入白話詞語。這批作品大多爲言情之作，亦有豔情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等，時代早的作品，文體較純；後來者則已雜有白話成份了。此類文言中篇，到萬曆年間發展出白話的才子佳人和豔情小說兩大流。由文言而白話的發展過程，在我們這套書中，也是有跡象可尋的。明清小說研究上常有繁本簡本出現先後問題的爭論，過去多從進化的觀點

來處理這個問題，認爲簡本在前繁本在後。最顯著的例子是馮夢龍將二十回本的《三遂平妖傳》擴充爲四十回本的《新平妖傳》。但研究者也發現有些小說是繁本在前簡本在後。豔情小說同一部小說出現繁簡本的情況甚多，爲我們提供研究這一問題非常豐富的資料。其實繁本簡本雖然情節大致相同，但文字則有兩種不同的情況，一是彼此文字大部分相同的，一是彼此文字沒有直接的關係。後者我們還沒有深入研究，印象中似乎都是簡本在前繁本在後的。前者則可肯定是繁本出現在簡本之前，沒有例外。這或可成爲我們判定明清白話小說繁簡本出現先後的通則。其原因並不複雜，在著作權沒得到保護的情況下，書商翻刻別家出版的小說時，爲了爭奪市場，或以降低售價，或以增加故事情節去招徠，有時甚至是兩種手段並用。要降價勢必要減低成本，最省事的方法是減少篇幅；保存原來的故事梗概而刪去細節描寫和詩詞韻文。刪節者爲求省時省力，不會另外寫一本書，而是就手上現成的書加以削減。因而絕大多數的文字是相同的。有的刪節者十分用心，要不是和繁本比較，幾乎找不到刪削的痕跡；也有些甚不用心，使情節斷裂不能通讀。又明清白話小說情節互相因襲情況嚴重，豔情小說更甚，若能分解構成各書相同或相類的故事情節，觀其流變，對了解各書之形成，彼此間的關係及其價值，也是有幫助的。

中國政治史甚發達而社會生活史料較欠缺，明清小說是了解當時社會的重要材料。豔情小說除了提供當時一般社會生活史料外，又特別反映了當時的性風俗、性心理等，爲後人研究此一時期的性文化提供豐富的資料。近年國內外興起性文化研究熱，注意發掘歷代房中著作，目前除考古所獲得資料外，又從醫部整理出不少房中著述，有人還注意到道家和佛家的有關作品，但對明清豔情小說中之資料所知無多。本叢書不單保存了一些房中理論，更重要的是記錄了許

多此方面的具體例證，展現了明清兩代多采多姿的性文化活動。在世界豔情文學史中，中國豔情小說有很特出的地位。比較西洋豔情小說，中國小說起源早，類型多，表現出一種比較健康自然的性觀念，和西洋處在宗教強大壓力下的反抗性的豔情小說，所表現的被扭曲的性觀念大異其趣。日本的豔情小說，則是從翻譯到模仿明清豔情小說再發展出來的。本叢書的出版，不僅有助於我們研究中國豔情文學，亦爲世界豔情文學的比較研究，奠定堅實的基礎。

豔情小說或被稱爲風流小說、猥褻小說、穢褻小說、淫蕩小說等，諸家所指內容各不相同。本叢書所收乃是專以敍寫性愛或以敍寫性愛爲重點之一的小說。《天緣奇遇》、《三妙傳》等文言中篇，《空空幻》、《都是幻》等白話小說，皆以敍寫男歡女愛爲主，因直接的性愛描寫較少，故不選入本叢書中。有些書如《三續金瓶梅》、《梧桐影》等，雖亦未有大量直接的性描寫，然前者爲《金瓶梅》續書，屬《金瓶梅》系列之一；後者爲《肉蒲團》仿作，皆有助於全面了解此類著作，故亦收入。《情海緣》、《歡喜緣》兩書，雖爲民國時期所編，但因雜抄自明清豔情小說，故亦收入供比較研究。本叢書亦收入日本漢文豔情小說數種爲附錄，此類資料不多，但亦有參考價值。

西方漢學界較早注意中國性文化研究，五、六十年代，高羅佩就已寫出《中國古代房內考》及《秘戲圖考》兩書。隨著社會開放，性禁忌被打破，中國性文化亦成漢學家注意的焦點之一，豔情小說自然受到重視。有些豔情小說如《如意君傳》、《癡婆子傳》、《金瓶梅》、《肉蒲團》、《繡榻野史》等，皆有多種外文譯本。若干學者且寫出豔情小說的論文。本叢書的編輯顧問，都是研究中國古代小說的權威，無論在資料蒐集翻譯和研究方面，都是出色當行。雷威安的法譯全

本《金瓶梅》，韓南的英譯《肉蒲團》都得到漢學界的讚許。但因爲中國豔情小說資料未經全面整理，不論是翻譯還是研究，都只是使用有限的資料。缺乏好的校勘本，自然不能希望有完好的翻譯本；缺乏全面的資料，亦難苛求出現原創性的論文。這套書將過去被禁毀最慘烈、流散在世界各地的明清豔情小說，鉅細靡遺，盡數收集，經過校勘整理，匯爲一編，這是研究明清豔情小說的堅實基礎。明清豔情小說之欣賞、翻譯和研究都可開始了，我們期待著高水準的翻譯和傑出的研究成果。

陳慶浩

一九九四年八月於台北

# 《思無邪滙寶》編輯凡例

一、版本　廣收現存各種版本，了解各版本間之關係，比較其價值，並以最初或最優版本爲底本。

二、文字一般按底本錄入；底本有誤時據別本校改者皆出校記。底本不誤而別本文字可供參考者亦酌量錄入校記。

三、俗體字、簡體字不引起誤會者一般依正體錄入；可能引起誤會者則用校勘符號標出或於校記說明，必要時於出版說明統一交代。

四、本叢書一律以「。」號斷句，原書各種符號皆取消。句讀基本依原書；原書句讀有誤時改正，不一一說明。原書無句讀者補入。

五、校勘符號：

(1)原書誤字誤詞應改正者，於該字或該詞後用（）標示。

(2)原書文字衍出應刪去者，用〈〉標出。

(3)原書缺去應補入文字用〔〕標出。

(4)原書文字漶漫者逐字以□號標出。

(5)原書文字缺去者逐字以○號標出；數量不明者於校記中說明。

六、書影　所用各版本之扉頁、所有插圖、首回首頁、印記及其他有助了解版本特徵者皆

收；序跋則依其重要性收錄，或全收，或只收首末頁。

七、各書皆有出版說明，述故事梗概，介紹作者資料，記版本情況及校勘有關事項。

八、附錄　各書後人序跋及有助於了解該書之資料，皆酌量附錄入書中供參考。

目錄

# 思無邪滙寶 (拾) 册

目錄

思無邪滙寶 (拾) 册／陳慶浩・王秋桂 主編

# 「歡喜冤家」(上)

明・西湖漁隱主人 編

# 《歡喜冤家》出版說明

《歡喜冤家》又有《貪歡報》、《歡喜奇觀》、《三續今古奇觀》和《艷鏡》等異稱，二十四回。書前有作者西湖漁隱自敍，謂「演說二十四回，以紀一年節序，名曰《歡喜冤家》」正文中亦曾提及「歡喜冤家小說」（如第十回回前詩）。此敍又述書名《歡喜冤家》之含義，可知此爲原書名，餘爲後來改易者。西湖漁隱無考，就署名可知彼居杭州。韓南因敍中署「西湖漁隱題於山水鄰」，而范文若《山水鄰新鐫花筵賺》題「西湖一葦訂證」。又《金印合縱記》題「西湖高一葦訂證」；日本《舶載書目》有《孟日紅葵花記》，下記「高一葦刻」。遂謂《歡喜冤家》爲高一葦之作品。（參 Patrick Hanan, *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 pp 161-2; p235 note 62）徐凌雲〈《歡喜冤家》的作者〉亦有同樣的說法，並謂「《歡喜冤家》第九回〈汪監生貪財娶寡婦〉中，又大量引用《四大癡傳奇》中盧至和妻子的唱曲，而曲文和現存下來的『山水鄰』刻本《四大癡傳奇》中的曲文完全一樣，一字不差，這就是說訂正《四大癡傳奇》和撰寫《歡喜冤家》的作者是一個人。」（《明清小說研究》一九九三年第三期，頁一〇四）韓、徐兩位皆認爲高一葦是山水鄰所出版書之主要訂證者，《歡喜冤家》之敍既題於山水鄰，則爲高一葦所作無疑。王重民懷疑高一葦是《玉夏齋傳奇十種二十卷》之編者玉夏齋（見《中國善本書目提要》，頁六九〇）。李夢生則以韓、徐之說法根據不足（《中國禁毀小說百話》，頁一六九）。杜信孚《明代版刻綜錄》「山水鄰」之註謂「疑王元壽，字伯彭，別署西湖居士、西湖主人、湖隱居士，錢

塘縣人。有《異夢記》。」（第一卷頁八）按王元壽所作劇本甚多，此資料或可供參考。

《歡喜冤家》爲明人小說，蕭相愷〈《歡喜冤家》考論〉指出「書的第十八回〈王有道疑心棄妻子〉中，又有『我朝如王陽明先生父親王華』云云，都露出了明人口吻。又第三回〈李月仙割愛救(親)夫〉謂王文甫係浙江安吉州人，宋寶慶初改湖州爲安吉州，元爲湖州路，清爲安吉縣，惟明與宋同，也稱安吉州，復透露了明人所作的消息。」（《明清小說研究》一九八九年第四期，頁六六）此書第九回〈乖二官騙落美人局〉故事起自天啓辛酉（元年，一六二一），而結束於三、四年後，故此書成於天啓甲子年以後。此書敍謂「庚辰春王遇閏，瑞雪連朝。慷當以慨，感有餘情。……演說二十四回，以記一年之節序，名曰《歡喜冤家》。」戴望舒謂「查明末庚辰年以正月遇閏者，惟有崇禎十三年。此書成於是年，當無可疑」。敍則寫於此年崇禎十三年（一六四〇）之重九日也。

《歡喜冤家》之故事採擷自多種筆記小說、文言小說如《鍾情麗集》、《尋芳雅集》及《百家公案》、《廉明公案》、《龍圖公案》和《僧尼孽海》諸書。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頁六〇九—六一〇）、蕭相愷〈《歡喜冤家》考論〉和陳益源〈元明中篇傳奇小說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價值〉皆曾言及，今不一一舉列。《歡喜冤家》對後來小說影響甚大，此書入清後，被雜湊抄改爲多種小說，單行流通。如《巧緣艷史》與《艷婚野史》合爲上下兩部，抄自《歡喜冤家》之第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第十五等五回。《兩肉緣》採自第五、第十二及第十五回。《風流和尚》錄自第四、第十一及第十四回。《換夫妻》採自第二及第十三回。《百花野史》錄自第十四及第十七回。後兩種且各與別種書合爲上下兩部成一套，惜均僅餘下部，缺上部。由《歡

喜冤家》數回改編成類似中篇，各有四卷十二回的小說，大概在清代後期頗爲流行，很可能是《諧佳麗》和《換夫妻》上下兩部合爲一套開其端，由於反應良好，改編本陸續出版，有些還冠以《諧佳麗》的敍爲標誌。此類改編大底揉合《歡喜冤家》若干回的故事爲一書，改變主要人物姓名及故事發生的時地，以抄錄爲主，刪削多於增添。刪削除了簡化正文情節外，主要是將較深奧的韻文節錄或乾脆取消；增加則是個別細節，特別是性描寫，使用較俚俗的語言，看出主要目的是將《歡喜冤家》再通俗化。由於是拼合不同的故事，改編者又非十分用心，難以避免出現情節前後矛盾的情況。這些改編本，亦可看到《歡喜冤家》廣泛且也相當持久的影響力。這是明清小說一個有趣的現象。此次將所能收集到的改編本整理出來，合爲兩冊，排列在《歡喜冤家》後面，以供整體的欣賞和研究。撮合生編的《幻緣奇遇小說》十二卷十二回中，有七卷是來自《歡喜冤家》的，《今古傳奇》十四卷，也有二卷自《歡喜冤家》採來。此外又被改編成戲劇如《廬夜雨》、寶卷如《佛說王有道休妻》等等。

日本《舶載書目》記寬保元年（一七四一）入《歡喜冤家》二部各八本，寶曆甲戌（一七五四）入賞心亭本《貪歡報》一部六本，並抄西湖漁隱敍。日本天明甲辰（一七八四）秋水園主人序本《小說字彙》〈援引書目〉中列《歡喜冤家》，可見其在日本流行之一斑。朝鮮完山李氏壬午（一七六二）序刊本《中國小說繪模本》所列書目中有《貪歡報》，可知書已在朝鮮流傳。《歡喜冤家》在清代多次遭禁，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蘇郡設局收毀淫書目、道光二十四年（一八四四）杭州府設局收毀淫書目、同治七年（一八六八）江蘇巡撫丁日昌查禁淫詞小說書目皆有著錄。

原刊本之《歡喜寃家》尚待發現，目前所能獲得者皆爲後印本，版本極多，重要的有下列各種：

㈠賞心亭一部本　藏大英圖書館。「白紙大型本。封面書題上端作『醒世第一書』，正中爲『貪歡報』三大字，兩旁皆有線條隔開，右方爲『西湖漁隱主人編』；左上方雙半行爲『新鐫繪像古本歡喜寃家』，下爲『賞心亭梓』」。（柳存仁，《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目提要》，頁三〇六）次「歡喜寃家敍」，末署「重九日西湖漁隱題於山水鄰」，下有「西湖漁隱」陽文篆字方章。次「歡喜寃家小說目」，四週單欄，內絲欄，版心作「歡喜寃家目次」，二十四回回目，皆爲八言句。若干相鄰之單雙數兩回間，似有意製作成對。接下「歡喜寃家圖像」（版心題）六葉，每面分上下兩欄，各有圖像一幅，每葉四幅，共二十四幅。每回一圖，上標回目。正文第一回首行書「歡喜寃家」，次行回次，第三行回目；其他各回則無「歡喜寃家」一行。正文四週單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版心單魚尾，自首葉起至第七回第八葉止魚尾上皆有「歡喜寃家」四字，以後則空白。魚尾下右邊小字題回次，各回末葉，回次下多有「終」字。又版心下方書葉次，各回獨立計算。此書有行間夾批，除第二十二回外，各回又皆有回末總批或總評。

此本既稱明朝爲「我朝」，稱「大明律」（第八回葉十二背面）；又有地方「由」作「繇」，且敍文作於崇禎十三年，因此一般認爲此爲明刊本。但此書「玄」字或缺或不缺末筆，則又是清刊的痕跡。最明顯的是第十回〈許玄之賺出重囚牢〉，主角許玄字玄之，故此回中有大量的「玄」字出現，三十葉書中，共二十三葉有「玄」字，其中避諱的十葉，不避的八葉，還有五葉「玄」字或缺筆或不缺筆。又此書「曆」字不諱，「皇曆」（第九回葉五背面）、「曆日」（第十五回葉二

背面）之類常有出現，可知不避乾隆諱。因此，我們或可作下列推測：此本印於康熙初年，有部分版片是明代舊版，部分是照舊版重刻或用舊版修訂，才可能出現上列的情況。故此本或可視同明刻本，但事實上則是清初刊本。書的封面以「貪歡報」爲書名，却又書明「新鐫繪像古本歡喜冤家」，透露出原書名是「歡喜冤家」的訊息。倫敦本曾由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書名「貪歡報」，無扉頁，亦不交代來源。

(二)賞心亭正續本　藏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雙紅堂文庫。此本二十四回書，分成兩部，後十二回稱爲續集，故以「正續本」命名。首「歡喜冤家敍」，末署「重九日西湖漁隱題於山水鄰」，下有「西湖漁隱」陽文篆字方章。同「一部本」。次「歡喜冤家圖像」（版心題）三葉，每面分上下兩欄，各有圖像一幅，每葉四幅，共十二幅。每回一圖，上標回目。次「歡喜冤家小說目」，第一至第十二回目；四週單欄，內絲欄，版心作「歡喜冤家目次」。正文第一回首行書「歡喜冤家」，次行回次，第三行回目；其他各回則無「歡喜冤家」一行。正文四週單欄，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版心單魚尾，自首葉起至第七回第八葉止魚尾上皆有「歡喜冤家」四字，以後則空白。魚尾下右邊小字題回次，各回末葉，回次下多有「終」字。又版心下方書葉次，各回獨立計算。此書有行間夾批，各回又皆有回末總批。「續集」首插圖三葉，版式一如「一部本」，版心亦作「歡喜冤家圖像」，惟葉次重編。接下「貪歡報續集目錄」，第續一至第續十二回回目；四週單欄，內絲欄，版心單魚尾，上作「貪歡報」，下作「續目」及葉次。正文首葉首行作「第續一回」，次行回目，其他各回亦同一樣式。版心單魚尾，上空，下右側小字書「第續□回」，「□」爲回次，下葉次，各回獨立計算。其他行款格式，一如前十二回，不贅。「正續本」

除分爲兩部，造成圖版移動，目錄、續集版心及回次改變外，其他一切，幾乎全同「一部本」。和「一部本」一樣，其中有「我朝如陽明先生」（第續六回葉二背面）、「大明律」，「由」改爲「繇」等情形，因而常被誤爲明本。但和「一部本」一樣，「正續本」亦爲清刊本。此兩版刊刻幾乎一模一樣，但細細比較，仍可發現彼此之不同處，最重要的是不少「正續本」的誤字，「一部本」不誤。以第十回爲例：第五葉背面「使接有白頭之嘆」，「一部本」「接」作「妾」。第八葉背面「團扇羞描形鳳圖」，「一部本」「形」作「彩」。第十葉背面「牡丹亭下芍來中」，「一部本」「來」作「藥」。第十二葉背面「實是可緣了」，「一部本」「可」作「奇」。此等例子甚多，不勝枚舉。可以看出，「正續本」版本上比不上「一部本」，很可能刊在「一部本」之後。「貪歡報續集目錄」葉，格式和上部一樣，但字體和全書不一致，亦可看出是後來刊刻補上的。長澤規矩也謂此本爲乾隆刊本，不知有何根據？和「一部本」一樣，此本亦皆不避「曆」字諱，似應刊於乾隆前方合。

雙紅堂藏正續本已殘缺，經過不只一次補抄，所據底本行款不一。且配抄後仍有缺葉。此本偶有後人批（如第二回葉十二正面）。雙紅堂藏本曾經台北天一出版社影印，修去藏書印記，定名《歡喜冤家》。其中漶漫處，出版者又用墨筆書於該字旁，然常有錯誤，不足爲據。上海古籍出版社編的《古本小說集成》《歡喜冤家》一書，是據天一本再影印的，故沿襲其中補文及葉數錯亂等錯誤。《古本小說集成》《歡喜冤家》之〈出版說明〉不交代版本來源，而逕謂「本書即據山水鄰原刊本影印」，是應改正的。

㈢坊刊本　坊刊極多，今所見有《歡喜奇觀》本，六卷二十四回，卷三第九至第十二回缺

佚，署「淮安陳滌凡書首」，有圖像十幅，石印本。此一石印本雖頗多訛誤，然於校勘《歡喜寃家》上下文義不通之處，亦有大用。又有《艷鏡》本，二十回，前有慧僧居士序，排印本。其他刊本坊本甚多，不一一列入。

此書以賞心亭一部本爲底本，據賞心亭正續本及石印本《歡喜奇觀》校勘整理，詳見各回校記；第九至第十二回無《歡喜奇觀》可校，另參岳麓書社據二美堂梓本《貪歡報》排印者校改，但不出校記，而以校勘符號於正文內標示。至於底本常見俗體、簡體、異體字，如「謎」作「迷」，「擋」作「當」，「睏」作「困」，「鼾」作「酣」，「銹」作「秀」，「翻」作「番」，「熄」作「息」，「掉」作「弔」，「夠」作「勾」，「豆」作「荳」，「亭」作「停」，「吵」作「炒」，「睬」作「採」，「餚」作「殽」，「敞」作「廠」，「樽」作「尊」，「罐」作「礶」，「筋」作「觔」，「岸」作「屽」，「匾」作「扁」，「副」或作「付」，「娶」或作「取」，「架」或作「駕」，「扭」或作「紐」，「親」或作「唚」，「裡」或作「里」，「待」或作「代」，「甌」或作「歐」，「錠」或作「定」，「擱」或作「閣」，「彎」或作「灣」，「醒」或作「省」，「偕」或作「諧」，「繫」或作「係」，「早」或作「蚤」，「清」或作「青」，「圓」或作「員」，「檢」或作「簡」，「椿」或作「庄」，「瘋」或作「風」，「現」或作「見」，「遵」或作「尊」，「嘗」或作「常」，「原」或作「元」，「銀」或作「艮」，「竊」或作「切」，「醺」或作「薰」，「桌」或作「卓」或作「棹」，「照」或作「炤」或作「昭」；與「倒」、「到」不分，「宵」、「霄」不分，「邪」、「斜」不分，「以」、「已」不分，「拌」、「伴」不分，「耐」、「奈」不分，「靜」、「淨」不分，「至」、「致」不分，「藍」、「籃」不分，「掄」、「輪」不分，「逕」、「竟」不分，「槁」、「稿」不分，「揚」、「楊」不分，「疋」、「匹」不分，「戴」、「帶」

不分，「太」、「大」不分，「響」、「嚮」不分，「記」、「計」不分，「壺」、「壼」不分，「看」、「着」不分，「悅」、「說」不分，「摽」、「標」不分，「訴」、「訢」不分，「拆」、「折」不分，「准」、「淮」不分，「洒」、「酒」不分，「廬」、「蘆」不分，「瓜」、「爪」不分，「藉」、「籍」不分，「檢」、「撿」不分，「歧」、「岐」不分，「苦」、「若」不分，「恣」、「姿」不分，「庸」、「慵」不分，「璧」、「壁」不分，「摸」、「模」不分，「閒」、「間」不分，「剌」、「刺」不分，「姝」、「妹」不分，「垻」、「埧」不分，「鈎」、「鉤」不分，「綠」、「緣」不分，「叩」、「扣」不分，「貲」、「資」不分，「興」、「與」不分，「村」、「材」不分，「練」、「煉」不分，「遊」、「游」不分，「蜜」、「密」不分，「汗」、「漢」不分，「鐘」、「鍾」不分，「宇」、「字」不分，「悵」、「帳」不分，「寥」、「廖」不分，「粧」、「裝」不分，「逭」、「綰」不分，「亡」、「忘」不分，「堆」、「推」不分，「使」、「便」不分，「猶」、「由」、「尤」不分，「賠」、「倍」、「陪」不分，「己」、「已」、「巳」不分，「八」、「入」、「人」不分，「捎」、「梢」、「稍」不分，「徑」、「逕」、「竟」不分，「辯」、「辨」、「辦」、「瓣」不分，「千」、「于」、「子」、「仔」不分；以及若干慣用語詞如「燙酒」作「盪酒」，「碼頭」作「馬頭」，「不及」作「不極」，「蠟燭」作「臘燭」，「翩躚」作「翩遷」，「花糕」作「化糕」，「滴滴」作「嫡嫡」，「用功」作「用工」，「模糊」作「糢糊」，「口吃」作「口喫」，「瘋邪」作「風斜」，「撒酒瘋」作「殺酒風」，「搭救」或作「答救」，「看看」或作「堪堪」，「矇矓」或作「朦朧」，「眼睛」或作「眼精」，「任憑」或作「恁憑」，「懨懨」或作「厭厭」，「晦氣」或作「悔氣」，「匆匆」或作「冲冲」，「赫赫」或作「嚇嚇」之類，則依文義統一逕改，不另一一說明。

*　　*　　*

《歡喜冤家》各回故事梗概如下：

第一回〈花二娘巧智認情郎〉松江府華亭縣花林好酒不好色，與潑皮李二白、書生任龍結爲酒肉兄弟。花妻徐氏美貌，二白勾引不遂，却與任龍相通。任龍未婚妻張女亦與人通，有孕，徐氏教以墮胎，救其名節。後二白買通花家對鄰周裁縫，得知任龍與徐氏事，乃與花林設計捉姦。張母聞知，告徐氏。徐氏俟李二白來爲花林探訊時讓其得趣，待花林趕來時叫強姦。花林殺二白，棄屍於李家。周裁縫至李家收款，被誤爲謀殺者，屈死牢中。

第二回〈吳千里兩世諧佳麗〉萬曆年間，金華府義烏縣吳勝字千里，參加平楊應龍叛，於戰場中收得陣亡者財物，得銀千餘兩歸家。途中至江西新城縣，宿陳棟家，爲其家人陳小二謀殺劫財。陳棟認小二爲義子，爲娶美妻。後陳棟夫婦又收養一子陳三元。一日，三元於陳棟肚上玩小刀，棟以爲有蚊蟲，以手拍之，刀入腹而死。小二與三元不合，偶酒醉言及往事，三元詢陳棟妻，證往事，乃寫無頭狀發之。官捉小二，小二招供判死。後扶乩，知三元爲吳千里後身。千里死後，其未婚妻守節，三元娶之。小二於牢中死，又將其妻嫁三元妻舅。三元後中舉爲官。

第三回〈李月仙割愛救親夫〉浙江安吉州王仲賢字文甫，父母雙亡，有養弟章必英同住。文甫娶妻李月仙，美貌，有使女紅香。文甫到川廣販藥材，必英在家，先通紅香，再通月英。後文甫帶必英至廣東，必英推文甫下水。文甫得救，必英下獄。後贖罪，返安吉，得李禁子之助，買通盜首宋七誣文甫爲窩家，下獄。又趁月英無助需銀救文甫時娶之。婚後月仙得實情，告官。必英及李禁子入獄，文甫獲釋。後必英死獄中。

第四回〈香菜根喬妝姦命婦〉江西南昌府豐城縣進士張英在京爲兵科給事，夫人病逝。後被點爲陝西巡按，因趁便至揚州娶美女莫氏爲妻，留妻於家上任。一日，莫夫人偕使女愛蓮至華嚴寺遊玩，爲廣東賣珠客人邱繼修撞見。繼修青年美貌，人見人愛，渾號香菜根。繼修喬妝婦女至張府賣珠，遂與莫氏成姦往來。兩年後張英陞外道，回鄉取眷赴任。見床頂上有乾唾，疑莫氏有外遇。訊愛蓮知内情，乃推愛蓮下池淹死。又趁莫氏取酒時推入酒楻浸死，棺寄華嚴寺。乃誣繼修開棺盜物，告至洪按察院。洪院夢愛蓮來申寃，訊繼修知内情。判繼修極刑，劾張英治家不正及無故殺婢之罪。張英被罷職。

第五回〈日宜園九月牡丹開〉河南彰德府安陽縣秀才劉玉家富，妻袁元娘美貌。一年，劉家花園日宜園九月牡丹再開，乃開園任人觀賞。有南陽府鎮平縣財主蔣青乘船經安陽，亦來觀牡丹。見元娘，甚愛慕。其僕三才設計趁夜搶元娘下船，逼與蔣青成親。時元娘已有三月孕，爲保劉家一脈，從之。抵蔣家後，由三才妻文歡服侍。後生子蔣本劉。三才本爲大盜，因拐文歡事發，躲入蔣家爲奴。蔣青通文歡，爲三才所殺。三才偷金銀外逃被發覺，自殺。劉玉家後破落，覓得元娘，盡得蔣青財。本劉中鄉科，歸宗改名劉本。

第六回〈伴花樓一時癡笑耍〉宋臨安府書生王卞有友栢青在家伴讀。一日與友在後園賞梅，王卞作賦，栢青吹笛。鄰屋白府小姐及使女花仙開窗聽笛，誤以吹笛者爲王卞。栢青戀白小姐，又受花仙之愚，爬上小姐樓。事爲白公所知，誤以王生偷香，令家人殺之，棄屍王府。栢家告王卞謀殺，王卞入獄。花仙至官説明眞相，遂入獄，王卞獲釋。後王卞中進士，上表明花仙事。花仙獲赦。王卞娶白小姐爲妻，花仙爲次室。

第七回〈陳之美巧計騙多嬌〉直隸徐州富家陳彩字之美，愛鄰舍潘璘妻猶氏美貌，乃出資交潘璘出外經商，並推之下河淹死。潘璘家貧，有老父母及兩幼兒，之美又假意照顧潘家。潘家爲救窮及感恩，嫁猶氏給潘璘爲妾。婚後夫妻相得，育有二子。潘妻死，遂爲正室。十八年後，猶氏四子皆已婚，偶聞陳彩言及謀殺潘璘事，告官。陳彩判死，猶氏返潘家。後潘璘二子亦皆發達。

第八回〈鐵念三激怒誅淫婦〉東陽縣崔福來年已五十，去杭州當兵，與同伍夥伴沈成綽號鐵念三者租屋同居。後念三爲福來覓得被趕出大家使女香姐爲妻，遂分居。香姐勾引念三成姦，擬毒死丈夫嫁念三。念三不滿其所爲，殺之外逃。適挑水老何入崔家，被誣爲謀殺者。後念三回，香姐魂附其體，供認殺人事抵罪，老何獲釋。

第九回〈乖二官騙落美人局〉天啓辛酉年間，傳點宮女，民間紛紛嫁女。杭州府餘杭縣小店主王之臣號小山者，娶二十二歲美女方二姑爲繼妻。之臣乏本錢，着二姑色誘左鄰富家青年張二官綽號乖二官者加股入店。乖二官愛二姑色，應允出本合作經營，因與二姑相通，產一子。三年後之臣又與二官分股獨營，二官乃另開店。之臣生意爲二官所奪，氣憤而死。方二姑帶孩子嫁乖二官，兩店合一。

第十回〈許玄之賺出重囚牢〉揚州府儀眞縣秀才許玄字玄之年十八歲，鄰屋才女施蓉娘二十一歲，兩人偶然相見，皆甚有情。夜夢好合及交換信物，覺來信物在手，乃暗通。玄之又通容娘婢秋鴻。事發，玄之入牢。秋鴻代蓉娘承認和姦以救之，而玄之已假挑糞賺出囚牢，赴南京應考。得寡婦阮氏之助入場中舉人，阮氏告以夢亡夫令作彼小星，及彼淫二女故未得高科，

需行善事。玄之入京中進士榜末。後娶蓉娘爲妻，秋鴻爲二房，阮氏爲三房。後多行善事，子孫昌盛。

第十一回〈蔡玉奴避雨撞淫僧〉關西經紀蔡林與妻玉奴同至岳家祝壽，蔡林先返家。兩日後玉奴回家，路遇大雨，避於雙塔寺，爲僧印空、覺空挾入強姦。兩僧之師無礙亦與先已被挾持在寺兩婦人作樂，三僧不讓婦人歸，輪流姦宿。後蔡林至岳家接玉奴，岳家控彼謀殺玉奴，遂入獄。玉奴於寺中曲意奉承無礙，獲釋。乃告官，捉印空、覺空，判斬。放兩婦及蔡林。無礙得玉奴迴護，還俗。

第十二回〈汪監生貪財娶寡婦〉嘉興府秀水縣汪監生名尚文，又號雲生，父母妻子皆逝，存下大家業。尚文爲人慳吝，人稱「皮抓搿」。一日大雨，有後生偕妹及家人求宿，願出房錢。尚文納之。後生告其妹爲寡婦，有大家業，待再嫁。尚文覬其美貌及富有，求婚。婚後女子將家產盡交尚文，尚文亦將家中所有交其照管。半年後，尚文與後生坐船外出收租。至曹王廟，後生先行，尚文上岸看《四大癡傳奇》戲。至晚，後生不回。翌日回家，家產已被搬盡，後生女子及家人皆不見。

第十三回〈兩房妻暗中雙錯認〉浙江杭州府錢塘縣土財主朱子貴號芳卿，與龍天定號天生貼鄰而居，正妻皆逝，各有美妾巧兒、玉香。子貴又愛小官張揚。子貴告張揚羨玉香，張揚知天定悅己，遂設計引天定與彼在子貴書房歇宿；子貴裝作天定至香房宿。天定喜巧兒，張揚用同計令之通。二月後事發，兩家擺戲酒成通家。有無賴王小二知此事宣揚之，爲朱、龍兩人所打，憤而跳水自殺。地方告官，官判責朱、龍、張各三十板，令兩妾另嫁。後來朱、龍兩人另

娶妻並遷居。

第十四回〈一宵緣約赴兩情人〉柳州明通寺僧了然，戀妓李秀英，蕩盡資財，一日了然得錢約秀英，適有百户陳龍亦約秀英至客店。秀英轎經明通寺，訪了然，告以陳百户約事。了然偕秀英至客店外，爭執中殺秀英而逃。官以爲陳龍所殺，捕入獄。後又訪得了然事，訊之，了然不招。官釋了然，令一妓扮秀英夜捉了然鳴寃。了然終招作案，判絞。釋陳龍。

第十五回〈馬玉貞汲水遇情郎〉浙江溫州府公人王文，由夥計周全介紹，娶美寡婦馬玉貞爲妻。王文性兇，醉後常打玉貞。玉貞汲水時偶得鄰家浪子宋仁之助，彼此有情相通，同逃至西湖畔居住。兩人無法維生，玉貞爲娼。光棍楊祿知王文失妻，假作玉貞表叔，勒索不遂，告王文殺妻。王文下獄。周全出差時於杭州見玉貞，乃引渡回溫州。王文獲釋，官判宋仁流放五年，玉貞自願入空門，楊祿被打死。後王文改過，與玉貞仍爲夫妻，又與周全在城南開木器鋪子。生三子。

第十六回〈費人龍避難逢豪惡〉湖州府德清縣秀才費人龍妻姚彩雲嬌媚。彩雲有孕，人龍往命館算命，謂彼有百日之災，需避百里外。人龍偕妻至崇德，租土豪馮吉房居住。馮吉羨彩雲美，密騙鳳城東爲之設計，誣人龍醉打死其家人。人龍入獄。獄官卜昌爲北京人，觀其有貴相，妻以女秀香，並設計釋之。是時彩雲已得馮吉妻之助，生子後逃回家中。人龍抵家後即偕全家入京。路遇水盜王立，告以爲馮吉逼害事，王立義釋之。人龍抵京後終中進士，選鎮江府丹徒知縣。至則知王立已殺馮吉入獄，其黨亦殺鳳城東，乃釋之。後人龍官至兵部侍郎，諸子亦高科。王立得人龍助，官至總兵。

第十七回〈孔良宗負義薄東翁〉浙江嘉興府秀水縣官宦江五常，有妻及六妾而無子，乃養姪江文爲繼子，聘生員孔良宗爲師。江公第六妾新姨艷麗能文，良宗通過江文作聯調之，爲新姨所拒。三妾蘇姨聞知，借新姨名與之往來，擬借種，因盜新姨鞋及房中物送良宗。過年時良宗因江家有事留館，托鄰居秀才于時帶錢回家。于時盜新姨鞋及剋扣銀兩，又寄鞋江公。事發，時蘇姨已生子病逝，良宗解聘回家，生病而死。轉生貓狗報江家。于時目盲。後新姨生子，江公被欽點爲官。諸子皆登第爲顯宦。

第十八回〈王有道疑心棄妻子〉入話述明朝王陽明父王華及徐晞不貪女色，皆得顯報事。正文謂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秀才王有道妻孟月華，自娘家趕回夫家時逢雨，於城外小亭過夜。時書生柳生春亦來小亭避雨，翌日送月華回家。事爲有道所知，疑月華不貞，休之。柳生資質平常，因不貪女色事，得天庭顯報，與有道同科中舉。有道自柳生處知月華未失貞，迎回月華，又以妹嫁柳生。

第十九回〈木知日眞托妻寄子〉直隸徽州府休寧縣木知日以販藥爲業，妻丁氏美貌，有二子。知日不信親屬，惟與友江仁莫逆。因欲往川廣收買藥材，乃托江仁照管妻兒家事。江仁趁機強姦丁氏及搬運木家財物。江僕安童因家中失物被責，先至廣東，後至四川，找知日言江仁事。知日不信，責之，安童投河死。知日回家，詢妻，知江仁強姦佔產事。安童魂令江仁精神錯亂，其妻方氏投靠木家。後江仁投河死。丁氏亦爲安童魂迷死。方氏照顧丁氏二子，後嫁知日。

第二十回〈楊玉京假恤孤憐寡〉金陵王謂巨富，爲守財虜。妻商氏，極美，有一子及家人

數人。王家有後園，每科租與舉子得厚利。王謂早逝。萬曆辛卯四月，有貴公子偕僕以重金租後園候科舉。至端陽節，王寡婦至書房，遂與公子通。公子自謂爲楊尚書之子名玉京。自此形同夫婦。一日，有家人近十人挑酒菜來見公子，乃設酒席，與王家各人大飲至醉，蓋酒中已置蒙汗藥也。翌日王家各人醒時，家產已被搬空。後此批人在外省行術被捕，皆問死罪。

第二十一回〈朱公子貪淫中毒計〉浙江省杭州府永嘉縣朱道明父爲當朝一品，娶兵部尚書之女。道明屢仗財勢強姦人家婦女。偶見伍星妻蓮姑美貌，令管家朱吉脅逼伍星令蓮姑與通。伍家得道明錢，乃偷搬至海寧縣。離家前灌醉道明，由伍星弟伍雲將之畫成鬼樣，五更時趕彼回家。家人以爲怪物捌死之。蓮姑懷道明子，養至三歲，送返朱家。此子名朱再輝，後中進士。伍家則成巨富，後代昌盛。

第二十二回〈黃煥之慕色受官刑〉元朝杭州臨平鎮明因寺知客性空，本長安宦家田氏女，美貌多才，因避禍出家。徽州黃金色字煥之，偶見悅之，央與彼有染之尼了凡通情，約爲婚姻，住寺中讀書。後煥之與了凡同出寺時被地方認爲有染，執送杭州，枷於府門外。時田家獲赦，給還財物。性空弟田元見太守，爲煥之悅解獲釋。後各人同歸長安田府相聚，煥之娶田小姐爲妻，了凡爲妾。好事者作《金簪記傳奇》行於世。

第二十三回〈夢花生媚引鳳鸞交〉正德年間，浙江紹興府山陰縣王國卿帶銀六百兩，乘船赴南京納監，路遇標緻小官夢花生求搭便船至蘇州。國卿與之有染。至蘇州，又通其姐，約爲婚姻。抵南京時方發現銀已爲夢花生偷去。納監不成，急趕赴紹興參加鄉考，中舉人。上京又春闈高捷。

第二十四回〈一枝梅空設鴛鴦計〉一枝梅盜副使衙中金銀首飾，於臥房畫一枝梅花而去。副使限縣官三日破案，縣官責令應捕如三日內不獲一枝梅，各重責五十板。一枝梅投案，與應捕合謀，於副使前自稱爲一枝梅徒弟，誇其師通劍術，取人首級如囊中取物。入獄後夜間應捕偷放出，扮爲老人帶劍再入副使衙。副使驚懼，終放彼出牢。又一枝梅曾至松江路布家行偷，見其妻虐待繼女端英，乃救之，賣與浙江湖州府長興縣宦家張朝相，約端英爲內應，盜張家財爲彼嫁妝。朝相夫婦善待端英，端英爲述始末，於一枝梅來時亦禮敬之，送銀三百兩。一枝梅只取銀兩錠而去。後張妻死，朝相娶端英。

醒世第一書

西湖漁隱主人編

# 貪歡報

新鐫繡像古
本歡喜冤家

[illegible]

賞心亭梓

# 歡喜冤家敘

喜談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作小說者遊心於風月之鄉庚辰春王遇閏瑞雪連朝慷當以慨咸有餘情遂起舞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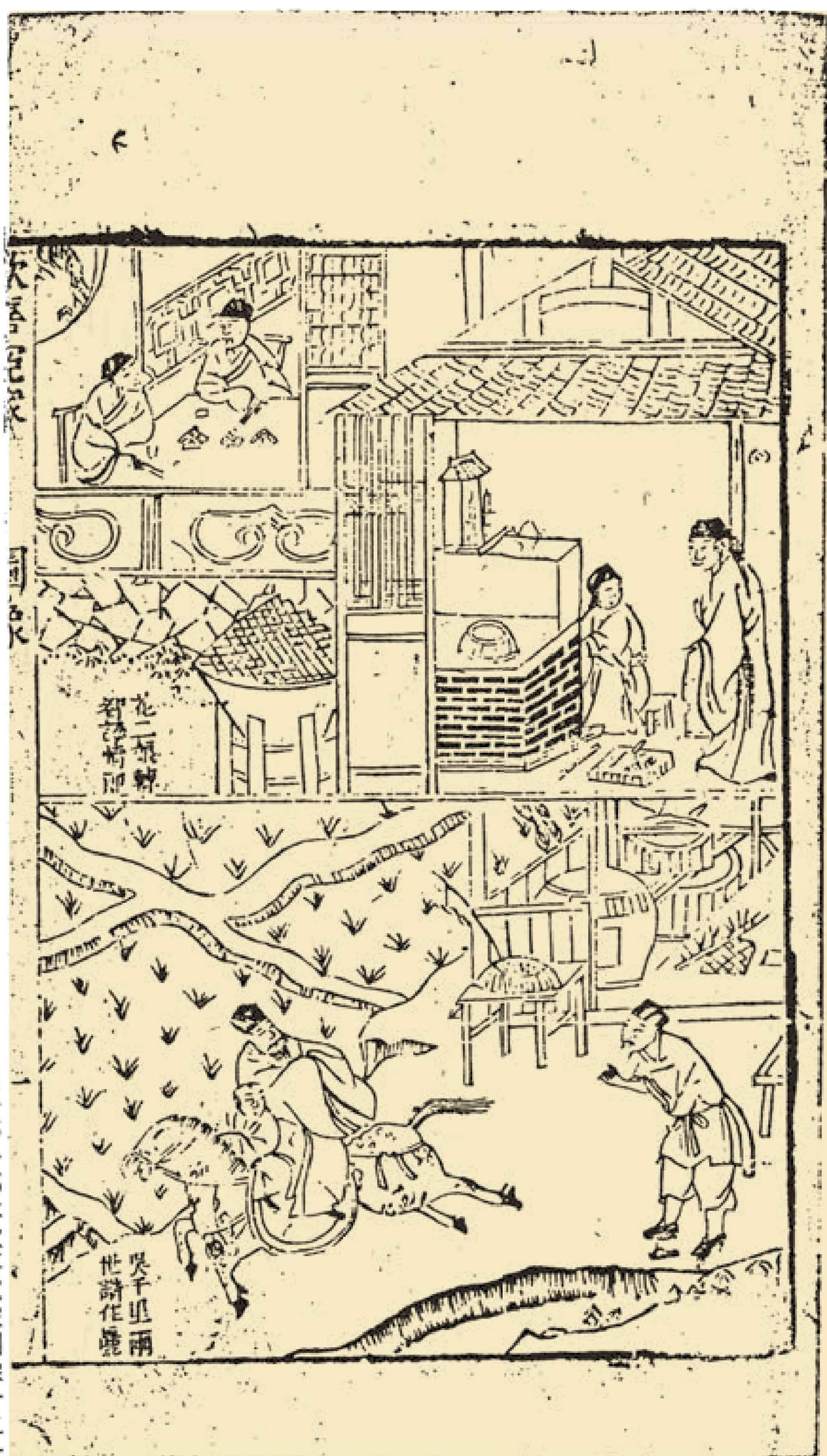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冤家敘首頁

而轉韻聖人不除鄭衛之風太史亦採謠詠之奏公之世入喚醒大夢重九日西湖漁隱題於山水鄰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寃家敍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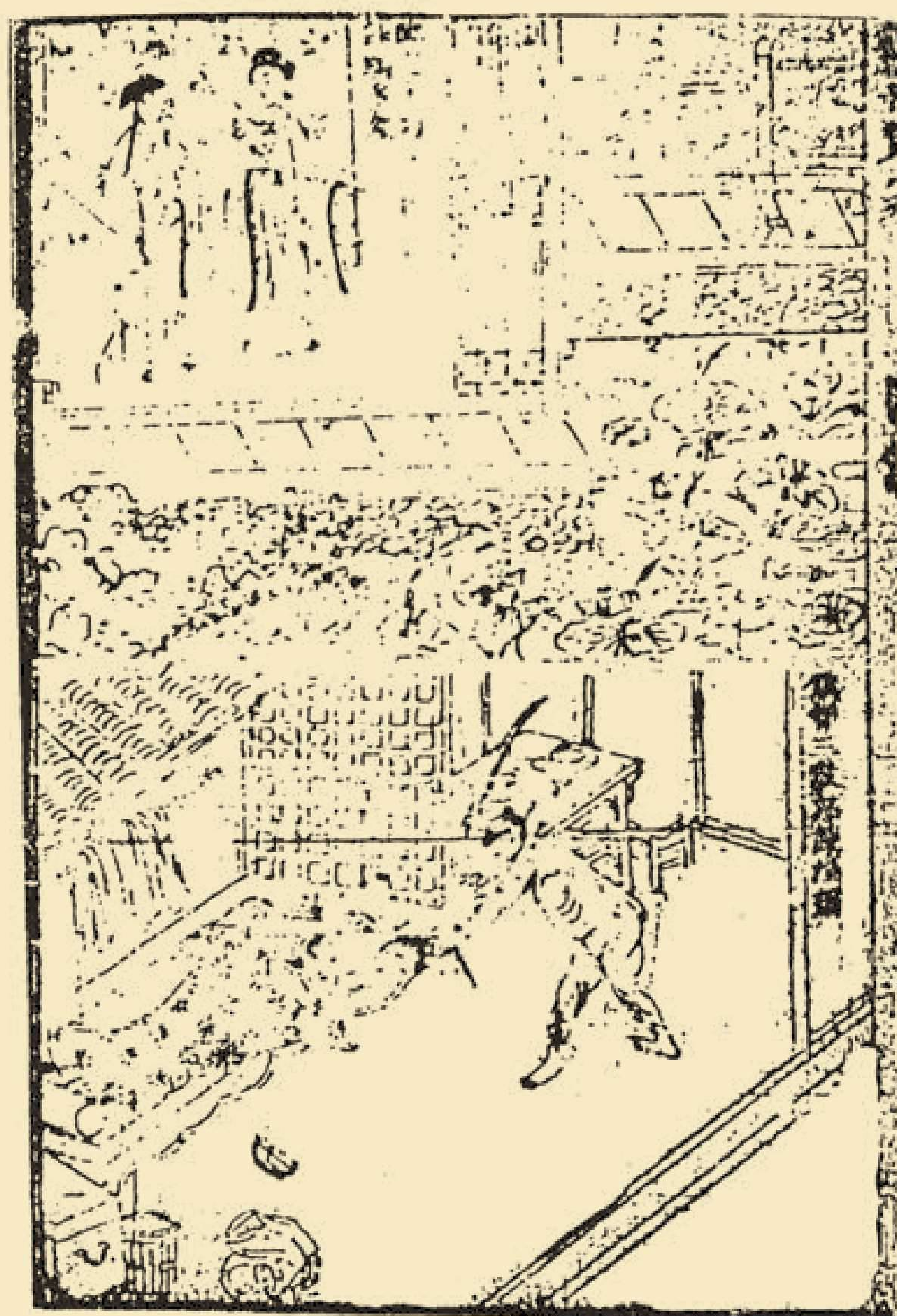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冤家圖像一之一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冤家圖像 一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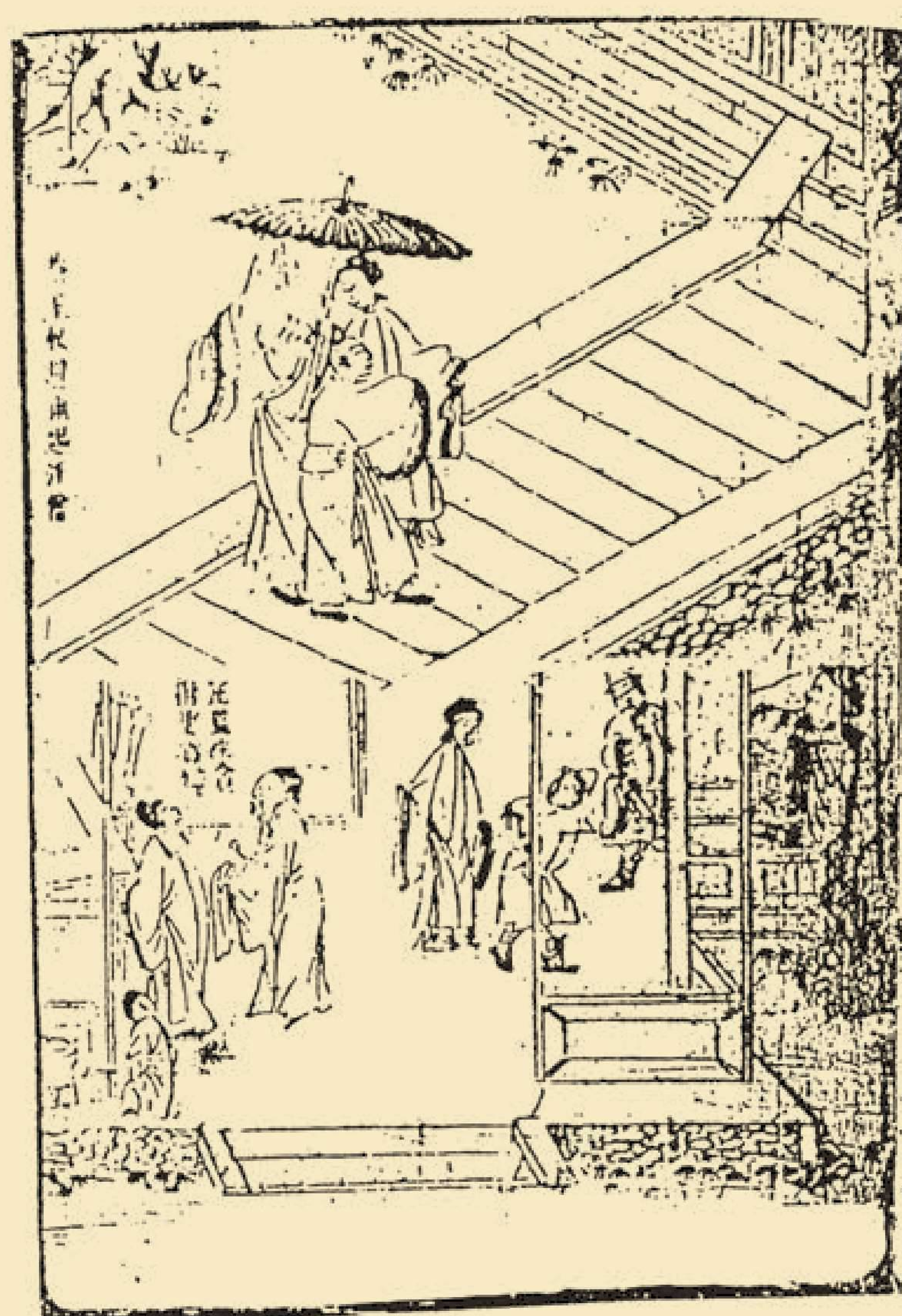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冤家圖像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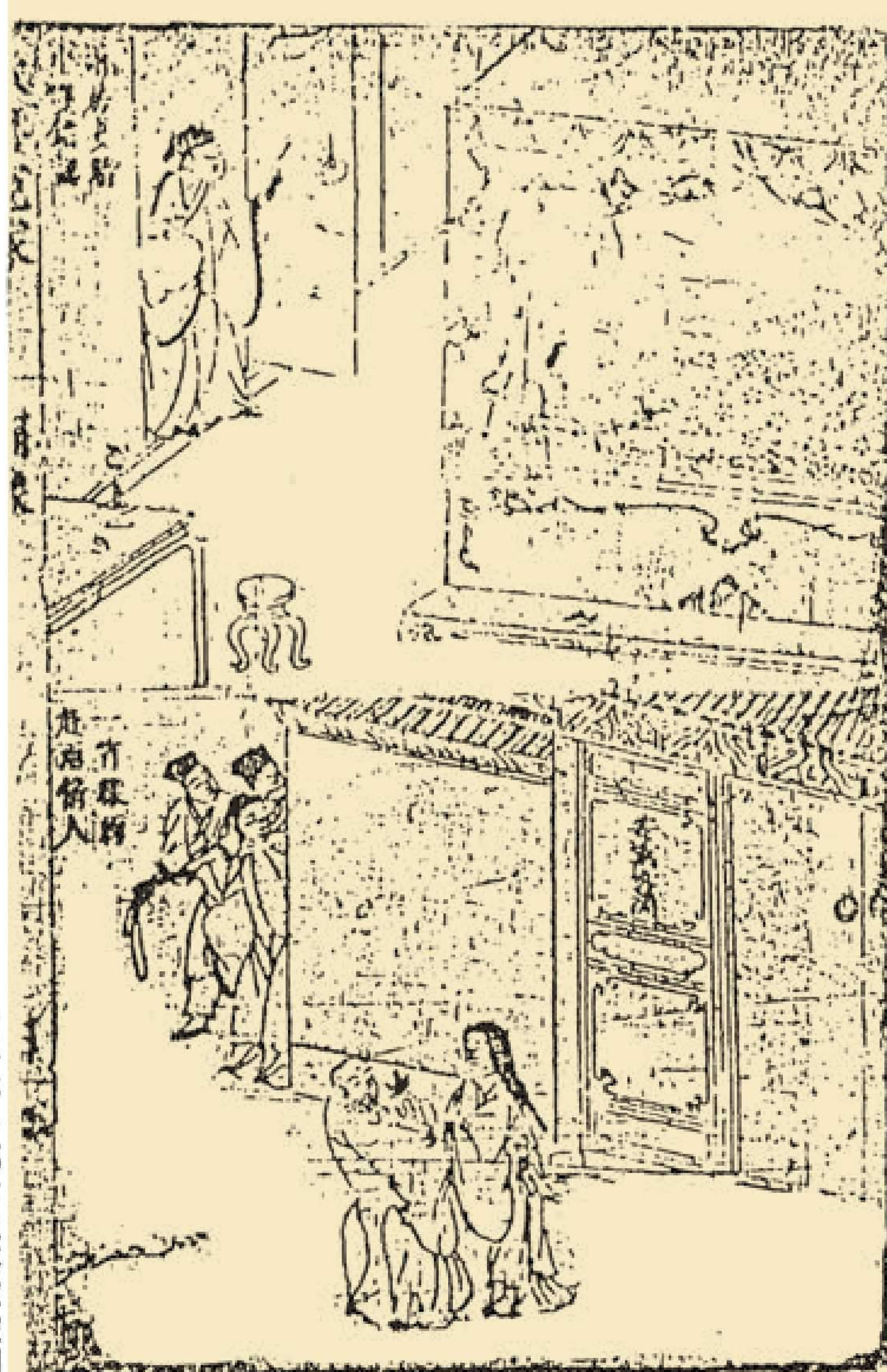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冤家圖像二之二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寃家圖像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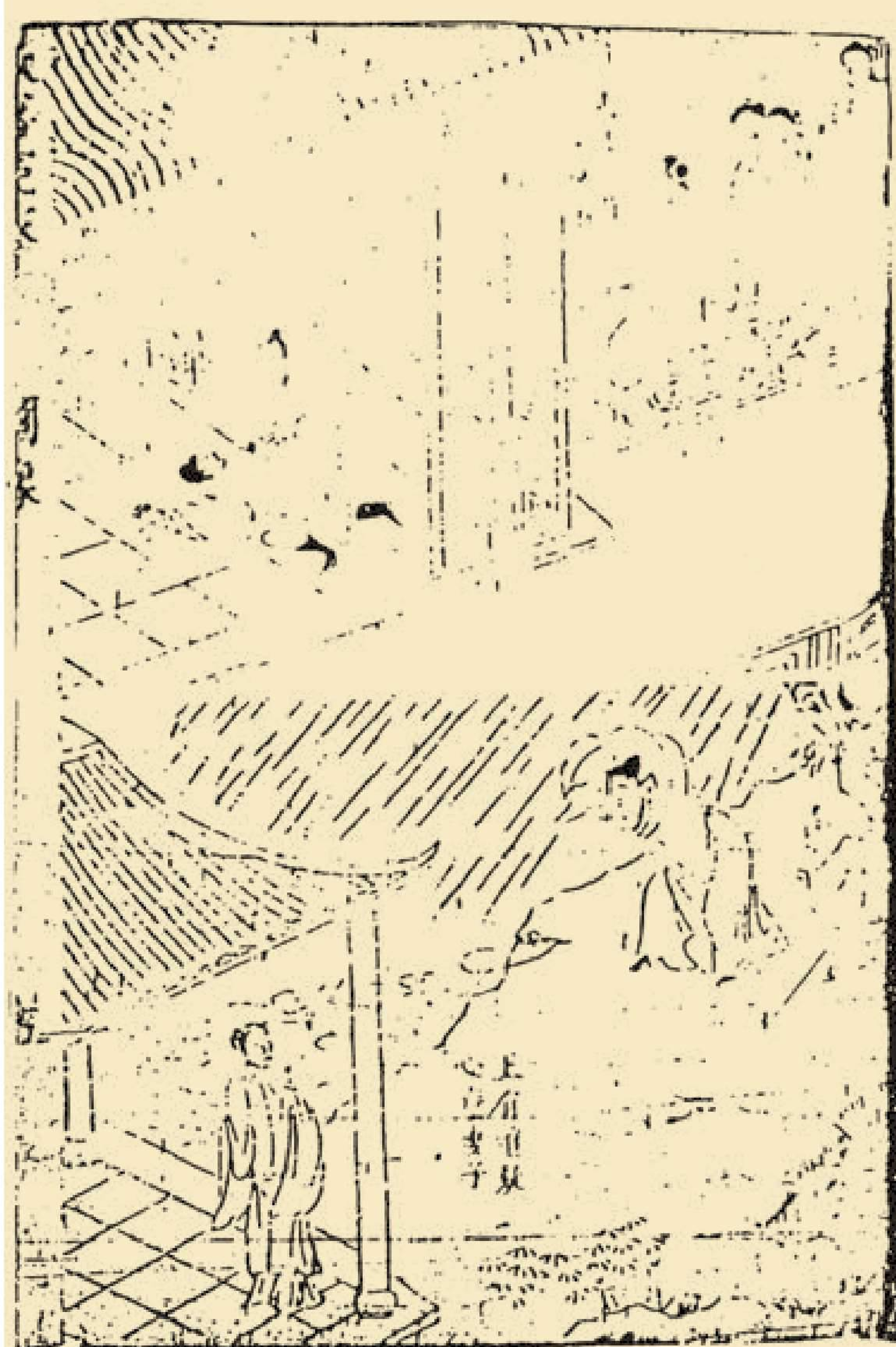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冤家圖像三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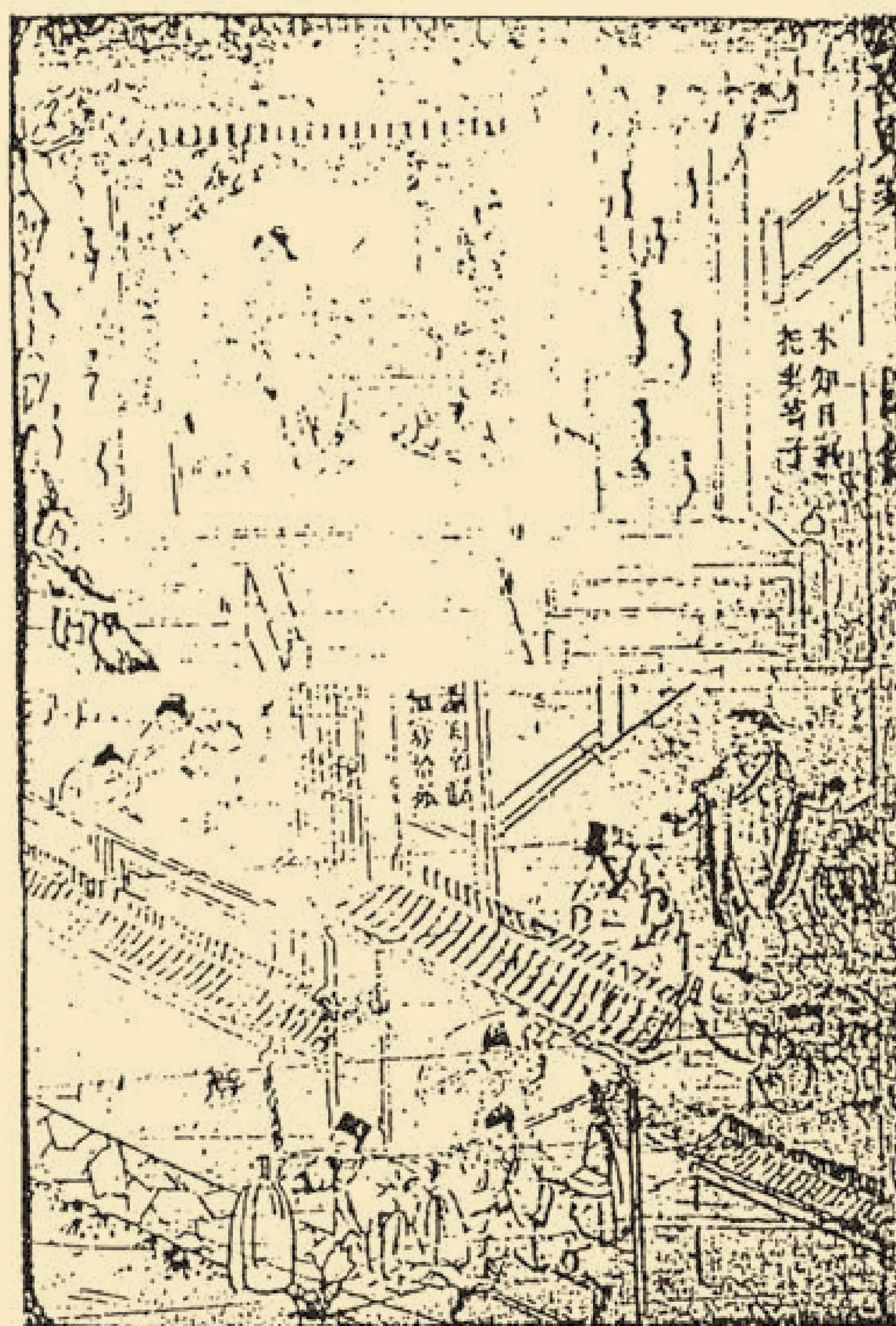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寃家圖像四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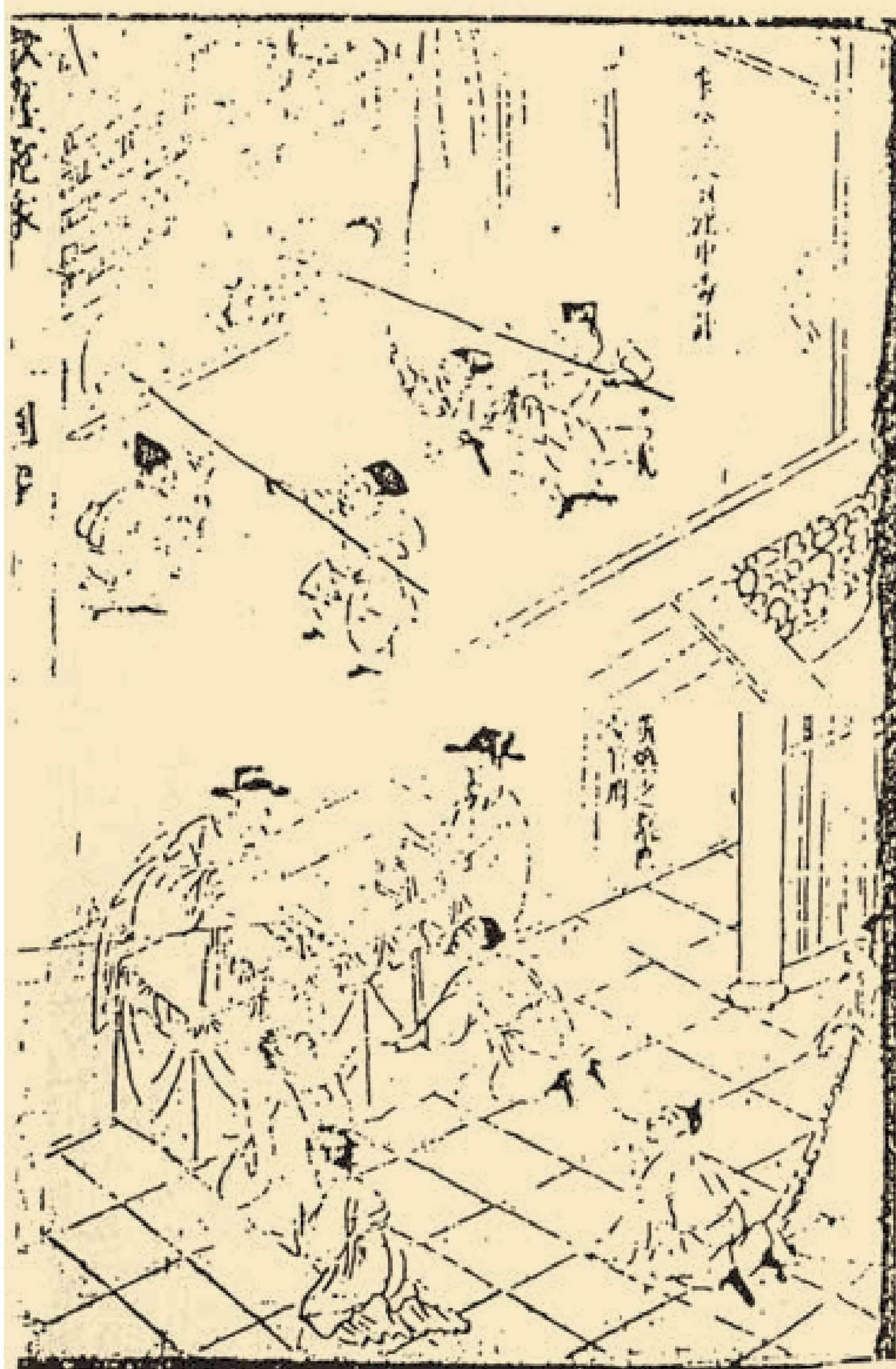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寃家圖像四之二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冤家圖像五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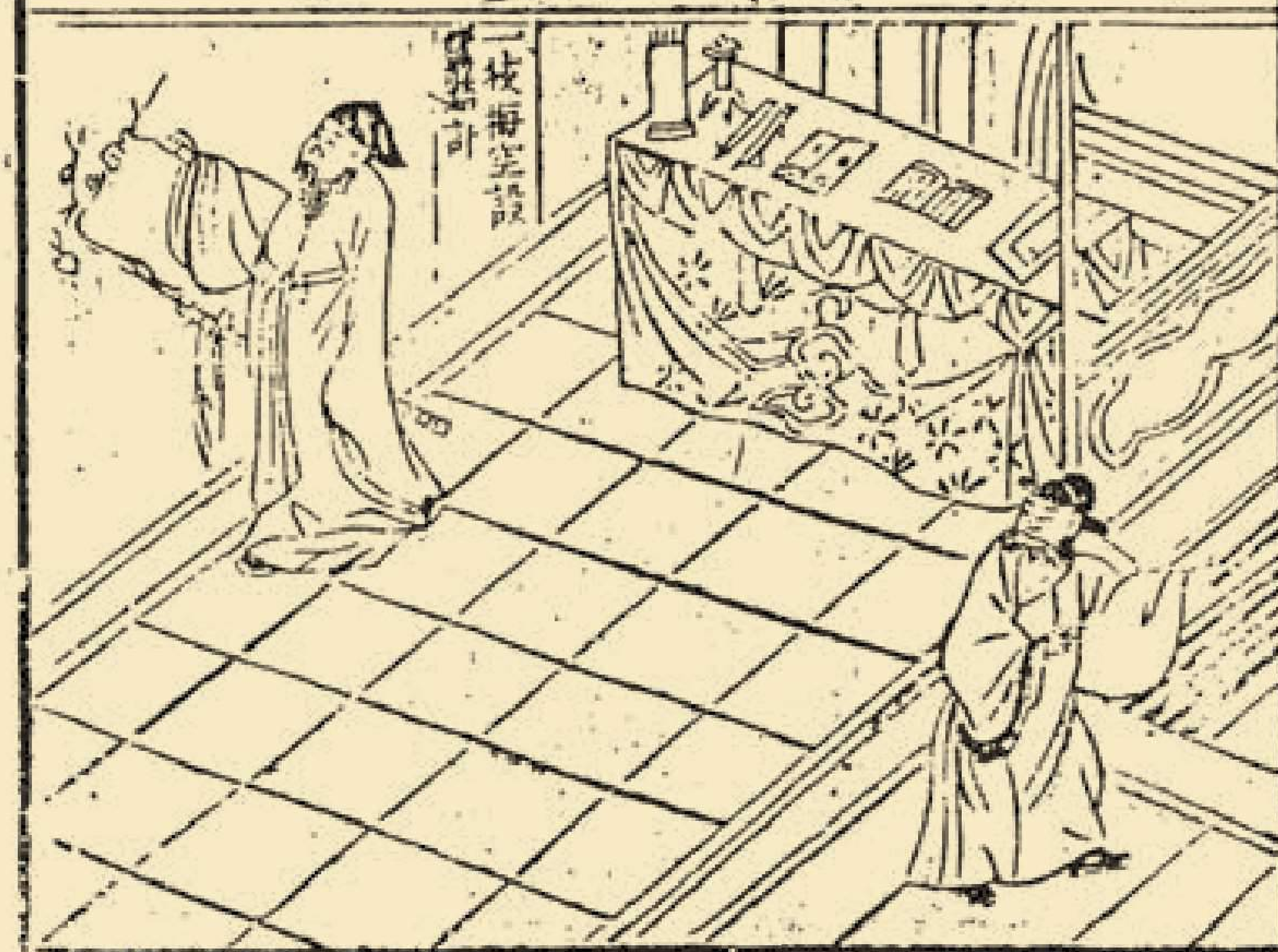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冤家圖像五之二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寃家圖像六之一




賞心亭一部本歡喜寃家圖像 六之二

歡喜寃家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認情郎

世事從天不自由。万般恩愛一時休。

情人那肯因情死。先結寃家後聚頭。

這四句詩只為世人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件事所以做出不好事來且說個只好酒不好色的人湖生長在松江府華亭縣八團內川沙地方他父親叫做花遇春年將半百單生得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歡喜長成六歲上學攻書取名花林生得甚不聰明苦了先生費盡許多力氣讀了

第十三回

兩房妻暗中雙錯認

風景從來説古杭　白居易　山青水綠足徜徉　虞集

高宴騎王年年醉　郎士元　盧橘含花處處香　許渾

歌妓樓高春點翠　黃存齋　夢兒亭古月蒼涼　杜本

青帘栽得春歸去　袁長伯　爛醉佳人錦瑟傍　任昱

且說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有兩個土財主。一個姓朱、名子貴、號芳卿、年長二十八歲、正妻早故、止有一妾、乃揚州人、喚名巧兒、年方二十二歲、生得天姿國色、絕世無雙。一個姓龍、名天定、號天生、年長二十六歲、妻亦亡過、因往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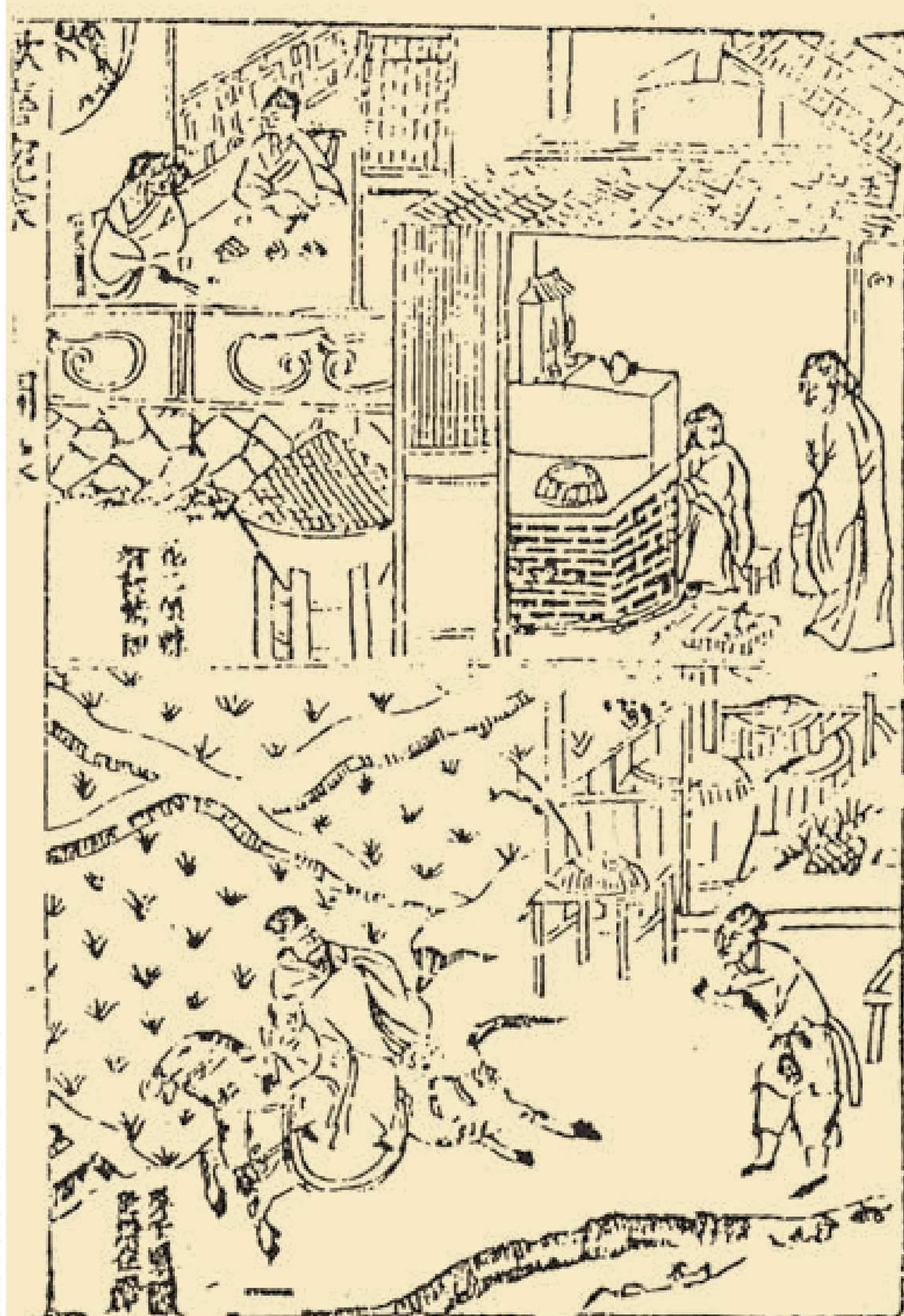
# 歡喜冤家敘

喜談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
作小說者遊心於風月之鄉
庚辰春王遇閏瑞雪連朝慵
嘗以懷感有餘情遂起戀之癡

而轉韻聖人不除鄭衛之風
太史亦採謠詠之奏公之世
人喚醒大夢重九日西湖漁
隱遁於山水鄉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冤家敘末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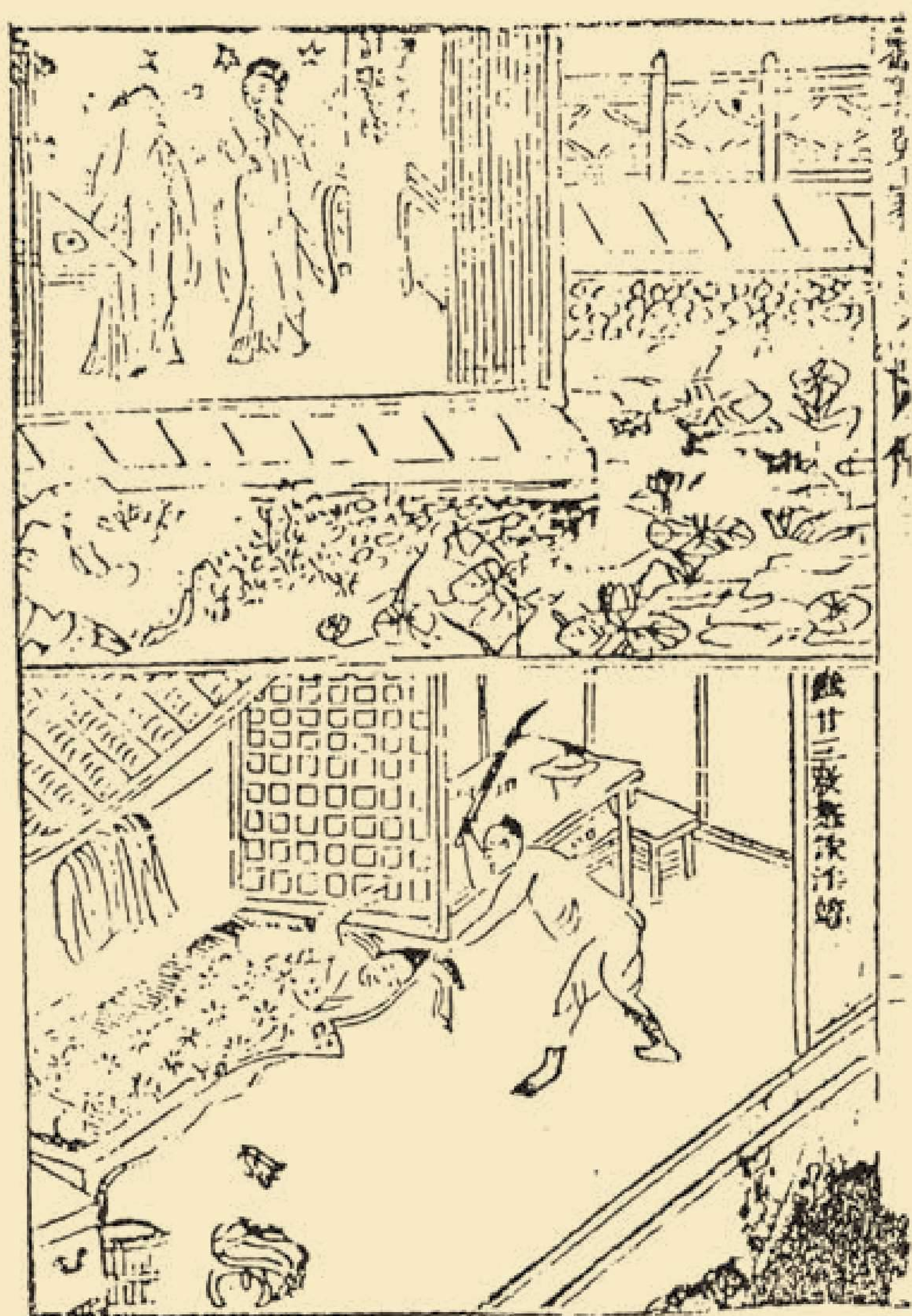


賞心亭正韻本歡喜冤家圖像 一之一


李月仙割愛救親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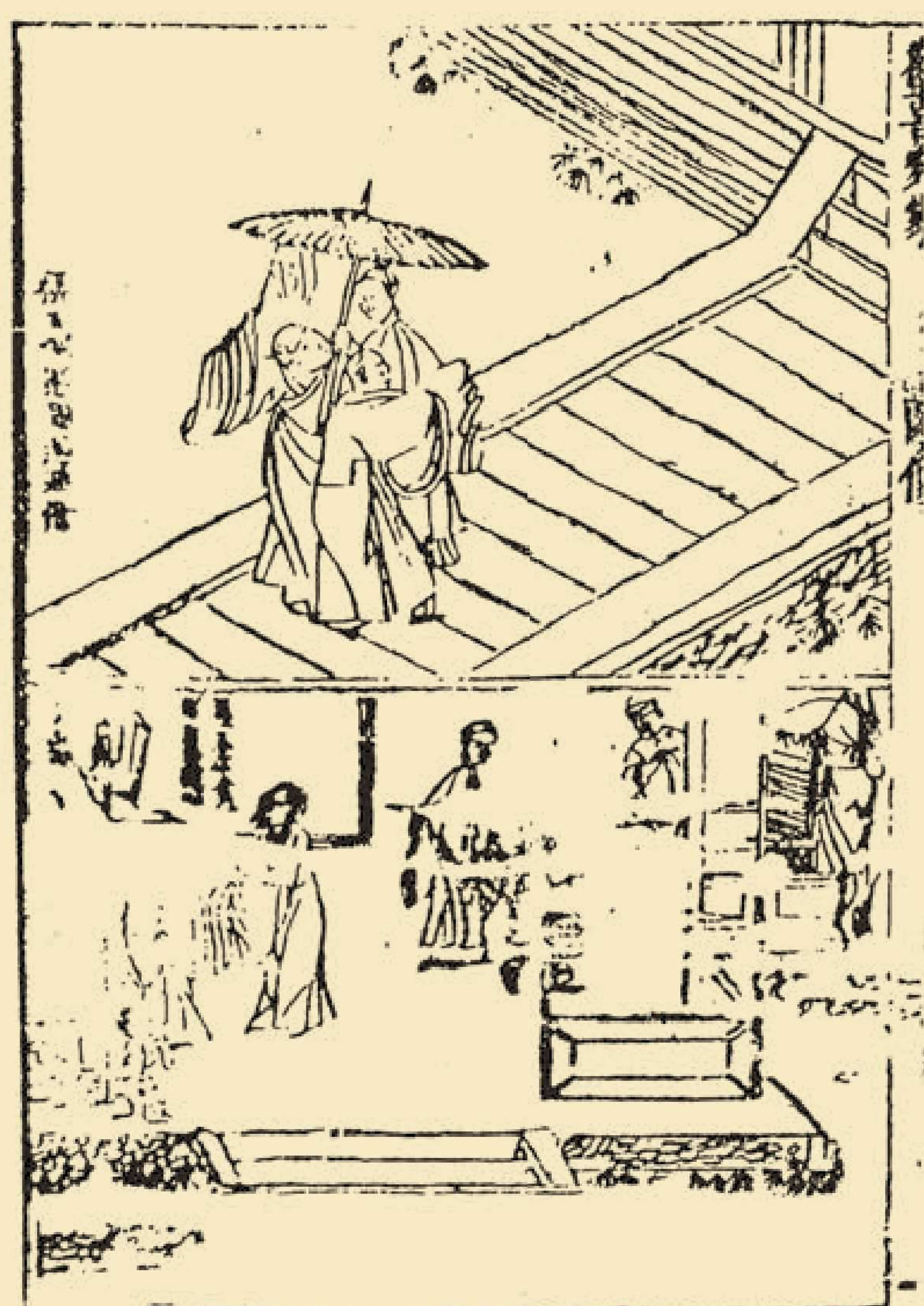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寃家圖像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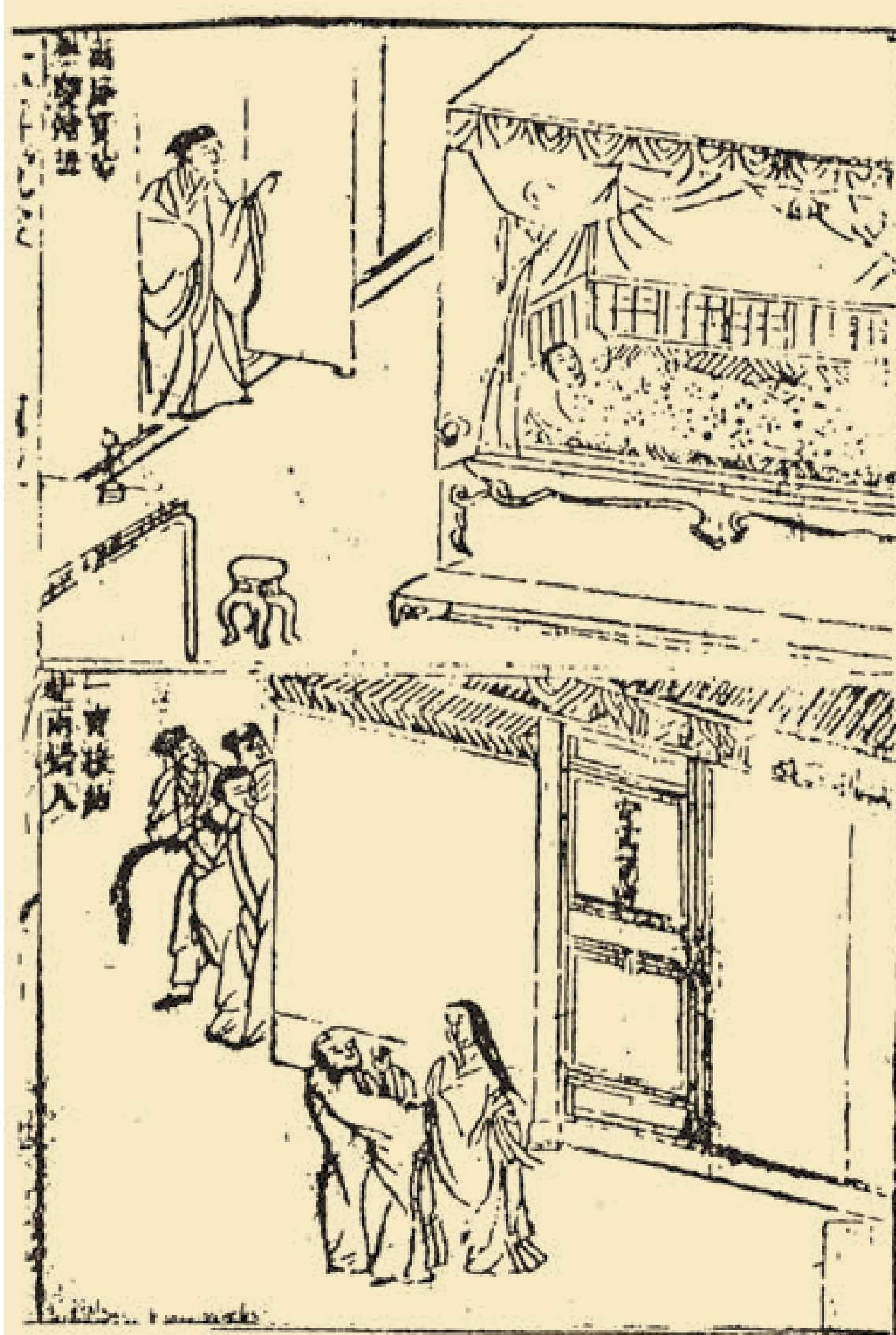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冤家圖像二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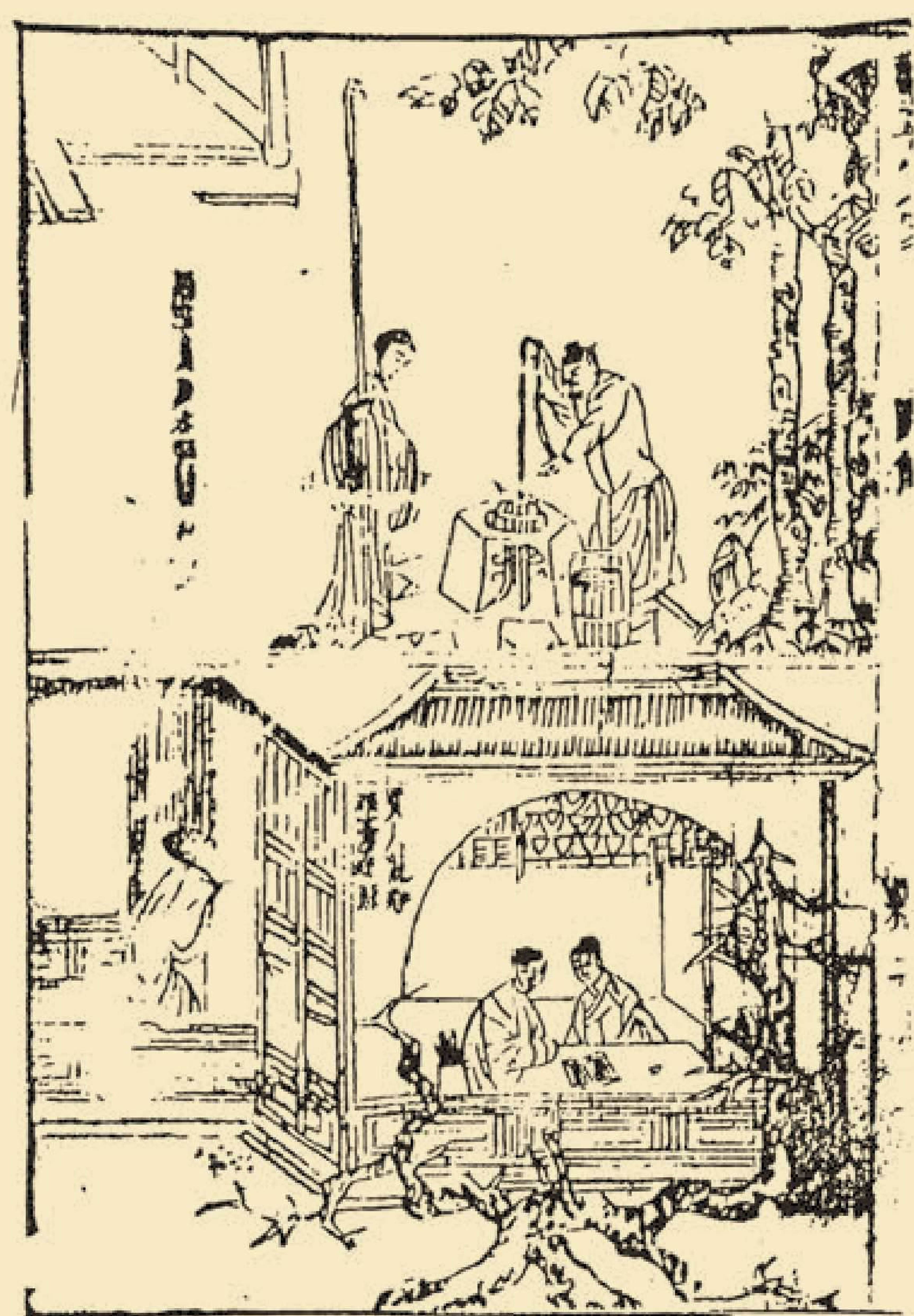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冤家圖像三之一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冤家圖像三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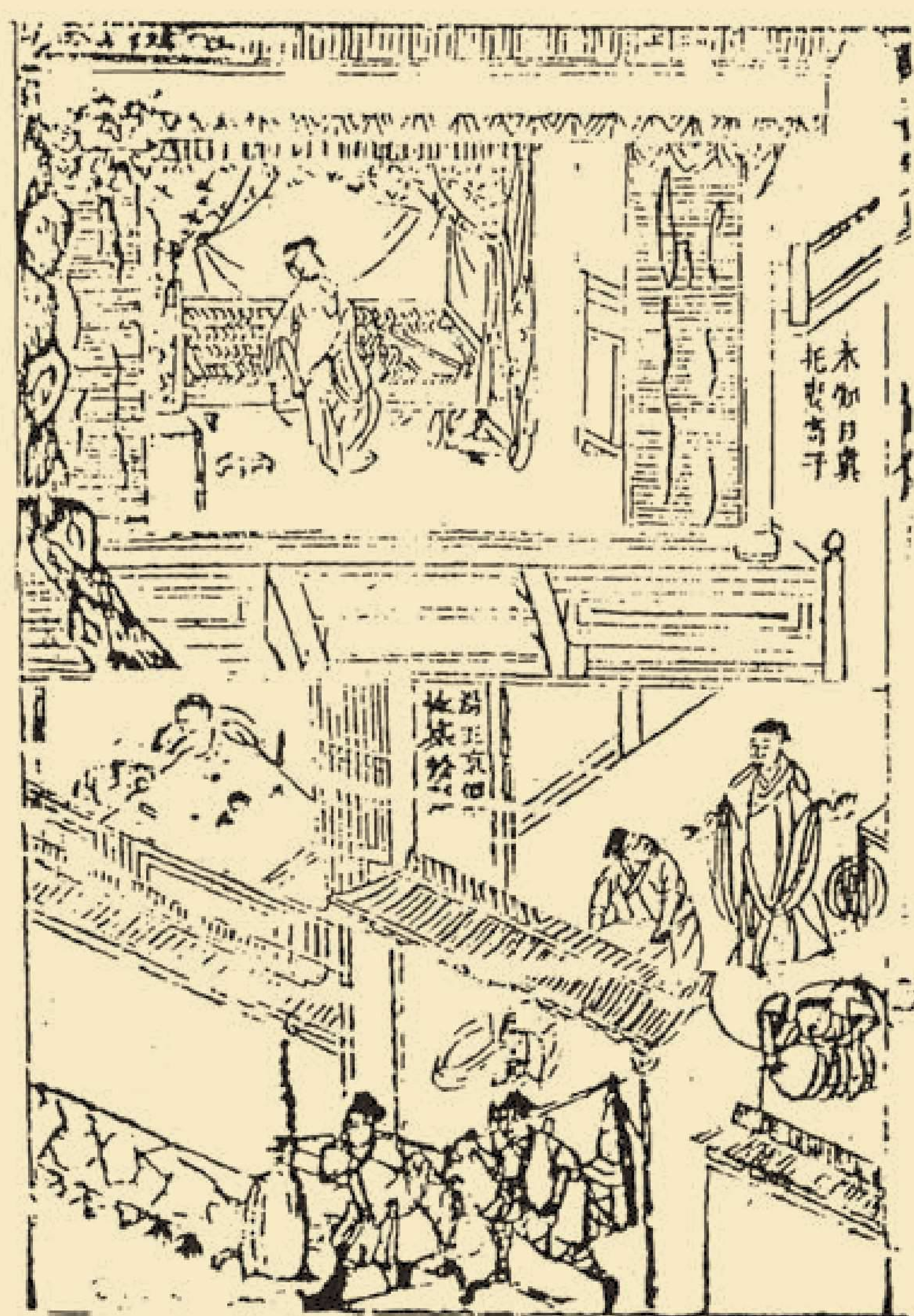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寃家圖像續一之一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冤家圖像續一之二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冤家圖像續二之一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寃家圖像續二之二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冤家圖像續三之一



賞心亭正續本歡喜冤家圖像續三之二

# 歡喜冤家

##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認情郎

世事從天不自由。　千般恩愛一時休。
情人那肯因情死。　先結冤家後聚頭。

這四句詩。只為世人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件事。所以做出不好事來。且說個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長在松江府華亭縣。八團內川沙地方。他父親叫名花遇春。年將半百。單生得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歡喜。長成六歲。上學攻書取名花林。生得甚不聰明。苦了先生費盡許多力氣。讀了

續第一回

兩房妻暗中伸錯認

風景從來說古杭白居易　山青水綠足徜徉虞集

尊羨腴玉年年施元鄭出　蘆橘含花處處香許渾

教妓樓高春豔冶唐黃存　美見亭古月蒼苔樵本

壽歸藏得春歸去長袁伯　嬌醉佳人錦繡往哀

且說浙江杭州府錢塘縣、有兩個士子一個姓朱、名子賢、號芳卿、年長二十八歲、正妻早故、止有一妾、乃揚州人、喚名喻巧兒、年方二十二歲、生得天姿國色、絕世無雙、一個姓祝、名天定、號天生、年長二十六歲、妻亦亡過、因往南

西湖漁隱主人編

# 歡喜奇觀

淮安陳滌凡書首

石印本歡喜奇觀扉頁

歡喜奇觀序

喜談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作小說者遊心於風月之鄉庚辰春王遇閒瑞雪連朝讓當以感慨有餘情遂起舞而言曰世俗俚詞偏入名賢之目有懷倩筆能舒幽怨之心記載極博詎是浮餐竹素游戲豈同捕影演說二十四回以紀一年節序名曰歡喜冤家有客問曰既以歡喜人稱冤家何歟予笑而應之曰人情以一字適合片語投機謔成刎頸盟結金蘭一日三秋恨相見之晚倏時九轉識炎涼之新甚至契協情孚形於寤寐歡喜無量復何說哉一旦情溢意滿猜忌旋生和藹頓消怨氣突起棄擲前情醜成積債還冤烈性遇嬌而狂焰如熾富喜隨心恣意而冤成若寄使受者不堪而執者更甚況積憾一發決若川流洶湧而不能遏也張陳凶終蕭朱隙末豈非冤乎非歡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歡喜居今溯昔大抵皆然其間嬉笑怒罵離合悲歡莊列所不備屈宋所未傳使怯者讀之可資談柄愚者讀之可滌腐腸科者讀之可知世情壯者讀之可知變態鼓趣無窮足驚唐人雜說詼諧有致不讓晉士清談使意風發响入松壑而彌清流水成音瀉盤石而韻諧聖人不除鄭衛之風太史亦採謠詠之奏公之世人唤醒大夢重九日西湖漁隱題於山水鄰

石印本歡喜奇觀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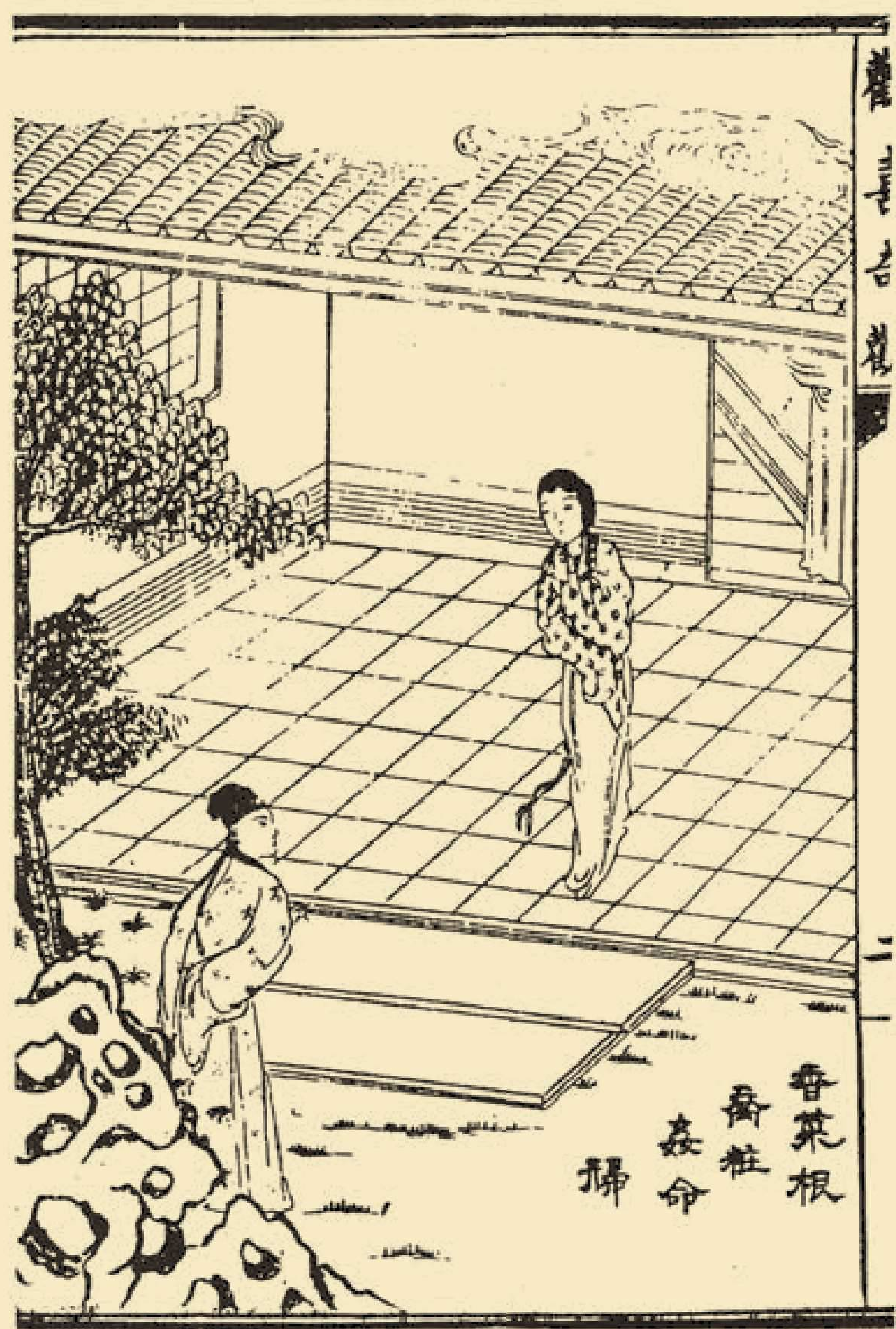

石印本歡喜奇觀圖一之一




石印本歡喜奇觀圖一之二




石印本歡喜奇觀圖二之一




石印本歡喜奇觀圖二之二




石印本歡喜奇觀圖三之一




石印本歡喜奇觀圖三之二




石印本歡喜奇觀圖四之一




石印本歡喜奇觀圖四之二




石印本歡喜奇觀圖五之一




石印本歡喜奇觀圖五之二

歡喜奇觀卷一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認情郎

世事從天不自由　千般恩愛一時仇
情人誰肯因情死　先結冤家後聚頭

這四句詩。只為世人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件事。所以做出不好事來。且說個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長在松江府華亭縣八團内川沙地方。他父親名叫花遇春。年將半百。單生得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歡喜。長成六歲上學功書。取名花林。生得甚不聰明。若了先生。費盡許多力氣。讀了三年書。更一句不曾記得。不想到了十歲外。同了幾個學生。朝日頑耍。父親雖嚴。那裏曾怕。先生雖教。那裏肯聽。他父親見他不像成器的了。想到這般頑子不能成器。到不如歇了學。待他長成時。與他些本錢做些生意也罷。因此送了先生些東脩。竟不讀書了。後來一發拘束不定了。他母親與丈夫商議道。孩兒不肖。年已長成。終日閑遊。不能轄縛。不若娶一房媳婦與他。或者拘留得住。那時勸他務些生業也未可知。遇春道。我心正欲如此。事不宜遲。即時就去尋了媒婆。那媒婆肚裏。都有草帳的。却說幾家女子。曰朱家蔡家可好麼。遇春聽了道。這幾家到也都使得。但不知誰是姻緣。須當對神卜問。吉者便成。別了媒婆。竟投卜肆。占得徐家女子。到是姻緣。餘非吉兆也罷。用了徐家。又見媒人。央他去說。原來此女幼年父母俱亡。並無親族。到在姑娘家裏養成。姑夫又死了。人嫌他無娘教訓的女兒。故此十八歲。尚未有人來定。恰好媒人去說。這徐氏姑娘又與他相隔不遠。向來曉得花家事情。有田地房屋的人家。但不知兒子近日如何。自古媒人口。無量斗。未免贊助些好話起來。那徐氏信了。即時出了八字。因此花家選日成親。少不得備成下禮。迎娶過門。請集諸親。拜堂合巹。揭起方巾

# 歡喜冤家敘

喜談天者。放志乎乾坤之表。作小說者。遊心於風月之鄉。庚辰春。王遇閏。瑞雪連朝。慷當以慨。感有餘情。遂起舞而言曰。世俗俚詞。偏入名賢之目。有懷倩筆。能舒幽怨之心。記載極博。詎是浮聲。竹素游思。豈同捕影。演說二十四回。以紀一年節序。名曰歡喜冤家。有客問曰。既已歡喜。又稱冤家何歟。予笑而應之曰。人情以一字適合。片語投機。誼成刎頸。盟結金蘭。一日三秋。恨相見之晚。倏時九轉。識愛戀之新。甚至契協情孚。形於寤寐。歡喜無量。復何說哉。一旦情溢意滿。猜忌旋生。和藹頓消。怨氣突起。棄擲前情。釀成積憤。逞兇烈性。遇煽而狂焰如飈。蓄毒虺心。恣意而冤成若霧。使受者不堪。而報者更甚。況積憾一發。決若川流。洶湧而不能遏也。張陳凶終。蕭朱隙末。豈非冤乎。非歡喜不成冤家。非冤家不成歡喜。居今溯昔。大抵皆然。其間嬉笑怒罵。離合悲歡。莊列所不

備。屈宋所未傳。使慧者讀之。可資談柄。愚者讀之。可滌腐腸。稗者讀之。可知世情。壯者讀之。可知變態。致趣無窮。足駕唐人雜說。恢(詼)諧有致。不讓晉士清談。使蕙風發響。入松壑而彌清。流水成音。瀉盤石而轉韻。聖人不除鄭衛之風。太史亦採謠詠之奏。公之世人。喚醒大夢。

重九日西湖漁隱題於山水鄰

歡喜冤家小說目次❶

校記

❶「次」字漫漶，據原書版心補。

❷「巧」原作「轉」，據正文回目及石印本《歡喜奇觀》（以下逕稱《歡喜奇觀》）目次改。

❸「笑耍」原作「取笑」，據正文回目改。

❹「撞」原作「遇」，據正文回目改。

歡喜寃家

## 第一回　花二娘巧智認情郎

世事從天不自由。　千般恩愛一時仇。
情人那肯因情死。　先結寃家後聚頭。

這四句詩。只爲世人脫不得酒色財氣這四件事。所以做出不好事來。且說個只好酒。不好色的人。他生長在松江府華亭縣。八團內川沙地方。他父親叫名花遇春。年將半百。單生得此子。夫妻二人十分歡喜。長成六歲。上學攻書。取名花林。生得甚不聰明。苦了先生。費盡許多力氣。讀了三年書史。一句不曾記得。不想到了十歲外。同了幾個學生。朝日頑耍。父親雖嚴。那裡曾怕。先生雖教。那裡肯聽。他父親見他不像成器的了。想道。這般頑子。不能成器。倒不如歇了學。待他長成時。與他些本

錢。做些生意也罷。因此送了先生些束修。竟不讀書了。後來一發拘束不定了。他母親與丈夫商議道。孩兒不肖。年已長成。終日閒遊。不能轉頭。不若娶一房媳婦與他。或者拘留得住。那時勸他務些生業。也未可知。遇春道。我心正欲如此。事不宜遲。卽時就去尋了媒婆。那媒婆肚裡。都有單帳的。却說幾家女子。曰。某家某家。可好麼。遇春聽了道。這幾家倒也都使得。但不知誰是姻緣。須當對神卜問。吉者便成。別了媒婆。竟投卜肆。占得徐家女子。倒是姻緣。餘非吉兆。也罷。用了徐家。又見媒人。央他去說。原來此女幼年父母雙亡。並無親族。倒在姑娘家裡養成。姑夫又死了。人嫌他無娘教訓的女兒。故此到十八歲。尚未有人來定。恰好媒人去說。這徐氏姑娘。與他家相隔不遠。向來曉得花家事情。有田地房產的人家。但不知兒子近日如何。自古媒人口。無量斗。未免讚助些好話起來。那徐氏信了。即時出了八字。因此花家選日成親。少不得

備成下禮。迎娶過門。請集諸親。拜堂合巹。揭起方巾花扇。諸人俱看新娘生得如何。但見。

秋水盈盈兩眼。春山淡淡雙蛾。金蓮小巧襪凌波。嫩臉風彈得破。唇似櫻桃紅綻。烏絲巧挽雲螺。皆疑月殿墜嫦娥。只少天香玉兔。

諸人一見。果然生得十分美貌。無不稱好。一夜花燭酒筵。天明方散。未免三朝滿月。整治酒席。這也不題。好笑這花林娶了這般一個花枝般的渾家。尚兀自踈雲懶雨。竟不在溫柔鄉裡着脚。過了幾時。仍到街坊上。結交了一個不學好的單身光棍。名姓李二白。年紀有三十歲了。專一好喫好賭。引誘人家兒子。哄他錢鈔使用。這花林又着了他這一道。便將妻子的衣飾。暗地偷去花費。不想他妻子一日尋起衣飾。沒了許多。明知丈夫偷去費了。稟明了公婆。還存得幾件衣物。送與婆婆藏了。

公婆二人聞知。好生氣惱。恨成一病。兩口懨懨。俱上床了。好個媳婦。早晚慇懃伏侍。並無怨心。央鄰請醫。服藥調治。那裡醫得好。這花林猶如陌路一般。又去要妻子的衣飾。見沒得與他。幾次撒起酒瘋。把妻兒驚得半死。且說李二見花林的物件沒了。甚是冷淡他。便又去尋一個書生。姓任名龍。年紀未上二十。他父親在日。是個三考出身。後來做了一任典史。趁得千金。不期父親亡過。止存老母童僕在家。妻子雖定。尚未成親。故此自己往城外攻書。曾與李二白在親戚家中會酒。有一面之交。一日途中不期相遇。敍了寒溫。恰好又遇花林。各敍名姓。李二一把扯了兩個。竟至酒樓上。做一個薄薄東道。請着任龍。席上猜三道五。甜言密語。十分着意。這任龍是個小官心性。一時間又上了他的鈎子。次日就拉了花李二人。酒肆答席。三人契同道合。竟不去念着之乎也者了。終日喫酒喫食。這花林又是個好酒之徒。故終日親近了這酒肉弟

兄。竟不想着柴米夫妻。他父母一日重一日。那裡醫治得好。遇春一命嗚呼。花林又不在家。央了鄰家。四處尋覓。方得回來。未免哭了幾聲。三朝頭七。這倒虧了任李二人相幫。入棺出殯。治喪料理。不料母親病重。相繼而亡。自然又忙了一番。方纔清淨。餘剩得些衣衫首飾。妻子又難收管。盡將去買酒喫食。使費起來。這番沒了父母。竟在家中和哄了。那李二白生出主意道。我們是異姓骨肉。必要患難相扶。須結拜爲弟兄。庶可齊心協力。我年紀癡長。叨做長兄。花弟居二。任弟居三。你二位意下如何。二人同聲道。正該如此。三個喫了些香灰酒。從此穿房入戶。李二喚徐氏叫二娘。任三叫二娘做二嫂。與同胞兄弟一般兒親熱。這李二見花二娘生得美貌。十分愛慕。每常間將眼角傳情。花二娘並不理帳。他丈夫雖然不在行。也看不得這村人上眼。任三官青年俊雅。舉止風流。二娘十分有意。常將笑臉迎他。任三官雖然曉得。極慕二娘標致。

只因花二氣性太剛。倘有些風聲。反爲不妙。所以敢而不敢。一日花二在家。買了些酒餚。着妻子廚下安排。自己同李任在外廂喫酒談話。中間酒覺寒了。任三道。酒冷了。我去煖了拿來。卽便取了冷酒。竟至廚下。取火來煖。不想花二娘私房喫了幾杯酒。那臉兒如雪映紅梅。坐在竈下炊火煮魚。三官要取火煖酒。見二娘坐在灶下不便。叫。二嫂。你可放開些。待我來取一火兒。花二娘心兒裡有些帶邪的了。聽着這話。佯❶疑起來。帶着笑罵道。小油花。什麼說話來。討我便宜麼。任三官暗想道。這話無心說的。倒想邪了。便把二娘看一看。見他瞇瞇笑眼。臉帶微紅。一時間慾火起了。大着膽。帶着笑。將身捱到凳上同坐。二娘把身子一讓。被三官並坐了。任三便將雙手去捧過臉來。二娘微微而笑。便回身摟抱。吐過舌尖。親了一下。任三道。二嫂。自從一見。想你到今。不料你這般有趣的。怎生與你得一會。便死甘心。二娘道。何難。你既有心。可出去

將二哥灌得醉了。你同李二同去。我打發二哥睡了。你傍晚再來。遂你之心。可好麼。三官道。多感美情。只要開門等我。萬萬不可失信。二娘微笑點着首。連忙把酒換了一壺熱的。併煮魚。拿到外邊。一齊又喫。三官有心。將大碗酒。把花二灌得東倒西歪。天色將晚。李二道。三官去罷。三官故意相幫收拾碗盞。進內與二娘又叮囑一番。方出來與李二同去。

二娘扶了花二上樓。與他脫衣睡倒。二娘重下樓。收拾已畢。出去掩上大門。恰好任三又到。二娘隨拴上門道。可輕走些。扯了任三的手。走到內軒道。你坐在此。待我上樓。看他一看便來。任三道。何必又去。一手摟住二娘。推在凳上。兩下雲雨起來。任三官比花二。大不相同。一來標致。二來知趣。二娘十分得趣。怎見得。

色膽如天。不顧隔牆有耳。慾心似火。那管隙户人窺。初似喝龍噴井。後如餓虎擒羊。噴噴[2]有聲。鐵漢聽時心也亂。吁吁

微氣。泥神着處也魂消。緊緊相偎難罷手。輕輕耳畔俏聲高。

那二娘從做親以來。不知道這般有趣。任三見他知趣。放出氣力（盡力奉承）。兩個時辰方纔罷手。未免收拾整衣。二娘道。我不想此事這般有趣。今朝方曉得這般滋味。但願常常聚首方好。只是可奈李二這廝。每每把眼調情。我不理他。不可將今番之事洩漏些風聲與他。那時花二得知了。你我俱活不成的。三官道。蒙親嫂不棄。感恩無地。我怎肯賣俏行奸。天地亦難容我。二娘道。但不知幾時又得聚會。任三道。自古郎如有心。那怕山高水深。二娘道。（何無厭飽若此）今夜與你同眠方好。料亦不能。夜已將深。不如且別。再圖後會罷。任三道。既如此。再與你好一會兒去。正待再整鸞偶。不想花二睡醒。叫二娘拿茶。二人喫了一驚。忙回道。我拿來了。悄悄送着三官出去。拴好大門。送茶與花二喫了。花二道。你怎麼還不來睡。二娘回道。收拾方完。如今睡也。閒話休題。次早花二又去尋着李二。同覓任三

官。恰好三官在家。便隨口兒說。昨晚有一表親。京中初回。今日老母着我去望他。想轉得來時。天色必晚了。聞知今日海邊一班妓女。上臺扮戲。可惜不得工夫去看。花二道。李二哥。三官望親。我與你去看戲如何。李二道。倘然沒戲。空走這許多路途何苦。花二道。我有一個舊親住在海邊。若無戲看。酒是有得喫的。去去何妨。李二聽見說個酒字。道。既如此。早早別了罷。二人一拱而散。不說花李二人被任三哄去。且說三官又到家中。取了些銀子。着一小廝。喚名文助。隨了買辦些酒餚。拿到花家門首。着小廝認了花家門徑。着他先去。不可說與奶奶知道。自己扣門而入。見了二娘。笑道。他二人方纔被我哄到海邊去了。一來一往。有三十餘里路程。到得家中。天已暗了。我今備得些酒果在此。且與你盤桓一日。二娘道。如此極好。把門掩上。三官炊火。二娘當廚。不時間都已完備。二娘道。我想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萬一二哥一時轉來。事未可知。

若還遇見。如何是好。向日公婆住房。倒在後面。從他沒後。閉門到今。且是僻靜精潔。我想起來。倒不如坐在裡邊。料他即回。也不知道。你道好麽。任三聽說。歡喜之極。即時往後邊開門一看。裡邊床帳桌椅件件端正。打掃得且是潔淨。壁上有詩一首道。

軒居容膝足盤桓。斗室其如地位寬。
壺裡有天通碧漢。世間無地隔塵寰。
誰人得似陶元亮。我輩終慚管幼安。
心鏡坦然無窒礙。座中只好着蒲團。

看罷。即將酒果餚品擺下。兩人並肩而坐。你一盃。我一盞。歡容笑口。眉眼調情。自古道。

花爲茶博士。酒是色媒人。

調得火滾。摟做一堆。就在床上取樂起來。這一番與昨晚不同。怎見得

不同。只見。

雨撥雲撩。重整藍橋之會。星期月約。幸逢巫楚之緣。一個年少書生。久遭無婦之鰥。初遇佳人。好似投膠在漆。一個青春蕩婦。向守有夫之寡。喜逢情種。渾如拌蜜於糖。也不管掀翻翠幌。也不管掙斷羅裳。正是。雨將雲兵起戰場。花營錦陣佈旗鎗。手忙脚亂高低敵。舌劍唇刀吞吐忙。

兩人歡樂之極。滿心足意而罷。整着殘餚。痛飲一番。二娘道。樂不可極。如今天已將未牌了。你且回去。後會不難了。三官道。有理。只要你我同心。管取天長地久。言罷作別。竟自出門去了。不移時。花二已回。二娘暗暗道。又是有些主意。若遲一步。定然撞見了。自此任三官便不與花李二人日日相哄了。張着空兒便與二娘偷樂。若花二不時歸家。他便躲入後房避了。故此再不撞見。只是李二又少了一個大老官。甚是沒興。

常常撞到花家裡來尋花二。一日。花二不在家。門不掩上的。他便撞入內軒問道。二哥可在家麽。二娘在內答道。不在。李二聽了這嬌滴滴的聲音。淫心萌動。常有此心。奈花二礙眼。今聽得不在家中。便走進裡邊道。二娘見禮了。二娘答禮道。伯伯外邊請坐。李二笑道。二娘。向時兄弟在家。我倒常在裡邊坐着。幸得今日兄弟不在。怎生倒打發外邊去坐。二娘你這般一個標致人兒。怎生說出這般不知趣的話來。二娘正着色道。伯伯差了。我男人不在。理當外坐。怎生倒胡說起來。李二動了心火。大膽跑過去要摟。早被二娘一閃。倒往外邊跑了出來。一張臉紅漲了大怒。恰好花二撞回。看見二娘面有怒色。忙問道。你爲何着惱。二娘尚未曾答。李二聽見說話。闖將出來。花二一見。滿肚皮疑心起來。二娘走了進去。花二問道。李二哥。爲着甚事。二娘着惱。李二道。我因沒興尋你走走。來問二娘。二娘說你不在。我想二娘哄我。故意假說。因此走到

裡邊望一望。不想二娘嗔我。故此着惱。花二是個耳軟的直人。竟不疑着甚的。也不去問妻子。便對李二道。二哥。婦人家心性。不要責他。和你街上走一走去罷。兩人又去了。直到二更時分方回。二娘見他酒醉的了。欲待要說起。恐他性子發作。連累自身。不是要的。只得耐着不言。到次早見花二不問起。又不敢開口。李二從此不十分敢來尋花二了。花二也常常不在家。倒便宜了任三官。日間不須說起。至於花二更深不回。伴着二娘。便是花二回來。多是醉的。二娘伏侍去睡。也再不尋起二娘作些勾當。故此二娘倒得與三官十分暢快。或在花家房中過夜。或接連三日五日不出門。與花二李二。竟自冷了。這李二心中好悶。想道。花家婦人。不像個貞靜的。少不得終有些兒破綻。待我慢慢看着。若還有些破綻。定不饒他。因此常常在花家前後探聽。恰好一日。遠遠望見任三。走近花家而來。他連忙閃在對門裁縫店內看着。只見任三。竟自

推門進去了。有一個時辰。尚不見出來。李二連忙走到花家門首一望。不見些兒動靜。把門扯了一扯。又是拴的。他便想道。多分花二哥在家裡。敢是留他喫酒。故此不出來了。便把門敲上兩下。只見二娘出來。問道。是那一個敲門。李二道。是我來尋二哥講話。二娘答道。不在家。李二想道。多分是婦人怪我。故意回的。不免說破他。便道。既二官不在。任三官怎麼在裡邊。這半日還不出來。二娘道。你見鬼了。任三官多時不到我家來。誰見來的。李二道。我親眼見他來的。你還說不在。二娘怒道。這等你進來尋。便出來把門開了。李二想道。古怪。難道我眞見了鬼不成。道。豈有此理。便大踏步往裡面四圍一看。並無踪影。他再也不想有後房的。便飛跑上樓去看。那有三官影兒。倒沒趣了。飛走下樓。往外就跑。被二娘千忘八萬奴才。罵得一個不住。不期花二歸家。見二娘罵人。問道。你在此罵誰。二娘道。郎相交的好朋友李二。這狗才十分無禮。前番

你不在家。他竟入內室調戲着我。我走了出來。恰好你回來。你親眼見的。他今日又來戲我。我罵將起來。方纔走去。這般惡獸。還要相交他怎的。花二登時大怒起來。罵道。這個人面獸心的強盜。我前番却被他瞞了。你怎麼不說。今日又這般可惡。殺這強盜。方消我恨。竟上樓取了床頭利刀。下樓趕去。二娘一把扯住。忙道。不可太莽。若是你妻子失身與他。方纔可殺。自古捉奸見雙。（大有識見）你竟把他殺了。官司怎肯干休。以後與他絕了交便罷了。何苦如此。花二的耳朵綿軟的。被妻子一說。甚是有理。想一想。撇下刀。說。便宜了他。幸喜我渾家不是這般人。若是不貞潔的。豈不被他玷辱。被人恥笑。二娘背地裡笑了一聲。向廚頭取了些酒菜道。不用忙了。且來喫一杯兒去睡了罷。這樣小人。容忍他些。花二悶悶的喫了幾杯。竟自上樓睡了。二娘又取些酒菜。往後房來與任三喫。將李二之事。如此如此。這般這般。說了一遍。道。如何是好。三官道。若還如

今我出去。倘被看見倒不好了。我不如在此過夜。到明日。（好計好計）早早梳洗。坐在外邊。只說來尋二哥說話。與他同出門去。方可無礙。二娘道。這話倒甚是有理。只是此一去。你且慢些來。李二必竟探聽。倘有差池。怎生是好。三官道。我家有個小廝。名喚文助。認得你家的。我使他常來打聽些消息便了。二娘道。你明日拉了二哥到你家。請他喫幾杯酒兒。着文助斟酒。待他識熟了面。然後着他送些小意思與我們。如此假意相厚。方好常常往來。三官道。此計必須如此方好。兩人同喫些酒兒。未免做些風月事情。方上樓去。次早。三官起來。早已梳洗。先把大門開了。坐在外廂。叫。二哥在麼。二娘在內假應一聲。上樓說與丈夫知道。任三叔尋你。想他許久不來。莫非李二央他來釋非。切不可又去與那強盜相交了。花二連忙梳洗下樓。與任三施禮道。三官爲何一向少會。三官道。小弟因宗師發牌縣考。一向學業荒疎。故此到館中搬火。久失親近。今日家

中有一小事而回。特特來望兄。不知一向納福麼。花二說。枉庇賢弟。你曾見李二麼。任三道。如今正要同兄去望他。花二道。不必說起這畜生。將前件云云之事。一一說了一遍。三官假意怒道。自古說得好。朋友妻。不可嘻。怎生下得這樣心腸。既如此。我也不去望他了。明日小弟倘娶了弟婦。他未免也來輕薄。豈不聞兎死狐悲。物傷其類。二哥既然如此。也不必惱了。兄同小弟到家散悶如何。花二同了三❸官到家裡。只見堂上有人說話。把眼一看。恰是一個說親的媒人。與任母講話。因女家催完親事。等緊要過門。他母親道。又未擇日。尙未催粧。須由我家料理停當。方可完姻。怎麼女家反這般催促。花二任三聽了。一齊笑着見禮。免不得整酒款待媒人。花二相陪。三人直飲到紅日西斜。別了任家出門。花二與媒人一路同行。花二便問道。媒翁先生。爲何女家十分上緊。是何主意。媒人笑而不答。花二道。莫非是人家窮。催他做親。好受些財

禮使用麼。媒人道。他家姓張。也是個三考出身。做了三任官。去年陞了王府典膳回來的。家事約莫有萬金。那得會窮。花二想道。奇。這等必竟爲何。媒人問道。兄與任家官人相厚的麼。花二道。意氣相投。情同骨肉。媒人道。這等兄說的話。必竟肯聽的了。府上在何處。花二道。就在前面。媒人道。有事相議。必須到府上。方可實言。兩人到了花家。分了賓主。二娘點茶喫了。花二又問起原由。媒曰。見兄老誠。自然是口謹的。特與兄議。萬萬不可與一人知之。花二道。老丈見敎。斷不敢言。媒人道。任官人定的女子。年紀二十歲了。閨中不謹。腹中有了利錢。他父親在京中去了。是他令堂。悄地央人接我。（我不淫人婦人不淫我妻報應不差的）要我及早催他過門。以免得露醜。許我十兩銀子相謝。我方纔見說不來。心中煩悶。想此事必須得花兄暗地贊助。若得早娶。願將所謝之銀均分。花二心下暗暗想道。領敎領敎。媒人道。千萬言語謹密些。花二道。不須分付。媒人道。尚有未盡之言。奈天色

晚了。欲求同行幾步。方可悉告。花二同出門去了。二娘在門後。初然聽了此人說任官人三個字。他便半步不移。細細聽了前後說話。暗暗嘆息道。淫人妻女。妻女淫人。天之不遠。信不誣矣。他又想道。丈夫倘去相勸。畢姻之後。無甚說話方好。倘二郎識出差池。叫此女如何做人。必然尋死。豈不可惜。若不勸丈夫管他。倘此女父親回來。看出光景。將女兒斷送性命。也未可知。也罷。且待他回來再作商議。只因花二娘起了這一點好心。他家香火六神後來救他一命。這是後話。且說花二歸家。二娘道。方纔之說。我也儘知。你的意下何如。花二道。娘子。這件事不難。我勸三官將機就計。省事些。娶了過門。我又有酒吃。又有五兩銀子。有何難哉。二娘曉得他耳朵綿軟的。丈夫差矣。你若去說。聽你也好。萬一不聽。你豈不壞了好朋友的面情。這五兩銀子。也有用了的日子。況未必有無。我想人生在世。當爲人排難分憂。今任三妻子之憂。即任三憂愁

一般。當拔刀相助。水火不避。纔是丈夫所爲。你若聽我。倒有一計較在此。花二道。賢妻有何妙計。何不爲我謀之。二娘道。方纔媒人所言。肚兒高將起來。想不過是三四個月的光景。何不贖（想是慣家）一服通經散。下了此胎。有何不可。花二道。此計雖好。怎生樣一個計較。贖與他喫。二娘道。不難。明日將我擡到他家。揚言我是任家內親。央浼我來說話。他家自然不疑。必竟他母親出來接我。我悄悄將此言與他母親一說。自然妥當。花二道。好便好。只是先要破費藥金。二娘道。癡子。若是妥當。那十兩銀子都是你的了。花二聽得撲掌大笑。好計好計。次日早起。打點了藥金。竟往生藥鋪中贖了一服下藥。又去喚了一乘轎子。與二娘坐了。竟擡到張典膳家中。奶奶迎進。敍了寒溫。吃罷了茶。奶奶問道。尊姓。二娘道。奴是花林妻子。有事相告。敢借內房講話。奶奶引了進房。坐定。二娘命衆女使。俱各出外邊。方附奶奶之耳。如此如此。說了一番。那奶奶面皮紅

了又紅。千恩萬謝。感激無地。一面整酒。一面連忙熱了好酒。到女兒房裡。通知了此話。把藥服了。一時間一陣肚疼。喟喍喍滾將下來。都是血塊。後來落下一陣東西在馬桶內了。奶奶道。謝天謝地。多感祖宗有幸。（不幸中之幸。）逢着花二娘這個救星。歡歡喜喜。安頓女兒睡了。連忙去房中見了二娘。謝了又謝。將酒就擺在房內。三杯五盞。二娘起身告辭。奶奶再三苦留不住。開箱❹取了一封銀子。一對金釵。一雙尺頭。一枝金簪。送與二娘道。些須孝敬。休嫌菲薄。地久天長。報恩有日。幸勿見怪。二娘千恩萬謝。上轎而歸。天色已晚。花二見妻子歸家。打發了轎夫。進內忙問事體如何。二娘把日間之事。細細說了一遍。將他送的物件。把與丈夫看了。喜得那花二滿地滾跳道。我明日與任三官說知。還要他的酒喫。二娘道。你獃了。這是陰隲事情。所以去救他。若與三官說知。可不又害了那女子。花二道。正是。幾乎錯了。還是賢妻有些見識。緊緊記在心中。再不

說了。二娘以後見任三官這般情厚。把此事再不漏洩。話分兩頭。且說李二自從那日見了任三。又尋不着。又被他妻子罵了一場。心中不忿。一日走到花家對鄰。一個周裁縫家門首坐下。那周裁縫道。李官人想是來尋花官人麼。李二道。正是。周裁縫道。今早出去了。李二道。師父你曾見任三官。這一向到花家裡來麼。那周裁縫極口快的。便道。他是不出門的主顧。怎麼倒來問我。李二道。我前日分明見他進去多時。不見出來。進去尋了一番。又不見影。反受了一肚皮臭氣。心內不甘。你若曉得些頭路。我斷不負你。那周裁縫是個口尖舌快的人。他道。我這幾時不管人間事。若是十年前生性。早早教他做出來了。李二道。周師父。你若肯幫我做事。我當奉酬白金五兩。周裁縫聽見說許了五兩銀子。就歡喜起來。忙道。若要如此。必須生個計較。此事一不做。二不休。不是取笑的。先與他丈夫說知。一齊捉姦。方免無事。李二道。可恨淫婦。必在丈

夫面前架言說我。故此花二久不上門。今雖欲通言。奈無由得計。裁縫笑道。花二官是個酒徒。扯到店上。喫酒中間。三言兩語。激起性子。自然妥當。他若不聽你。你却教他問我。我自搬他一場是非。自然信了。李二道。你這幾日不出去做生活方好。裁縫道。只有一個張家要去。完他手（首）尾。看早晚去完了。只坐在家等着便了。李二計議已定。次日懷些酒資。恰好撞着花二。倒身一揖。花二假意還禮。眼看別處。李二道。哥哥。凡事三思。自古道。若聽一面說。便見相離別。我有許多爲你心腹話。不曾與你說罷了。花二本待不理他。又聽他說有心腹話。只得道。有何話。快說來。李二見他答話。連忙扯了。逕上酒樓。將酒篩下一盃。送與花二。花二只得喫了。也回送李二一盃。道。有話快說。李二道。且慢着。說將來。恐你酒也喫不下了。花二一發疑心。只得又喫了幾杯。道。大丈夫說話不明。猶如鈍劍傷人。說明了倒吃得酒下。李二故意欲言不言。花二

道。罷。你既不說。我也不喫了。去罷。李二道。說來恐你不信。反嗔怪我。花二道。我不怪你。李二道。也罷。說與你知。怪不怪憑你便是。那任三這幾時。你曾會他麼。花二道。數日前他館中回來。留我到他家中去喫酒了。李二默然又想。道。哥。前日二娘罵我。這日任三到你家來。二娘把他藏在家裡。被我知道了。要進去搜捉。因此二娘急了。反罵將起來的。你是個大丈夫。不可被婦人騙了。花二想了又想。我妻子好端端的。怎歪說起這般說話。便道。你既知道那日任三在我家。就該直說纔是。今據你此言。他兩人一定有奸了。此事不是當耍的。可直直說來我聽。李二道。說也沒幹。我親眼見他進去多時。不見出來。所以要搜。若是假說。天誅地滅。你若再不信。去問你鄰舍周裁縫便是。花二想道。是了。想此事有些因。多時不見他。想是那日躲在我家過夜。被你知覺。恐你埋伏捉住。不好出門。反說來尋我。同我出去。方可掩人耳目。是了是了。再不必言。

必竟事眞矣。除非殺了二人。方消我恨。李二道。且噤聲。事倘不成。反爲不美。捉須定計。方可除之。花二忙問。有何計較。李二道。計較倒有。只是不可又被二娘識破。反受其害。花二道。不妨不妨。我自然謹密就是了。李二道。事不宜遲。你可今晚揚言假說。明早要往府城去。有何事幹。一面去約任三到家裡說話。不可等他來。你可先出門去。他若來。見你不在家。自然又留過夜。待我與你探聽。如在時。報你知道。你却回家下手便了。花二道。是了。且別着。明日再會。李二道。萬萬不可洩漏。花二說。不須分付了。逕到門首。恰好裁衣（縫）在家。叫道。周師父。有一句話。出來問你。那老周見了花林。便心照了。忙說。有何見教。想是要我裁衣麼。花二道。你不可瞞我。我家的事。也料難瞞你。那任三之事。你可曾見來麼。老周道。大官人。我老人家不管這等閒事。此乃陰騭之事。罪過罪過。露水夫妻。也是前世定的。只要自家謹愼些兒就是了。何必問我。花二

聽了這幾句話。實實是了。道聲。請了。扯開了門。倒假意兒全無惱色。道。我明日要往府城中去。可與我打點着被囊小菜。二娘道。你去何幹。花二道。去尋一個人講話。二娘暗暗歡喜。不題。且說那李二說這場是非。自己心中猜道。花二回去。必然去問周裁縫。不免隨步兒走到裁縫門首一問。老周看見了李二。連忙走將出來。將花二問的情由。敍了一遍。道。十分相信了。又問李二道。何計捉他。李二道。一面花二只說出路。一面反教任三到來說話。倘若走來。見花二不在。自然又上鈎了。那時我與他探聽。果然如此。去報老花。管取雙雙都做無頭之鬼。方稱我心也。老周道。前言不可失信。李二道。這些小事不須分付。竟去了。且說次日。花二起來。對妻子道。我今就要府中去。我想前日擾了任三官。今日順便安排些小菜兒。添着幾味。請他來答席。我如今去約他。他若來遲。你就陪他吃了便是。二娘滿心歡喜道。那有我陪之理。花二假意買些物

件。一面見了李二。約定今日看任三動靜。先將那把利刀。交與李二收着。一面自去見了任三。約他下午到家說話。不題。且說周裁縫被張典膳家家人再三催做衣服。坐定。逼他起身。算來不能延捱。只得去做。須臾奶奶出來道。師父爲何一去不來。擔閣到如今。這老周叫道。奶奶。只因窮忙。誤了奶奶的事。今日我對門鄰舍花家。有天大一樁事。我要在那裡看看的。被管家逼不過。只得走了來。奶奶聽他說出花家兩字。問道。莫非是那花林家裡麼。老周道。正是。奶奶爲何也曉得。奶奶道。他家與我有親。今日他家有何大事。可對我說。老周道。既是令親。不便說得。奶奶道。不妨。有話快說。老周原是個口快的人。見逼緊要說。必竟難以隱瞞。便道。奶奶莫怪了。我實(機事不密。則害成信然)對你說。他妻子二娘生得妖嬈標致。與一個任三官搭上了。奶奶道。那任三住在何方。是甚麼人。老周道。他父親做任典史官兒的。奶奶着緊道。他兩個敢做出些事來了麼。道。走長久

了。花林有一朋友叫名李二。要去踏渾水。二娘不肯。後來被他衝破了。
昨日與花林說知。今日李二定計。假說花林往府城中去。反約任三來、
家。料然二娘留他過夜。今晚雙雙定做無頭之鬼矣。奶奶道。你原何曉
得。道。李二與我極厚。他說與我。叫我相幫他動手。故此曉得。那奶奶聽
了這番言語。三脚兩步。竟入女兒房中。一五一十。盡情說了一遍。女兒（反
覆。報恩昭然不爽）道。如何可救得他方好。奶奶道。且不可響。我親去與二娘說知。救他一
命。報他前日之恩。一面着家人騎馬速到任家。說與三官。今日切不可
往花家去。有人要害你性命。坐在家中。只不出門。可保無事。女兒道。娘
（事不關。心關心者亂）既自去。還用速些方好。即時喚了女轎。飛也似擡到花家。轎夫扣門。二
娘聽見門響。只說是任三官到了。開門一看。恰是張奶奶。又驚又喜。忙
忙施禮。稱謝了一番。道。花官人在那裡。二娘道。爲府城裡有事。出門去
不多時。奶奶想道。此事是❺眞的了。二娘道。奶奶裡面請坐。二人軒子

內坐下。那奶奶悄悄的在二娘耳畔說了一遍。驚得二娘面如土色。牙關打戰。呆了一會。倒身拜謝。此事若非奶奶來說。必遭毒手。奶奶道。一來報答前恩。二來救小婿一命。二娘感激不盡。就將請任三官酒餚擺（且將送命酒款）將出來。（待有恩人）請奶奶喫了幾盃。辭別去了。任三官在家正打扮得齊齊整整的。出門未及幾步。只見張家的人慌慌忙忙扯住了。附耳低言說了一回。三官大驚失色。沈吟了一會道。知道了。打發張家之人進內喫飯。自家回身坐在書房裡想。我不去。諒二娘無害。不免寫一封字。着文助拿了。只說有事。不及領酒。花二見時。必不生疑心。即時封好。文助拿了。竟至花家投下。二娘阻擋道。叫三爺切不可來。按下不題。且說李二。留花林在家飲酒。只等任三上鈎。李二心下不安。不知任三去也不曾。走到任家門首。問一個老管家道。老官。你三爺往花家喫酒。可曾去了麼。老管家信口兒道。去了。李二見說。歡天喜地。走回與花林道。任三已到你

家去了。花林咬牙切齒道。可恨可恨。李二勸着。大碗而喫。道。多喫些好動手。不覺天色將晚。花林提刀便走。李二道。且慢去。待我去探聽。或在你家樓上。或在後軒。走去一刀了事。倘然捉不住。被他走了。反被他笑。你可坐在此。再慢慢喫兩碗。我去看了動靜來回你。且說二娘心下思量。沒有漢子。怕他怎的。只是可恨李二。他幫我丈夫害我性命。想他必然先來探聽。我有道理在此。正是。

人無害虎心。　虎無傷人意。

先將燈火點起。放在竈上。又去把大門半掩着。自己坐在中門。暗地裡專等李二來。不想李二把門一推。却好半掩的。一直悄悄走至中門探聽。二娘認定。果是李二。便叫道。三郎這邊來。把李二一把摟定。便去扯他褲子。李二一時渾了。慾火難禁。想道。（所謂得便宜處。失便宜）日常要與他如此不能上手。不如竟認做任三。快活一番再取。兩個在軒子內弄將起來。弄得李二快

活。想道。我且弄完了。去回覆花林說。任三不來。且再理會。留下此婦。再圖久遠。那二娘故意裝妖作勢。李二十分得趣。且說花林等得不耐煩了。想道。爲何不見來。想是撞着任賊。廝鬧起來。倘被此賊走了去。怎生氣得他過。提刀在手。一口氣走到門首。見門開的。竟往裡走。二娘一心兒聽着。聽得脚步走響。知是花林來了。便大叫。四鄰八舍。有人見我丈夫不在家。在此強奸我。快快走來捉他。李二聽見要走。被二娘緊緊拘定。那裡動得。花林爲人極莽。上前摸着姦夫。一把頭髮揪住。不由分說。一刀便砍。頭已下地。花二又來捉二娘。被二娘早取門拴在手。花二不（到此地位智。不及識）提防被二娘將刀撲地一打。那刀早已墮❻地。二娘忙忙拿起。向小屋（勇不。及慮而能隨機應變出。死入生奇哉奇。哉總之一身都。是膽）上一撩。那刀不知那裡去了。花二道。淫婦休得撒野。我聞知任賊與你向來通奸。今日特來殺你。今姦夫現死。你何敢無禮。上前來捉。被二娘將拴照手一下。叫聲。阿郁。（唷）疼死我也。道了不得。決不干休。二娘

罵道。癡蠢東西。世上只有和奸殺妻子。我在此喊叫。你爲丈夫的。幫我拿他。方是道理。怎麼殺了強奸的人。又要殺我。世有此理麼。花林罵道。休得油嘴。李二說你二人和奸已久。想是今日知我來殺你。故此反叫強姦。思留你命。休想饒你。二娘道。越蠢了。你要尋事。我怎得知。任三叔是個讀書人。那有此心。花林道。還要油嘴。一個任賊□是夢話現現殺死在地。還這般可惡。二娘道。蠢東西。方纔李二進門。他道。二娘。向來慕你姿容。相求幾次。今日從我。救你一死。若不相從。你命休矣。說罷。把我撳倒在此。我堅執不從。被他用強奸了。叫得口乾。那得人來救我。你殺的是李二。怎說是任三。花林走到廚房。取燈相照。把頭提起。燈下仔細一看。喫了一驚。連忙撇在地下道。是了。幾番奸你不遂。故生此計。方纔狠留住我。他自先來行奸。他決想我未來。放心行事。想皇天有眼。自作自受。且問你。任三今日幾時去的。二娘道。他不曾來。你出門不多時。着一小廝拿

一封字兒。道寄與你看。卽將這封字遞與花林。花林洗淨了手。燈下拆開一看。上寫着。

荷蒙寵召。本當拜領。聞兄往府公幹。恐誤尊駕。心領盛情。容回面謝。不盡。

花二看罷道。原來不到我家。李二又與我說來了。一發情弊顯然了。殺得好。險些兒誤了你一條性命。二娘冷笑道。指姦不爲奸。撒手不爲奸。捉賊見贓。捉姦見雙。好沒來頭。爲何殺得我。只是這死屍。看你如何發放。花林想了一會道。拿一條口袋。將來袋起。駝去丟在李二家中。況他並無別人往來。那裡知道是我家殺的。只要瞞得外邊鄰舍方好。二娘道。今日周裁縫關着門。間壁王阿爹往女兒家去了。這邊張家下鄉差使。阿媽也不在家。我方纔這般大叫。都不在。所以被他奸了。如今想都不曾回。趁早裝了送去。先將地板上清水洗得潔潔淨淨。相幫花林背

上了肩。一溜風。竟到李二門首。把門推開。將屍首倒出就走。把袋撇在官河內。到家只見二娘倚門相候。花二道。爲何站在此門。二娘道。裡邊坐着。有些怕人。花二道。不妨。怕他做甚。取火來。打了一個醋炭。整起酒來對喫。上床。倒取樂一番（別人吃殘。的今日來吃可笑。）二娘從此收了心。與花二道。我姑娘年已老了。獨自無人。不若接來家下相伴着我。免得你心下猜疑。花二道。有理。我今立志不去遊手好閒了。將前日張家送的物件。變換作了本錢。做些生意過活。二娘喜道。這般纔是。任三官也收了心。竟擇日娶了妻子。夫妻和順。再不到花家閒走了。不必提起。且說那口快周裁縫。在張家做得衣服完成。回時已將黃昏。往李二門首經過。想道。不知此事如何了。若是停當之時。取他的五兩頭。不免推推門看。見門是開的。哦。原來已回家了。一頭叫。一頭往內走。絆着屍首。跌在屍上。把手摸着是人。怎生睡在地上。又濕淥的。想是喫醉了吐的。不若今晚且回去。明日來取

便了。扒得起來。身上跌得爛濕。把門帶上了。一步步走將回來。將匙開了。進門也無燈火。竟自上床睡了。且說次日李二鄰居有好事的叫道。李二兄。日高三丈。還未開門。信手一推。見身首異處。大吃一驚。叫道。地方。不好了。不知李二被何人殺死在此。一時間哄動了許多人。地方總甲看道。莫忙事。有血跡在此。大家都走不開。一步步挨尋將去。看在何處地方。必有分曉。衆人一齊跟尋血路。直走到周裁縫門首。便沒了。看他門是閉的。衆人亂敲亂打。驚得老周跳起床來。披了衣服下樓。開門一看。衆人見他滿衣是血。吶一聲。喊道。是了是了。登時推的推。扭的扭。竟到華亭縣裡。稟了大爺。那知縣未免三推六問。那老人家那裡受得刑起。死去還魂。押入牢中。做着一樁疑獄。一面着地方里甲。眼同收屍回報。後來周裁縫死在牢中。拖出丟在千人坑裡。未免豬拖狗扯。只因舌尖口快。又貪着五兩銀子。竟要害人性命。合受此報。花二娘命該刀

下身亡。只因救了任三的妻子。起了這點好心。故使張奶奶搭救了這條性命。正是。

心好只好。　心惡只惡。

仔細看來。　上天不錯。

**總評**

自古多才之女。偏多淫縱之風。愚昧之夫。每致妻剛乖戾。機事不密。害即隨之。身殞溝中者。易言是非也。交臂相逢。便成魚水。香偷玉竊者。兩心相照也。生來不是風流骨。也希蝶浪。李二之學步邯鄲。只因財帛動人心。亦冀狼貪。周裁之妄登壟斷。花二娘出奇制勝。智者不及。蓋救人者還自救。李二白冒險危身。愚看(者)不爲。殺人者還自殺。天網恢恢。報應不爽。至於花林。改行生理。徐氏打叠邪淫。任三斷絕恩愛。急流勇退。若三人者。從情癡內。得已覺

之靈機。於苦海中。識回頭之彼岸。較之今日之蠅趨蟻附。戀戀於勢利之場者。大相遠矣。

校記

❶「佯」原作「詳」，據《歡喜奇觀》改。

❷「嘖嘖」原作「漬漬」，據《歡喜奇觀》改。下文或同。

❸「三」原作「二」，據《歡喜奇觀》改。

❹「箱」原作「廂」，據《歡喜奇觀》改。下同。

❺「是」原作「的」，據《歡喜奇觀》改。

❻「墮」原作「隋」，據賞心亭正續本（以下簡稱「正續本」）、《歡喜奇觀》改。

英雄赳赳冠時髦。　三十年前學六韜。
銅柱津頭懷馬援。　玉門關外老班超。
金貂燜爍簪纓貴。　竹帛光榮汗馬勞。
聖代祇今多雨露。　團花新賜錦宮袍。

這八句詩。單說萬曆三十年間。叛賊楊應龍作反。可憐遇賊人家。無不受害。致使人離財散。家室一空。拿着精壯男子。抵衝頭陣。少年艷冶婦女。擄在帳中。恣意取樂。也不管縉紳宅眷。不分良賤人家。一概混淫。痛恨之極。正是。

寧爲太平犬。　莫作亂離人。

那時各路發兵征勦。楊應龍難敵。一時自刎而亡。餘衆殺的殺。走的走。

盡皆散了。這各路軍兵。不免回歸。那本處鄉紳。現任官府。治酒請着各路將軍。感他保守有功。有詩爲證。

北垣新閣拜龍驤。獨立營門劍有光。
雕投夜雲知御苑。馬隨青帝踏花香。
諸番悉靜三邊戍。六國平來兩鬢霜。
歸去朝端如有問。肯令王翦在頻（平）陽。

這些兵士們。一個個歡天喜地。正是。

喜孜孜鞭敲金鐙響。笑吟吟齊唱凱歌回。

那一個身邊沒有幾十兩銀子帶回。恨不能揷翅兒飛到家裡。其中也有陣亡的。也有搠傷帶病的。其時浙江省內有一兵士。姓吳名勝。字千里。乃金華府義烏縣人。年紀方交二十。氣力頗有十分。當時別了父母。隨了主帥出征。得勝還家。十分之喜。他便收收拾拾。行糧坐糧。犒賞衣

甲等銀。也有數十兩。他心中想道。且喜積下許多銀子。歸家完婚。使費一應足了。及想道戰場上陣亡許多夥件。身邊俱有金銀。不若待我探取歸家。慢慢受用。正是。見物不取。失之千里。遂將行李安了客店。自己竟往沙場。儘力搜尋。竟得了千餘之數。連忙置辦一副籮擔。將金銀滿裝。獨自個挑了而行。免不得一路盤詰。征士腰牌照驗。誰敢留難。每日曉行夜住。不止一日。已到江西新城縣地方。天色已晚。並無客店。心下着忙。雖然身上有些氣力。路中恐有強人。寡不敵衆。如何是好。他便心生一計。將這擔銀子。挑到一個深草叢中藏了。插標爲記。空身向前尋覓客店。行了半里路程。方見些兒燈火。上前一看。是個人家。吳勝見了。即便叩門。只見裡邊拿了燈火。問道。是誰叩門。開出門來。吳勝一見主人。是個五十多歲的人了。便道。長者見禮了。那主人慌忙放下了燈。回禮道。不敢。請進了門。道。黄昏到來。有何見論。吳勝道。不該暮夜唐突。容

求登堂奉稟。主人拴上大門。取了燈。引至堂上。分賓坐定。吳勝說。在下是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姓吳名勝。賤號千里。只因楊應龍作亂。有力投軍。隨師征勦。幸喜平賊還家。一路上多趕了些路程。天色晚了。沒處相尋客店。若是長者近處。有歇宿人家。煩爲相引。若是沒有。大膽借宿一宵。自當奉謝。請問長者高姓尊名。陳棟見他身雖武士。口却能文。答道。不佞姓陳名棟。本地人氏。此處宿店儘有。何苦又去黑夜相尋。不嫌草榻。權宿一宵。只是不知駕至。有失款待。即時分付家下。快備現成酒飯。吳勝感激不盡。看那主人十分忠厚的了。便道。府上有尊价借一位。在下有些物件。藏在草中。恐路有小人。暫置一處。今觀長者高誼。不若挑在高居。以免一宵記念。陳棟道。何不早說。連忙叫小二快來。小二應了一聲。立在堂前。陳棟道。快拿了火把。同這位長官。往前面村落。一擔物件。可代他挑了來。小二即時點着火炬。隨了吳勝。竟至彼處。認標挑

着回來。一路兒擔重。歇了又歇。道。是何樣寶物。如此沉重。莫非金銀麼。吳勝道。也有些兒在內。待挑至府上。自然謝你。小二想道。多分是個強人無疑。不然爲何有如此重的金銀。道。客官你作何生意。趁這許多財物。吳勝道。我身充行伍。積趲下的。小二道。家中有何親戚。吳勝說。父母在堂。妻小未婚。不覺閒話之間。已到陳宅。叩門挑進放下。陳楝置酒於西首小房。接了吳勝坐下。那小二把主人扯了一扯。到了外邊。說道。這人不是好人。分明是個強盜。陳楝驚問道。怎見得。小二道。方纔那一擔。都是金銀。挑得我兩肩腫痛。若是放了他去。前面做出事來。反要害了我家。不若今夜結果了他。取了他許多財寶。倒是乾淨。陳楝道。人來投主。怎麼起得此心。小二道。不可沒了主意。後來懊悔遲了。況且他是殺人放火來的。我們處置他。不過是替天行道。有何罪過。這是。

我本無心求富貴。　那知富貴逼人來。

陳楝初時一個好人。被小二說了一番。也沒了主意。據你之言。怎生的害得他性命。小二道。他目今現有一把利刀。只要灌得他醉了。我自斷送。不要你老人家費心便了。陳楝道。阿彌陀佛。隨你罷。重至小房陪着坐了。吳勝道。方纔見盛价與長者言久。莫非內客爲在下攪擾見怪麼。陳楝道。吳先生見差了。小使與老夫說。此客乃富家子弟。不可怠慢。他要去殺雞宰鵝。我道夜已深了。有心不在忙。待至明日。竭誠奉請便了。所以言語良久。有失奉陪。休得見疑。吳勝感激不盡。那小二湯了熱酒。只顧勸飲。一碗未了。又上一碗。吳勝辛苦多時的人了。那裡支撑得住。不覺的酥酥。（酒之害人如此）就靠在桌上。須臾。鼻息如雷。小二便抱他睏在床上。推了幾推。全然不動。小二把酒篩上幾碗。流水而吃。去擔中取了那把尖刀。放在燈後。又吃個長流水。酒已醉。膽已大。去把吳勝一推。動也不動。連忙解開他上身衣服。把繩綑定。陳楝躲入屏後。小二持刀在手。照着心

窩。着實一刺。進內五寸。那吳勝在床一跳。滾下床來亂跌。被小二儘力按定。看看氣絕。手足冰冷。正是。

莫信直中直。　須防人不仁。

陳楝道。（眞是佛口蛇心）阿彌陀佛。便饒他罷。小二笑道。分上講遲了。去拿一把鋤頭。道。待我埋了他。免得暴露屍骸。是罪過的。陳楝拿了燈籠。小二駝了屍首。走到對面盤山脚下。掘了一個土坑。把一條草薦裹了屍首。放在坑裡。把土塡平了。歸家。取出擔來。俱是布袱的銀子。約有二千餘兩。陳楝夫妻一時間富貴起來。自想。今日之事。多虧小二。況自年過半百。並無男女。就把小二認做親兒。娶了一房美貌的媳婦。家下收絲囤米。放債買田。不須三個年頭。家私已積半萬。鄉民稱他爲員外。稱妻子爲安人。他一門大小。好不快活。眞個牛馬成群。僮僕作隊。一日。員外乘馬往東莊取債。適逢農事正殷。靜爾觀之。有詞證曰。

東郊農事已興。北郭❶春人恒聚。荒村破屋。無不動其犂鋤。沐雨櫛風。亦相從於耒耜。陌上堪驅秧馬。路傍逢駕糞車。攤飯莊丁。投足便眠野草。饋漿田婦。滿頭盡插山花。桔槔月下相聞。襏襫雨中共語。往來里❷巷。少有閒人。嬉笑溝塗。皆非生客。土鼓喧迎歲序。瓦盆數長兒孫。一人耕。九人食。樂且無饑。五母雞。二母彘。老不失肉。貴金無如貴粟。騎馬爭似騎牛。又如禾盤社酒。同井相遺。野曲山歌。鄰墟互答。家籍上農之户。子舉力田之科。如京如坻。納稼以供王稅。不蝗不旱。洗腆以奉親顏。驗工力之怠勤。較收成之豐歉。作爲春酒。介眉壽於萬年。勞彼歲工。誦豳風於七月。村藏風雅。俗是陶唐。雖更四序忙閒。豈識一生悲戚。笑他服賈。終年只狎風波。何似躬畊。每飯不離妻子。豈不爲田家樂乎。

員外觀之。好生快活。取了租戶十兩租息。吃了午飯。騎馬而回。往一溪邊行過。那馬見了溪水。住了雙蹄。吃個不住。員外騎在馬上。恐防跌下溪去。把馬帶在岸邊。下了馬。將他拴在近水柳樹上。憑他自吃。自己走到前邊一個人家。恰好有條板凳。放在門外。員外見了。把扇兒搧上一番。去了浮塵。倒身坐下。只見裡邊走出一個小娃子。有三歲上下光景。見了員外。笑嬉嬉走到身邊。倒在懷裡。看了員外。叫道。爹耶。爹耶。只顧叫。員外大喜道。怪哉。看這小小人家。倒生得這個乖兒子。（寃家到了。）連忙袖中去摸取出幾枚棗子把與他。娃子接了便喫。再不肯走開。員外摸着他頭兒叫道。乖兒。（沒福的不尋你。）大來是有福的。正在那裡閒話。原來這娃子父親喚作何立。在鄉間磨豆腐賣的。恰好溪中淘豆回來。看見陳楝坐在他門首。叫道。員外。何事貴人踏賤地。難得難得。員外道。這娃子是你何人。何立說。是小犬。員外道。好乖。幾歲了。曾出過痘子麽。何立道。三歲了。上年冬底

出過花兒了。因他母親半月前生得一個兄弟。還睡在床裡。沒人管他。自家要要兒。員外道。這等斷乳的了。我今日且回。另日來與你講話。說罷。立起身要走。那娃子一把扯着。大哭起來。那裡肯放。陳楝雙手抱起道。乖乖。前世與你一定有緣分的娃子。（念阿彌陀佛四個字結。來的緣）一把摟定員外脖子。便不哭了。陳楝道。何兄。你看娃子這般苦楚。我若去後。倘他又哭。我心不忍。你肯過繼與我爲子麼。何立歡喜道。只是沒福受員外家當。我怎生不肯。員外道。你雖然允了。恐他娘母難捨。何立說。他一身尚未知吉凶。得員外收留。萬分之喜了。那有不肯之理。員外道。你進去問一聲。看是如何。何立進內與妻子說了一番。那妻子初然實是難捨。聽得丈夫說他有萬金家事。並無親生兒女。日後都是我們的。方纔允諾。何立出來道。員外。山妻深感盛情。待他身體好了。上門拜謝。員外歡喜。把手往袖中取出一個紙包來。乃東莊取的十兩銀子。送與何立道。偶有白金十兩。送與

令正買果子吃。待令正安康了。我着人奉請你二位到舍。另有厚贈。將娃子遞與何立道。抱他進去別了母親。那娃子一把摟住脖子。那裡肯放。何立道。員外不消得。少不得到府上。就有相見之日的。一面去與員外解了馬。牽到門首。員外抱着娃子。立在櫈上。何立相扶上馬。道聲。請了。那馬飛跑去了。頃刻之間。到了家下。抱着娃子。走入堂中。安人出來。驚問道。那裡來這個清秀娃子。員外從頭說了一回。一家兒道。大分前生有緣法。故此一見便難捨了。這娃子到了陳家。再也不哭。只在地下嘻笑。不覺又將一個月日光景。員外知何娘子已好。着安童到何家。接他夫妻二人。帶了新生小娃子到家。請了諸親各眷。東舍西鄰。整治酒席。請着多人。把兒子抱出堂前。求年長親友。取一學名。各人見了道。清秀乖兒。無不稱賞。內中一長者道。看這般一個兒子。難道中不得個狀元。就取名陳三元罷。大家齊聲叫好。一齊上席飲酒。更深方散。留何立

就居於西首小房內住下。不題。不覺光陰又是一年多了。正是那三伏天氣。好生炎熱。只見。

炎天若甑。赤地如燒。比鄰有竹。尋常竟往何妨。長日閉門。寂寞獨眠亦爽。既而涼生殿閣。銀甲彈乎琵琶。雨過池❸塘。絺衣掛於蘿薜。平泉醒酒之石。長安結錦之棚。莫不沈朱李於金盆。浮甘瓜於玉井。華筵高敞。貧家半載之糧。綠樹深沈。酷暑六壬之散。換賣半床清夢。探支八月涼風。不知策疲馬於風塵。果因何事。載峩冠而呵從。抑屬何情。又如碎影漾簾。運陰在戶。掃地能令心靜。折蓮易伴人清。一飽事休。一酣情足。機關不設。渾如結夏頭陀。盥櫛都忘。好稱逃名懶漢。扇搖白羽。歌用碧筒。試看今古戰爭。總歸閒話。不至奔勞疾病。便是尊生。是以喜見聞人。憚聞俗事。衆皆罷去。松梢老却蟾蜍。我

獨多情。階上聽殘蜻蜊。晝望青山而坐。夜乘藍轝而歸。但惜

禾苗。無日不思陰雨。更愁親友。此時尚在炎方。正是。農夫心裡如湯滾。公子王孫把扇搖。

果然好熱。那陳員外早早洗了一個澡。吃了些涼酒。向南窗臥榻上睡一睡。獨自一個。不覺大鼾起來。那三元在地下耍子。獨自個一步步的走到床前。聽了鼾聲。嘻嘻的笑。手中拿着一柄小小裁紙利刀兒。見員外肚皮歇歇的動。三元把手在上邊蒲蒲摸摸。把（就是天理報應）刀在臍眼上捌了又捌。捌得員外睡夢中覺的肚上癢。只說是蚊蟲之類來咬他。把自己之手在肚皮重打一下。那刀已進肚腹。叫聲。阿喲。不好了。亂滾下床來。驚得三元哭將起來。一家人方纔聽見。一齊走來。只見員外跌在地下。氣已將絕。肚臍中流出血來。大家看時見。一柄小刀柄在肚上。連連取出。腸已斷了。安人哭將起來。何立夫婦。小二夫妻。家中使女。一齊放聲大

哭。俱不知何人下此毒手。拿着他。死也不饒他。安人道。不可猜疑。我昨夜夢見那年吳勝長官。拿一柄小刀。望員外肚上一刺。把我驚將醒來。恰是一夢。小二聽了道。心知腹枉。寃寃相報。不必哭了。卽時置了棺木。一應喪儀。俱照鄉紳家行事。把小二三元做了孝子。七七誦經。出殯埋葬。三年服滿。三元已長成七歲了。送上學堂攻書。幾年之間。把四書五經。俱讀完了。到了十五歲。諸子百家。通鑑性理。爛熟如流。文章下筆生花。把新生兄弟。教訓得文理大通。閒空時在空地上掄鎗舞棒。與人較力。他人生得長成。攏了髮冠了巾。與同學往來。氣質與小二大不相同。小二說話。出口便俗。三元人前常自笑他。小二懷恨在心。常自喫酒。醉了。便在房中把三元罵個不了。這三元在書館中那裡知道。一日。小二又吃醉了。在房中罵小畜生。不記得爹娘磨水的時節。窮得一貧如洗。如今把你一家受用。你道這家私是那裡來的。虧了我當初謀得這兩

千銀子掙起的家私。若再無禮。我把你小畜生。照當時十五年前斷送那吳勝的手段。照心一刀。也把你埋於盤山脚下。湊着一對。看你這家私分得我的麼。小二妻子道。什麼說話。小叔是個好人。你爲何事吃醉了。便把他來醒酒。豈不聞。

酒中不語眞君子。　財上分明大丈夫。

不想次子在房外聽見。連忙說與父母。何立夫妻聽他罵得古怪。便細細的記得。一字不忘。至次日。到三元館中。教他至無人密地。一五一十。說了一遍。三元沈吟許久。對父親道。此話只做不知。我自有道理。何立先回。三元心生一計。竟至安人房中問安。就悄悄兒的說。孩兒夜來得一夢。甚是古怪。夢見一人。口稱吳勝。說十五年前。被小二對心一刀。將屍首埋於盤山脚下。未曾托生。要孩兒與他誦經超拔。他又說。若不依我。禍及家。此事不知有無。何不爲兒細說。那安人聽了這番說話道。兒。

句句眞的。便從根至尾。說了一遍。道。原不是員外主意。都是小二行的事。員外死的這一夜。我也夢見寃魂刺了一下死的。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鬼是有的。孩兒不可不信。三元聽說。道。母親且請寛懷。孩兒自有主意。三元回到書房。悶悶昏昏。沈吟不語。想了一會。原來小二是個凶人。我若不早防。後遭毒手。悔時遲矣。況非我親枝骨肉。原係家童。我就與吳勝報仇。也是一樁快事。除是經官。方可除此凶惡。口中道。吳將軍陰靈護我。與你報此一樁大仇。使我生得個法兒。方可行事。欲待告官。又無對證。誰做原告。又沈吟一會。便笑將起來道。且打個沒頭官司。驚他一驚。也可出氣。便提起筆來寫道。

告狀寃魂吳勝。係浙江義烏縣人。在生身充兵士。於萬曆年間。隨征楊應龍。得勝還家。路經本縣盤山對門。陳小二家投歇。窺金二千餘兩。頓起凶心。將酒灌醉。夜分持刀殺死。屍埋

盤山脚下。一十五年。枯骨難歸故土。父母妻兒。倚門號泣。懇
乞　天臺。差拘惡二。眼同鄰里。探屍有無。人人堪證。除剪凶
暴。❹正法典刑。生死感恩。上告。

一時間寫完了。看了又看。道。必然要準備掘出屍首。做定入罪了。又想道。罷。這樣惡人。留他在家。養虎害身了。只是無人去告。怎麼好。又道。待我悄地往到縣前。見景生情便了。恰好撞見一個常到陳家來催錢糧的差人。此人也姓陳。一個字也不識得的。三元想道。正好。叫道。陳牌。有一紙催糧呈子。勞你一遞。容謝。差人道。小相公。謝倒不必。若准了。就與在下効勞便是。三元道。這般一發妙了。恰好投文❺牌出來。差人投在裡面去了。三元竟回書房讀書。且說知縣次日陞堂。把一紙呈子。上面標着。

此狀鬼使神差。　該房火速行牌。

去拘凶身小二。　同鄰驗取屍骸。
限定午時聽審。　差人不許延捱。
若是狗情賣放。　辦了棺木進來。

那刑房見了。卽研香墨。忙展均牌。便把八句。一字不更。寫了年月。當堂簽了。交付差人。兩小弟聽了這般言語。接了牌。飛也似跑到陳家門首。見一個人立在門外。差人道。請問一聲。貴邨有個姓陳的麼。小二道。我這裡那個還敢姓陳。只有我家了。有何話說。差人道。有些錢糧。要他完一完。特來尋他。小二道。這些小事。何用大驚小怪。差人道。錢糧不多。比較得緊。故此動問。小二道。該多少。差人道。他府上有個小二官。悉知細底。小二道。我便是陳二爹了。差人見說。一把扭住。一個取出蔴繩。夾脖子一套。鎖住了。小二罵。可惡得緊。這錢糧我手裡不知完過了多少。並不見這般利害差人。那公人也不答他。登時叫起地方道。陳小二殺人。

令奉本縣大爺均牌。着地方里甲。同去盤山脚下。驗取屍首有無。要同去回話。那排鄰地方聽說這話。吃了一驚道。有這般奇事。小二驚得面如土色。言語一句也說不出了。三元在房中聽見。走出來看。何立一把拉定道。你不可出去。三元道。他自作自受。與我何干。況家無二犯。不必多心。竟出門前。見衆人都往盤山脚下。說不知那一塊地上埋着。問小二。只不做聲。衆人亂罵起來。你倒殺人。害他們在此陪工夫。還不肯說。我們私下先打他一頓。再去見官。差人說。他若不說。待我拿去夾他的孤拐。自然說了。小二見如此光景。料隱瞞不得了。道。不干我事。都是我老官存日做的事。不過在這一搭兒地上。衆人見指了所在。鋤頭鐵鍬一齊動手。掘了二尺不上土泥。見了草屑。又去一層土❻泥。有一捲草薦。❼內中一個膽大後生去把草薦打開。內有僵屍死人一個。翻轉面色朝天。神色不動半毫。各人口稱異事。只少一口氣兒。面貌竟像三元

一般無二。衆人道。既有屍首。且不可動。依先掩在土中。稟過大爺怎生發放。內中着幾個人看守。恐有疏虞。取責不便。差人帶了小二地方。竟到縣中。早堂未散。一齊跪下稟明。縣官道。好奇異。果是寃魂告狀。便叫小二。你謀財害命。理當梟斬。小二道。青天老爺。與小人一些也沒干涉。俱是老父存日做了事情。縣官道。鬼魂獨告你。並無你父親名字。還要抵賴。取夾棍與我夾起來。正是。

由你人心似鐵。　怎當官法如爐。

那小二是個極蠻蠢不怕死的賴皮。一夾將攏來。便殺豬一般叫將起來。道。老爺。不須夾了。待小人替父親認這個罪名罷。縣官道。畫招。着陳家出燒埋銀十兩八錢。眼同地方買了棺木。隨把小二重責三十板。上了枷杻。押入牢中。餘衆皆出衙門。誰人不說。好個大爺。眞是個轉世包龍圖。斷出這一樁沒頭的事來。三元同衆回家。取了十兩八錢銀子。公

同買了棺木。多餘銀子。又做幾件衣被鞋襪。各項物件。央了幾個不怕死的蠻人。重新擡出。與他穿上新衣。放入棺內。就埋在原處。三元整了三牲酒餚。果品紙錠。拜獻了吳勝。收到家中。請着地方原差。一衆鄰舍。謝了差人。酒罷散去。小二妻子哭哭啼啼道。無人送飯。哭個不止。三元道。二嫂。你不須啼哭。二哥成了獄。有官飯喫的。我方纔拿了三兩銀子。浼差人寄去與他使用。不必記念。此是寃魂不散。特來討命。故有此事。或者後來問得明白。出了罪名。亦未可知。你且寬心。二嫂見他這般說話。住了淚痕。三元又去安慰陳老安人。事皆前定。不必愁煩。我自常寄銀子與他使用。毋煩記念。這也不提。且說盤山村有一人家。兒子患了邪症。醫不能效。是着了鬼一般。在家中跳來跳去。父母把他鎖在冷房。求神卜問。全無分曉。林中有一術士。能召神仙。知悉過去未來之事。一家齋戒致誠。接了術士。演起法來。請得呂祖降壇。寫出此子患了瘋邪。

入了心經。故有此症。隨寫仙方。幾品藥餌吃下。卽時痊可。三元聞知。與家中說了道。一齊齋沐了。明日接了術士回家。請仙卜問合門禍福。家中一齊歡喜。到次日。在家點起香燭。列於後園淨室。請了術士。一同拜禱。燒了幾道符。須臾。盤中仙乩亂動。一家跪在地下道。求大仙書名。乩上寫道。

我那曾曉談天。我也懶參神。我爲黑進賢寇。我不愛西子妍。
我不受禮法苛。我不喜俗人憐。散髮荷花長林下。有時箕踞
王公前。誰知白也詩無敵。淸平調裡教人言。爲受人間靑紫
累。不得長安市上眠。則如今意氣依舊翩翩。須知世上有榮
枯。洞前碧草自芊芊。回憶少年事。何故苦留連。羞殺了玉兒
捧硯。羞殺了名妓持箋。跣足科頭寒松側。浪跡飄蓬雲水邊。
袖裡黃庭經兩卷。石上王喬藥一丸。諸眞目我爲後儁。狂夫

放曠誰敢先。沽一盞幾千年。金莖玉露春饒足。囊中不愁無酒錢。未了筆墨債。尚惹風月緣。最喜是詩酒。頭痛殺談玄。莫笑李白心太癖。人生若個地行仙。

蓬萊散吏李太白書

大家方知是李太白大仙下壇。一齊下拜。三元忙分付開陳年花露酒奉獻。乩上寫道。陳三元聽判。汝前世乃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名喚吳勝。身充兵士。隨征楊應龍。只合取了本等之銀。歸家完姻孝敬父母方是。一時間起了念頭。往陣亡諸士身邊。搜取銀兩。起了貪心。陰魂暗怒。所以投到此間。借陳二之凶。消衆魂之恨。陳棟因斯致富。將你借何立妻腹轉世。承召陳門。還爾本利。陳棟不合從謀。已遭腹傷而死。陳二見財起意。將來報應分明。陳子生身父母亡過多年。爾未婚妻張氏。爲公姑身故。過門殯葬。知爾陣亡。守制在家。不肯他適。夫妻緣分。非比其他。

五百年前。藍田種玉。宿緣未了。世世牽連。速取完姻。後有好處。陳母老愈康寧。何氏夫妻次子正在極樂世界矣。呵呵。吾退。那乩便不動了。三元又驚又喜。化紙謝了術士。送出大門。陳安人喚三元商議曰。方聞神仙之言。令人毛骨竦然。既有姻緣。前生所定。不可遲了。即當遣人到彼打聽明白。迎娶來家。早完大事。待我老身也好放心。何立道。這也不難。此處到金華。不上十日路程。待我去打聽明白。帶了盤纏。可行則行。可止則止。有何不可。安人喜曰。極好。即時三元收拾起二百兩銀子。付與父親何立。即便起行。一程竟到義烏縣。問起吳家原由。人俱曉得。悉道吳勝陣亡。其妻不嫁。眞個是節女。何立道。吳家住在何處。回道。橋西曲水灣頭。柳陰之下。小小門兒的便是。何立別了。竟至門首。叩了一下。只見裡邊問道。是誰。何立道。開門。有話。那門開了。恰是一個女子。有三十餘歲光景。生得。

花樣妖嬈柳樣柔。眼波一顧滿眶秋。
鐵人見了魂應動。頑石如逢也點頭。

何立作了一個揖道。宅上還有何人。女子一頭往內走。回道。有老父在此。說罷進去。只見須臾之間。一個老兒出來。有五十多歲的人了。施了禮。坐下問道。足下何來。有何見論。何立道。在下是江右人。有一樁奇事。特來奉聞相懇。即將太白仙乩之事。一一細說了。那老者道。是了。半月之前。小婿托夢。其中事故。一些不差。小女也做一夢。與兄之言相合。數皆前定。不可相強。既承遠顧。還有何教。何立道。特具禮金百兩。奉請令愛到敝親家完姻。懇老丈送去。一家過了。以盡半子之情。張老官見說。十分歡喜。又見裡邊走出一個小後生。拿了兩杯茶。放在桌上。上前施禮。兩邊遜讓。張老官道。是小兒。不須謙遜。作了揖。同坐喫茶。何立取出禮銀。送與張老。張老道。原媒已沒多年了。如何是好。何立道。只須你老

人家做主便是了。何必媒人。只求早早起程方好。船隻盤費俱備。不須費心。粧奩衣服。家下件件俱有。只須空身早行便了。張老收了銀子。與女兒前後一說。即忙辦酒。請着何立。一面接了同胞兄弟。將小小家筵付托掌管。次早收拾停當。同了兒子女兒。一齊下船。投江西而來。不須幾日。已到本縣。何立上岸。回家去說。張家三口住在船中等着。何立回到。把前事備陳一遍。各各歡喜。恰好次日黃道吉辰。登時分付治筵相等。請親房鄰友一齊都到。迎親鼓樂喧天。接進新人。禮行合巹。幾日酒筵方散。不提他夫婦快樂。且說小二在監。聞知三元做親。自身受苦。心上十分氣苦。染了牢瘟。一命亡了。獄卒到家來說。妻子聽報。哭得不住。三元聞知。隨即喚了妻弟張二舅同到縣中。買棺木之類。浼人好好送出監門下材。抬至墳上安葬。小二妻子亦到墳上哭送。其間多虧張二舅竭力相幫。小二妻子十分感激。三元心下自不過意。買分冥禮。家中

看經祭奠。戴孝安靈。悉如孝子一般。小二妻子心下倒也歡喜。過了百日之後。諸事都安貼了。一日。新娘子與丈夫道。今二舅尚未配婚。我看二嫂寡居。青年貌美。必然要嫁。不若待他二人爲了夫婦。有何不可。三元一想。道。果然倒妙。一回與安人說知。連聲呼好。忙取通書選日。擇於二月十二日戌時合巹。安人道。如今還是正月。到十二還有二十餘日。倒好慢慢的打點起來正好。二舅已知。看得二娘十分中意。二娘也看上二舅。比前夫小二大不相同。自此兩邊相見。眼角留情。看看好事近了。不期安人一時病將起來。服藥無效。十分沈重。一家兒大小不安。那裡還提起他們親事。指望到十二好將起來。不料越發沈重了。二舅心中十分不快。不覺天色已晚。吃了些酒。道。且去睡罷。上了床要睡。那裡睡得着。想道。不然此時堂已拜了。將次到手了。可惜錯了這個好日。不知直到幾時。長吁短嘆個不住。走起床來小解。見月色清朗。他重穿小

衣。向天井中看月。信步走過二娘房前一看。只見房中燈火尚明。走至窗前縫中一望。不見二娘。把眼往床上一張。帳兒掛起的。又不見。心下想道。想是在安人處看病。未曾回房了。去把房門一推。是掩上的。二舅笑一笑兒道。不可錯了好日。竟進了房。把門掩上。走到床後一看。儘可藏身。他便坐在背後。只見二娘已來了。把門拴上。坐在燈下呆想。二舅於帳後看得明白。只見坐了一會。解開衣服。吹燈就寢。嘆了一口氣。竟自睡了。二舅想道。且慢。倘造次。一時間驚了。叫將起來。不成體面。待他睡了方可。一步步捱到床沿。把身子進帳內。悄悄而聽。那二娘微有鼻息。二舅輕輕倒身。就睡在頭邊。心中按納不住。想道。總然是我的妻子了。料他決不至叫響田地。大了膽。輕輕扒在二娘身上。隔開兩腿。到彼地位。聳將起來。二娘驚醒道。不好了。是那個。二舅附着耳道。是我。恐可惜錯了好日。特來應應日子。二娘道。你怎生得進房來。道。你未來。我已

在床後坐等了。二娘道。莫非有人知道。二舅道。放心。並無人知覺。二娘道。少不得是你的。何必這般性急。（你也未必不性急。）二舅道。一日如同過一年。怎生熬得。兩個說明了。放心做事。弄得二娘渾身不定。叫道。有趣難當。從來不知這般趣事。二舅見說。高興之極。道。我與你天長地久。正好歡娛。不覺一洩如注。二人酥酥睡了。至天未明。二舅歸房又睡。並無一人知覺。自此夜夜來偷。直至月終。安人痊可。三月內兩個擇日完姻。三元聞知學道發牌。考試生童。兄弟二人即往縣中納卷。考過。取了。又赴府考。又取了。宗師考了。招他覆試。文字做完。親自納卷。懇求面試。提學看罷道。我有兩卷。皆可爲案首。不分高下。以招覆試。今二卷各有所長。不能定奪。也罷。庭前有烏絨花一樹。我出一對。對得好的居案首。出道。

　　烏絨花放。如新羊毛筆染銀硃。

三元對道。

皂角子垂。似舊雁翎刀生鐵銹。

提學即將三元取了案首。登時補廩。兄弟何泰亦取進學。其年亦娶了妻子。三元後來做了歲貢舉人。授了義烏縣知縣。到任後。與吳勝父母墳上增添樹木。旌表墳塋。妻家墳上。也是一樣的光輝起來。待六年任滿。受了封贈。不願居官。掛冠林下。做了一個逍遙散人。子女五人。俱享榮貴。可笑陳楝空掙了萬貫家財。臨死時只得一雙空手。小二謀財害命。逃不過天理昭然。後來之人。切不可見財起意。以酒罵人。戒之戒之。正是。

冤家不可結。　結了無休歇。
害人還自害。　説人還自説。

**總評**

哀哉吳勝。拚命於萬馬場中。得財於千屍堆內。滿擔而歸。將奉高堂於白髮。娶已定之紅顏。一生家計。從此足矣。奈何慢藏誨盜。多飲傷身。頓使白頭垂淚。魂依無定之河。少婦悲哀。膽落金閨之夢。勝之孤魂。果泯滅乎。陳氏之享。其能久邪。以孤客之刀謀孤客。以陳楝之刀刺陳楝。一物一件。加倍償還。小二之死於獄。有餘辜矣。

校記

❶「郭」字底本漫漶，據正續本、《歡喜奇觀》補。

❷「里」原作「原」，據《歡喜奇觀》改。

❸「池」原作「他」，據《歡喜奇觀》改。

❹「剪」、「暴」二字原無，據《歡喜奇觀》加。

❺「文」字底本漫漶，據正續本、《歡喜奇觀》補。

❻「土」原作「上」，據《歡喜奇觀》改。

❼「蓆」原作「薦」，據上文及《歡喜奇觀》改。下同。

## 第三回　李月仙割愛救親夫

苦戀多嬌容貌。陰謀巧娶歡娛。上天不錯半毫絲。害彼還應害自。　枉着藏頭露尾。自然雪化還屍。冤冤相報豈因遲。且待時辰來至。

書生王仲賢。字文甫。年方二十五歲。他祖上只因俗累。倒住在浙江安吉州山中。取其安靜。他祖宗三代。俱是川廣中販賣藥材。掙了一個小小家園。王文甫在二十歲上。父母便雙亡。妻房又死。家中沒了人。止有他父親在日。有一鄰友姓章。與伊父十分契合。一時身故了。家貧如水。文甫父親一點好心。將出銀子。買辦棺木。盛殮殯葬。倒似親人一般。留下一個兒子。止得一十二歲。喚名章必英。並無親戚可投。就收留了。他在家與仲賢伴讀。故此王文甫早晚把他作伴。不期王文甫到了二十

五歲。尚然青雲夢遶。想追求名一字。委實煩難。說。祖父生涯。平素極儉。不免棄了文章事業。習了祖上生涯。不得其名。也得其利。就與必英在家閒住。心下想道。年將三旬上下。尚無中饋之人。不免向街坊閒步。倘尋得標致的塡房。不枉擲半生快樂。出門信步。竟至城東。只見小橋曲水。媚柳喬松。野花襯地。幽鳥啼枝。好個所在。正稱賞間。竹扉內走出一個二十二三的美婦來。淡粧素服。體態幽閒。丰神綽約。容光瀲艷。嬌媚時生。見了王文甫。看了一眼。掩扉而進。王生見罷。魂飛魄散。心下道。若得這般一個婦女爲妻。我便把他做觀音禮拜。又竚立了一會。並不再見出來。怏怏而回。事也湊巧。恰好撞慣說媒的趙老娘。道。此處有個婦人。不知有夫無夫。他是何等人家。媒人道。是了。那女娘三年前丈夫死了。守制纔完。喚名李月仙。年方二十三歲。公姑沒人。父母雙亡。並無一人主婚。只是憑媒而嫁。又無男女拖帶。倒有女使相陪。喚名紅香。有十

六歲了。倒也俏麗。待老身打聽便了。文甫聽說。十分羨慕。叫道。老媒人。煩你就行。妥不妥。專等你來回話。那老娘道聲。何難。竟去了。文甫一路上千思萬想。自叫道。祖宗着力作成兒孫娶了這個媳婦。生男育女不絕宗枝方好。恰好纔到家中。女媒隨後已到。文甫道。爲何這等神速。敢是不成麼。媒人道。實是煩難。說來好笑。他一要讀書子弟。二要年紀相當。三要無前妻兒女。四要無俊婢偏房。五要無諸姑伯叔。六要無公婆在堂。七要夫不貪花賭博。八要夫性氣溫良。九不要奸盜詐僞。十不要喫酒顛狂。若果一一如此。憑你抱他上床。還道。財禮不受的。仲賢道。媽媽。別人你不曉得。我是這幾件一毫也不犯的。怎不就與他說。媒人道。我自然便說。一毫不相犯。仙娘十分歡喜。他道。媒人有幾十家。日日纏得厭煩。你快去與他家說了。成不成。明日回話。故此急急跑來的。文甫道。相煩媽媽明早一行。雖不要我家財禮。世上也沒有不受聘❶的妻

房。隨上樓取了一對金釵。一雙金鐲。又取了三錢銀子代飯。道。媽媽與他甚近。恐明日又勞你往返。就送了去。明晚成親便了。媒人取了。道。多謝官人。竟自去了。一夜無眠。着必英喚下廚子。請了鄰友。家中一應齊備。看看近晚。新人轎已到家。夫妻拜下天地祖宗。諸親各友。歸房合巹。將近三鼓。酒闌人散。文甫上前笑道。新娘。夜深了。請睡罷。一把扯他到床沿上。雙雙坐下。文甫便與解衣。月仙忙鬆鈕扣。即上前把口一吹。燈火熄了。文甫與他去了上下之衣。

兩兩夫妻。共入銷金之帳。雙雙男婦。同登白玉之床。正是。青鸞兩跨。丹鳳雙騎。得趣佳人。久曠花間樂事。多情浪子。重溫被底春情。鰥魚得水。活潑潑鑽到蓮根。孤雁停飛。把獨木盡情呑占。嬌滴滴幾轉秋波。眞成再覯娶。美甘甘那津唾兒果是甜。塡房芙蓉帳裡。雖稱一對新人。錦緒衾中。各出兩般舊

物。

夫妻二人十分歡喜。如魚得水。似漆投膠。每日裡調笑詼諧。每夜裡鸞顛鳳倒。且說媒人趙老娘走來。月仙見了。稱謝不已。因丈夫得意。私房送他五兩銀子。那老娘感謝不盡。作別而去。夫妻二人終朝快樂。正是。

萬兩黃金非是富。　一家安樂自然春。

一日。夫妻兩個閒話。只見章必英走進來道。大哥。外邊米價。平空每石貴了三錢。那些做小生意窮人。莫不攢眉蹙額。我家今年那租田。自然顆粒無收的了。那棧中之米。將次又完也。可糴些防荒方好。倘然再長了價錢。倒吃虧了。❷月仙說。天纔晴得一個月。緣何便這般騰湧。文甫說。倘然天不下雨。荒將起來。那衣衫首飾。拿去換米。也不要的。月仙道。難道金銀也不要。文甫道。豈不聞賤珠玉而貴米粟。金銀吃不下的。故此也沒用處。便道。今日偶然說起。若遇荒將起來。我們四口兒就難了。

月仙道。尋些活計。可保荒年。文甫說。我祖父在日。專到川廣販賣藥材。以致家道殷實。今經六載。坐吃箱空。大不爲便。我意兒欲暫別賢妻。以圖生計。尊意如何。月仙道。這是美事。我豈敢違。只是夫婦之情。一時難捨。文甫說。我此去多則一年。少則半載。即便回來。便將曆日一看。道。後日便宜出行。我就要起身去了。即上樓收拾了二百兩銀子。僱了脚夫挑着行李。與妻別了。月仙見丈夫去後。他只在樓上針線。早晚啓閉。有時自與紅香上樓安歇。將必英床鋪在樓下照管。這必英正是十八歲的標致小官。自然有那些好南風的來與他做那勾當。終日在妓家吃酒貪花。做那柳穿魚的故事。他一日夜靜方歸。大門已閉。扣了兩下。月仙叫紅香說。二叔回了。可去開門。紅香持燈照着。開了大門。進來拴了。必英帶了幾分酒態。見紅香標致。一把摟住。紅香大驚。欲待叫起來。又不像。把雙手來推。必英決然不放。定要親個嘴兒。紅香沒奈何只得與（親一嘴。便下定）

他親了一下。上樓睡了。次早。紅香又先下樓煮飯。必英下床走到身邊。定要如此。紅香強他不過。只得憑他扯下褲兒如此。月仙樓上走響。連忙放手。自此二人通好。那時緒(序)催人。却遇乞巧之期。必英與紅香道。今宵牛女兩下偷期。我你凡人。豈虛良夜。今晚傍着黃昏。我把籠中之雞。扯住尾毛。自然高叫。大嫂不叫你。便叫我。你可黑裡下來。放了雞毛。你卽上去。把門掩上。我便來與你一睡。如何。紅香笑道。此計倒也使得。若被大娘聽見。如何。必英道。決不累你。不覺金烏西墜。巧月在天。怎見得七夕。有詞爲證。

新秋七日。良夜雙星。兎月侵廊。攬餘輝而尚淺。鵲橋架漢。想佳期之方殷。於是繡閣芳情。香閨麗質。嫌朝粧之半故。憐晚拭之初新。幷舍房中。齊來庭際。倩蓮花爲更漏。呼茉莉作秋娘。設果陳瓜。略做迎神之會。穿針繫紅。相傳乞巧之名。每款

款而宣言。時深深而下拜。聰明如願。富貴可求。莫從服散良人。且作知書女輩。家家盡望。愁生響笛之音。處處未眠。聞却燈明之下。既而嫦娥妬人。冰輪下樹。天孫分袂。淚雨傾盆。更理去年之梭。仍負昔時之軏。鳳仙暗搗。龍腦慵燒。雲情散亂未收。花骨欹斜似醉。無情金枕。朝來不寄相思。有約銀河。秋至依然再渡。見人間之巧已多。而世上之年易擲。驪山私語。此生未定相逢。萍水良緣。百歲無多廝守。松老猶能化石。金殘豈易成丹。安得不漢蕩於夫妻。而惆悵愁入風月。

月仙設着瓜果。擺下酒餚於樓下軒內。着紅香接了必英道。二叔。你哥哥不在家。可將就做個節兒罷。月仙在左。必英在右坐下。紅香斟酒。月仙說。此時你哥哥不知在何處安身。二叔說。大分在主人家裡。月仙酒量止好一杯兒。因香甜可意。吃了兩杯。便道。二叔慢請。我醉了。必英想

道。若是醉了。我兩人好放心做事。便將酒壺在手。斟了一杯道。嫂嫂再請一杯。月仙道。委實難吃。必英道。教我怎生回得手來。月仙無奈。拿來哈上一口。欲待放下。恐殘酒被必英吃了。倒不便。拿上手。直了喉嚨。哈個無滴。道。紅香。你待二叔吃完。收來吃了。早早上樓。月仙臉上大紅起來。一步步捱上了樓。脫衣而睡。那紅香道。（紅香可似紅娘）大娘沈醉了和你同上樓去。必英道。不可。他一時醉了。他醒來時看見。反不爲美。你只依計而行便是。須臾。更闌人靜。必英如法。那雞殺豬的一般。叫將起來。月仙驚醒。便叫二叔。叫了幾聲不應。又叫紅香。他猶然沈醉。月仙道。他二人多因酒醉。故此不聞。幸爾殘燈未滅。不免自下去一看便了。取了紗裙繫了。上身穿一小小短衫。走到紅香鋪邊又叫。猶然不醒。那雞越叫響了。只得開了房門。忙忙下樓。必英見是月仙。大失所望。連忙將手伸入床上。欲待翻身。恐月仙聽見。精赤身軀。朝着天。即裝睡熟。只是（賣弄本錢）那一件東西鎗

也一般豎着。實然無計遮攔。心中懊悔。月仙走到床橫。提起雞籠。仔細一看。恰是好的。依先放下。把燈拿了。正待上樓。燈影下照見二叔那物。有半尺多長。就如鐵鎗直挺。喫了一驚。心下想道。這般（又驚又愛）小小年紀。爲何有此巨物。我兩個丈夫。都不如他的這般長大。心中一動了火。下邊水兒流將出來。夾了一夾。要走。便按捺不住起來。想一想。叔嫂通情。世間儘有。便與他偷一會兒。料也沒人知道。又一想。不可。倘若他行奸賣俏。說與外人。叫我怎生做人。將燈又走。（正是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只因月仙還是醉的。把燈一下兒弄隱了。放下燈臺。上了樓梯。又復下來。道。他睡熟之人。那裡知道。我便自己悄悄的上去。略試一試。他的大物放在裡邊。還是怎生光景。有何不可。只因月仙是個青年之❸婦。那酒是沒主意的。一時情動了。不顧羞恥。走至床邊。悄悄上床。跨在必英身上。扯開裙幅。兩手托在蓆上。將物一湊。一來有了水。滑溜的。一下湊個兩盡。果然比丈夫大不相同。況

陽物如火一般熱的。停着想道。這滋味大不相同。這般妙極。便套了三十餘下。十分爽利。想起前言。沒奈何。把身子翻到外床。正要下來。必英見他下來。心下急了。這是天付姻緣。怎放他去。一嗗喙翻身。把手摟住。分開兩股。送將進去。假意兒叫道。紅香姐。今日爲何這般湊趣。月仙聽他叫紅香。心下想道。好了。（將錯就錯。暗合□□）這黑地裡。我認做紅香。憑他舞弄。待事完上去。倒也乾淨。便把那柳腰輕擺。雙足忙鈎。但見。

酥胸緊貼。心中藹藹春濃。玉臉斜偎。檀口津津香送。果是穿花蛺蝶。分明點水蜻蜓。默默無言。渾似偷柴。寂寂抽起。輕輕低叫。猶如喚着睡穩鴛鴦。

月仙被他弄個半死。只是閉着口兒。不敢放聲。必英叫道。紅香姐。可好麼。月仙在枕上顚(點)頭。必英停住了。說道。今日我看了大娘十分標致。好不動火。若得和他一睡。我放出本事。弄他一個快活。月仙聽得

快活二字。即便裝了紅香。便把必英臉兒貼了道。你把我權時當着大娘。待我嘗嘗滋味。果然快活。我與你爲媒便了。必英道。是他的標致臉兒。在燈前看着。那興從心苗上放出來的。怎生可以假借。月仙道。豈不聞婢學夫人。二叔道。只他那一雙小脚兒。也比你差了萬倍。月仙道。你既這般愛他。我去自睡。你走上來奸他便是。二叔道。倘然叫將起來。怎生是好。月仙道。他此時必[4]定還是睡夢裡。（教人行姦。淫蕩極矣。）放了進去叫也遲了。決不叫的。必英想道。他無非掩飾。料然肯的。便扶起月仙。下床便走。忙忙的上樓。隨去了衣裙。把那物拭淨了。睡在床上。必英圍了單裙。走到床上。輕輕的一摸。身子精赤仰臥。必英笑道。這般賣淸。（情）把膝兒隔開兩腿。送個盡根。抽得幾下。那水流將出來。月仙假意驚道。什麼人。必英叫。嫂嫂。是我。把他摟得緊緊的。沒得把他裝腔。把下邊着實進出。月仙說。你原何這般大膽（不必。假惺惺只恐吃。着滋味又來偷。）我若叫將起來連我也不好看也罷。只許這一次。

若再如此。決不干休。必英道。我見嫂嫂孤單。好意來與你救急。月仙不答。那二物不住的迎送。有虞美人詞。單道他二人。

一時恩愛知多少。盡在今宵了。此情之外更無加。頓覺明珠減價。霎時散却千金節。生死從今決。千萬莫忘情。舌來守口要如瓶。莫與外人聞。

必英見他興高。便叫得火熱。月仙今番禁不住了。叫出許多肉麻的名件。必英一振。兩下皆丟。雙雙兒睡去。直至天明。月仙先醒。想道。紅香是一路的人。再無別人知道。落得快活。管什麼名節。必英見他醒了。一把摟住。叫道。親親嫂嫂。捧着臉兒。細看一會道。這般嬌媚。不做些人情。也是癡了。月仙喚起紅香。下樓打點。必英知意。即忙提起金蓮。拿在兩手。（心無厭足。至此）將眼往此處。觀其出入之景。果是興高。那月仙丟了又丟。十分愛慕。從此就是夫妻一般。行則相陪。坐則交股。外邊一些也不知道。恰好又是

一年光景。那文甫販藥歸家。見了月仙。敍了寒溫。紅香過來見了。文甫看見。喫了一驚。爲何眉散奶高。此女畢竟着人手了。月仙道。我與他朝日見的。倒看不出。你今說破。覺得有些。若是外情。決然沒有。或是二叔不老成。或者有之。不若把紅香配了他。文甫道。二官乃鄰家之子。怎把使女配他。外人聞知。道我輕薄。我自有道理。夫妻二人溫存笑語。到晚來。未免雲情雨意。二叔與紅香偷了一會。各自去睡。不提。光陰似箭。在家又是半年了。文甫把販來藥材賣乾淨了。又收拾本錢。有五百餘兩。與妻子道。我如今又要去也。月仙暗暗歡喜道。你既要去。我也難留。只是撇我獨自在家。好生寂寞。文甫道。我今番要帶二官去。着他走熟了這條路。把此生意後來托他去做。月仙聞言。身如冷水一淋。忙道。二叔家中其實少他不得。紅香又是女流。你兩個男人通去了。倘然有什麼事情。也得男人方好。（月仙大失。所望）文甫道。我去到彼。領熟了他。我自便回。不過兩個

月。更番往來。有何不可。月仙只得憑他主意。必英聞得。懊恨十分。文甫擇日。與必英冠了巾兒。即收拾行裝。仍舊倩人挑了。竟到廣東。擔擱兩個月日。將藥材賣了一半銀子。其餘與二官道。你可在此取討。我先回家中先賣。一完就來換你。二官道。哥哥不若在此。我將貨物歸家。賣了便來換哥哥。何如。文甫道。我意已定。不必再言。二官見不肯放他回去。心中怏怏。次早。文甫起身。作別主人。二官肩了行李道。我送哥哥一程。下了船回來。恰好順風。船如箭急。天色晚了。二官道。這般順風。難以住船。待明日回寓也罷。這晚合當有事。到二更時分。文甫一時間肚疼起來。到船頭上出恭。二官聽見。叫道。哥哥此處船快水急。仔細些。待我扶你。如何。文甫道。老江湖了。何用你言。二官走上船頭。一時起了歹意。倒不如結果了他。與月仙做個長久夫妻。此時湊巧。若不動手。後會難期。雙手把文甫一推。（一片好心。不得好報。）唷都一響。落水去了。二官假意叫道。不好了。駕長。快

快救人。我哥哥失水了。駕長連忙到船頭上。道。這個所在。十個也沒了。怎生救得。連屍首也難尋的。此時不知氽在那裡去了。二官假意着急。駕長勸道。不須煩惱。自古說得好。

閻王注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四更。

這是他命犯所招。可可的到這個所在。要大解起來。又是你在這裡。昨晚你若去了。險些兒害了我也。你也不須打撈屍首。省了些錢。倒是有主意的。二官道。據你這般說。無處打撈了。你且載我回家。按下不提。且說王文甫一命下水。正在急急之間。未該絕命。恰好風倒一株大柳樹流來。往他身邊氽過。便摸着了。便一手扯着。（好心人天不肯負。故有活命。之報）把身子往上一聳坐在樹上。憑他氽去。流有二里多路。那樹枝近岸挽定。不能流了。文甫把眼睜開一看。見是岸邊。他便在樹上扒到岸邊。找着路境。(逕)一頭走一邊吐。走到一座涼亭之下。大嘔大吐。肚中之水覺已完了。坐下想道。這

畜生他謀我錢財。下此毒手。謝得天地救我殘生。今要回家。又無盤費。不如還到店主人家中商議。先告破在縣。獲着之日。定不饒他。捱到天明。竟奔到店主人家下。主人一見。吃了一驚。爲何一身濕衣。文甫道其始末。主人嘆息道。自古。

衆❺生好度人難度。　寧度衆生莫度人。

主人喚流水燒湯沐浴。取乾衣換了。又取一壺燒酒。請他吃幾杯。一面央人寫了情由。縣中去告。知縣想道。此人必回浙江。隔省關提。甚爲不便。不如簽❻一紙廣捕牌與原告。回家到本州下了。差人捉拿。押至本縣便了。文甫領了牌。回至主人家下。收拾些盤費。別了主人。一路回家。不提。且說二官停妥了文甫。不上幾日。已到家下。把門扣了幾下。紅香問了。開門一見。堆下笑來。報道。大娘。二叔來也。月仙忙下樓來道。官人同來麼。二官道。哥哥未來。着我發貨先回。與那各店。帶得些盤費。使用

去了。餘得不多在此。月仙道。辛苦了。分付紅香快治酒餚。二人上樓對飲。各道別後相思。自古新婚不如久別。也等不得天晚。二人青天白日。倒在床裡雲雨起來。怎見得。

口內甜津糖拌蜜。酥胸緊貼漆投膠。兩腿上肩如獲藕。一雙陰子似投桃。也不管金釵斜鎣。忙扯過鳳枕橫腰。笑微微俊眼含情。熱急急百般亂叫。輸却千金體。贏將一段騷。

二人弄了一番。到晚又與紅香略敘一番舊情。依先與月仙上床同睡。過了數日。二官一日往各店取討銀子。共有了五十兩。放在身邊。正要歸家。（狹道相逢冤家。到了）劈頭撞見文甫。一把扭住。差人連忙取出繩子鎖了。原來文甫到了本州。先至州官處。投下了捕牌。出了兩個差人。正要到家裡尋他。不期撞見。竟鎖了到官。州官看了。把必英監候。次日起解。應了一聲。出衙同王文甫到家中來。文甫叩門。紅香開看。驚問。大爺爲何回了。月仙聽

說。也吃一驚。忙忙出來見文甫。相見了道。二叔說你未回。原何就到了。文甫罵那禽獸狠如蛇蝎。將推下水一節情由。細細說了一遍。月仙驚得目定口呆。做聲不得。文甫說。要同公差往廣東見官。快整酒飯款待來差。月仙紅香忙忙整治齊備。三人共飲。就宿在王家。次早領牌。取出必英。齊出衙門。未免一番使費。到家別了月仙。一齊下船。不只一日。又到廣東。投了主人。次早到縣見官。知縣把原詞一看。叫店主人問道。這必英謀死王仲賢。可是實情麼。店主道。老爺在上。小人不敢謊言。這王仲賢在小人家裡安歇。小人是買生藥的牙人。只見王仲賢頭一日同兄弟起身。次早只見王仲賢。身上小衣併頭髮透濕。問起情由。說是必英推下水去。但見濕衣。是小人把乾衣換的。知縣叫必英上去問道。怎麼說。二官道。哥哥失脚下水。小人無力可救。哥哥疑小人見死不救。恨着小人。此狀情是虛的。知縣大怒道。你既不謀他錢財。爲何下水不救。

還要抵賴。左右與我夾起來。二官想道。夾了認。空敖(熬)了疼。不如認了再取。道。老爺不消夾得。待小人權認着。即時畫招。問成絞罪。押入牢中。把店主問個公明趕出。一衆人俱出了衙門。上了酒肆。謝了原差。又到主人家歇了。文甫又往各家生理。取了藥材。重新僱船回家。話不絮煩。竟到家下。紅香開門。月仙相見。問道。事體如何。文甫將招成罪案。一一悉知。月仙道。（這毒手。實是月仙招來。的說什麼。天理）有天理。這般撫養成人。怎生待你。如何下得這般毒手。不說夫妻重會。這必英關下監去。牢頭見他生得標致。留他在座頭上相幫照管。夜間做個伴兒。果然標致的人。到處都有便宜的事。故此吃用儘有。他身邊連廣東與本州落的銀子。併監裡又有趁錢。倒有二百餘兩在手裡了。悄悄藏着。沒人曉得。其年各省差刑部恤刑。不期廣東恤刑。爲人極慈善。到了衙門。府縣送了囚册。逐起起細審過去。也有出罪的。也有減罪的。這必英知有這個消息。預先央了一個訟師。寫了

一張訴狀。放在身邊。到提審之時。拿了訴詞。口稱寃枉。恤刑取詞到臺一看。上寫。

訴狀人章必英。年籍❼在案。訴爲活埋蟻命事。竊英上年。同義兄王仲賢。到廣收買藥材。貨足同回。船至水洋。仲賢口稱腹痛。船頭方便。失足下水。即同船户撈救。竟無處尋覓。只得歸家。隨將前銀。俱付嫂李月仙親收。紅香婢可證。誣英害命。人現在家。誣英謀財。財付嫂收。人財不失。無辜坐罪。人命關天。叩　臺憐准超生。萬代洪恩。哀哀上訴。

恤刑看了訴詞。道。既是人財兩在。爲何招了絞罪。二官道。小人年幼。受刑不起。只得屈認的。今幸青天在上。覆盆見月了。恤刑想道。那仲賢尚在。怎麽問得他絞罪。叫左右劈了板。把你發配嘉興皂林驛當徒。三年滿日釋放。二官磕着頭。願爺爺萬代公侯。小人情願贖罪。恤刑批道。照

例納贖庫收繳。二官謝了一聲。同了保人。到牢中。衆人問道。怎生樣了。保人一一而說。衆人道。好造化。各各稱賀。二官與牢頭道。我今贖罪缺用。望兄週全。牢頭道。你沒銀子。快去當徒。叫我怎生週全。二官笑了一聲。取了藏的銀子。別了衆犯牢頭。同押保人到庫中。兌了十兩八錢銀子。保人取了庫收。相謝而別。必英往招商店中住下。將銀子買些衣被物件。住了幾日。心中只想月仙。便趁船往本州而回。不覺又到安吉州裡。便尋了一間空屋。在回井巷中。央人做中。租來住下。買辦家伙什物。做一個小小人家。一心只想月仙。只恨文甫在家。不能得會。怎生得個計較。安排了他。方可重逢。想了一會道。有了。前時州衙裡一個李禁子。因那晚下牢。曾與他有一宵恩愛。待我問計於他。必有謀略。即時就往牢中。那李禁子見了道。恭喜。我問差人。說你成了招。我十分記念。不知怎生完了事情。二官將恤刑出罪情由。一一告訴。禁子道。吉人天相。正

是大難不死。必有厚祿。你人雖吃了一番苦。這臉越標致了許多。禁牌治酒敘舊。吃酒中間。二官道。李牌。我向蒙青目。有事相商。我被王仲賢害得幾乎死了。須爲我出得這口氣。生死不忘。李牌道。你那裡是要出氣。分明是入去。極不難。今晚陪我一睡。任你要怎樣安排。都在我身上。二官道。這事何難。今晚就陪你睡。只要盡心圖謀。禁子道。你這小官。不知我牢中權柄。登時要人家破人亡。立刻就見。只教他。

明鎗容易躲。　暗箭最難防。

二官道。不信有如此妙計。禁子道。新捉得一班強盜。未曾成招。爲首的（必英爲惡不復更。有助紂爲。虐的可殺）叫名宋七。我叫他當官攀了王仲賢。做了窩家。與本犯同罪。拿到州裡。一頓夾棍板子。捲了他的窖子。却不是立刻間家破人亡。這口氣可爲出了。二官道。我的親哥哥。果然好計。決不忘你厚情。李牌道。你可記得他家中衣衫是何顏色。動用家伙什物。可寫出幾件來。待宋七記熟了。

覆審之時。一一報出。自然中計矣。二官即時寫出月仙幾件首飾衣服之類。與了李禁子。到晚就〔無恥之甚〕與老李同眠。未免後庭❽取樂。次早歸家靜聽。這也是李禁一來圖月仙與必英。二來好內中分財帛。做下此事。這日王仲賢與月仙在家閒話。只見外邊扣門。紅香開了。見青衣一夥。有二十餘人。擁進裡邊。兩個人把王文甫鎖住。餘者上樓。將他家中金珠細軟。搜一個乾淨。十分之物。止得一分到官。餘者衆捕人烹(朋)分了。月仙紅香不知原故。驚得面如土色。一堆兒抖倒在地。〔此時抖倒在。地比前在床之時。□親夫□矣〕且說王文甫到官。不曾說得兩句話。便夾將起來。只因李禁子說了。用刑之際。好不利害。暈去醒來。亦不肯招。問官道。贓物現存。還要抵賴。又敲一百下。可憐把一個良善之人。屈屈的要他做個無頭之鬼。捱不過疼痛。只得屈招。定罪下牢。將賊口指的衣飾。竟上了庫。不提。且說月仙與紅香。驚得死去還魂。月仙說。不知何故。把官人拿在那裡。錢財搶盡。家中又沒個

男子。怎生打聽得個實信方好。叫紅香說。不得了。你可前去州衙。訪問必竟因何事故。這般狠搶。官人是怎樣了。等你回話。方可放心。紅香無奈。只得依了主母。一直問至州衙前。有幾個好事的公人。見了少年婦女。假劾勤勞。領到牢中。見了文甫。兩下一見。大哭起來。衆人道。牢獄不通風。不可放聲。決不要響。二人拭了眼淚。文甫叫紅香。我被強盜宋七無故屈攀。一時重刑。疼痛難受。只得屈屈招成。這性命難逃了。可上覆主母。不可爲我傷情。萬事由天。只索罷了。只是把家私搶盡。你們怎生過得日子。紅香道。不須記念。家中尙有桌椅。零星變賣。可以支吾。但願官人重得還家。再圖家慶方好。主母十分記念。奴且回去說知。再送酒飯來與官人充飢。說罷。含淚而別。一路上急急跑回。見了月仙。把前事一一的說了。月仙放聲大哭。紅香一面收拾些酒飯。月仙除下綰髮金簪。着紅香一路去解當些銀兩。與文甫牢中使用。紅香取了酒飯之類。

又出了門。當了盤費。重到監口。那李禁子是個獄卒頭兒。因二官求計。一時間害了他。見他哭哭啼啼。心下甚是不安。見紅香又來。他便開門放他。以後長例使費。一概不取。直進直出。竟不遮攔。文甫在監。有半年光景。虧月仙紅香賣東賣西。苦苦支吾。連床帳不留。俱皆賣盡。可憐鐵桶樣的家私。弄得寸草也無。夜間月仙睡於樓板之上。住的房屋。貼了出賣招頭已久。買主打聽得是個窩家。恐防貽累。誰人敢買。各藥店帳目。有那好的人。見文甫日常爲人忠厚。多少送些還他。有那不好的人。連望也不來一望。那些親友。一發不敢上門。可憐月仙紅香二人。省口兒供給文甫。兩口兒耽飢忍餓。有早無晚。又不敢在文甫面前說破。教這兩個女流。如何支撑得過。只得嗚嗚咽咽。痛哭而已。一日裡。實然無米。自古巧婦難爲無米之炊。實沒東西變賣。怎得碗飯送與丈夫。心如火焚。淚如泉湧。二人想了一會。無計可施。自古人急計生。紅香道。奴有

一言。未識大娘聽否。不若將奴轉賣人家。得些銀子。將來度日。若是守株待兎。再餓幾日。三人盡做溝渠鬼矣。實實難捨主母。事到如今。不得不如此了。月仙聽罷。大哭起來。道。紅香。承你好情。教我如何割捨得你。紅香道。大娘放出主意。與其死別。不若生離。日後相逢也未可知。只慮主人無人送飯。月仙哭道。免不得要我出頭露面了。正是天無絕人之路。❾恰好門首那趙媒婆走過。聽見王家哭響。推進門來一看。月仙見是他的原媒。住了兩淚。扯他在水缸上坐着。自己坐於燒火櫈上。媒婆看了月仙。道。可憐可憐。當時花枝般一個美貌佳人。弄得這般黃瘦了。月仙道。我家被人攀害。弄得一貧如洗。今日飯也沒得吃了。你可知麼。媒婆道。滿街都說過❿了。你家畢竟有何仇敵唆使。以致如此。月仙將欲賣紅香原由一說。媒婆道。事有湊巧。凌湖鎮上有一當鋪汪朝奉。因年將半百。尚無子息。孺人又在徽州。偶然來到本州。遇見我。浼我尋一

女子。娶爲兩頭大。若是紅香姐姿貌。准准有二十多兩銀子。老身正出來爲他尋覓。今府上這般苦楚。當日怎麼待我。今日難道又去作成別家。我去接了朝奉。即日成交。如何。月仙愁容變笑道。多累媽媽救我三人性命。媒婆一逕出門。不移時。同了汪徽。逕到王家。見了紅香。也是前緣宿世。就取出聘禮三十兩。送與月仙收了。道。家今無一物奉陪。望乞包容。⑪汪徽道。這不須費心。但今日尚不便奉迎。明日喚下船隻。方來⑫迎娶。說罷。同媒人去了。紅香道。大娘事不宜遲。快將銀子出來。買些柴米。炊起飯來。同你送與大爺。領你熟了路逕。⑬明日你好送飯。說時慢。整時快。即時二人逕到牢中。夫妻一見。抱頭痛哭。實實傷心。四人獄卒也都慘然。文甫住淚道。賢妻。你今日爲何自來。月仙將日間無米。紅香發心。賣與徽人之事。細細說出。三人哭做一堆。衆人勸住了。文甫道。妻你來送飯。我心不安。況出頭露面。甚是不便。此間有例在此。寄飯者。

每日紋銀四分。三餐均勻。實是便事。月仙隨將銀子都與丈夫。文甫道。只取一錠在此。餘者你拿回去。慢慢使用。如我要時。寄書來取。你下次切不可再來。月仙交與一錠。餘者藏在身邊。只聽得耳邊一聲。快走快走。天色晚了。官來查點。要上鎖了。二人只得痛哭而回。一夜裡啼啼哭哭。不覺天明。早早轎兒已到。媒婆同徽人來接。紅香大哭。那裡肯去。月仙牽衣不捨。媒婆再三催促。只得含淚拜別。轎夫扯衣上轎而去。正是。

世上萬般哀苦事。　無非死別共生離。

月仙大哭一場。孤孤單單。寂寞的可憐。按下王家苦楚。再講黑心章必英。自從害了文甫。指望重到王家快樂。幾番心癢欲行。被李禁再三勸住道。那文甫被你害命。恨入骨髓。只說你還在廣東。若知道你在此。即時攀出你來。同做無頭之鬼。怎生是好。你且不可性急。再待幾時。包你那仙娘把你久長快活便了。二官道。我一夜如同過一年。教我如何打

熬得過。李牌道。他纔賣使女。身邊尚有銀子。再過年餘。待他完了。我不與飯吃。他餓不過。待我勸他賣了妻子。自然依允。那時我做媒人。嫁或張三李四。隨我說了一個。你打點三十兩銀子。準備做親便是。人前切不可露一點風聲。若走漏消息。非惟事之不成。爲害不淺。二官笑道。只是等不得。如之奈何。李禁想一會。道。你要早成此事。也不甚難。只是我的罪業越重了些。也罷。爲人須爲徹。快整一東道於妓家。下午我同一人來領情。包你明日就有下落便了。二官道。眞個。禁子道。我何曾哄你來。二官滿臉堆笑。叫道。好哥哥。我在王老三家去專等便了。早已置辦端正。恰好老李引了一人而來。喚名張八。是個神手段的宿賊。竊人錢財。如探囊取物。極有名的。同進了妓家。王老三出來相見。四人坐下。竟吃酒至半酣。二郎扯了李牌到靜所。問道。張八是何等樣人。請他何幹。老李道。是個六十五。只因月仙這時⑭還有銀子。不能就計。今夜着他

偷取。三股均分了。他沒了錢財。方纔上鈎。二官笑道。若得我二人成就。雙雙上門叩拜。老李道。差矣。事倘成之日。還須生一個計較。朝出暮歸。使月仙識你不出。直待情深意篤。那時方可說明。還須一面把文甫動了絕呈。那時纔穩。豈可說雙雙上門言語。你年紀小。好不知利害哩。二官道。他向來喜我的。料沒甚事。老李道。不是。萬一被文甫得知了怎處。何放心至此。二官說。哥說得是。二人依先坐了。大呼大叫。吃了一會。夜已二更時分。李禁道。此時是數了。我在此睡。你們去罷。二官同張八起身。出得門來。兩人心照。領到王家門首。張八動手。將門一撬。挨身而入。將火草一照。還至樓門。略施小法。挨身還入。又照一遍。並無箱籠床帳。只見婦人睡在樓板之上。聽得鼾呼。想他睡思正濃。將手頭邊輕輕一摸。恰好命該如此。被賊拿了就走。出得門來。見了二官。將物與他拿了。天色將明。二人還到妓家。會了老李。安排早東。將物三股分收。且說月

仙天明起身。見樓門撬下。吃了一驚。慌忙尋銀子。已不見了。顫得口中不住的響。呆了一會。哭將起來。罵道。狠心天殺的。害我性命也。哭了一場。想道。哭也沒幹了。不若再去見我丈夫一面。說明此事。回家尋個自盡罷了。即時梳洗完成。含啼揾淚。鎖了大門。啼哭而行。不移時。到了衙門。李禁先在衙前。明知此事。故意問道。娘子爲何早早而來。月仙見禮道。一言難盡。望乞引見拙夫一面。老李開了牢門。引他入內。文甫遠遠看見妻子來得恁早。又苦又疑。月仙近前。哭一個不住。禁子道。大娘子有話但說。哭之何益。月仙將夜間失銀之事。說了一遍。文甫哭道。老天。不想我夫妻二人這般苦命。指望賣了使女。尚可苟活年餘。誰知絕我夫妻二人性命。好苦哩。月仙哭道。奴嫁夫君數年。指望白頭偕老。永接宗枝。誰知到此地位。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奴今沒法了。從此別你。歸家尋個自盡。永不得見你面矣。說罷。大哭起來。文甫雙淚如雨。口不能言。

抱住了不放。李牌勸道。娘子差矣。自古螻蟻尚且貪生。爲人豈不惜命。你若要尋死。丈夫性命豈能獨活乎。古人道得好。好死不如惡活。我有一個良法。使你二命俱存。守得一年兩載。遇着清明察院或是恤刑。那時訴出屈情。出了罪名。夫妻還有相見之日。爲何短見。起此念頭。文甫拭住淚痕道。李牌有何妙策。[15]教我二命皆存。李牌道。我的良法。除非把令政另嫁一人。得些聘金。豈不是二命俱存。月仙道。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李牌道。此話不是了。若是背夫尋漢。或夫死再嫁。謂之失節。今日之嫁。是爲救夫之命。非失節之比。你若依我之言。我有一親戚。乃忠厚人家。我就爲媒。待他出禮銀三十兩。還將此銀交與我收。每月生利一兩二錢。每日供養不缺。本錢不動分毫。靠天地若有個出頭之日。將本銀一一奉還。那時再贖令政團圓。豈不是個美計。文甫道。倘不能出獄。死在此間。如何。李牌道。稍有長短。我將此銀交還令政。待他斷送你經

筵祭葬。豈非生有養而死有歸。週全丈夫生死。可與節義齊名。豈此失節者乎。夫妻二人聽他說了這些話。俱俛首沈吟。月仙暗想。李禁說那失節之言。二般俱是他（眞心發。現）犯了心下十分惶愧。文甫叫道。賢妻。老（李）牌金玉之言。實爲再生之德。說不得了。若能如此。你我可保無虞。倘然短見。我命休矣。衆人道。若果有出罪之時。夫妻還可重圓。若是大娘子短見。其實不是。李牌說。夫妻乃前生定的。該生離死別。由不得人做主意。你今算計已定。我去與你說了便來。他一逕來到必英家裡扣門。二官因夜間不睡。尙爾晝眠。忽聞扣門。慌忙下樓開門。李牌道。恭喜。所事已妥。可兌三十兩銀子與我。今晚便可成親。二官說。當眞麼。老李說。誰哄你。歡喜得那畜生跌脚撲手。連忙上樓。取了三封銀子下來。道。承兄分付。早已停當在此。李牌接着道。一面喚廚子整喜酒。打點轎夫之類。有個緣故。今晚新娘料還未來。看你明朝日裡怎生奈何。須打點先與

他說。我在某處管當。要早去暗回的。三餐茶飯。你自調停。不可等候。亦不必停燈。恐睡去。火燭不便。你聲音不可太露。大略省言方好。待過兩月恩愛深了。斷送了前夫。絕了禍根。那時憑你所爲。二官道。承教。當一一如命。老李逕至文甫處。笑道。也是宿世緣分。一說一成。將三封銀子擺在桌上。文甫看見。夫婦哭將起來。衆人道。此乃姻緣天定。不是小可。前生就栽種的了。不必哭泣。只是銀子三十兩。我衆人在此。等牌頭寫一收票。與大娘子帶去。後來生死。畢竟要動着⑯這張紙的。老李道。說得有理。卽時寫得停停當當。娘子收了。把銀子與老李收起。文甫抱住妻兒。又哭又罵。罵着宋七。你這天殺的。和你有甚寃仇。害得我家破人亡。死生難保。宋七道。你且慢些罵。寃有頭。債有主。少不得有個着落。今日見你夫妻拆散。我爲強盜的。也慘然起來。想亦是你命該如此。你也莫要怪我。我倒有句話教道你。今日妻子到人家去。也是個喜日。怎好

穿此粗布舊衣上門。成何體面。把眼看着李禁子。虧你看得。快去男家。拿些衣衫首飾。與他穿戴了。也像個媒人光景。衆人道。果是眞話。李牌見宋七說他這些話。心下不安。連忙去與二官說了。即到賣衣店⑰中。買了衣裙首飾。花花朶朶。一齊拿了進來。不覺天色晚將下來。又不好在監中起身。只得借李禁頭家中穿戴。又央李家娘子一送。約得停當。夫妻（鐵石肝臟。此時。寸寸斷矣）二人那裡肯放。哭得天昏地暗。十惡之人無不淚零。衆人一齊勸免。方纔分手。正是。

夫妻本是同林鳥。　大限來時各自飛。

一程來到李家。梳洗穿着。上轎就行。未免進門。拜堂見禮。一應不免之事通完。交三更時分。各人作別。止剩得夫妻兩個在家。月仙在樓上。掩袂悲啼。二官上樓。見他流淚。走近身邊。低低說道。難怪你這般苦楚。但今夜是你我吉期。且省愁煩。月仙見說。只得停住兩淚。二官恐怕他偷

眼看出規模。把燈一口吹熄了。去扯月仙去睡。月仙坐着不理。二官一把抱了。放在床上。自己除巾脫服停當。又去勸月仙就枕。月仙又不肯。只得待他解帶。月仙想道。此事料然難免。只是痛苦在心。不忍如此。又想道。若不順他。又非事體。只得解下小衣。朝外床而睡。二官慾火難禁。那裡熬得住。將手去摟他轉來。奈月仙把雙手挽住床欄。不能轉動。二官急了。只得將物從後而前去聳。雖不得直搗黃龍。亦可略圖小就。不覺的嘖嘖有聲。非惟新郎情蕩。而月仙難免魂搖。二官道。新娘合放手時須放手。月仙呼的歎一口氣。兩手放開。二官摟將轉來。湊着卵眼。提將起來。月仙見新郎之物與必英的差不多兒。十分中意。此時把那苦字丟開一邊。且盡今宵之樂。那二官是熬久的了。這一番狠弄。把月仙弄個半死。直至五鼓。還不住手。月仙不耐煩了。道。你得饒人處且饒人。二官笑了一聲。住了。新娘問道。尚不知郎君上姓。二官道。我姓郎。行二。

月仙道。多少年紀。二官道。二十五歲。代人管當生理。此乃重大生涯。早去暗歸。正要與你講。天早未梳洗。我卽往當中去矣。天明時。你自料理三餐。不必等候。若夜暗未回。你可先睡。切莫點着燈火。我自有燈籠帶來。其門暗有關戾子的。自可開閉。不勞動靜。你須記着。月仙道。這等倒也安逸。言罷。雙雙睡去。一覺醒來。早已天明。二官抽身着衣。月仙隨起。二官忙按着道。你不可動。說過不須勞動你。大門自可啓閉的。月仙又睡。二官道。鑰匙在此。你可收貯。好取東西日用。說聲暫別。將門開。又自上了關戾。竟往妓館梳洗。各處逍遙。洋洋得意。又往香鋪裡。買了一種春方藥。若放一粒進陰戶。熱癢難熬。再逢陽物一動。滿身酥爽。他買了幾粒。藏在身邊。又去尋了李牌。到酒樓暢飮。且謝且喜。直至天色黑了。作別歸家。只見裡邊並無燈火。把關戾撥開。進了大門。樓上問道。是誰。二官道。我回了。一邊應。又早上了樓。月仙坐在床邊道。待我點火起來。

二官道。你可曾吃晚飯否。月仙道。吃了。既吃了。不必再點。我因幼小時害眼。做成了病。一見燈火。自覺眼中出淚疼痛難熬。（兩人俱是假眼。瞎）若不見火。實是絕妙。月仙道。以後不點着火便是了。二官道。絕妙。你可曾用酒麼。月仙說。已吃一杯兒了。道。如何不多用幾杯。月仙道。多吃要醉。二官道。豈不聞酒是色媒人。笑了一聲。請睡罷。月仙又嘆口氣。解衣就枕。二人上了床。二官摟過便親嘴。早帶一粒藥。假以挖他陰物。悄悄放在裡邊了。又雙手去摸他兩乳。只見月仙把兩脚不住的一伸一縮。二官已明知藥性發了。故意只做不知。月仙把手悄悄在陰戶上着實按捺。欲待去就。又非禮體。欲待不就。酸癢難當。二官想道。此時待我弄他一個快活。便情深意篤了。叫道。新娘。我連日店中辛苦。幾夜不曾睡得。身子不耐煩。我意思要你上身一耍。你可肯麼。月仙道。總是一般。有何不可。他便跨在二官身上。套將起來。那藥見了陽物。發作了。月仙陰內十分癢極。便着

實亂墩。丟了一次。還不肯住。只顧亂墩。二官便叫。好乖肉。此法你可行過麼。月仙笑而不答。二官道。辛苦。下來罷。月仙也不理。二官見他興高了。做一個黃龍轉身。架起金蓮。輕抽玉箏。弄得他魂飛天外。捧着臉。啐着舌頭。把柳腰亂擺。又叫道。死也。從來未有今朝這般快活。二官道。此時你還想前夫麼。月仙道。此時無暇。待明日慢慢細[18]想。二官道。聞你先前還有個丈夫。兩個老公是那一個中意。月仙道。你好。二官停住了說。你有甚外情麼。月仙搖頭不答。二官說。我聞你還有個二叔。與你相好。月仙驚道。你爲何曉得。二官道。是我好友。月仙道。獃子。既是朋友。那有將私情告訴之理。這是你曉得我家有此人。心下起莫須有之疑。冒一冒看。可是麼。二官道。有膽氣發誓麼。月仙道。又獃了。總有事來。不在你家做的。怎好要我立誓。我如今說是有的。你也無奈我何。二官道。也不干我事。只因你家有此天大一樁事。也不出來看一看。月仙道。他做

了些沒要緊的事情。監在廣東牢裡。怎生來得。二官道。我聞知他不戀錢財。止爲着你。要做個長久夫妻。推你丈夫落水。月仙道。這未必然。或者有人怪了我們。便把汚語臢人。誰能辨白。二官想道。此婦言語伶俐。慣要假撇淸。且再奉承幾夜。那時恩深意篤。說明白了。免得藏頭露尾。話不絮煩。過了兩個月日。每夜盤桓。眞個愛得如魚得水。似漆投膠。一夜間幹得暢美之際。二官叫道。心肝。有一句話問你。月仙道。你說來。道。當年七夕聽雞聲。一段恩情親作成。月仙聽說。大吃一驚。想道。便是神仙。也不知道。怎生他倒曉得。料難隱瞞。便道。是有的。你爲何曉得。二官說。這是章必英說與我知。說你自己上身就他。又怕羞。故推托。⑲後來有許多妙處。也不必言。今他已蒙赦宥在此。要會你一會。你意下如何。月仙道。今在你家了。豈有此理。二官道。他十分記念。萬萬求我。我已許他一面。怎生回他。月仙道。(到此地。位還想他。眞有情。)你既肯便見何妨。⑳二官笑道。二人敘起舊

來。怎麼說。月仙回道。這事斷斷不能了。二官見說。又重新幹將起來。道。你方纔說斷斷不能了。怎麼又與我幹。月仙笑道。魂裡夢裡。你說的是章必英。必英笑道。嫂嫂。你道我是郎二麼。我就是章必英。月仙吃驚道。我不信。你若果是他。這是天從人願了。二官抽身走起。取了火。點起燈來。兩下一看。果是無差。月仙道。好瞞法。兩個月日無一毫吐露。用得好心。早去暗來。那裡知道。妙在那不見面。你既有心娶我爲妻。十分美滿之事。爲何這般瞞我。二官道。恐文甫哥知道了。不像意思。故此相瞞。月仙道。果是丈夫知道。理上甚不相應。二官道。故如此今日方與你言。月仙說。那李禁爲媒。恰好又是你討。這般湊巧。笑道。我這一生。儘好受用了。只是苦了丈夫。二官道。如今你記念他。我把你仍舊送還了他。如何。月仙一把摟住了。怎生捨得你。又問道。原來那年七夕之事。你早已知的。我還在鼓裡。今晚不說。還道你盜嫂哩。二官笑了一聲。又把一粒藥

如法放了。月仙道。不好了。裡邊癢得難熬了。快來湊趣。二官今番因說出了心事。他儘着力。弄得月仙無不叫到。道。快活死我也。二官道。不是我用了此計。那討得這般快活。月仙道。你用之計。已成畫餅了。怎生這般說。二官道。我又用一計。方纔取得你來。月仙驚道。又用什麼妙計。方得這般遂心。今番與你是百年夫婦了。與我一言。二官高興。將恤刑放回。見李禁着宋七攀出。重刑拷打成招。又偷銀子。攛掇賣你。這般用心。方得到手。豈不虧我。月仙道。原來如此。果然好計。又道。好神道。眞靈也。二官道。什麼神道。月仙道。我前日到州衙裡去。往土地廟經過。進廟默祝。此生若得與二叔重逢。即時親自到廟燒香禮拜。今果重逢。理合就還。如今我起來燒湯沐浴。卽要還願去來。二官道。與你同去。月仙道。好大膽。你我同去。那衙門登時說與丈夫知道。那時你我俱不好了。只須我悄悄自行。早去早來。二官道。你不可去望前夫。月仙道。癡子。他與我

恩斷義絕了。又見他何用。即便下樓燒湯梳洗。穿了向時粗布青衫。把皀包頭兜了頭。道。你且睡着。我去了便回來。當初不去也罷。二官笑了一聲說。拿些錢去買香紙。早去早來。月仙應了一聲。逕至州衙。進到土地廟中。默默祝了一番。走出廟前。正遇知州坐堂投文之際。隨了衆人。走到堂上。叫聲屈也。兩邊吆喝起來。月仙道。爺爺。婦人有不共戴天之仇。望爺爺做主。州官道。你且講來。月仙將必英推夫落水。恤刑放歸。李禁設計。買盜宋七攀害。賣婢偷銀。復行做套。討婦成親。將來謀夫身死始末。清清的一訴。知州大怒。即時掣籤一面拿章必英。一籤去拿李禁。併拿監犯宋〔七〕王仲賢。一時間。衆人跪在堂上。王仲賢見了妻子。吃了一驚。又不知爲着甚事。知州先叫宋七。你爲何聽信禁子。攀害王仲賢。今情已露。若不快快直說。先打四十板。宋七道。老爺。小人並不識王仲賢之面。只因禁子拿了一紙衣飾帳。要小人出氣。小人生死皆在

禁子手中。敢不遵命。知州又叫章必英。你這奴才。忘恩負義。蛇蝎心腸。快快直講上來。必英一句話也辯不出。道。只求爺爺超生。州官大怒道。那時早知如此。當時把你不解到廣東。一頓板子打死了。也不致害了王仲賢。忙將李禁章必英各打四十板。劈了仲賢板。把二人上了枷杻。連宋七押入牢中。追了賣妻銀三十兩。併前庫貯衣飾。一齊發還。當堂寫了領字。即時發放夫婦寧家。夫妻二人叩謝天官。出得門來。謝天謝地。文甫道。賢妻怎生樣得救我的性命。月仙道。且到了四井巷中。慢慢的與你講。不移時到了。月仙道。我夫坐下。一面又去燒湯。與丈夫洗澡。取幾件衣服。與丈夫換了。併整治酒餚。二人相賀。對吃幾杯。飲酒之間。只把七夕之言不講。從根到底。講一個明白。文甫把手向天。道聲。皇天有眼。可憐我若不是妻子雪㉑冤。我死於九泉。這冤也不得明白。月仙道。箱中尚有七八十兩銀子。每宗是我們的。如今我們重整家園。再圖

安享。只是苦了紅香。久無消息。不知安否如何。文甫道。再過幾時。同你往凌湖訪他。省得兩邊掛念。事有湊巧。恰好這日紅香同了汪徽。到州衙前來訪問。街坊人指引他到四井巷。衆人一見。且苦且喜。各人坐下。將必英始末備陳。徽人與紅香十分稱快。紅香備下許多盒禮來望二位主人的。恰好整來。大家一敍。後來紅香生一子。月仙生一女。遂結了兩下朱陳。兩邊大發富貴起來。必英未久沈於獄底。拖屍而出。鴉鵲爭搶。豈非惡人之報乎。戒之戒之。

總評

文甫之父敦友誼。而撫養其子必英。宜乎報之以德。詎意淫其婦女。害其性命。竊其財帛。百計圖謀。甚至鬻妻賣婢之銀。圈局入己。鋭意月仙。恣情縱慾。得意忘言。眞情吐露。月仙割愛救夫。果神使之也。必英罪惡貫盈。碎屍不足

以雪公忿。僅死獄底。而李禁宋七。助惡長奸。毫無顯報。天道冥冥也。令人聞此。不無遺恨。

校記

❶「聘」原作「娉」，據《歡喜奇觀》改。

❷「了」原作「子」，據《歡喜奇觀》改。

❸「之」原作「的」，據《歡喜奇觀》改。

❹「必」原作「做」，據《歡喜奇觀》改。

❺「衆」原作「中」，據《歡喜奇觀》改。

❻「簽」原作「僉」，據《歡喜奇觀》改。

❼「籍」原作「甲」，據《歡喜奇觀》改。
❽「庭」原作「亭」，據《歡喜奇觀》改。
❾「路」原作「祿」，據《歡喜奇觀》改。
❿「過」原作「因」，據《歡喜奇觀》改。
⓫「容」原作「空」，據《歡喜奇觀》改。
⓬「來」原作「求」，據《歡喜奇觀》改。
⓭「徑」原作「境」，據《歡喜奇觀》改。
⓮「時」原作「事」，據《歡喜奇觀》改。
⓯「妙策」二字原無，據《歡喜奇觀》改。
⓰「着」原作「靜」，據《歡喜奇觀》改。
⓱「店」原作「典」，據《歡喜奇觀》改。下文或同。
⓲「細」原作「總」，據《歡喜奇觀》改。

⑲「推托」原作二「意」字，據《歡喜奇觀》改。

⑳此處夾批，「此」原作「的」，「有情」二字原缺，據《歡喜奇觀》改補。

㉑「雪」原作「洩」，據《歡喜奇觀》改。

## 第四回　香菜根喬粧姦命婦

結下寃家必聚頭。聚頭誰不惹風流。
從來怨逐恩中起。不染相思有甚讐。

話說江西南昌府豐城縣。有一進士姓張名英。其年春試中了二甲頭。刑部觀政。三月後。選福建泉州府推官。在任清廉勤政。部文行取到京。授了兵科給事。夫人劉氏隨任往京。水土不服。三個月日之間。一命兒亡了。那給事心中好苦。未免收屍殯殮。先打發幾個家人。送棺木還鄉。自己一身。誰人偢問。好生寂寞。遂尋書遣悶。偶有半緜賦。遂爾讀曰。

眷徂物之難遇。惜懸景之不停。散幽情於寥廓。研狹志於淵冥。憤此世之無樂。怨予生之就惸。似絕天之墜雨。若失水之浮萍。支離同於暮景。蕭索過於秋齡。龍門之桐半死。熊山之

柳先零。絶塵誰如棄唾。服藥豈易補形。盼蘭橈之未翦。覩松羅之依然。塵何曾兮翳白。絲未始兮積筵。秋鴻淚於流管。朝雉飛於鳴絃。異羈旅而廓落。殊送歸以流連。宵則星河不夜。晝則風雨如年。每低迷以思寢。乍惆悵而自憐。未激愆波。詎枯愛河。凄涼趙瑟。惻愴秦歌。月臨金翠。風生綺羅。漢皇珠去。楚岫雲過。理琴樽於芳夕。抱衾裯於此時。錦薦爛以既張。角枕粲而横施。憐伉儷❶之徒設。悼恩愛之永虧。雖進前而歎隔。本無別而傷離。身如槁木。髮若亂絲。贈君以此。不如無知。惜楊柳之共色。妬荳蔻之連枝。花覃之暉不暮。菱潭之舫頻移。坐銷芳草之氣。空歇朝雲之姿。盼思士之多感。眇勞人之有悲。與思而相續〈情〉與念其愈促。聽山吟之孤鶼。聆半宵之別鵠。未經獨飛之苦。詎識相思之毒。楓以何意而紅。橘

則無心而綠。寒蛩鳴兮遠水。饑鼯走兮廣庭。虬烟起而幔紫。螢火入而簾青。日既暮而慘烈。歲以寒兮晦暝。棄昔時之嬿婉。從此際之伶仃。奉殷憂之如結。究終歲而不嬴。抑攜手於炎摩。空交裙於紫青。鏡中之鸞起舞。匣裡之劍未鳴。撫蘭席之末影。愧藁砧之虛名。星胡然而在戶。月爲誰而入闥。諒無物而不照。獨與余乎含悽。傷彼穠之桃李。嗟失據之蒺藜。芳緣絶於茗華。淨業猜於菩提。驗往情而知樂。撫今事而知非。穀既嗟於異室。穴何慕於同歸。燕啣羽而秋別。雁隻翼而寒違。早知中路之相失。何似從來之孤飛。安得一心人。永作平生親。薄弄姿於翹爍。甘寄意於沈淪。死生齊其契濶。耕織擬乎比鄰。展綢繆之意緒。勝歡合於人神。夜參半而不寐。朝萬緒而增冢。策滯念其何違。尋至理以自通。雖比耦於千齡。畢

歸盡於三空。吾將乘虛於槖□。安能辨物之雌雄。

看罷一笑。過了幾時。差往陝西巡按。卽便辭朝出京。自想代巡止可一身赴任。偌大家筵。付與何人料理。欲待本省續絃一位夫人。奈江西並無絕色之女。慕❷想揚州水色極美。不免先至揚州。娶了夫人上任。亦未爲遲。一路上改了馬牌。往揚州公幹。驛遞奉承。好不威武。到了揚州。宿於驛署。卽着驛丞。尋一宿媒議親。卽時尋了一個媒人。張英分付。須尋國色。休得誤事。媒人叩了頭。出了驛門。一路上想。止有東碼頭莫監生之女。姿容絕世。風雅不凡。可作夫人。先到莫家去說明。莫監生再三說。若果續絃。只管使得。倘若爲妾。誓不應承。媒人說。委實要娶夫人。休得見疑。監生允了。卽時媒人到驛。將前事稟上。張英歡喜道。我上任日期要緊。明早送禮。明晚在船內就要成親。後日卽要長行。往本省安頓夫人。自往陝西上任。故此也無暇打聽了。你可小心在意。媒人就在驛

中宿了。天明起來。打點緞疋釵環。聘金三百兩。送到莫家。莫監生因粧奩打點不及。陪銀五百兩。親送女兒到船中畢姻。未免禮生喝禮交拜。來親送席酒筵。早早散了。張英與新人除冠脫服。仔細把新娘一看。年紀止得一十八歲。正是。比花花解語。比玉玉生香。有一首東歐(甌)令說道。

眞嬌艷。果娉婷。一段風流畫不成。羞花閉月多丰韻。天就嬌柔性。恍疑仙女下蓬瀛。喜殺繡衣人。

那張英喜不自勝。親自解下小衣。曲盡一團恩愛。夫妻二人一路上如魚得水。不覺已到豐城縣。到了家下。請各親友。拜掃焚黃。追封三代。就把前妻埋葬。追封誥命夫人。又陳莫氏誥命。回到家中。整酒請了親鄰。一面打牌往陝西到任。家中大小事務。盡托莫氏掌管。擇日起身而去。不提。且說莫夫人原在揚州各處遊玩。十分快活的。一到張家。雖然做

了一位夫人。倒拘束得不自在了。過了兩個月。與隨身女使喚名愛蓮說。此處有什麼遊玩的所在麼。待我散心。愛蓮說。華嚴寺十分熱鬧。極好閒耍。夫人見說。卽時打扮起來。和了愛蓮。喚下轎夫擡了。竟至華嚴寺來。那寺果是華麗。

鐘樓直聳在青霄。殿角金鈴風送搖。
爐内氤氳成瑞藹。(靄)三尊寶相紫金銷。

那夫人朝了佛像。拜了四拜。隨往後殿迴廊。各處勝蹟。看了一遍。上轎回了。且說這寺中。歇一個廣東賣珠子客人。喚做丘繼修。此人年方二十餘歲。面如傅粉。竟似婦人一般。在廣東時。那裡的婦人向來淫風極盛。看了這般美貌後生。誰不俯就。因此本處起了他一個渾名。叫做香菜根。道是人人愛的意思。他後因父母着他到江西來賣珠子。住歇在華嚴寺中。那日殿上閒步。忽然撞着莫夫人。驚得魂飛天外。一路隨了

他轎子。竟至張衙前。見夫人進到衙裡。他用心打聽。張御史上任去了。他獨自在家。是揚州人。他回到寺中。一夜癡想道。我在廣東。相交了許多婦女。從來沒一個這般雅致佳人。怎生樣計較。進到衙內。再見一面。便死也罷。次早起來閒走。往伽藍殿前經過。入內將身拜倒。便訴道。弟子丘繼修。因賣珠至此。昨見張夫人。心神被他所攝。弟子癡心告神。命中若有姻緣。乞賜上上靈籤。若沒有緣。竟賜下下之籤。將籤筒在手跪下。求得第三籤。上道。

前世結成緣。　今朝有線牽。

（誰云神道不。靈）口如瓶守定　莫吐在人前。

看罷大笑起來。向神再拜道。弟子若得成全。合當上旛祭獻。他回到書房。癡想道。好計好計。必須裝做賣婆模樣。將了珠子。假以賣珠爲名。竟入內房。如此如此。或可成就。老天。只是腳大。怎生得一雙大大女鞋穿

了方好。也罷。把裙繫低了些便是。他取了一包好珠子。一串小珠兒。放在身邊。忙去賣衣店中。買了一件青絹衫白絹裙。襯裡衣。包頭狄髻之類。走到一僻靜祠堂內。粧將起來。端端正正。出了廟門。尋一井中一照。與婦人無二。他放大了膽。竟到張衙前來。管門的見是賣婆。並不阻擋。他一步步走(好大膽)到堂後。只見張夫人在天井內。看金魚戲水。香荣根見了。打着揚州話。叫聲。奶奶萬福。男女有美珠在此。送與夫人一看。作成男女買些。夫人道。既有好珠。隨我房中來看。荣根進了香房。上下一看。眞個是洞天福地。夫人道。坐下。愛蓮取茶來。荣根將那一包好的珠子。先拿出來。一顆顆看了。夫人揀了十餘粒。道。還有麼。道。有。又在袖中取出那一串的包兒。打開了。那串頭上面有結的。下面故意不結。他將指頭捻住了下頭。一半兒送與夫人看。夫人接了在手。荣根將手一放。那些珠子嗗喙喙都滚了下地。驚得夫人粉臉通紅。荣根道。夫人不須忙得。

待我拾將起來便是。說罷。倒身去尋。拾了三十餘顆在手。道。足足六十顆。今止一半。多因滾在地縫裡去了。奈天色已晚。不若明日來尋罷。夫人道。說那裡話。你轉了身。明日倘尋得少了幾顆。只道我家使女們取了你的。今晚寧可就在此間宿了。明早再尋。尋得有無。你好放心。香菜根聽見說在此宿了。他喜從天降。道。怎好在此打攪夫人。莫氏道。只是你丈夫等着你。菜根道。丈夫已沒了兩個年頭。服已除了。夫人道。尊姓。菜根回說。姓丘。夫人叫愛蓮打點酒餚來請丘媽媽。須臾。點上紅燈。擺下晚飯。夫人請他對坐了。愛蓮在傍斟酒。夫人叫愛蓮。你這般走來走去。不要把那些珠子踏在泥裡去。明日沒處尋。可將酒壺放在此。你去喫了晚飯。臨睡時進房來。你如今把鞋底可摸一摸。不可沾了珠子出去。愛蓮應了一聲。答道。鞋底下沒有珠子。竟出去了。夫人勸着道。丘媽請一杯。丘媽道。夫人也請一杯。夫人道。你這般青春標致。何不再嫁個

丈夫。以了終身。丘媽道。夫人說起丈夫二字。頭腦也疼。倒是沒他的快活。夫人道。這是怎麼說。有了丈夫。知疼着熱。生男育女。以接宗枝。免得被人欺侮。丘媽道。夫人有所不知。嫁了個丈夫。撞着個知趣的。一生受用。像我前日嫁着這村夫俗子。性氣粗豪。渾身臭穢。動不動拳頭巴掌。那時眞眞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天可憐見。死得還早。夫人道。據你之言。立志不嫁了。只怕你聽不得雨灑寒窗。禁不得風吹冷被。那時還想丈夫哩。丘媽道。夫人。別人說不得硬話。若在我。極守得住。夫人若不嫌絮煩。我告稟夫人一番。夫人道。你說來我聽。丘媽道。我同居一個寡女。是朝內發出的一個宮人。他在宮時。那得個男人如此。內宮中都受用着一件東西來。名喚三十六宮都是春。比男人之物。更加十倍之趣。各宮人每每更番上下。夜夜輪流。妙不可當。他與我同居共住。到晚間。夜夜同眠。各各取樂。所以要丈夫何用。我常到人家賣貨。有那青年寡婦。我

常把他救急。他好不快活哩。夫人笑道。難道你帶着走的。（這一句春心畢露矣。）丘媽道。夫人。此物宮女帶得幾件出來。我因常有相厚的寡居。偶然留歇。那夜不曾拿在身邊。掃了他的興。所以日後緊緊帶了走的。夫人道。無人在此。你借我一看怎生模樣。一件東西能會作怪。丘媽道。夫人。此物古怪。有兩不可看。白日裡罪過。不可看。燈火之前罪過。又不可看。夫人笑道。如此說。終不能入人之眼了。丘媽笑道。慣會入人之眼。夫人道。我講的是眼目之眼。丘媽道。我也曉得。故意逗着作耍兒。今晚打攪着夫人。心下實是不安。可惜在下是個賤質。不敢與夫人並體齊軀。若得夫人不棄。略略一試。也可報答夫人這點盛情。夫人道。此不過取一時之興。有甚貴賤。你既有美意。便試一試。（着手了。這句話快殺。菜根）果是如何。不然。還道你說的是謊。丘媽見他動心允了。忙斟酒勸他多喫了幾杯。夫人說得高興。不覺的醉了。坐立不定。道。我先睡也。你就在我被中睡着罷。丘媽應了一聲。暗地裡喜得

無窮。他見夫人睡穩。方去解衣。脫得赤條條。潛潛悄悄。扯起香香被兒。將那物夾得緊緊的。朝着夫人。動也不動。那夫人被他說這一番。心下癢極的。身雖睡着。心火不安。只見丘媽不動。夫人想道。莫非騙我。說。丘媽睡着也未。丘媽道。我怎敢睡。我不曾稟過夫人。不敢大膽。若還如此。要當如男人一般行事。未免預先摸摸❸索索。方見有興。夫人道。你照着常例兒做着便是。何必這般道學。夫人將手把丘媽一摸。不見一些動靜。道。他❹藏在何處。丘媽道。此物藏在我的裡邊。小小一物。極有人性的。若是興高。就在裡邊挺出。故與男子無二。夫人笑道。委實奇怪。丘媽即把夫人之物。將中指進內。輕輕而控。撥着花心。動了幾下。淫水淋淋流出。他便上身湊着卵眼。一聳進去。着實抽將起來。那夫人那知眞假。摟住着。柳腰輕擺。鳳眼乜斜。道。可惜你是婦人。若是男人。我便叫得你親熱。丘媽道。何妨把我認做男人。方有高興。夫人道。得你變做男人。

我便留在房中。再不放你出去了。丘媽道。老爺回來知道。性命難逃。夫人說。待得他回。還有三載。若得二年。夜夜如此。死也甘心。丘媽見他如此心熱。道。夫人。你把此物摸一摸。看還像生的麼。夫人將手去根邊一摸。並無痕跡。喫了一驚。道。這等。你果是男子了。你是何等樣人。委實怎生喬粧至此。丘媽道。夫人恕罪。方敢直言。夫人道。事已至此。有何罪汝。但實對我說。待我放心。老丘道。我乃廣東珠子客人。寓於華嚴寺裡。昨日殿上閒行。遇着夫人。十分思慕。欲見無由。即往伽藍殿❺求神問卜。若前有宿緣。願賜一靈籤。生計相會。來得第三籤。那詩句靈應得緊。我便許下長旛祭獻。夫人道。籤詩你可記得。丘老道。

前世結成緣。今朝有線牽。

口如瓶守定。莫吐在人前。

夫人道。應得靈感。還教你守口如瓶。切莫在人前吐露。且住。再問你。是

誰人教你如此粧束而來。老丘道。此事怎好與人知道。自在房中思想得這個念頭。買衣於暗處粧成。故將珠子撇地。算來天色晚將下來。只說還尋不足。原珠只得三十顆耳。夫人道。好巧計也。倘你辭去。我不相留。你如之何。老丘道。也曾料定夫人或說。路不及。走不及。十分再不留。我在你房門檻上故意一絆。便假做疼痛起來。只說閃了脚骨。困倒在地。你畢竟留於女使床中。也把我宿一宵去。留宿之時。我又見景生情。定將前話說上。必然你心高興。計在萬全。不怕你不上手。夫人道。千金軀。一旦失了手。有心汚身。如今可惜。又是他鄉。丘客道。這是千里姻緣使線牽。靈神籤內。了然明白。這個何妨。夫人道。不是嫌你外方。若在本土。可圖久遠。丘客道。若是夫人錯愛。我決不歸矣。況父母雖則年高。尙有兄嫂可仗。且自家身居異地。幸未有妻子可思。願得天長地久。吾願足矣。夫人道。爾果眞心。明日早起粧束。如初出去。以屏衆人耳目。今夜

黃昏。可至花園後門進來。晝則藏汝於庫房。夜則同眠於我處。只慮做官的。倘日後陞了別任。要帶家小赴任。如之奈何。丘客道。夫人。我又有別計。那時打聽果陞外任。我便裝一抄書之人。將身投靠。相公必收錄我。那時得在衙中。自有題目好做。夫人笑道。丘郎眞有機智。我好造化也。且住。你這些珠子。畢竟値銀幾多。你人不歸家。須將本利歸去。以免父母懸念。丘客道。夫人說得是。明日歸寺。我將珠銀本利寄了同鄉親戚帶回。我書中托故慢慢歸家。兩放心矣。只是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倘然日後相公在家。一時撞破。夫人倒不妨。夫人說。爲何我倒不妨。丘客說。他居官的人。怕的是閨門不謹。若有風聲。把個進士丟了。只是我奸了命婦。決不相饒。夫人道。既是這般長慮。不來也罷。丘客道。夫人。雖云露水夫妻。亦是前生所種。古人有言。

有緣千里能相會。　無緣對面不相逢。

夫人道。數皆天定。那裡憂得許多。只聽愛蓮推着房門進來。尋丘媽同睡。四圍不見。只見夫人床前一雙男鞋在地。吃了一驚。不敢做聲。暗暗一頭想。一頭睏了。且說他二人見愛蓮推門。雙雙摟定睡了。直至五更。又做巫山之夢。不覺天明。夫人催丘客早早粧束。愛蓮也走起來。朝着丘客一看。知是男子。便笑一笑兒道。你若出去。這雙鞋兒不妥。待我去尋一雙與你穿了方像。夫人在床上聽見了。叫道。愛蓮。事已至此。料難瞞你。切不可說與外人知道。我自另眼看你便了。愛蓮伏在床沿上回道。夫人不分付。也不敢壞夫人名節。何用夫人說來。他即忙走到別房頭。悄悄偷了一雙大大女鞋。與丘客穿了。道。慢慢走出去。夫人叫。且慢着。便一嗗嗓抽身起來。一面取幾樣點心與他充飢。一面取那些珠子道。你拿去。丘客道。夫人要。都留在此。夫人道。我將昨日揀的留了。餘者都拿去。寄與家中。又將一封銀子。道是珠價。丘客笑道。恁般小心着我。

夫人道。你此一番未得還家。（怎肯輕輕放過。惟恐其去而不來）多將些銀子寄回家去。安慰你父母心腸。免得疑你在外不老成。丘客道。足感夫人用心。說罷辭出。夫人說。出門依風火牆。看了後門。黃昏好來。應了一聲。渾是個賣婆模樣。愛蓮送出去。大門上有幾個家人看見。道。昨晚在那裡歇。丘媽道。因晚了。與愛蓮姐同睏。今早方稱得珠價到手裡。說罷。一逕至後花園門首。上有牌額寫着三個字。曰四時春。左右一聯曰。

園日涉以成趣。　門雖設而常關。

他看在眼❻裡。重到祠堂中。脫了女衣。一齊拿在手裡。進了華嚴寺。且喜不撞見一個熟人。將匙開了房門。歡歡喜喜。重新梳洗穿戴整齊。到伽藍神前拜了幾拜。一面浼人買辦擔布三牲酬願。一面收拾金銀珠寶。央了親戚寄回。須臾。上擔獻神已畢。將三牲酒果安排停當。請出當家師父道。昨日遇一舍親。有事煩我。有幾時去。這一間房。鎖一日。還師

父一日房金。房中並無別物。只有床帳衣服在內。乞師父早晚看取。特設薄酌。敬請老師。那些和尚感謝無窮。大家痛飲一番。丘客道。我告別了。衆僧送出而來。又早金烏西墜。玉兎東昇。約莫黃昏。蹽至花園門首。推一推。那門是開的。竟進園中。只見露臺下夫人與愛蓮迎着前來。愛蓮忙去鎖門。夫人笑道。夜深無故入人家。登時打死勿論。丘客道。還有四個字夫人忘了。夫人道。非奸卽盜這四個字麼。你今認盜認奸。丘客道。認了盜罷。在此園內。也不過是個偷花賊耳。二人就在月下坐着。愛蓮取了酒餚。擺列桌上。夫人着愛蓮坐在桌横飲酒。月下花前。十分有趣。從此朝藏夕出。只得三個人知。餘外家人並不知道。撚指光陰。不覺二載。御史復命。以年例轉陞外道。一逕歸家。取家眷赴任。夫人知了這個消息。與丘客議曰。今爲官的早晚回來。取家小赴任。想前抄書之計。必然要行矣。丘客道。不知何日到家。正說話之間。報道。老爺已到關上。

將次就到了。夫人着了忙。分付廚下擺飯。一面往箱中取了十餘封金銀。道。丘郎。不期就到。心如失了珍寶一般。有計亦不能留。你可將此金銀。依先寓在僧房。前日之計。不可忘了。丘客哭將起來。夫人掩淚道。如今卽出園門。料無人見。就此拜別矣。正是。

世間好物不堅牢。彩雲易散琉璃脆。

丘客怏怏的出了園門。愛蓮鎖了。一時忙將起來。準備着家主回來。不移時已到。夫人迎至堂上相見。各各歡喜。兩邊男女叩頭。進房除了冠帶。夫人整酒與丈夫接風。酒席間問些家事。自古新婚不如遠別。夫妻二人早早的睡了。次日天未明。張英抽身起來。梳洗拜客。忙忙的一連拜得客完。未免上墳拜掃。家中又請着親戚。做了幾日戲文。擇日上任。那些奉承他。送行的送行。送禮的送禮。一連連忙了十餘日。張英因辛苦。睡至巳牌。方欲抽身。把眼往床頂上一看。見一塊乾唾。在床頂板之

上。吃了一驚。道。奇了。夫人正梳洗方完。在床前穿衣服。聽見張英說一個奇字。問道。有什麼奇處。張英道。此床你曾與何人睡來。夫人笑道。此床止你我二人。還有何人敢睡。張英道。既如此。那床頂上乾唾。誰人吐的。夫人道。不是你。便是我。這般小事。何必說他。張英道。事關非小。此唾我從來不曾吐。你婦人家睡着。吐不上去。夫人道。是了。我兩月前傷風咳嗽。那時坐在床內穿衣服。吐上去的。張英想道。坐在床內。不吐於地下。怎生反吐上去。一發起了疑心。恰好門外有客拜訪。張英即忙梳洗。出外迎接去了。夫人喚了愛蓮道。丘郎初來時。曾求神道一籤說。

前世結成緣。今朝有線牽。

口如瓶守定。莫吐在人前。

前二句。不必言矣。後二句。向只恐丘郎將此事洩漏於人。誰知今日老爺見床頂上有一塊乾唾。疑心起來。在此細究。應莫吐在人前之句。倘

然問你。再三爲我隱瞞方好。愛蓮說。不須夫人分付。只是神靈籤已顯然道破。萬一究出。怎生是好。正好計議。只見張英歡歡喜喜的。一些也不在心上。因此夫人與愛蓮都放下❼心腸。只見過了幾日。張英見愛蓮在花園內採花。叫了他到水閣上。悄悄問道。你可實世(言)夫人床上誰人來睡。若不直說。我即時把你殺取。說罷。靴桶內取出一把尖刀來。愛蓮一見。魂飛天外。說道。止有一丘賣婆來賣珠子。因天晚留宿一夜。天早便去了。張英道。那丘婆必是男人。愛蓮道。賣婆那裡有男人之理。張英道。他住那裡。愛蓮說。在華嚴寺裡。張英想道。那有婦人歇在僧房之理。收了那刀。道。隨我來。愛蓮不知情由。隨了便走。恰好走到池邊。張英用力一推。可憐一個溫柔使女。一命嗚呼。正是。

該在水中死。　定不岸上亡。

張英只做不知覺。自出門往華嚴寺。悄悄兒去了。那各僧不認得他。張

英走至後房。見一沙彌。叫道。師兄。這裡有個姓丘的珠子客人麼。我要買些珠子。求指引他的寓所。沙彌回頭。正見丘繼修恰在房門首。道。那一位便是丘客。張英上前道。丘兄可有珠子。要求換些。丘客道。通完了。張英道。多少可有些麼。丘客道。果然沒有了。若要時。舍親處還有。張英道。也因舍親張奶奶說曾與足下買些珠子。故此特來。那丘客回得不好道。那張夫人他曉得我沒有久矣。張英道。張夫人爲何細知足下之事。丘客不覺面色一紅。回答不來。張英切恨在心。逕自歸家。喚了兩個家人。是他的心腹。道。二人聽着。華嚴寺裡後房。歇一丘姓賣珠客人。你去與他做一萍水相逢之意。與他酒食往來。拘留他在此。不可與他走了。且慢與他說是我的家人。日後事成。重重有賞。二人不知其故。便去與他做個啞相知起來。丘客全然未曉。且說張英回衙。只見報說。愛蓮不知何故。投水死了。張英見夫人道。夫人是了。愛蓮或有外情。或是與

情人一時在你床上偷眠。情人吐的乾唾。見我前日問起。恐怕究情由。懼罪尋了死。倒也乾淨。分付買一副棺木與他盛貯了。擡往郲(郭)外去罷。夫人心下苦着。暗暗想道。他恐我事露。爲我死了。心下十分苦極。張英置之不理。又過幾日。張英與夫人睡着。到二更時分。雙雙醒來。張英故意把夫人調得情熱。雲雨起來。張英道。（要酒助興。自然去。取）我今夜酒少了些。就幹着此事。甚是沒興。若此時得些酒吃。還有興哩。夫人道。叫一婦去酒楻取來便是。張英道。此時他們已睡了。叫着他。只說我要酒吃。又不雅。道。可惜愛蓮又死。此事必須夫人一取方好。夫人道。既如此。我去取來。把手淨了。在燈火上點一枝紅燭。取了鎖匙。逕往酒坊而去。張英悄躡其後。夫人見酒楻深大。取一條杌櫈。走將上去。彎身而取。張英上前。（死得）把他（乾淨正是。色鬼又變作。酒鬼了。）兩脚拿起往楻內一攛。須臾命盡。方走歸房。依先睡了。口中叫道。走幾個婦人來。夫人思量酒吃。自往楻中去取。許久不來。可往代取。婦人們

應了一聲。逕至酒楻中一看。見夫人已死。慌忙報與張英。張英假意掉淚。攬衣而起道。這也是你命該如此。一時間未免治起喪來。下棺時。滿頭珠翠。遍身羅綺。一一完備。托以上任日期緊急。將棺木出於華嚴寺裡權寄。心腹家人歸家伏侍。張英叫他至靜處。分付着。你可如此如此。不可誤事。那人應聲去了。只見次早寺僧報說。夫人棺木。不知何人撬開。把衣服首飾。盡情偷去矣。張英隨着人將銅首飾。粗衣服。重新殯殮。撫棺痛哭。急往各房搜看。只見家人道。丘客房中之物。正是夫人棺木中的。張英大怒。分付卽將丘客鎖了。寫詞送至洪按院處。

告爲劫棺寃慘事。痛室莫氏。性淑早亡。難捨至情。厚禮殯殮。珠冠美玉。金銀鐲鈿。錦繡新服。滿棺盛貯。柩寄華嚴寺中。盜賊丘繼修。開棺劫掠。剝去一空。遭此荼毒。寃慘無伸。開棺見屍。律有明條。乞　臺追贓正法。上告。

洪按院道。此一樁新事。必須親審。隨將丘繼修用刑。繼修道。老爺。事事皆眞。不必用刑。待小人認了便是。洪院見他說得乾淨。心下生疑。必有緣故。叫丘繼修。你開棺劫財。想你一人。焉可開得。必有餘黨。從實招來。丘繼修道。開棺劫財。實實不是小人。但此事乃前生寃債。甘心一死。洪院道。你細細講來。繼修道。爺爺。實係隱情。不敢明告。願一死無疑。隨即畫招承認。洪院想畢竟有何隱情。不肯明說。情願認死。到夜間睡至三更。夢一使女叩見洪院。口道。

夫人有染。清宵打落酒湟中。

使女無辜。白晝橫推漁沼内。

洪院曰。你是誰家女使。愛蓮答曰。妾係張英使女。名喚愛蓮。只問丘繼修。便知明白。洪院醒來。却是南柯一夢。自忖曰。此夢甚奇。道。使女與繼修開棺一事無干。怎教我問丘繼修。次日弔(調)丘繼修覆審曰。我

且問你。你可知張夫人家中有一使女。名喚愛蓮。可有此人麼。繼修道。有此女。半月前。無故投水而死矣。洪院道。你怎知之。道。張相公家有二家人與小人識熟。故爾知之。洪院又問。既然你知。夫人怎樣死的。繼修曰。聞得夜間在酒榥浸死的。洪院驚異。與夢中言語相合矣。但夫人有染之句未明。洪院省曰。是了。我且問你。我訪得張夫人有了外情。被張英推在榥中浸死的。莫非與你有奸麼。繼修曰。此事並無人曉得。止使女愛蓮知之。小人聞愛蓮淬死。又聞夫人浸死。小人不說。（可。謂忠矣）終無人知矣。故爲夫人隱諱。不知老爺因甚知之。洪院道。張英昨日又寫書來與我。要將你速斬。以正王法。我三更得夢。故爾知之。可將奸起情由。從直寫來。或可出爾之罪。我當方便。繼修一一寫出。恰好〔張英〕分付家人領回書。洪院隨將夢中對聯。寫與張英。張英拆開讀罷。一時失色。隨往洪院謝罪。求洪老大人週全。不忘大人恩德。洪院冷笑曰。你閨門不謹。

一當去官。無故殺婢。二當去官。開棺賴人。三當去官。張英跽曰。此事並無人知。望大人遮庇。洪院曰。你幹的事。我豈能知。但天知❸地知。你知鬼知。不是鬼來相告。我豈能知。夫人失節理該死。丘繼修奸命婦亦該死。愛蓮何罪。該死池中。你不淹死愛蓮。則無冤魂來告。無冤魂來告。則我亦不知。你只合把夫人處死。何不將繼修尋以他故而入罪。家聲不露。官亦可做。豈不全美乎。說得張英無言。羞愧而退。洪爺提筆判曰。

審得丘繼修。販珠賈客。蕭寺寓居。見莫夫人之容。風生巧計。粧丘賣婆之假。雲釀奸情。色膽如天。敢犯王家之命婦。心狂若醉。妄希相府之好逑。惡已貫盈。誅不容逭。張英察出。因床頂之唾乾。愛蓮一言。知閨闈有野合。翻思滅醜。推落侍婢於池中。更欲誅奸。自送夫人於酒底。丫鬟淪沒。足爲膽寒。莫婦風流。眞成骨醉。故移柩而入寺。自開棺以賴人。彼已實有奸

淫。自足致死。何故誣之盜賊。加以極刑。莫氏私通。不正家焉

能正國。愛蓮屈死。罔恤幼安能惜民。須候　憲裁。暫停赴任。

洪院將繼修奸命婦擬斬。隨即上本首劾張英治家不正。無故殺婢。致

寃魂不散之事。一一奏聞。部議張英罷職。洪院劾疏。不爲少諱。眞有直

臣風烈。加陞三級。此一回小說。切記不可少年犯色。無故害人之戒。

**總批**

張英三計。可謂得矣。愛蓮一死。肯甘心焉。

校記

❶「儷」原作「儼」，據《歡喜奇觀》改。

❷「驀」原作「驀」，據《歡喜奇觀》改。

❸「摸摸」原作「摸摟」，據《歡喜奇觀》改。

❹「他」原作「何」，據《歡喜奇觀》改。

❺「伽藍殿」原作「如夫人」，據上文及《歡喜奇觀》改。

❻「眼」原作「其」，據《歡喜奇觀》改。

❼「下」原作「不」，據《歡喜奇觀》改。

❽「知」字原無，據《歡喜奇觀》加。

第五回　日宜園九月牡丹開

平安兩字值錢多。分外苛求做什麼。
且看庭前生瑞草。總然好事不如無。

話說河南彰德府安陽縣。一個秀才姓劉名玉。髮妻袁氏。乃元宵所生。喚名元娘。夫妻二人如魚似水。享用着潑天家事。果是奴僕成行。牛羊成隊。說不盡金玉滿堂。後邊一個花園。也是天上有。地下無的。名曰日宜園。那一日沒有花開。眞個有。

四時有不謝之花。八節有長春之草。

各樣各花。都不說起。單說他家牡丹花。比別家不同。況河南專有好種。一到季春。牡丹盛開。他便請了親鄰朋友賞玩。吟詩作賦。好不有趣。其時三月初旬。牡丹比往年又盛了幾分。劉玉先與元娘置酒慶賞。但見

馥郁非常。盤旋翔舞。如喜若狂。劉玉道。莫非花神至了。元娘見說。把酒澆奠拜下。花神有靈。秋間再發。劉玉笑道。那有一年兩放的花。元娘道。豈不聞武后借春三日。那也是秋天。百花爭放。牡丹先開。封他爲花王。豈不是一年兩次開花。劉玉道。他也是一朝母后。故此靈驗。元娘道。自古誠則明。我一念至誠。倘然靈起來。也未可知。那花爍爍的動了幾動。元娘道。你看。豈非花神有靈。又沒有風。這般擺動。劉玉看見。也自驚起來。連忙將酒拜奠。正是。

傾[1]國姿容別。　多開富貴家。
臨軒一賞後。　輕薄萬千花。

夫妻賞後。次日。遂請衆親鄰朋友。看花酌酒。作賦吟詩。不可盡述。略誦一詞。以紀其勝。

東風勸酒。憐國色於洞房。季月殿春。冠花曹於上苑。溶溶玉

露。薄勻障日之顏。冉冉天香。細染裁雲之袖。立處衆芳寂寞。開時比屋豪奢。翠斝擎來。細羅製就。花如解語。亢使城仲。縱是無情。也能腸斷。池上邀來賓客。庭前看到兒孫。楊氏肉屏。誰敢驕其富貴。鄧家金穴。莫惜買乎陽春。亦有錦檻滿移。銀瓶高揷。合情合德。浴當荳蔻。盤中半醉玉環。立在沈香亭下。芳心慣能醒酒。秀色眞可療飢。既喜檀紅。冶女看殘紫陌。復憐粉白。高人留伴黃昏。生何必洛陽之都。數樹儘容繫馬。歌不減清平之調。千杯任許脱靴。願求羽士還丹。❷俾花不老。更擁麗人修譜。與月俱新。苧蘿山上。休招過去之魂。日宜園中。已約秋來重秀。

劉玉看罷大笑。昨日山妻正望秋來再發。今朝親友也邀此際芳菲。花果有靈。何妨再艷。衆人道。若是秋來再開。我輩當做花東。與主人答席。

大家痛飲而散。足足盛了十日餘外。雖有殘紅。不能如極盛的時節那般香艷了。過了牡丹。又見新荷貼水。看看長起。香聞十里。有詩爲證。

詠荷葉

魚戲銀塘潤。　龜巢翠蓋圓。
鴛鴦偏受賜。　深處作雙眠。

詠荷花

深紅出水蓮。　一把藕絲牽。
結作青蓮子。　心中苦更堅。

那夏天已過。秋色來臨。纔見桂蕊飄香。又早東籬結綻。這秋色雖不能如春天百花爛熳。然而亦不減於春也。夫妻二人閒步往從牡丹臺過。劉玉道。季秋已到。牡丹不開了。元娘道。只好取笑而已。世間那有此事。偶爾上前一看。夫妻二人大驚道。奇了。莫非眼花。爲何花都將笑了。元

娘道。難道我二人俱眼花不成。喚些使女們來看。只見來了幾個使女。都驚道。果是花將開放。喜得劉玉夫妻雙雙拜下。道。花神。你如此有靈有信。我劉玉夫妻好生僥倖也。分付小使點起香燭。置酒果拜禱了一番。便道。春間賞花的親友許我說。如秋間開花。他們置酒作東。待花盛了。不免寫着傳帖。約他們來看。元娘道。這是奇事。若有外人來要看。不可阻擋。以見花神有靈。劉玉道。有理。到了次日。那花又綻了些。劉玉夫妻早早梳洗。將香燭酒果。又來拜祝。如此五日。看那花盛將起來了。劉玉寫下傳帖。索那些親友作東。只說要他的東道。誰知是眞。大家一齊驚異。遂各各置酒請看。劉玉未免吟詩作賦起來。錄其集唐一首。以紀其事。

落盡春紅殿衆芳。高適　秋來又復見花王。宋無

黃花自此無顏色。閻朋　丹桂從今不敢香。王士熙

羅鄴有詩誇魏紫。郝經　淵明無酒對姚黃。章士熙
歌鍾滿地爭歡賞。羅鄴　爛醉佳人錦瑟傍。杜甫

一賞之後。喧傳出去。滿城士民男婦。那一個不到日宜園中一看。現任鄉紳亦聞奇異。都有歌咏相贈。一日之間。眞有數萬眼目。若遠若近。車馬絡繹不絕。園中那裡捱得過。元娘女伴併來的內客。都在花臺左邊廂樓上賞玩。劉玉親友。止好黃昏時候。懸燈百盞於花棚之下。照耀如同白日。夜夜五更方散。亦是一場異趣。且說河南南陽府鎭平縣。有一個百萬家財的監生。姓蔣名青。年紀二十五歲了。往省城尋親而回。道經安陽縣。聞說牡丹盛開。他滿心歡喜。有這樣異卉。怎麼不去一看。乘了轎子。跟隨了幾個家人。竟到劉家而來。一路上捱捱擠擠。到了園門。下轎捱進裡邊。蔣青見了牡丹。十分嘖嘖。擡頭周圍一看。恰好看見了（這段姻緣。從此起）前世冤家。他眼也不轉。看着元娘。越看越有趣。正是情人眼裡出西施。

那元娘在樓上。與幾個女伴調笑自如。果然雅趣。❸不知有人偷看。這蔣青看個不了。只顧站着。家人們道。相公。回寓所去罷。這花不過如此的了。蔣青說。我在此看花娘着哩。家人不解。道。轎夫肚中飢了。要回去吃飯。蔣青無奈。只得走出了園門。與一心腹家人。喚名三才。道。你可在此細細打聽園主姓名。多少年紀。併妻房名氏。方纔樓上穿白縐紗的婦人名姓。快來與我說。不可忘記了。三才道。理會得。蔣青上轎去了。那三才往鄰居問了。又向一家去問。又如此說。問得仔細。逕到寓所。回着主人道。花園主人名喚劉玉。年方二十二歲。本縣學裡秀才。那白縐紗襖的婦人。正是他的妻子。姓袁。父親兄弟都是秀才。婦人幼名元娘。家中巨萬家私。禮賢好客。良善人家。蔣青聽了。想道。好氣悶人也。三才道。官人家中。錢過北斗。莫非沒有這般秋發名花。所以如此氣悶。蔣青道。你這俗子。我愛他元娘。眞如解語之花。無計能施。所以氣悶。三才道。官

人在家時。事事都成。爲何這些計較❹便無了。蔣青道。謀婦人與別事不同。如婦之夫。或是俗子。或是貧窮。或是年老。或是儉澀。或是醜貌。五事得一。便可圖之。今觀名花滿園。不俗可知。巨萬家財。不窮可知。年方念二。不老可知。禮賢好客。不澀可知。秀士青年。不醜可知。無計可施。自然氣悶。三才道。官人。小人倒有計在此。蔣青道。若有計。事成自然重賞。三才說。官人。事成。不敢求賞。事不成。不可賜責。官人目下回家。離此有半月之程。况又是自家船隻。將行李收拾完備。我們大小跟隨之人。有二十餘個在此。到更深之際。單單只搶了元娘。逕自開船。一溜風走他娘。除非是千里眼看得見。官人意下如何。蔣青道。此計倒也使得。恐一時難進去。三才道。一發不難。正好把看花爲名。傍着天色晚來光景。一個個藏在假山之後。神鬼也看不見。蔣青道。必須用着鎗刀。三才道。儘多在此。一個人一把刀。或是一柄斧就夠了。面也不須搽得。只是一件

倒難。蔣青道。是何物件。三才道。半夜三更。須得些火把方好。倘然黑魆魆的。元娘躲過了。差劫了一個老婆子來。可不掃興。蔣青道。這也不難。一個人一條火把。籠在袖中。帶了火草。臨期點起便是。然雖如此。不可造次。今夜你可先去試一試。何處可以藏人。何處入內。何處出門。有些熟路。方可如此。萬一被他拿住。如之奈何。三才道。說不得了。吃黑飯。護黑主。我去。我去。蔣青賞了他三錢銀子買酒吃。待後又有犒賞。三才領了銀子。與同伴幾個人。同往酒肆中。吃得醉醉的歸家。與主人說了。逕自往劉園而來。一路上只聞得說劉家牡丹花開得奇異。有的說。庭前生卉草。總好不如無。三才聽見這兩句說話。便道。是眞話。說得有理。閒話之間。已到門首。他捱進園門。逕至牡丹後面去看那園。十分寬敞。往假山上面一看。其間山洞中。儘好藏身。且是曲折得好。又往園東一看。此處可至內室。有門不閉。他便捱將進去。不見一人。原來劉家這些男

婦。俱在花園看着人往人來。況前門已是拴好的。故此無一個在內室裡。三才不見有人。又往樓上一望。想道。畢竟也無人在上面。輕輕的上了樓梯。寂動動的。竟至樓上。知是主人的臥室。往窗外一看。只聽得花園內沸騰騰的人聲。他便走到床上一看。見枕頭邊有一雙大紅軟底的女睡鞋。只好三寸兒長。他便袖了。流水的下了樓來。又往原路兒走了出來。只聽得有人說。這花只好明朝一日。也都謝了。三才想道。此事只在明夜了。便出了園門。逕投下處見主人。將前事一說。蔣青大喜。事倘成時。爾功第一。只是一件。這樣一個標致婦人。倘然一雙大脚。可不掃興了蔣青也。三才道。官人。若是一雙小脚。還是怎麼。蔣青道。若是果然小脚。賞你一百兩銀子。三才道。只要五十兩。快快兑來。蔣青道。敢是你先見了。三才說。官人若要看時。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便是。蔣青道。蠢才。終不然你割了那一雙脚來不成。三才往袖裡一摸。擺在主人面前。

蔣青一見。拿在手中。將雙脚平跌道。妙妙。足值一千兩銀子。三才道。五十兩還不肯賞哩。蔣青說。有。決然重賞。拿在手中。如掌中珠一般。何曾釋手。三才道。今晚各人早睡。明日就要行事。若再遲。花謝了。閉了園門。做夢也不得進去了。蔣青分付。各人與五錢銀子買酒吃。明日齊心協力。事成之後。自有重賞。衆人歡天喜地。應了一聲。都去吃酒去了。蔣青自己一個自飲自斟。把盞兒放在鞋兒裡。吃了又看。看了又吃。直至更深。把鞋兒放在枕邊而睡。到次早。先自起來。分付把行李一齊收拾下船。連人都在船裡去了。把寓所出還了主人。三才去買了火把。收拾器械。大家煮飯吃飽了。俱隨着三才而去。止留下一個小使伏侍主人。三才到了彼處。一個個的領進假山洞裡。安頓停當。自己又往昨日那門邊看了一會。天色晚將下來。遊人散了。花已凋謝。親友也不來夜間賞了。故此劉玉着小使閉了園門。吃了夜飯。先自上樓睡了。各房男人因

連夜勤❺勞了。亦各自分頭睡去矣。倒是元娘。還在那裡等茶吃。只見一個女子在那裡搧茶。三才看得停當。去把❻花園門大開了。將火把止點起兩個。道。餘者不必。說過。三才領路。某人持火。某人斷後。計議停當了。悄悄走進那扇門內。一聲喊。把元娘一把抱了就走。劉玉聽見吶喊。連忙下樓。家中大小一齊都到。不知什麼緣故。許多人喊下來。一個也不見了。忙尋元娘。並不見影。只見那搧茶的女子。驚倒在地。劉玉忙問。他說道。許多人拿了刀斧。把娘娘抱去了。劉玉驚得面如土色。一衆人道。大家分頭去趕。一齊往後邊趕去。那夥人飛也的去了。那裡去趕。且說三才抱了元娘。恰好城門未閉。元娘口中不住的叫救人。這些家人都藏過了凶器。路上有人問說。因何事故的。回道。是逃出來的婦人。路上之人便不管了。一逕下船。登時搖起三櫓。那船如飛的一般去了。三才把元娘放下。蔣青上前一看。正是元娘。深深作下一個揖。道。莫要

驚壞了。元娘看見是個戴巾的一個後生。道。尊處是何等樣人。因甚事搶我到此。有何話說。蔣青道。請娘娘臺坐。容小生告稟。一邊說。忙去扯一張椅。放在上邊。那元娘不肯坐。道。小生是蔣青。乃南陽府鎭平縣人氏。忝爲太學生。昨爲觀花。瞥見娘娘花貌。一夜無眠。至天曉睡去。夢見神人指示道。袁氏與汝有幾載夙緣。必須如此。方可成就。待緣滿之期。好好送去。夫婦重圓。故此冒突娘娘。實由神明托夢。望娘娘應夢大吉。元娘道。做夢乃荒唐之言。豈可讀書之人。行此強盜所爲之事。好好送我回去。我送金帛與你。若不依言。投此河中。做鬼也不相饒。蔣青說。那金帛。舍下也有百餘萬。倒不稀罕。若要娘娘這般標致。實然少有。歸家貯娘娘於金屋。禮拜如觀音。望娘娘俯就。說罷。擺出一盒餚饌。一壺三白酒。那元娘哭將起來。那裡肯住。又沒個女人去勸他。心下思量投水而亡。只因身懷六甲。恐絕劉氏宗枝。昏昏沈沈。只是痛哭。蔣青沒法起

來。道。來了多少路程了。回道。六十餘里了。既如此。你們都去睡罷。行船的人更番便了。大家應了一聲。通去睡了。止得二人在船內。元娘流淚不止。蔣青扯元娘來坐了吃酒。元娘見後邊還有艙。竟跑進去把艙門閉上。蔣青笑道。艙門四扇都可開的。閉他何用。他便取了燈火。拿了那壺酒。踢開了門。放在桌上。又取了那盒兒。擺好了。去請元娘。只見袁氏坐在床上大哭。蔣青道。娘娘。事已至此。你說要我送歸。今夜已不及矣。總到家。已做了奇花失色。美玉成瑕了。不若依神明之言。了此夙緣。那時緣滿。送你還家。你夫婦再圓。此爲上策。元娘道。難道你家沒妻子。別人也這般行凶。搶去完了夙緣。你心下如何。蔣青道。不瞞娘娘說。先室棄世三年。因無國色。尚未續絃。今得了娘娘。就如得了珍寶一般。與你百年魚水之歡。元娘說。你方纔許我送還。原何又說百年。蔣青說。若蒙俯就。但憑尊意。連忙篩了一大銀杯酒。雙手送與元娘。元娘不理。道。娘

娘。你一來受驚。二來肚已飢了。況酒可散悶。自古將酒待人。終無惡意。吃了這杯。你便餓死在此。家中也無人知道。他便拿了酒。雙膝兒跪將下去。元娘見他如此光景。又惱又憐。道。放在床沿上。蔣青放下。去取了一格火肉。拿在手中。等元娘吃。元娘只不動。蔣青說。娘娘不吃。我又跽了。言罷。又跪下去。（吃酒肉有術就意）元娘拿上酒杯。哈了一口。蔣青送上火肉。元娘肚中果然飢了。取了一塊來吃。蔣青道。求乾了。我纔起來。元娘無奈。只得吃完了。蔣青起來。又篩一杯。元娘道。我吃不得了。不可如此。說罷。往枕邊一看。見一雙女鞋。元娘道。你說家中無妻。此物何來。蔣青道。家中便有妻子。帶此鞋來何用。這是昨夜神明夢中付我。道。他若不信。你可把此鞋與他爲證。自然從你。完此姻緣。你拿到燈下認看。元娘拿到燈前一看。果是無差。道。昨夜那裡不尋到。怎麼有這般奇事。心下有幾分信了。蔣青道。你如今心下如何。元娘道。既是前緣。料難逃矣。我身懷孕三月。

在家時。與丈夫便隔絕了此事。待我分娩後了從你罷。蔣青道。事雖不做。同睡睡亦不妨。元娘不語。蔣青又勸着酒。元娘只得坐下。又吃了一盃酒。那是入口鬆的。一來空心酒。二來酒力狠。一時頭暈起來。坐立不住。連忙走到床邊。換了鞋兒。和衣睡倒。蔣青見他說頭暈。也知其故。自己斟酒。吃上幾杯。想道。虧我說這一場謊夢。竟自信了。心下十分快活。看看酒興發了。走到床邊。聽見元娘鼾響。見他朝着床裡睡的。推上一推。全然不動。他便攜起上邊衣服。去解他裙帶。把手襯起了腰。扯了下來。露出大紅褲兒。眞個動興。又如前法。露出兩隻白鬆鬆的腿兒。一發興高。把裙褲放在薰籠裡。自己除了巾。脫了衣。放下羅帳。扒在元娘身上。猥手推開兩腿。雲雨起來。元娘初然睡熟。迨後陰水一陣陣的流出。便自醒了。口中嘆口氣。因下邊正在癢的時節。把那些假腔調一些也不做出來。蔣青大喜。脫了元娘衣服。弄得赤條條的。元娘道。且熄了燈

火來。蔣青道。且慢着。把元娘兩腿擱上肩頭。着實奉承。附着耳問道。可好。元娘點頭。蔣青吐過舌尖。元娘含住。兩個一時間弄得酣美。須臾雨散雲收。蔣青茶爐內取了開水。傾在盆內。淨了手。元娘披了衫兒。下床洗刮。蔣青又扯他吃酒。元娘道。我吃不得了。問道。多少年紀。家中還有何人。原何這般大富。來到我地方何幹。蔣青道。年方二十五歲。家中止有僮僕婦女。共五十二口。因祖上收買一鄉宦家銅香爐一十餘個。不期都是金的。將來變賣了數千金銀子。代代傳下。漸漸的積將起來。到父親手內。有了百萬之數。因往省下尋親事。並無標致的。故此轉來。偶然看花。見了你姿容。又賜夢兆。果遂良緣。但願天長地久。元娘道。你如今要我回去。把我怎樣看成。蔣青道。是我塡房娘子。難道把你做妾不成。元娘道。上蓋衣服併簪髻全無。怎生好到你家。蔣青道。先室衣飾有二十餘箱。任憑你受用。到家時。我先取了幾件衣服之類。打扮得齊整

了到家便了。元娘因不穿下衣的。要去睡。蔣青強他吃了一杯酒。自己用吃。蓋了盒兒。二人上床。重整鸞儔。直至夜分而睡。且說劉玉在家。着人滿城叫了一夜。次早寫起幾十張招紙。各處貼遍。一連尋幾日。並無踪影。那劉玉素重關帝。他誠心齋沐。敬叩靈宮。跽下。把心事細訴一番。道。若得重逢。乞賜上上靈籤。求得第七十一籤。詩曰。

喜鵲簷前報好音。　知君千里欲歸心。
繡闈重結鴛鴦帶。　葉落霜飛寒色侵。

想道。詩意像個重逢的。乞再賜一籤。以決弟子之疑。跪下。又求得第十五籤。詩曰。

兩家門户各相當。　不是姻緣莫較量。
直待春風好消息。　却調琴瑟向蘭房。

看罷。一發疑了。道。兩家門戸是混的。不免再求一籤。跪在神前。訴道。弟

子愚人。一時難解。如後得回來。詩中逕賜一回字。又把籤筒搖個不住。雙雙的兩枝在地。拾起來看。一是第四十三籤。一是七十四籤。那四十三籤詩意兒。(道)

一紙文書火速催。扁舟速下浪如雷。

雖然目下多驚恐。保汝平安去復回。

見一回字。道。好了。又看七十四籤的詩意道。

崖巍崖巍復崖巍。履險如夷去復來。

身似菩提心似鏡。長安一道放春回。

劉玉見兩枝籤俱有回字。去復回三字。明明道矣。拜下道。若得夫婦重圓。雙雙到殿。重新廟宇。再換金身。許罷。出了殿門。歸到家中。只見親友們紛紛來望。也有置酒解悶的。也有空身來解勸的。這且不提。且說蔣青船隻已到岸口。他便別了元娘。先到家中。男女見了。道。新娘到了。快

治酒筵。一面着人各處請親友鄰居。上樓取了首飾。着小使拿了。擡了一乘絹圍四轎。同到船邊。蔣青下船將衣飾付與元娘穿戴。不一時打扮完成。上了轎。逕擡至堂上。兩人同拜着和合神。家中男女過來叩首。都稱大娘娘。元娘上樓歸房。看了房中。果然齊整。二十四隻皮箱整齊齊兩邊排着。房中伏侍使女四人。三才的妻子叫名文歡。他原是北京人。這三才原是個北路上響馬強盜。後到北京。見文歡生得標致。一雙小脚其實可愛。在路上騙他同歸寓所。後來事發。官司來拿。他知了風聲。與文歡先自走了。直至鎭平縣。聞得蔣青是個大財主。夫妻二人靠了他。蔣青的前妻極喜文歡。道。他又文又歡喜。故此取名文歡。他如前邊主母一般。故此獨到房中伏侍。元娘見他小心伏侍。倒也喜他。這日諸親百眷只說他在省城中。明公正氣婚娶的這個標致女子。並不知此道來的。故此人人敬重。元娘初然心中不平。後來到了蔣家。見比劉

家十倍之富。況蔣青又知趣。倒也妥貼了。光陰似箭。不覺年終。又是春天。他園中也有百花爛熳。季春也有牡丹。未免覩景思人。未覺眼中偷淚。又是初夏時逢。只見腹中疼痛起來。蔣青分付快請穩婆。須臾已到。恰好瓜熟蒂落。生下一個兒子。眉清目秀。竟似娘母一般。元娘暗喜。未免三朝滿月。蔣青竟認爲己子。親友們送長送短。未免置酒答情。不必言矣。只因元娘產婦不健。蔣青寂寞之甚。常在後園閒耍。只見文歡取了一杯茶。送到花園的書房裡。放在桌上。叫。大相公。茶在此。說了便走。蔣青見是文歡。叫道。轉來問你。文歡走到書房。蔣青坐下吃茶。問道。你丈夫回也未曾。文歡道。相公着他到府中買零碎。昨日纔去的。回時也得五六日。怎生回得快。蔣青道。你主母身子不安。我心中寂寞。你可爲我解一解悶。文歡臉上紅將起來就走。被蔣青扯住。摟了親❼嘴。文歡低了頭。不肯。蔣青叫道。乖乖。我一向要與你如此。不得個便兒。趁今日

無人在此。不可推却。文歡道。恐有人來看見不便。晚上在房中等相公便了。蔣青放了手道。不可忘了。文歡笑嘻嘻的去了。只見到晚。蔣青在元娘面前說。今晚有一朋友請我。有夜戲。恐不能回了。與你說一聲。元娘說。請便。蔣青假意換了一件新衣。假裝吃酒腔調。逕自下樓。悄悄走到三才房門首。只見房裡有燈的。把房門推一下。拴上的。把指彈了一下。文歡聽見。輕輕開了。蔣青走進房中一看。房兒雖小。倒也精潔有趣。文歡拴上房門。拿了燈火。進第二透房裡。見臥床羅帳。不減自己的香房。蔣青大喜。去了新服。除下頭巾。只見文歡擺下幾盤精品。拿着一壺花露酒兒。篩在一個金杯之內。請蔣青吃。蔣青道。看你不出。那裡來這一對金杯。文歡道。還有幾對兒哩。蔣青道。你有幾對。當時不來靠我了。文歡將三才爲盜前後事情。對他一說。蔣青說。怪道前番搶元娘一節事。這般有膽。二人坐在一處。蔣青把文歡抱在身上坐着吃。文歡道。你

再停會快進去。恐大娘娘尋。蔣青將前事一說。文歡笑道。怪道着了新衣出來。蔣青看了文歡笑說。動了興。把文歡攔腰抱到床上。但見。

羅裙半卸。繡履雙挑。眼矇矓而纖手牢勾。腰閃爍而靈犀緊湊。覺芳與之甚濃。識春懷之正熾。是以玉容無主。任教蹈碎花香。弱體難禁。拚取翻開桃浪。

文歡興動了。這是北人。極有淫聲的。一弄起。便叫出許多妙話來。須臾。兩人住手。文歡去取水。洗了一番。收拾桌上東西。與蔣青脫衣而睡。未免要撩雲撥雨起來。自此常常托故。把三才使了出去。便來如此。文歡見三才粗俗。也不喜他。故此兩人十分相好了。不覺光陰似箭。那劉玉小娃子長成六歲。家中請了一位先生教他讀書。元娘主意。取名蔣本劉。這小使倒也聰明。讀過便不忘記。恰好一日蔣青不在。走一算命的人叫做李星。慣在河南各府大人家算命的。是蔣青一個朋友薦他來

算命的。元娘聽見。說。先把本劉小八字一算。道。這個八字。在母腹中便要離祖。後來享福。況富貴不可言。完了。又將蔣青八字說了。李星道。此貴造。也是富貴雙全的。只是一件。子息上少。壽不長些。元娘把劉玉八字說了。李星道。這個貴造。倒像在那裡算過的了。待我想。元娘道。既如此。你且先把女命來排一排着。說出自的時辰八字。李星打一算。把手在案上一拍道。是了。是了。這兩個八字。在安陽縣裡劉相公府上算來。這女命有十年歪運。死也死得過的。若不生離。必然難逃。幸喜他爲人慈善。留得這條性命。原何府上與他推算。元娘道。你幾時在他家算來。李星道。今年二月內又算過了。那男命也不好。行了敗運。前年娶了一個姓褚的妻房。又是個犯八敗的命。一進門。把一個使女打死了。被他父親定要償命。告在本府。府官明知他是個財主。起了他二千兩銀子。方纔罷手。連一應使用。費了三千兩。不曾過得幾時。他房中失了火。把

屋宇燒個精光。房中細軟。盡被人搶得罄❽盡。元娘道。這般好苦。哭將起來。李星道。還好。元娘住了淚道。有何好處。李星道。他連連把田地產業。儘情變賣。重新造屋。復置物件。不期過得一年。這犯八敗的命極準。又是一場天火。這回弄個精光。連這些家人小使。也沒處尋飯吃。都走散了。元娘又哭起來。李星道。還好。元娘止住哭道。什麼好處。李星道。沒什麼好。我見你哭起來。故如此說。元娘道。如今何以資身。李星道。我今年二月在一個什麼袁家裡算的命。說是他岳丈家裡。元娘道。這個人後來還得好麼。李星說。這個命。目下就該好了。只是後妻的命不好。累他苦到這般田地。還有一着。那婦女的命目下犯了喪門祿絕。只怕大分要死。死了。這劉先生便依先富了。元娘道。先生幾時又去。李星道。下半年。元娘道。我欲煩先生寄封信去與他。若先生肯就行。當奉白金五兩。李星聽見一個五兩。道。我就去。我就去。元娘叫文歡取了紙筆。上寫。

妾遭荼毒。恨不能生翅而飛。奈何不可言者。兒郎六歲矣。聞你多遭坎坷。正寫着。報道。官人回了。元娘把紙來折過了。便進內房。添上。書不盡言。可即問李星士寄書的所在。你可早來。有話講。速速。袁氏寄。卽胡亂封好。取了五兩銀子。着文歡悄悄拿出去。與他寄去。不可遺忘。文歡寂寂的不與蔣青知道。付與李星道。瞞主人的。你可速去。李星急急出了門。往安陽地方而去。不只一日。到了縣中。他一逕的走到袁家。見了劉玉道。鎭平縣裡一個令親。我在他家算命。特特浼我寄一封書來與你。劉玉茫然不知。拆開一看。見是元娘筆跡。掉下淚來道。先生。他在鎭平縣什麼人家。李星道。本縣第一個財主。在三都內。蔣郵地方。主人蔣青是個監生。劉玉想道。大分是強盜刼去。賣與他家的了。道。寄書的是怎生打扮。先生道。他在屛後講話。並不見面。聲口倒似貴縣鄉音一般。蒙他送我五兩銀子。特特寄來的。劉玉想道。有五兩銀子與捎書的。他倒

好在那裡。可惜沒有盤費。去見得他一面方好。李星道。別了。劉玉道。因先室沒了。茶也沒人奉得。李星聽說沒了。道。好了。好了。那個女命。向來不好。在你面前講得。是犯八敗的。死得好。死得好。你的造化到了。劉玉道。造化二字。沒一毫想頭。李星道。鎭平令親。有百萬之富。你若肯去。有一場小富貴。決不有誤的。劉玉道。奈無盤費。妻父家中。因亡妻過世。又累了他。不敢再啓齒得。如之奈何。李星道。不難。不難。蒙令親見賜五兩。一毫未動。我取二兩借你。到下半年。我若來。還我便是。連忙往袖中取出。恰好二兩一錠。稱過的。遞與劉玉。劉玉稱謝不已。李星去了。劉玉與岳父母把前事一說。袁家夫妻道。好了。幸喜女孩兒還在。賢婿你去打聽仔細。通知了渾家。見景生情。不可造次。袁家取了一副鋪陳。五兩銀子。一個小使。併女兒小時的一個香囊。把與劉玉。登時別了。一路而來。非止一日。到了蔣郵。天已晚了。尋一客店安下。次早梳洗。問了店家。指

示了蔣家大門。劉玉着小使拿了香囊。道。你只管走進去。若有人問你。你說安陽縣袁相公來望元娘娘。切不可說是我劉字起。小使說。這些不須分付。一直走了進去。恰好這日蔣青往鄉間去了。不在家。故此沒人在家中答應。小使走到堂後。恰好見一標致婦人。便拜了一個揖。道。煩勞說一聲。安陽袁相公望元娘娘。文歡曉得原故。忙往樓上叫道。大娘娘。你快下來。元娘見說。一逕下樓。只見小使叫聲。親娘。元娘一看。便哭起來。道。大官人特來望着親娘。把香囊與元娘看了。元娘道。快請進來。文歡忙忙走出前廳。那小廝已早出外。把手一招。劉玉走進廳前。文歡道。請相公裡邊來。元娘迎將出來。兩下遠遠望見。都便哽咽。見了禮。二人哭做一堆。女使們都道是兄妹。止有文歡曉得是夫妻。因元娘待文歡如妹子一般。文歡感激不盡。又蔣青偷他一事。元娘也知。並不妬他。故此亦不與蔣青說寄書事起。這是兩好合一好的故事。元娘住淚。

請了劉玉往樓上坐了。將前情說個透徹。道。我不然早早尋死。因有孩兒。是你的骨血。恐絕了你的宗枝。今已六歲了。劉玉道。如今在那裡。元娘道。在書房裡。劉玉道。取名喚做什麼。元娘道。名字是我取的。叫做蔣本劉。❾正說間。文歡抱上樓來。道。小叔來了。本劉朝着劉玉。作上一個揖。劉玉看見他生得眉清目秀。心下歡喜。道。乖兒。讀什麼書了。本劉道。論語。劉玉挑他一句。背如流水。劉玉大喜。文歡擺上一桌。道。兄妹們就在樓上坐罷。晚間就在此間安宿。不必書房裡去。元娘請丈夫坐下。附着耳道。明日我將些金銀與你。拿到店家藏了。陸續運他幾千兩。叫了船隻。暗暗約了日子。帶了孩兒。逃回本鄉。不可吐露。劉玉喜道。若得賢妻如此。方見本心。兩人吃了酒。文歡收了。打發使女下樓去睡。着奶娘領了小官去睡。元娘拴上房門。去取鎖匙。開了金銀箱。道。趁蔣青不在。將來結束了。好日逐取去。一包一包的縛了半夜。約有幾千兩。珠翠金

寶。不計其數。都停當了。身子通倦。夫妻二人就枕。劉玉摟了元娘。便求雲雨。元娘仰臥。十分恩愛一番。雙雙睡去。次日早早起來打點。袖了出門。小使身邊也帶幾百。一日幾次而走。店家那裡知道。不須三日。通運完了。劉玉與元娘道。物已運完。我想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承你說一齊逃去。我恐船重行遲。倘被他家人一齊趕上。那時你我性命難保。連孩兒也不能活了。不若我與小廝先回。到了家中。將銀子即造起房屋。重置物件。般般停當。那時我再來望你。早晚相機而行。空身好不便捷。只有一件。恐一時取起金銀。不見了。叫你如何存濟。元娘道。這夾樓板內都是金銀。但釘好的。不便取出來。那銀子日逐只有得藏起。再不動用內囊的。若要時。只管取去不妨。劉玉道。我方纔這番說話。你意下如何。元娘道。你說的是萬全之計。只是不知你幾時方來。劉玉道。多只在明年。元娘流着淚道。我度日如年。你休忘了。劉玉道。事不宜遲。就此去罷。

元娘道。整酒來與相公送行。元娘又去取了一雙金鐲。兩隻金簪。道。你諒情寄與爹爹母親哥嫂之處。不可太重。亦不可太輕。吃罷了酒。別了元娘。兩下流淚。小厮取了鋪陳。一家大小送出門外。劉玉逕至店家。送了房金。覓船回去。一路幸喜平安。回到袁家。說了前話。送了袁家二十兩銀子。便去買起木料。又整新居。正是錢可通神。有了銀子。又是那般富貴起來了。將田地產業盡行贖取。不在話下。且說蔣青故意着三才出去。又與文歡取樂。不期一日。正與文歡兩個睡着。天色尚未明。便又高興起來。誰知三才搭了夜船回家。捱城門而進。逕至家中。叫開了大門。逕往迴廊下取路。走到自己房來。把手彈門。門竟蕩開了。三才想道。爲何門開在此。只聽得內房響。輕輕的走到床橫一聽。只聽得道。好麼。文歡道。好。那淫聲叫得好不發興。三才聽了大怒。往皮靴內取出尖刀。摸着蔣青一把頭髮。竟把頭割。喉嚨已斷。跌在一邊。去摸文歡。竟不見

影。他想道。莫要被他走了。急去拴好房門。尋着燈火。點得亮亮的。內外一照。那裡見影。急急往外去看。門上人說。不曾見人出來。又往後邊。見內門都開了。問着女使道。你可見我娘子麼。使女回道。不見他往內邊又尋。直至主人內樓。見房門閉好。恐驚動了主人。想道。也好了。自古捉姦見雙。走了淫婦。殺了這人。到官司必要償命了。復到房中。道。不知姦夫是誰。把燈去照。叫聲。苦也。別人還不打緊。擅⑩殺家主。要碎剮零剮的。怎麼好。想道。收拾了金銀。趁早去罷。打開箱子。取了金銀。正待要走。被屍首一絆。跌了一交。渾身是血。間壁夥伴聽見跌響。還睡在床中。只道有賊。便叫。那裡響。三才聽見。一發急了。要走時。渾身是血。一時情急。便道。我往時殺了多少人。這一死也該的。拿着尖刀。往喉嚨一擱。撲地跌倒。衆家人一齊聽見響得古怪。大家走到房中一看。只見兩個死屍在地。登時喊到內房。元娘聽見了。道。爲什麼大驚小怪。原來這文歡見

三才行凶。便下床扯了衣服。逕至內邊敲開房門。與元娘說他行凶。元娘見事已至此。着文歡拴上房門。穿好衣服件在樓上。見下邊亂嚷。開了房門。只見衆家人報。大娘娘。不好了。官人殺死在三才房裡。三才也被殺死在地。元娘吃驚道。文歡。你房裡殺死了主人。快同我去看來。元娘與文歡三脚兩步。逕至外邊。見了屍首。哭將起來。文歡倚了三才屍首。也哭起來。一衆人道。不知何故。雙雙殺死於此。元娘見一大包在地。提一提甚重。教人拿在桌上。解開一看。道。是了。是了。我房中失去金銀。恐官人埋怨。不敢明言。恰被官人知是三才盜去。今天早官人道。趁三才不在。文歡又在此睡。着他取了燈火。逕來搜出了贓物。想這凶奴偶回。見事露了。把家主殺死。正待收拾這一包物件要走。恐怕被人拿住經官。一時情急。自刎而亡的。道。你們把他頸上看。還是被人殺的。還是自己刎的。大家一看。道。大娘娘說得一些也不差。果然是自刎的。元娘

道。文歡之罪難逃矣。這金銀亦(莫)非是你盜去與他的。必要經官究罪。衆人道。求大娘娘饒恕了他。如今他丈夫已死。是個孤孀了。正好陪侍大娘娘。說罷。一齊跽下。元娘心下正要假脫手。道。若不看衆人分上。決不饒你。即時分付衆人。把房中箱籠共五隻。與我扛了進去。着人看着屍首。忙忙進內分付把總的管家。要一副上好沙板。買一副五兩的棺木。打點一應喪儀。把三才盛貯了。先擡到城外埋了。把主人屍首洗淨。喚人縫好。下了棺木。擡上中堂。誦經禮懺。訃音上寫蔣本劉做了孝子。那些親眷都來弔奠。過了七七。出了靈柩。元娘把內外男女都加恩惠。逢時過節。俱賞金銀。無一人不感激着他。文歡竟在元娘房裡住下。把那間死人房屋拆去。作一空地。看看過了百日。又將過年。正在那裡想劉玉。恰好到了。劉玉聽見蔣靑已死。先着人買了祭奠之禮。方進堂來。靈前祭奠。本劉回禮。進內見了元娘。夫妻二人又悲又喜。元娘道。

官人別後。可好麼。劉玉把家門重整之事。細說一番。元娘歡喜道。此間百萬家私。皆是我們的了。如今未可便回。待孩兒長大。娶了妻室與他。那時和你歸家方是。劉玉道。賢妻見教不差。我想上天有眼。蔣青起心拆我夫婦。豈非天報乎。元娘道。三才之自刎。亦是天報。劉玉不知其故。元娘把平生爲盜。後來搶擄元娘情由一說。劉玉道。皇天有眼。文歡又整了酒。送上樓來。元娘道。此婦即三才之妻。爲人文雅。你可收他做了二娘。文歡聽了。逕自下樓。劉玉道。不可。元娘道。若是如此。只我和你有歸家之日。不然一去。誰人料理家緣。劉玉點頭。晚間就與文歡先自暗地好了。這劉玉也不歸家。合家人都知劉玉是丈夫。因元娘加恩。都不敢言。本劉十六歲中了鄉科。明春聯捷。娶了本處王尙書之女爲妻。復了本姓。喚名劉本。劉玉夫妻同了劉本夫妻。往自己家中拜見親友。夫妻二人雙雙拜了關帝。發出一百兩銀子。修塑神廟。劉本夫婦重到蔣

文歡如己母。後至京卿。二母皆有封贈。後來劉本把房屋田地賣與大戶。將什〔物〕家伙送與妻家。取了藏的金寶細軟之物。儘底先送到父母處。帶了夫人併庶母。別了岳父母。逕歸本鄉。奉侍父母天年。後來元娘笑道。好奇。九月開花是一奇。打劫女人是二奇。夢中取鞋是三奇。蔣青之報是四奇。三才自殺是五奇。反得厚資是六奇。劉玉笑道。分明陳平六出奇計。夫妻大笑。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遲。

**總評**

天道好還。銖兩不謬。奪將來六載歡娛。賠去了千萬家事。好色的死於色。行凶的自罹凶。

校記

❶「傾」原作「輕」，據《歡喜奇觀》改。

❷「丹」原作「舟」，據《歡喜奇觀》改。

❸「趣」原作「越」，據《歡喜奇觀》改。

❹「較」原作「絞」，據《歡喜奇觀》改。

❺「勤」原作「節」，據《歡喜奇觀》改。

❻「把」原作「那」，據《歡喜奇觀》改。

❼「親」原作「侵」，據《歡喜奇觀》改。

❽「罄」原作「磬」，據《歡喜奇觀》改。

❾「劉」原作「留」，據上下文及《歡喜奇觀》改。

❿「擅」原作「義」，據《歡喜奇觀》改。

第六回　伴花樓一時癡笑耍

世事紛更亂若麻。人生休走路頭差。
樽前有酒休辭醉。心上無憂慢賞花。

爲何道慢賞花三個字。只因前一回。因賞花惹起天㨾大的愁煩來。這一回也有些不妙。故此說此三個字。且說宋時臨安一個進士。姓王名羽。官至副使。爲官斷事分明。不肯擅入人罪。受人私意。可惜這般好官。不曾修得些壽。早早死了。丟了萬貫家私。付與孩兒王卞。這王卞長成二十歲。因方纔滿得父喪。老夫人和氏。正要與孩兒議一頭妻室。不能就緒。王卞與一窗友栢青。在家中伴讀。二人情同道合。契若金蘭。終日不離左右。一日正值隆冬天氣。後園梅花正發。香氣襲人。公子聞之。喜不自勝。便道。栢兄。梅花香秀。香氣愛人。急宜賞玩。不可錯了花期。分付

王化。傳上夫人。治辦酒餚於梅花樓上。與栢相公賞梅。栢青道。等得酒來還有許久。和你先咏一着。如何。二人隨步走入花園。見紅白相間。清香撲鼻。栢青道。對此名花。豈無留贈。不免作詞數句。以助奇香。王卞取了紙筆。寫道。

佳卉放春。早花破凍。疑綿不煖。似玉而寒。瘦影樓窗。誰奇一枝綠萼。繁縈滿樹。忽看萬里白雲。昏來月解寫眞。曉起香爲薰魄。燈憐韻勝。雪其神孤。皎潔鉛華。不向陽春鬪美。凄涼心事。縱教結子猶酸。眞如淡服靚粧。奚減傾城嫣笑。爾乃天氣薄陰。寒風不勁。東郊北郭。靡不看來。古驛頹垣。皆經咏遍。更闌人散。香魂與鶴相關。朝出暮歸。幽事爲花不徹。而悵助高人之夢。額成公主之桃。枕上春懷。琴邊詩輿。仙去尚令暗惜。折來何以爲情。是用銀事（箏）玉柱。都尋歌舞名園。歲暮

天涯。總立鄉園公案。忍教笛怨。更訴東風。賴是酒醲。能消落月。安得並刀三尺。割取羅浮半邊。

季冬望日王卞戲書

栢青接過手來看。稱讚不已。須臾列下酒餚。四面開窗。清芬滿座。二人正方坐下。王化報道。蘇李二相公來拜。王卞道。可請來同坐。栢青將梅花詞籠入袖中。四人相見。四下坐開而飲。喫至半酣。蘇友道。自古說道。

遇飲酒時須飲酒。得高歌處且高歌。

今日對此名花。豈堪默飲。久聞栢兄絲竹高於千古。若操琴恐手冷。求弄笛一番。不致梅花冷落。栢青道。取笛來。須臾笛到。拿在手中。調得純熟。吹將起來。清新可愛。眞個玉笛一聲。柔腸三斷。正吹得清亮。只聽得呀的一聲響。各人一看。恰是牆邊伴花樓上。開了兩扇窗楞。只見兩個美人。欲笑含羞。側耳指說。掩掩遮遮。動人情興。那栢青放下笛。立起身

來對看。王卞急止曰。不可。此乃白年伯之女。你今輕薄他。老伯聞知。成何體面。蘇友曰。我聞白先生止有一位令愛。原何有二位。李友笑曰。他也道我聞王公子止有一人。原何倒有四人。各人大笑起來。栢青道。他女人家偷我梅香。蘇友曰。還是你吹簫引鳳。大家又笑。王卞道。他特來聽你妙音。反不湊巧。快坐了。吹與他聽。莫教他掃興而返。栢青又吹起來。二女人聽了。歡笑自如。原來白小姐聽見吹簫。侍女花仙再三要小姐同來。故此開窗而聽。小姐道。吹簫的是何人。花仙錯認道。正是王公子了。小姐道。進去罷。花仙道。說了王公子。便要回去。小姐道。休胡說。逕自去了。花仙獨自又看一回。竟不關窗。也進去了。天已將晚。各人痛飲一回。俱各醉了。一齊下樓。各人散別。栢青回房欲睡。又記着白家窗子未關。放心不下。拿了笛。與王化道。我因睡不着。再去看看梅花來睡。王化道。外邊風冷。栢青道。不妨。他逕至牆邊一望。樓窗還是開的。他便坐

在牆邊假山石上。取笛又吹將起來。花仙正走上樓。打點伏侍小姐去睡。聽得笛響。想道。王公子渾了。我趁小姐未曾上來。待我裝做小姐。嗅他一嗅。弄這書獃。看他怎樣瘋顛。待我笑笑兒着。便靠在窗檻上。輕輕咳嗽了一聲。栢青見了。喜出望外。他朝着窗一個大肥喏。花仙笑道。待我哄這書獃。偶然袖中帶得黄柑一枚。擲到栢青身邊。連忙拾起一看。好不歡喜。急向袖中去摸。恰有青果數枚。待要丢上去。恐輕小打不到。道。有了。摸着梅花賦。將幾個青果包做一包。丢入樓窗。恰也有些凑巧。竟投在樓板上。響了一聲。花仙拾了。正要打開來看。只聽得叫着花仙。應了一聲。關了窗。竟去了。栢青見閉了窗。如失了珍寶一般。又將黄柑來看。如得了珍寶一般。正在癡迷之間。只見王化走來叫道。相公。夜深風冷。且去睡罷。栢青把樓上望了一望。竟進書房。又把那黄柑在燈下看了又看。竟自着迷一般。正是。

只因世上美人面。壞却人間君子心。

坐至三更。方自上床睡。兀自夢中幾番驚叫。且說花仙睡到次早起來。到密處打開包兒。看見幾枚青果。取來補了。打開字兒。從頭一看。是一篇梅花賦。想道。小姐倒喜詞賦看。只說風吹到樓窗口。拾來的。與他看看也好。將來籠了。自己去梳洗。伏侍小姐。一應完了。小姐道。今日繡花手冷。做什麼消遣方好。花仙往袖中取出花箋。放在桌上道。看看如何。小姐從頭看遍。見王卞戲書。問花仙。何以到此。花仙道。旋風剛剛吹送到樓窗檻上。我見了取來的。小姐道。王公子倒也是個清品。不枉了縉紳家子弟。花仙道。小姐。昨晚笛聲哀怨。也不減鶴唳猿啼。何不也做一詞消遣。有何不可。小姐道。這也使得。即濃磨香墨。展過花箋。寫道。

梅花吐秀。羌笛傳香。此時倦客登樓。何處鄰人邀笛。悲從氣出。寧知失志之流。巧作龍鳴。縱是從羌而起。蕭條楊柳。早已

驚秋。歷亂梅花。非同寄遠。而寂寥清商之節。纖妙綠水之音。河內故人。賦成懷遠。平陽逆旅。奏是思歸。猿臂引而猿吟。鶴脛次而鶴淚。岳陽樓上。春心飛滿洞庭。揚子津頭。別淚多如江水。況玉釵敲斷。鐵馬嘶殘。思婦瑣窗。恨計程之未到。征人沙磧。願托夢以相求。便是一聲。已堪腸斷。那禁三弄。更入花來。故雖郭氏長生。魂隨巢女。石家宋偉。怨切趙王。爲寂寂之歌。作嗚嗚之調。城精猶能有意。山鬼詎獨無情。豈若名利不關。麥隴騎歸日暮。歲時作樂。杏花叫徹天明。信口無腔。未涉采菱延露。橫吹相和。不離野曲村歌。非驚多愁少睡之人。何有感慨悲歌之淚。

寫罷看了一回。花仙拿了一杯茶來。送與小姐。折了梅❶花賦。遞與花仙。不可與宜春這丫頭看見。花仙接了道。曉得。且說栢青。到次日。天未

明。就假做看梅花。就去看樓窗了。一日走上幾十次。到晚又同了王卞。將晚酒擺在花樓上喫。將笛又吹上幾回。這晚花仙伏侍小姐。在下邊喫晚飯。故不曾開窗嗅他。栢青吹了一個黃昏。不見動靜。進房睡了。次日又去。不住的走。其日王老夫人着孩兒往娘舅家探望。王卞到書房別了栢青。道。小弟探親。恐今日不回。有失奉陪。栢青道。請便。王卞去了。栢青倒快活起來。未到晚。老夫人打點晚飯出來。王化接了。擺下。栢青道。可擺在梅花樹下。待我對花而飲。不然沒興。王化只得掇了桌兒。擺在樹下。他便自飲自篩。自吹自樂。天色晚了。花仙又上樓伏侍。聽見笛響。他走到後邊。把窗開了一看。只見栢青一人坐着吹簫。花仙道。聞這王公子。年過二十。尚無妻室。想因孤枕難熬。前晚嗅壞了他。故夜夜在此着魔。待我再咳嗽一聲。看他怎麽。便嗽了一聲。栢青擡頭看見小姐在窗前嗽響。大了膽。朝着作一個深深大揖。花仙故意將手招他。栢青

看着這樣高樓。如何可上。心上急了。連忙去把花樓梯子。重重的拿了。靠着牆。竟走上來。花仙見了。笑道。明日罷。忙把樓窗關了。栢青聽見說。明日罷。走了下來。道。好了。今日進去。一定是明日了。他把梯子竟不掇開。自家歡天喜地的吃了幾杯酒。拿了簫。逕到書房歇了。王化收拾殘餚剩酒。也不知樓梯一事。逕自睡了。栢青一夜無眠。到次早。坐在書房細思道。白小姐爲何一見留情。十分有意。（倒也猜得着）他多分疑我是王公子了。況有梅花賦上邊。王卞名存。故此容易。倘若今晚僥倖。只可將機就計方可。倘說出我本姓。變卦起來。倒不便了。準備了一日。幾十次走到園中。王化❷見他不住走。只說他着了花魔。再不知花仙一段情由。勾引至此。未晚之際。公子不回。夫人照每日規矩。次第將晚酒送出。王化也不問。竟依先排在梅花樹下。栢青拿了這管笛。又如昨晚吹將起來。這晚恰好宜春上伴花樓來。耳內聽得園中吹響。他便開了樓窗一看。只見

一個戴瓢巾絨服的後生。拿❸管笛兒吹着。宜春這丫頭。極口快的一個醜貨。便朝着栢青。不管一些好歹亂叫道。再吹個我聽聽。（丫頭形狀恍然在目）栢青着魔的只道叫他。丟下了笛。竟上樓梯。宜春見了。動也不動。不住的看着。栢青竟至窗口。與宜春打個照面。宜春叫道。王相公上來何幹。栢青見叫王相公。知是侍兒口角。便疑心起。在這晚是十八了。月色已上。仔細一看。十分醜惡。便朝着宜春面上道。啐。眞着鬼了。見下梯走。宜春見他啐了一口。便惱將起來道。我好意叫他。只道他要些物件。問他。爲何啐我一口。想道。是了。大分是花仙在此。與他有了情。故有梯子靠牆。只道我是花仙。上來勾當。見了我這般面貌。有些不如意。便奚落我了。不要慌。待我在老爺面前。搬他一場是非。方知我的手段。說罷。竟進去了。且說花仙上樓。見窗兒開了。心下想道。何人開的窗。一望。只見王公子在那裡坐着。花仙想道。這獃子只管在此。恐後來被外人知道。怎生是好。不

免生一個計較。絕了他念頭方好。正在那裡想計。不想栢青早已看見。正是小姐在窗口隱約。竟上梯來。不想下面叫響。花仙應一聲去了。栢青走到樓上。見是一間空樓。他悄悄又走到前邊一望。方見小姐臥房在前樓。他不敢放肆。道。千辛萬苦。上得樓來。難道又去了不成。小姐雖然下去。免不得就來。色膽大如天果然不免在此榻上睡你等他便了。且說王化見夜深了。不見栢青。叫了幾聲。又不見應。想道。大分進書房去了。收拾完備。竟往廚下料理。這宜春見白公獨在前廳看月。他走到白爺前道。老爺。宜春在小姐後樓。拾了兩張字兒。花花綠綠。不識得。送老爺看看。白公接下。到外書房燈下一看。見梅花詞是王卞寫的。笛賦乃女兒筆跡。大怒。叫宜春。宜春恰好又往後樓去。看那窗子關也未曾。早在榻上看見王公子。吃了一驚。連忙又至白公書房。恰好叫着道。來了。白公道。你可知來歷麼。宜春道。老爺問。不得不說了。恐夫人小姐要見怪。故不敢說。白

公是個謹愼的人。道。不妨。我不與夫人小姐知道便了。宜春道。老爺。這兩張字。是小姐與花仙藏好的。道不可與宜春知道。我聽見了。故此偷來的。上邊想是罵我的。不必說了。方纔後園王衙笛響。我去開窗一聽。只見王公子傍了牆。走到窗前。見了我。啐了一聲。又下去了。方纔去關樓窗。如今他倒高臥在伴花樓上。打鼾着哩。白公喫一驚道。小姐在那裡。宜春說。小姐與夫人在房裡。宜春不曾上樓。白公心下想道。大分小妮子與王卞做下一手了。不必言矣。若一撩亂起來。非惟有玷家門。亦且官箴壞了。且住。我想王卞大膽。竟上樓來。也非一次了。律有明條。夜深無故入人家。非姦即盜。登時打死勿論。也罷。我有家人王七。心粗膽大。以殺伐爲兒戲。趁此機會。殺了他。把他屍首放在他自己園中。他家又不知是我家殺的。一來絕了後患。二來不露縉紳之醜。此爲上計。叫宜春。快喚王七來講話。去不移時。王七來見。白公道。你可曾喫酒麼。王

七道。十分醉了。正好睏哩。聞知老爺呼喚。只得起來。白公附耳低言道。可至件花樓上。如此如此。回來重重有賞。王七道。俱理會得。白公付了一把寶劍。他還自悄悄往後樓去了。白公叫宜春。你不可在夫人小姐前露一些兒話。若知道了。非惟夫人打罵。我亦不說。斷不饒你。今可去伴着夫人。且慢與小姐上樓去。宜春應了一聲。竟去了。只見夫人小姐。正在窗下做些針指。全不知一點情由。那王七去了半個時辰。領了這說話。稟道。老爺。事皆停當了。把屍首放在梅花樓下。把梯子放好在梅樓。小人走上假山。扒過牆頭。閉上樓窗。把樓上血跡揩淨。一路並無半點血痕。做得實是乾淨。求老爺重賞。把寶劍也還了。白公道。明早賞你三兩銀子買酒吃。不可與外人知道。王七道。小人雖是粗魯。這犯法的事。也曉得的。怎肯吐露。不須老爺分付得。還自出去了。花仙與小姐上得樓。已是四更時分。竟不往後樓看了。且說栢青家下。他父親在日。是

個鄉科出身。做到通判任的。也有幾千家事。止生下兩個兒子。大的納了監。尚未掛選。回在家下。喚名栢翠。第二子便是栢青。他二人父母雙亡過了。因是日家下有人與栢青議親。特來接他回家商議。一個家人逕至王衙來尋。王化見說。隨引了家人。往書房裡來叫。並不見影。王化道。大分又往花園裡去了。同了來人。往花園叫。又不見應。家人道。敢是同你相公那裡去了。王化道。我相公往親戚人家去了幾日矣。不在家下。家人道。敢在假山後面大解麼。二人同去。往從梅花樓下過。只見血淋淋倒在地下。仔細一看。喉嚨管是割斷的了。家人叫將起來。驚得家中大小。一齊都到園中。看見都吃驚打怪的。不知何故。被人殺死。栢家之人。一逕歸家。報與大相公道。不好了。二相公殺死在王衙花園樓下了。栢翠一家都吃了一驚道。有何緣故。以至如此。栢翠道。王大相公怎麼說。家人說。那王化回道。不在家幾日了。栢翠道。人命關天。必須告官。

方見明白。即時寫了狀子。呈在本府。府官見王卞名字。知是同年王羽之子了。便問栢翠。他是讀書之人。爲何殺你兄弟。有證見麼。栢翠道。殺死在王家。雖有證見。何由知之。知府發與該房簽牌去捉。差人出得府門。恰好王卞探親而歸。路經本府。不提防這樁公案。差人看見。認得王卞。一把扯住道。王相公。太爺奉請。王卞道。是年伯了。有何事見教。待我歸家。換了公服來相見。差人道。老爺也是便服。就在私衙一見。立等有話要講。王卞不知情由。一逕進了衙門。太爺坐在堂上。兩個差人扯定。稟道。王生員拿到了。銷牌。王卞方知有何事情。把巾兒除了。籠在袖中。跪在衙下。太爺道。有人告你。可知道麼。王卞道。不知。太爺把栢翠狀子。着門子與他去看。王卞從頭一看。吃了一驚道。栢青乃年姪好友。只因這幾日往探親識。不在家下。不知何故被人殺死。只見栢翠也來跪下道。想我兄弟在你家攪擾。或有言語之間。乘怒把他殺了。情是眞的。全

不思人命關天。怎生下得這般毒手。王卞道。差矣。我不在家。畢竟你兄弟有甚麼原故。方纔是何人殺取。終不然無因而殺得的。栢翠道。你如今抵賴。你說是何人殺的。我只要一人抵命。定要尋你。太爺道。且休得亂爭。待我慢慢問便罷。着原差追王家十兩燒埋。且買了棺木盛貯。擡往栢家墳上安置。把王生員討保。栢翠稟道。太爺。人命重情。怎生討保。求太爺收監。太爺道。不是。一來待他歸去。查訪個眞實情由。或是何人下手。好分個皂白。二來年近了。一時難以問明。待次年燈後。待我與你成招便了。栢翠想道。明是年家分上。故意做情。待到開正。我往道裡告他。求他親審。不怕他不抵命。只得大家出來了。王卞到家。夫人大衆又驚又苦。王化把連日在花園內吃酒吹笛原由細說。王卞一時難理會。請了差人地方。買了一副沙板棺材。把栢青好好殯殮。王卞痛哭一場。拜奠一番。栢家大小看見。明知非是王卞所殺。叫了吹手。一如大喪。送

出王家門外。因此栢家原要來打碎王家物件。一來王卞母子又好。二來王家人多。也動手不得。又怕太爺着惱。只得隨了棺材。同到墳上安置去了。且說栢家又有鄰居。名喚吳三。慣在人家挑是播❹非。一個小人。他便對着栢翠道。怎不到道裡去告。倒把他在人前誇❺口。道。你是個鱉監生。有何用。自然歇手了。若把我。弄得他家破人亡。到底要他償命。你若懼訟。我替你去告。把我做了證見。只說某日拿了幾百兩銀子去納監。在王家露帛。即起不良之心。登時殺取。那時我上前一口咬定。說事是眞的。就是不致償命。銀子也得他幾千。怎生就這般屁燒灰住了。栢翠聽他這番言語。便道。兄肯出頭。借重老哥。容當重謝。吳三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也不用尊駕出頭。小弟明早代兄去一告便了。王卞只說太爺做主。且到燈後。不過做些銀子。把與栢家。將就歇了。那裡知道生出這段情由。其日王卞正去謝太爺釋放之恩。出得門來。

被道差拿了便走。捉到道裡。不由分說。就要夾起來。被吳三倂言俐齒。王卞那裡對得他過。那道尊是個不明白的官府。定要夾起來。可憐那瘦怯怯的書生。怎當得嚴刑重拷。只得畫了招。定了罪。發下本司監了。王化得知。飛也似跑回。稟與夫人得知。夫人大哭。暈去幾次。家下大小。無不下淚。王化道。事已至此。不必哭矣。快打點酒食。送與相公。拿了鋪陳銀兩。同了幾個家人。一齊進去。大家哭起來。王卞道。拜上奶奶。不可爲我記念。是我命該如此。你衆人與我好好伏侍夫人。王化道。不須相公分付。待小人在此伏侍。衆人且回去。天色曉了。不可久留。禁子打發出門。把門上了鎖。且說白❻公次日聞知。殺死的倒是栢青。聞王卞幾日不在。爲何詞賦又是王卞名字。心下狐疑。看女兒形容。端然處子。況說是王卞入罪。又意在淡然。想道。莫非誤了。也且不提。再說花仙得知此事。心裡暗想道。原來吹笛後生。喚做栢青。與王相公什麼相干。只不

知爲何殺死園中。料王相公又不在家。怎生做出這一件奇事來。也不在心上。只見一日。花仙着宜春往伴花樓去取一件衣服。宜春道。阿呀。我不去。花仙道。你爲何不去。宜春口是快的。又無主意的人。把那前情。猶如鬼使神差的一般。直流了出來。花仙聽了道。寃哉寃哉。可惜王相公。無辜受罪。眞是我害了他也。宜春道。爲何。老爺說字紙上有王卞名字。花仙道。亦是我害他也。宜春說了一番。遝自去了。花仙到晚上樓。與小姐將自己嗅了栢青。併宜春告訴家主。着王七殺死。置屍梅樓。陷王公子情由一說。小姐埋怨道。什麼要緊。這樣作猷。栢青死也是該的。害了王秀才。於心何忍。顯(險)些兒把我名節玷污了。那王老夫人止得這位公子。又不曾婚娶。絕了王家後嗣。皆汝一身之罪矣。花仙道。小姐不須埋怨。自古道。男女雖別。忠義一般。此事原因我一時作戲而起。豈惜一身。而陷無辜絕嗣乎。小姐說。據你之言。爲今之計如何。花仙說。

小姐。事在未成。豈可輕說。我自相機而動便了。且說過了除夜。便是新正。家家賀節。處處笙歌。恰值本府太爺到白衙賀節。家人報將進來。白公穿了公服。出外迎接。花仙聞得太爺乃王公子年家。甚是爲着公子的。起了一點眞心。他便走出廳來。全無忌憚。一膝兒跪在太爺面前道。侍女花仙。有事稟上。他將聞笛擲果之意。宜春之怨。王七之謀。細細的說了一番。道。原因賤妾之戲。而引栢子之狂。罪在於奴。實與王公子無辜。妾之一死允當。若移禍於良善。妾實不忍也。乞老爺將奴抵罪。放了王公子。則牢無屈陷之囚。實有再生之德。太爺見說。立將起來。口稱。難得難得。既如此。我即同你見道尊。你不可改移方是。花仙道。出於本心。怎肯改移。白公見了。只得無奈。憑他去了。太爺隨即換了素服。進了道中。將前事細陳一遍。道尊叫花仙。一一問明。竟喚栢翠。當堂說了一番。這是你兄弟自取之禍。與王卞何干。栢翠道。老爺。這是王卞買出此婦

來。故意遮飾。道尊道。胡說。誰肯將刀割自己之肉。便道。花仙。你如今是個正犯了。可畫了招。到牢裡去坐。花仙慨然道。自然之理。何必再言。該房即將原卷登時畫了供狀。即時取出王卞。當堂釋放寧家。花仙發入女監坐下。這王卞也不知什麼來由。太爺與道尊將花仙之事。一一說明。喜得王卞連忙叩首。去了枷杻。出了衙門。王化飛也似報與夫人。母子重逢。又苦又喜。一家門感激花仙。身居女流。有些意氣。我必然代他奏聞。出他之罪。只見白公聞得王卞回了。只得上門來請罪。王卞道。這是晚生命該如此。與老伯何干。老白見他忠厚。況見他才貌。便道。向聞未有尊眷。可曾有了麼。王卞說。尚未。白公道。若不棄嫌。願將小女贖罪。王卞喜道。只是不敢高攀。告過老母。央媒奉懇便了。說罷。作別起身。王卞進內。與母親道其來歷。夫人歡喜。向知小姐賢慧。不可錯了這段姻緣。恰好蘇李二友到來。一來賀節。二來相望。夫人便央他爲媒。二友歡

喜道。這是因禍而致福了。王卞即時回拜白公。次日。二友往白處議親。一說一成。擇日下禮。聘定了。尙未成親。這花仙在監裡。小姐不時送酒食。送盤費。不必言。王公子感他有此俠氣。不時着人去望他。這酒餚日日着王化送去。這花仙倒也自在。且說其年秋試。王卞入了三場。中了舉。同春場。又中了進士。觀政時。就上一本。爲花仙戲謔而陷大辟。聖上發部知道。刑部復一本。栢青以夜深無故入人家。應死無疑。然戲謔之情。事屬曖昧。相應豁免。無疑。聖上竟批着本處撫按速出。花仙得放歸家。合門歡喜。王卞選了大理寺評事。歸家完婚。與母親議曰。花仙女子。爲情至此。孩兒不忍忘他。乞母親聘爲次室。不枉他爲孩兒這番情義。夫人大喜。遂央了蘇李二人。到白處說。白公有什麼推辭。遂一同送禮。擇了日。雙雙過門。成其大禮。諸親六眷。無不稱好。栢翠也來稱賀。酒筵之間。與王進士道。前事在晚生竟已歇了。有一光棍吳三。自己出頭。又

惹這番得罪。王卞道。既有這般惡棍。何不早言。留在世間。害人不淺矣。說。知道了。酒筵各散。歸房來看二位新人。眞似一對嫦娥降於凡世。王卞感激花仙道。那一人是二夫人。花仙微笑而已。王卞道。怎麼有這般俠氣。使我好感激也。花仙道。若無那日。怎有今朝。三人又吃飲團圓酒席。同歸羅帳。一箭雙雕。可謂極樂矣。次日拜了按院。遞了吳三。訪察即時提去。打了八十板。尙不肯死。畢竟拖了牢洞。看這一回小說。也不可戲謔。也不可偷情。也不可挑唆涉訟。行好的畢竟好。作惡的畢竟不好。還是諸惡莫作。衆善奉行。這八個字無邊受用。

總評

梅花三弄。浪思斷送佳人。纖手一招。反落狂生之魄。伴花樓上。笛韻與孤魄齊飛。知府臺前。俠氣併寃詞炳朗。輕薄子固當如是。俏丫頭亦復何辭。人弄

梅花耶。梅花弄人耶。笛斷送人耶。人斷送笛耶。只成妮子❼之頭到人耶。

校記

❶「梅」原作「同」，據《歡喜奇觀》改。
❷「化」原作「花」，據上下文及《歡喜奇觀》改。
❸「拿」原作「會」，據《歡喜奇觀》改。
❹「播」原作「番」，據《歡喜奇觀》改。
❺「謗」原作「跨」，據《歡喜奇觀》改。
❻「白」原作「相」，據《歡喜奇觀》改。
❼以下五字底本缺佚，據正續本、《歡喜奇觀》補。

第七回　陳之美巧計騙多嬌

娃館西施絶艷。昭陽飛燕嬌奇。三分容貌一山妻。也是這般滋味。　妃子馬嵬埋玉。昭君青塚含啼。這般容貌也成灰。何苦拆人匹配。

話說直隸徐州。有一巨萬富豪。姓陳名彩。字之美。年紀三十一歲。妻房竟不生子。陳彩爲人機智深密。有莽操之奸。對河鄰舍潘玉。年六十歲。妻張氏。小他一年。生子潘璘。年二十五歲。娶媳猶氏。一貌如花。生下二子。長孫潘槐。二孫潘楊。一家門六口。家貧實難度日。猶氏日夜績麻。相幫丈夫過活。這潘璘雖是貧窮。人却伶俐。往去鄰家借得五兩銀子。他的門首買(賣)些雜貨。一日。潘璘因腹中偶然作痛。喚猶氏看店。往內出恭便來。恰好對河陳彩走過。一眼瞟見猶氏生得如花似玉。魂魄

飛揚。把身子復將轉來。只做買物。又把猶氏上下一看。見了他那雙小脚兒。十分愛慕。（勾人性命）便道。小娘子。我要買幾件貨物。可取與我。答道。請坐。店主便來。答道。有坐。聽了他聲音嬌麗。便想。這婦人是個十足的了。我空有千箱萬籠。黃的金。白的銀。只少玉的人。若得他爲我妻妾。死亦無恨。又想。我聞潘家極窮。若要謀他。必須利結他心。方能成事。心下打算。必須如此。方可圖謀。須與潘璘出來。見彩施禮道。貴人難得到賤地。有何見諭。彩言。適從寶鋪經過。偶然要買幾件東西。驚動莫怪。潘璘云。足下要買何物。陳彩走進店中一看。當買也買些。不要的故意也買些。取了許多。放在櫃上。叫。潘兄。請算一算。潘璘一算。止得二兩本錢之物。說照本該三兩二錢。陳彩說。那有照本之理。道。將貨不可亂了。我去着小廝來拿。潘璘送出。陳彩急至家中。忙取白金一錠。恰重四兩二錢。叫一小使拿了拜匣。隨過河來。潘璘隔河望見。忙叫猶氏點茶。只見陳彩取出

那錠銀子。交與潘璘道。外奉一兩作利。潘璘再三不肯收。陳彩說。如兄不收。弟亦不敢領貨矣。潘璘收了道。得罪了。小廝將貨物先自拿回。只見店面後送出兩盞茶來。陳彩接了在手道。潘兄。你這般爲人忠厚。怎不江湖上做些生意。守此幾件貨物。怎討得發積。(迹)潘璘說。奈小弟時乖運蹇。也沒有本錢。怎去做得。陳彩說。兄若肯。小弟出本。兄出身子。除本分利。如何。潘璘道。若得如此青目。弟當犬馬報也。陳彩說。言重。今日且別。明日再議。逕自謝茶去了。猶氏聽見。對丈夫說。若得這個人出本。錢上圖些趁錢。潘璘說。忒也忠厚。方纔之本。止得二兩。他如今與我四兩二錢。將銀子遞與猶氏。猶氏說。他爲甚買這許多何用。潘璘道。他萬萬的財主。這一錠銀子。只當用一個銅錢。猶氏說。原來他家這般豪富。不提。次日陳彩下一請帖。請潘璘吃酒。潘璘竟赴席。談及合夥之事。陳彩說。明日先付兄一百兩。兄可往瓜州買棉花。待回來看好。與兄

同去做幾帳。如今和你合夥。便是嫡親兄弟一般往來便好。潘璘說。全仗哥哥扶持。盡歡而散。次日。猶氏云。陳家今日將銀付你。須設一桌酒答他。方是道理。不然被他說我家不知事體。潘璘云。賢妻見教極是。即時寫下請帖。自己袖了。忙到陳家。相見時。先謝攪擾。後下請帖。陳彩歡喜。送出了門。潘家忙到午上。酒餚已備。只見陳彩打扮得齊齊整整。隨了一個小使。拿着銀子。到了潘家。潘玉父子迎進。見禮。敘了閒話。將一百兩銀子。送與潘玉道。待令郎做熟了。再加本錢便了。潘玉言。全仗扶持。說罷坐席。曲盡綢繆。酒闌人散。次日。潘璘僱船束裝。別人父母妻子。即往陳家去說。陳彩送到船邊。兩下分別。一路上逕到瓜州。投了主人。買下棉花。往徐州而回。這陳彩常到潘家。假意問候。不時間送些東西。下此機智。隔了三個月。潘璘回家。見了父母妻子。即到陳家。見了陳彩。拿出銀子一兌。除起本銀一百兩。餘下四十。陳彩取了二十兩。那二十

兩付與潘璘。又扯住請他吃酒。歡歡喜喜。送出大門。潘璘到家。取出前銀與父母看了。一家門歡歡喜喜道。買些三牲福禮。獻着神道。就請陳家一坐。猶氏道。你前借的五兩銀子。可送去還他。也請他坐坐。想來都是好人。潘璘說。正是。忙取了五兩。本利還了。取還原票。接了他們同飲。陳彩酒至半酣道。我今番湊了二百兩。你自再走一代(次)待再一番。與你同去。潘璘歡喜。過了幾日。陳彩將二百兩銀子。付與潘玉父子收了。遂買舟再往彼處。別了家下。竟去了。不兩月。潘璘回了。將本利一算。兩人又分四十兩。一個窮人家。不上半年。便有六十兩銀子了。陳彩便兌出五百兩❶來。道。今番我與你去兩下別(利而誘之害。而取之)了家中。一逕去了兩個月。回至西關渡口。是個深水所在。幽僻去處。往來者稀。璘上渡以篙撐船。彩對(忖)曰。此處可以下手。哄船家曰。把酒與我一暖。與潘舍同喫。船家到火艙裡取火。陳彩走上船頭道。你可到艙中喫酒。待我撐罷。

潘璘那篙子。被陳彩來取。潘璘放手。陳彩一推。跌在深淵裡面。（人心之險如此。）潘璘竄上水面。陳彩一篙打了下去。方叫船戶救人。梢公來時。人已浸死矣。倩漁翁打撈屍首。就將錢買托漁翁。以火燒屍。焚過。裹了骨髓。下船歸家。着了白道袍。見了潘玉。便大哭起來。以後方說潘璘跌下水凶情。潘家父母妻子一家痛哭。陳彩又假哭而陪。着父母細問情由。彩言。因過西關渡。他上渡撐船。把篙不住。連人下水。水深且急。力不能起。流水急。喚漁船撈救。尋得起來。氣已絕矣。船上不肯帶材。只得焚骨而回。言畢。潘家又哭。彩將賣貨帳目並財本一一算明。又趁銀一百兩。交還潘玉。滿家感激一番。若非尊駕自去。則骨亦不能還鄉矣。實是大恩。多感多感。送出了門。潘玉把二孫做了孝子。出了訃狀。立了招魂旛。誦經追薦。一應又去了些銀子。一家五口。喫了年餘。又大潑小用。那銀子用去七八了。兒子又死。自身又老。孫子又小。不能撫養。欲以媳婦招一丈夫贅家

料理。陳彩聞知其事。即破曰。不可招贅。他到家初然依允。久後變了。家必被他破敗。孫子被他打罵。你兩個老人家。被他指說。趕也不好趕。後悔何極。依我愚見。守節莫嫁爲上。缺少盤費。我帶得十兩在此。下次如要。我再送來。一家兒見了。感激不盡。稱他無數好處。又過半年。潘家又無銀了。要將媳婦出嫁。得些銀子。也好盤費。陳彩喚了媒婆道。如此如此。得成時。後來重謝。媒婆進了潘家。坐下道。大娘子出嫁。要何等人家。潘玉說。不過溫飽良善人家便了。媒婆起身道。別了。明日有了人家。便來奉復。今日對河陳財主。央我尋個美貌二娘。要生兒子的。我去與他尋尋看。潘玉道。可是陳之美。媒婆道。正是正是。潘玉道。何不把我媳婦與他一言。媒婆道。恐大娘子不肯爲妾。故不敢言。潘玉道。你不知。我受他家好處。故此不論。媒婆說。如府上肯。不必言矣。別了。逕到陳家。猶氏與公婆道。寧爲貧婦。不爲富妾。公公怎生許他。潘玉道。他的爲人。你自

曉得的了。況前日收了他十兩銀子用去了。若將你嫁與別人。必須還他。將你嫁他。他必不敢說起。還有二十兩銀子。不必言矣。況我兩個老人家。早晚有些長短。得你在他家。你看我兩個孫子分上。必然肯照管。收拾我老兩口兒的。故此許他。實非別念。只見媒婆與一小使。捧一盒子進來。媒婆道。大娘子好造化。一說一成。送聘金三十兩與潘阿太。明晚好日。便要過門。潘玉夫妻歡喜。寫個謝帖。出了年庚。各自別去。次日。陳家將轎來迎。猶氏拜別公婆與兩個孩兒。說了。含淚兒上轎。到了陳家。拜了祖宗。見了大妻。夫妻歸房。吃口和合酒兒。又下來一家兒吃酒。大妻見猶氏標致。心中忿忿不樂。夜已深了。陳彩與猶氏上樓。陳彩扯猶氏睡。猶氏解衣就枕。陳彩捧過臉兒。咬了一下道。好標致人兒。我陳彩好福氣也。說罷。逕上陽臺。猶氏金蓮半舉。玉體全偎。星眼含情。柳腰輕蕩。而陳彩年雖大如潘璘。而興趣比潘璘大不相同。故猶氏愛極。是

以枕席之情盡露。陳彩十分美滿。便叫猶氏道。你前夫好麼。猶氏搖首。又問道。我好否。點點頭。道。既好。捨不得叫我一聲。猶氏低低叫道。心肝果好。那陳彩便着實做弄一番。猶氏爽利。兩下丟了。自此二人朝歡暮樂。似水如魚。竟不去理着大妻。故此大娘氣成怯病在床。服藥無效。陳彩並不理他。猶氏嫁過陳家一年。生一子。大妻見猶氏生子。一發忿極。遂致身死。陳彩把猶氏作了正室。一家婢僕。俱喚大娘。又過一年。又生一子。陳彩大喜。到滿月之日。請集諸親。在堂飲酒。且說猶氏。因產已滿月。身上垢膩。喚使女燒湯。到房中沐浴。正下蘭湯。渾似太眞遺景。有新浴詞爲記。

蘭湯既具。浴罷微涼。紗葛新裁。着來適體。夜月冰壺之魄。春風沂水之情。喚婢櫛其顛毛。命童按其骨節。披襟池上。正逢竹下風來。露飲庭中。忽見松梢月出。三餐爲家常俸祿。一扇

乃自在修行。多撲流螢。檢點光能辨字。滿簪茉莉。榔榆髻小於化。清士隱見之時。靜女停針之會。身安即福。點美是禪。蕭然已出塵埃。不復更知寒暑。又如心無俗慮。永勝爲官。客是可兒。頗能説鬼。平時業已稱快。夏月尤見相宜。濯足清流。有望八荒之想。振衣盤石。欲追四皓而遊。可謂得意忘言。雖有貴人不換。合德體香。釀成禍水。太眞脂滑。汚及清華。漢帝暗擲金錢。明皇數回玉輦。未能澡體。徒以誨淫而已。

堂客酒散之時。正房中浴完之際。陳彩到房。見猶氏拭浴。渾身白玉。並無半點瑕疵。一貌羞花。却有萬千嬌艷。脚下一雙紅鞋兒。小得可愛。十分興動。情思不堪。忙自脫衣。把猶氏放倒牙床。便自盡情取樂。又將小脚兒捻了幾把。架上肩頭。看了他粉白身子。恨不得把他吞了下肚。盡興弄了一會。猶氏水不住流出。陳彩把眼去看。見細草茸茸。❷饅頭一

縫。把手在上邊滿摸道。心肝。生得這般豐滿。實爲可愛。我要做一個倒插蓮花。我在下邊。看他進出。你可肯麽。猶氏說。兩年夫妻。不知被你弄盡了多少景況。那裡有什麽不肯。使(便)扒於陳彩身上。將花牝湊着癢處。搖一會。套一會。住一會。墩一會。摟了身子研一會。弄得高興。猶氏丟了。陳彩心下十分得意。正是。

不施萬丈深潭計。　怎得驪龍項下珠。

猶氏嫁過陳家。已是幾年。自己年紀。已是三十歲了。其年潘玉年已七旬。猶氏與夫言曰。潘家公公。明日已是七十歲了。我想當時嫁你。虧他一力兒做主。致我今日富貴。怎忍見他無兒老父。值此荒涼。不免破費一二兩銀子。待我過去與他一賀。你心下如何。陳彩騙他媳婦到了手。那裡還肯使這般閒錢。只因愛妻說的。只得取二兩銀子道。你要自去走遭。晚上便回。猶氏即時梳洗整齊。上了轎子。逕往潘家而來。大小孩

兒見了娘來。一齊歡喜。同了母親進內。潘玉夫妻見了媳婦。雙雙下淚道。你過去多年。我兩人那一日不思。那一日不想。兩個孫子又無掙處。一家門四口。有一頓。沒一頓。苦不可言。猶氏說。陳家丈夫。不知他的錢。則在家中。便十分緊急的。全不似待我家這般寬厚。十兩進門就上帳。百兩進門就上帳。一些也沒得放鬆。故此媳婦時時有心。實無半毫爲敬。數日前。且喜他死的妻子房中。有一隻灰缸。藏灰久矣。偶然該是媳婦造化。裡邊都是金銀首飾。媳婦取了。今日悄悄將來。奉與公姑。說罷。開了箱子。取出許多物件。約值五百餘金。潘玉見了道。好個孝順媳婦。如今的世人。嫁了去。便恩斷義絕了。那裡還念前夫的公姑。今日方見你的孝心。好了。你大的孩兒今年十四歲。小的十二歲了。我將此銀。一邊與他二人做生意。一面定兩房孫媳婦。我的老年。便好收成了。猶氏道。我知公公生日還未。只因記念已久。無由而見。假說明日生辰。他奉

銀二兩。乞公公叱留。潘玉道。我不好收他的。猶氏說。不妨。這是媳婦主意送的。猶氏見了孩兒。如見親夫一般。各自下淚。潘玉分付孫兒。買些甚物。請你母親。猶氏說。兒。你母親日日有得吃的。買些請祖父母。兩個孩兒買了物件進門。猶氏見了。脫下長衣。即往廚下料理。潘玉見了。歎❸曰。處於這般富貴。猶自肯入廚調理。我家無福。該這般賢婦。猶氏安排端正。請公婆坐了。斟酒奉着。自己同兩個孩兒在下邊同吃。公婆十分大喜。不覺天晚。陳彩喚人來接。猶氏回。明日方來。小使去了。少停又換一個來接。潘玉道。他家緣大的。一時缺不得家主母的。兒。你去罷。猶氏依公公分付。穿衣拜別。兩個兒子送娘到了陳家方轉。閒話休提。且說又是十年光景。那潘玉夫妻。雙雙眉壽。猶氏年已四十歲了。潘槐娶妻。生了兩個兒子。潘楊娶妻。也生一男一女。陳彩長子十八歲了。娶媳婦。也生一孫。次子十七歲。方纔娶。這猶氏雖然止得四十歲。倒是滿眼

兒孫的了。陳彩見生了孫子。道。我

不求金玉重重富。　但願兒孫個個賢。

一日天暑。夫妻二人。就在水閣上鋪床避暑。看了那荷花內鴛鴦。交頸相戲。陳彩指與猶氏看。好似我和你一般。猶氏笑曰。我和你好好兒坐在此間。陳彩見說。知猶氏動情。扯了他往榻上雲雨起來。那猶氏被陳彩這色鬼日日迷戀。便不管日夜。一空便來。故此再不推辭。夫妻二人實是恩愛。弄了一會。方纔住手。只見一陣風來。雨隨後至。一陣陣落個不住。正是。

最憐燕乳梁間語是無糧。

不省蛙鳴草下。訴何私事。

須臾。雨收雲散。夫妻二人。又看看荷花池內那鴛鴦戲水。陳彩笑曰。我們如今不像他了。猶氏一笑。取了一枝輕竹。把鴛鴦一打。各自飛開。陳

彩曰。你不聞。

休將金棒打鴛鴦。打得鴛鴦水底藏。

比似人間夫與婦。一時驚散也心傷。

猶氏把棒往水面打了一下。難道我打水。看你也有詩講。陳彩道。也有。

誰把琅玕杖碧流。三聲擊破楚天秋。

千層細浪開還合。萬粒明珠散復收。

紅蓼灘頭驚宿鳥。白蘋渡口駭眠鷗。

料應此處無魚釣。捲却絲綸別下鈎。

猶氏說。你原來會做詩。待我再試你一首。猶氏往池中一看。一個青蛙浮在水面。猶氏將棒照蛙頭上一下。那蛙下水。頃刻又浮上水來。猶氏又一下。打得重了些。登時四脚朝天。死了。一個白肚皮朝着天。猶氏笑曰。這死青蛙。難道也有詩。陳彩道。閔詩有云。

豈不是詩。猶氏笑道。這詩我却解不出。陳彩說。那閔獃見一青蛙死於水上。白肚朝天。四足向首。分明像個白的出字。道。只是濶些。故云蛙翻白出濶。又見一蛙(蚯)蚓死於階下。色紫而曲。他說猶如一個紫的之字一般。只是略長些。故曰蚓死紫之長。猶氏笑道。這是別人的詩。作不得你的數。我偏要自做一首。試你學問。陳彩想着。青蛙被猶氏打死。渾似十八年前打死潘璘模樣無二。向了猶氏說。你要我做詩不打緊。恐你怨我。故怎敢做。猶氏笑道。本是沒有想頭罷了。我與你十八年夫妻。情投意合。幾曾有半句怨言。如今❹恨不得一口水吞你在肚裡。兩人併做一人方好。還說個怨字。便是天大的事。也看兒孫之面。便丟開了。還這般說。陳彩見他如此一番說話。這料然不怪我的。即時提起筆來。寫道。

蛙翻白出濶。　蚓死紫之長。

當年一見貌如花。　便欲謀伊到我家。
即與潘生糖拌蜜。　金銀出入錦添花。
雙雙共往瓜州去。　刻刻單懷謀害他。
西關渡口推下水。　幾棒當頭竟似蛙。

猶氏道。西關渡口。乃前夫死的地方。你敢是用此計謀他。陳彩笑道。却不道怎的。猶氏道。你原來用計謀死他。方能娶我。這也是你愛我。方使其然。把詩兒摺好了。放入袖裡。往外邊便走。陳彩說。地上溼淥淥的。那裡去。猶氏說。我爲你也有一段用心處。我去拿來你看。方見我心。陳彩說。且慢着。何苦這般溼地上走。猶氏大步走出了大門。喊叫。陳彩謀我丈夫性命。娶我爲妾。方纔親筆寫出情由。潘家兒子快來。潘槐潘楊聽見是母親叫響。一見沒命的跑將過來。哄了衆百人聚看。猶氏一五一十說了一遍。陳彩兩個兒子。兩房媳婦。來扯猶氏進內。陳彩亦出來扯。

潘槐潘楊把陳彩便打。猶氏道。不可打。此乃殺父之仇。不共戴天。隨我往州裡告來。衆鄰友那勸得住。恰好州官擡進衙門來。猶氏母子叫屈。州官魏爺分付。帶進來。猶氏將陳彩八句蛙詩。把十八年前情由訴上。州官大怒。登時把陳彩拿到。無半語推辭。一一招認。魏爺把彩重責三十板。立擬典刑。即時申文上司。猶氏並二子槐楊。討保候解兩院。是日州衙前看者。何止數千人。皆言。此婦原在潘家。貧苦。績麻度日。今處陳家。有萬金巨富。驅奴使婢。先作妾而後作正。已是十八年了。生子生孫。恩情已篤。今竟呈之公庭。必令償前夫之命。眞可謂女流中節俠。行出乎流俗者也。過了月餘。兩院倒案已畢。將彩明正典刑已定。彩托禁子叫猶氏並二子到獄中囑咐。猶氏不肯去見。只使二子往見之。彩囑二子傳命曰。我償潘璘之命已定矣。你母怨已酬。結髮之恩已報。何惜見我一面。我有後事。欲以付托。二子回家見母。將前事悉言。猶氏道。我與

他恩誼絕矣。有何顏再見。我決然不去。二子入獄。將母之言說與父知。彩大怒曰。我在獄中受盡苦楚。不日處決矣。他倒在家受享富貴。問他還是潘家物乎。陳家物乎。二子到家。以父言傳母。猶氏曰。我在你父家一十八年。恩非不深。只不知他機謀太狠。今已洩出前情。則爾父是我仇人。義當絕矣。你二人是我骨血。天性之恩。安忍割捨。你父不說富貴是他家的。我之意已欲潘家去矣。今既如此說。我意已決。只當你母親死了。勿復念也。二子跪曰。母親爲前夫報仇。正合大義。我父情眞罪當。不必言矣。望母勿起去心。須念我弟兄年幼。全賴母親教育。說罷。一齊哭將起來。兩個媳婦苦苦相留。猶氏不聽。登時即請陳彩親族。將家業並首飾衣衫。一一交付明白。空身回到潘家。仍舊績麻。甘處淡薄。人皆服其高義。後潘璘二子盡心生理。時運一來。亦發萬金。潘玉夫妻壽年九十。猶氏亦至古稀。子孫奕葉。羨潘璘之有妻。仇終得報。嘆陳彩之奸

謀。禍反及身。正是。

禍本無門。　惟人自招。

作善福來。　作惡禍到。

**總評**

竊笑世人。每以恩情二字。與仇怨二字分看。愚獨以爲此四字。正當互觀。何也。夫陳彩一見潘璘之妻。從此一種戀戀之情。便生出許多綿綿之恩。及至西關渡口。結成莫大之仇。是自買物之時。已種西關之怨矣。及其計就謀成。魚水之歡。何如其恩也。復至荷亭之戲。棒打之歡。恨不能合二身爲一身之語。夫婦恩情。至此極矣。抑孰知情之極。怨始露。仇始雪。而西關之怨。又從極樂處報。孰謂恩情非仇怨乎。孰謂仇怨非恩情乎。雖然孟子云。有伊尹之志。則可使潘璘之妻戀富貴而忘貧賤。貪新恩而捨舊好。則兩棍當頭之語雖

露。而報仇之念未必如此其堅也。此回小說。當作一卷之首。可以警人。亦足以風世。妙妙。

校記

❶「兩」字原無，據《歡喜奇觀》加。

❷「茸茸」原作「葺葺」，據《歡喜奇觀》改。

❸「歎」原作「僅」，據《歡喜奇觀》改。

❹「今」原作「个」，據正續本、《歡喜奇觀》改。下文或同。

自古姦難下手。易因淫婦來偷。見人得意便來兜。倒把巧言相誘。　含笑秋波頻轉。幾番欲去回留。對人便整玉搔❶頭。都是偷郎情竇。

且說東陽縣中。一人姓崔。名喚福來。年已五十。家中獨自過活。其年浙江汰去老弱民兵。招募選補。崔福來聞知這個消息。一肩兒挑了家私。竟到杭城。投下宿店。到營中打聽。報了花名。試了力氣。免不得衙門使費了些長例。收錄在營。操三歇五。做了個長官。倒也一身快活。有一個同伍夥件。喚名沈成。排行念三。只因面貌鐵黑。人呼他爲鐵念三。與崔福來賃下一間平房。二人同住。崔福來爲人本分。鐵念三爲人性直。兩個人倒也志同道合。倒合得來。自古知性可以同居。恰好衙門上宿輪

流。每人五夜。正好晚上家中更番看管。一日。鐵念三往街坊行走。見兩個媒婆在那裡說。這般標致的女人。只要五兩銀子。偏生一時沒處尋人。念三聽見說。二位。爲何標致女子。價錢這般連（廉）省。媒婆道。只因家主公偷上了。主母喫醋。要瞞主人賣他。只要一個主兒受領。便再少些。也是肯的。若明日主人一回。就賣不成了。念三道。女人多少年紀了。媒婆道。說念三。實念五歲了。長官若用得着。倒有些衣服陪嫁。白❷送一個女人與你。念三道。我倒還未。我有一個哥哥。也是行伍中人。他年紀四十多歲。也遲不去了。待我同你去與他一講。待他成了。也是一樁美事。即時同了媒婆。逕到家中。見福來。將前後事說了一遍。福來歡喜。慌忙取出五兩銀子。遞與念三道。你去與我成就便了。念三即同媒婆去。不多時。只見一乘轎子。已到門首。念三道。人已到了。快穿衣服起來。待他好下轎。念三登時買了香燭紙馬。二人將就燒陌紙兒。又擺一

桌酒。三個人坐做一處而喫。新娘子實然標致。只是雙足大些。這也不足論了。新娘喚名香姐。看丈夫又老了些。也只得無不隨緣罷了。到晚來。沈成便去上宿。待崔老在家成親。拴上大門。夫妻上床。也不做腔調。直竟睏了。香姐老於世事。竟不在心上。任他舞弄了一番。雙雙睡去。到次早起來。只見念三已回在門外。恐叩門驚他睏頭。故此不響。福來見了。甚不過意。心下想道。有了這個東西。便要分個南北了。與兄弟講道。教你如此。我心何安。不如待我另尋一間房屋居住。你也好尋個妻室安身。意下如何。念三便想。必是新娘主意。不可強他。回道。甚好。到了午後。福來尋了一間平屋。倒有兩透。門前好做坐起。後邊安歇。又有一間小披。做廚房。只要一兩二錢一年。回來與兄弟說了。二人稱了房錢。逕至新屋一看。念三說。原何在空地中。兩邊鄰舍俱無。恐有小人。福來笑道。穿的在身上。喫的在肚裡。怕他偷我何物。念三說。嫂嫂有幾件好衣

服。福來說。他是不時穿着。自會收藏。沒鄰舍。先省了酒水。念三說。也罷。你的主意定了。說他怎的。尋了房主。交了房錢。到晚。念三相幫他挑桌兒板櫈。一齊完了。接香姐過了新屋。燒陌紙兒。請着房主。喫完散訖。念三也作別了。福來夫婦兩個。收拾殘餚。在後邊屋下坐了。喫一杯兒。原來這老崔。人雖半百。性格風騷。見香姐有七八分人物。三分喬扮。還有十分騷處。故此實是愛他。況又是新婚燕爾。正在熱頭地裡。兩下一邊喫着酒。一邊便摸摸索索。香姐發幾分騷興起來。福來把他一看。星眸含俏。雲鬢籠情。摟住香腮。他便丁香舌送。福來禁不住春情。起身扯褲。香姐自己忙解衣服。上床分股。福來極盡綢繆。香姐十分動情。把腰肢亂擺。雙足齊勾。老崔留不住數點菩提。盡傾入紅蓮兩瓣。夫妻二人穿衣下床。淨了手脚。收拾碗盞完了。方纔脫衣而睡。過了幾日。不期又該上宿。與香姐云。我去上宿。到五更盡則到家矣。你可早睡。叩門方開。香

姐收拾睡了。只見五更。老崔叩着後門。香姐披衣開了。老崔說。失陪你了。兩人脫衣而睡。老崔說。你獨自一個。可睡得着。香姐道。獨自一個。沒甚思量。倒好睡哩。老崔道。據你這般說。如今兩人同睏。便有思量了。香姐笑道。罰你個說得不好。便扒在老崔身上。套將起來。老崔道。我倒不知有這般妙趣。香姐道。春意上面的。叫做倒澆蠟燭。把崔老亂墩亂套。香姐倒先丢了。便扒下來。兩個睡了。只因香姐太淫。後來老崔力竭。實來不得。輪上宿。直到開了大門纔回。香姐問他。只說官府不許早回。故此來遲。香姐好生悶悶。一日。老崔在場上挑柴去賣。適值鐵念三來尋他。見了嫂嫂。香姐道。叔叔許久不來。今日甚風吹到此間。念三說。來尋哥哥講話。香姐道。他沒甚麼做。往江頭挑擔柴去賣。賺得幾分銀子。也是好的。念三說。自古道。家有千貫。不如日進分文。這是做人家法兒。香姐說。叔叔可曾有親事麼。念三說。想我行伍中。一年之內。這上宿是半

年。不必說起。常是點着出汎。或是調去守地方。或是隨征賊寇。幾年不在家裡。叫妻兒怎麼過活。或是那好的。寄些銀子回來。與他盤費。守着丈夫便好。有那等不三不四的。尋起漢子來。非惟貼着人。連人也逃了去。我在外邊。那裡知他心下的事。香姐說。這般防疑。終身沒個人兒伴你。念三說。極不難。我那營中。常有出汎的出征的。竟肯把妻子典與人用。或半年。或一載。或幾月。憑你幾時。還有出外去對敵。不過那話兒了。白白得他的妻子儘多。香姐說道(這)樣倒好。只是原夫取贖去了。兩下畢竟還自的斷絲不斷之意。奈何。念三說。畢竟有心預先約了。何待把人知之。道。嫂嫂。我去了。明日再來。香姐說。請坐。喫茶去。念三說。明日來罷。還自去了。香姐想道。看這黑黑蠻子不出。倒要想白白得人妻子。若前日不移開。畢竟也難分黑白了。又想道。我丈夫已是告消乏的了。便得這黑蠻來消消白晝。倒也好。想道。有計了。有的是金華酒在此。

待他明日來。我學一齣潘金蓮調叔的戲文。看看何妨。又想道。這黑漢不要像武二那般做作起來。怎生像樣。又想一下道。差了。那是親嫂嫂。做出來。兩下都要問死罪的。爲怕死。假道學的。我與他有何掛礙。有何妨得。又笑道。潘金蓮有一句曲兒。甚是合題。猶他鐵漢也魂消。終落我圈套。到了次日。老崔又去挑柴賣。這香姐煮了一塊火肉。擺下些豆鼓腐乾之類。都是金華土產。等着念三。不期起一陣大風。有詩爲證。

善聚亭前草。能開水上萍。

動簾深有意。滅燭太無情。

入寺傳鐘響。高樓送鼓聲。

繡裙輕揭起。僧帽落尿坑。

風過處。那雲一陣陣推將起來。香姐看了一看。笑一聲道。天都要雲雨起來。而況我乎。有風雨欲來詞記。極說得好。

環閣皆山。入村有徑。闌風伏雨。徒吟杜甫之詩。石執峯文。酷肖米顛之筆。頓而花枝變幻。紫綠之色盡藏。族羽翶翔。悲鳴之音不再。十葉飄如落雁。萬松響似吟龍。白露塞空。隱隱村人歸去。菁蕪際海。濛濛潮水推來。簾幕吹開。沾書溼案。園扉撼動。擺柳搖花。湖頭且罷垂綸。樓上應無吹笛。漁人釣艇。繫於蘆葦叢中。牧子牛衣。避在豆棚陰裡。蟬琴淒斷。蛛網摧殘。堂坳之芥爲舟。竹瓦之簷飛瀑。如逢春月。可以漚絲。及我公田。何殊雨粟。二峽可避。五松就封。襄王正洽(恰)披襟。神女猶能行暮。斜陽翳樹。桑榆忽爾無光。白雲在天。丘陵因而不見。豈惟足淨塵埃。且復頓消殘暑。

正在油然作雲。沛然下雨之際。鐵念三忙忙而來。香姐見了。滿面堆落笑來道。略遲一步。便着雨了。念三道。正是。只見那雨來得快。一聲響處。

如瀉銀河。落一個傾盆不住。香姐道。叔叔。外邊雨打進來。裡面來坐。念三進到後邊。只見壁上掛一柄刀。念三除下一看。道。好刀。香姐說。掛在此處防賊的。念三道。正是。回頭見桌上擺着物件。念三說。嫂嫂打點做夜宵了麼。香姐說。昨日因叔叔不曾喫得茶去。你約今日又來。故此是我備在此間。等你來當茶的。念三道。何須嫂嫂這般費心。便坐下了道。哥哥不知在那裡着雨了。香姐道。今日他正該上宿。晴也不回。而況這般大雨。念三道。我倒忘了。早知他上宿。我再遲一日。就見他了。何必趕來。遇了這般大雨。怎生回去。香姐道。雨落天留客。正好喫酒。喫醉了。就在此睡了。何必憂他。念三道。怎好打攪嫂嫂。香姐說。原是一家人。如今倒說起客話來。篩了酒勸念三喫。一連喫了六七杯。兩下裡都有些酒意了。香姐說。叔叔昨日說的典婦人一事。我倒在心。（明明自獻）與你尋下一個了。他竟不要你破費半厘。念三說。多承嫂嫂留意。那裡有個不要銀子的

婦人。敢是個醜貨兒。香姐說。比着我好得多哩。念三笑道。像得嫂嫂。已有二十四分。還好如嫂嫂高些。便是西施了。望嫂嫂指引我看看。香姐道。這樣性急。怎好去得。你且喫酒。後生家說了。便這般高興。念三說。我被嫂嫂說得心熱起來。香姐道。看你蠻子好上鈎的。說得幾句話。便動起火來。道。叔叔多喫幾杯。有些酒興。與你完就。念三只說眞個。一連又喫了幾杯。那雨一發大了。天又黑將下來。說。嫂嫂。天晚了。怎好。香姐說。夜深些。方好與你去。終不然偷婦人。可是青天白日做的。念三說。這雨不住點。奈何。香姐說。不妨。少不得有住的時節。只顧笑嘻嘻哄那念三。弄得念三存(在)坐不安。欲待要回。香姐說。沒有雨傘。欲要一睏。又無所在。就靠在桌上。香姐撫了背脊道。這床上不睡。靠在這裡。豈不冷了成病。念三說。嫂嫂的床。我怎生睡。香姐道。沒人在此。便把你睡一次兒也不妨。念三見說沒人在此四個字。起了他一點念頭。方纔那有個

婦人。明是假的了。待我再挑一句。看他怎生答我。便知他心事了。道。嫂嫂。你許了我那人。又教我睡在這裡。莫非哄我。香姐說。不教你落空便了。十分去不得。賠也賠你一個。念三笑道。若是賠我一個。只是嫂嫂。難道嫂嫂肯賠。香姐說。我也賠得你。鐵念三大喜。近前抱住。去亂扯他褲子。香姐道。待我自解。去了裩褲。倒在床沿。念三扯下自己褲子。挺着身子就弄。怎見得。

武士單矛。直入貔貅之帳。騷人擱筆。裁成雲雨文章。這黑鑾似鐵羅漢投齋。何曾歇口。那騷貨如粉骷髏弄陣。慣會吞鎗。津津舌送過來。留而不返。洋洋水氽出去。難以遮藏。楊柳腰不住的。無風舞擺。秋波眼頻頻轉。含俏窺郎。你看雪白一個婦人。乘着一個烏黑漢子。比似。玉簪斜插鬢雲傍。一點烏雲映月光。烏巾鶴髮年高士。黑筆淋漓畫粉牆。薛仁貴坐烏推

(錐)馬。硯臺跌下石灰缸。白扇素羅書墨竹。月裡嫦娥嫁竈王。

一番大戰。須臾罷手。念三歡喜叫道。好嫂嫂。快活死我也。香姐道。好叔叔。眞好手段也。兩個走來。俱淨了手脚。閉好門兒。重新坐在一條櫈上。摟了喫酒。說說笑笑。調得火熱。把念三做了親老公一般看待。收拾物件。二人脫衣而睡。未免復陣。次早。念三見雨住。道。我且去。晚上我拿酒來。請你開了後門去了。香姐想道。念三面貌雖黑。原來此物這般雄偉。火一般熱的。又且耐久。早知嫁了他。倒是一生快活。如今弄得溼手惹乾麵。怎得潔淨。且住。少不得做個法兒。定要與念三做了夫妻。方稱我心。正在存想間。老崔回了。道。昨晚大雨。我記念你獨自個睏。必然害怕。香姐說。我倒涼快得緊。一夜直睡到天亮。竟不怕。老崔說。這般還好。忙忙取水燒了臉湯。與娘子洗面。香姐自去梳頭。老崔煮飯。香姐打扮得

十分俏麗。叫老崔去外邊買幾枝茉莉花來。老崔說。你這般標致了。再戴茉莉。是錦上添花了。十分打扮得嬌美。有人要看想你。香姐說。我尋個二老幫你。省得你這般強支撐。老崔說。若得如此方好。不然我要改名字了。香姐道。改什麼名字。崔福來道。改作崔命去了。香姐笑了一聲道。催得你的命去。我方纔好去嫁人。老崔說。仔細打聽見(兒)不要嫁的與我一般。香姐說。此事那裡打聽。必須面試方知。那些膽怯的。必然不敢上陣。老崔說。畢竟還說出自家本相來了。正說間。賣花聲近。香姐買了兩枝。道。你要花戴麼。老崔笑道。好花不上老人頭。若戴了。便不成詩意了。香姐說。那逢花插一枝。這也不拘老少。老崔說。你的好心。只取一朵兒香香便了。又笑道。你不要又說出臨老入花叢來。必然不敢領命。閒話之間。飯已熟了。夫妻兩個用過。老崔說。我去做生意。明早方回。你無事晒晒而消遣罷。說聲。去了。香姐一心只望着念三。走來走去。

在那裡閒想。只聽得一聲賣水哩。香姐聽見道。又奇了。這般大雨。原何賣起水來。不免叫住他。問❸他原故。賣水的老人家。你賣的是什麼水。那賣水的把眼一看。歇下水擔道。小娘子。你不知道這水。

不從地長。却自天來。難消白日如年。能了黃昏幾個。及時始降。農歡舉趾之晨。連月累日累夜。隨接隨來。消受實多。既取之而無禁。封題已固。亦用之而不窮。何如積穀防饑。不減兒孫暴富。明月入懷。破尚書之睡夢。清風生翼。佐學士之談鋒。一盞可蘇病骨。七碗頓自生風。

香姐乃大人家出身。慣用梅水的。道。與三十文錢。買了你這一擔。待用完了。再問你買。那老人家見他在行。挑進門來。香姐把淨壜藏了。道。老人家。你高姓。賣水的道。我姓何名禮。人皆稱我老何。道。娘子幾時再挑來與你。香姐道。過幾時。你來問一聲便了。何禮取了錢。竟去了。香姐取

了梅水。煎起茶來。果然可口。正是。

吹雲潑雪。視之尚可除煩。

滴露流香。嗅之已能脱骨。

一連喫了三碗。放下道。虧殺這幾碗茶兒。纔把我心中之火。㸍下些去。睡了一會。起來一看。天色傍晚光景。念三忽到。手裡拿了些酒果餚饌。香姐說。爲何不早來。令我望這一日。念三說。我的鄰家央我幹事。原說過晚上來的。慌忙擺出物件。都是現成熟的。二人並坐。笑嘻嘻三杯兩盞。你愛我憐。念三只聞得花香。更覺助情。香姐說。當初你到我家。我只說是你娶我。到晚來。換了老崔。如今試起本事。他竟沒帳了。怎生得與你做了夫妻。方中我意。念三說。我如今來了五夜。哥哥回來五夜。哥去得。我又來。你倒夜夜不空。我與你若做夫妻。倒只得半月在家了。香姐說。那老頭兒不在床中倒好。厭答答。來又來不得。倒弄得動人乾火。倒

不喜他。念三說。譬如我昨日不與你相好也罷了。香姐說。人是不知足的。得隴望蜀。那肯心灰。念三說。明日教他買些春方藥弄弄便是。香姐說。你不知道。那春方藥是本質好的越好。本質不如意。藥便不如意。與世上爲人一般。只扶起不扶倒的。念三笑道。你原何知道。香姐說。我那主人不濟。見了我。正待行事。那物軟了。後邊又買了藥兒一弄。剛剛抽到二千。便完事。念三說。你只爲癢得緊。故此想弄。何不燒些熱湯。泡洗他一泡洗。香姐笑道。有枝吳歌兒。單指熱湯泡洗此物。

姐兒介星癢來沒藥醫。　跑過東來跑過西。

梅香道。姐姐。要介弗要燒杓熱湯來豁豁。

姐姐道。梅香。熱湯只豁得外頭皮。

念三笑了道。我與猜一杯。不可喫這悶酒。被香姐贏了一拳。道。這猜拳也有一個吳歌。

郎和姐來把拳猜。郎問嬌娘有幾個來。

小阿叔。十指無縫。只得郎一個 若還兩個你先開。

念三大喜。把香姐親個嘴道。騷肉兒。我與你兩人如此。也有枝歌兒麼。

香姐說。有。

古人說話不中聽。那有一個嬌娘。生(止)許嫁一個人。

若得武則天娘娘。改了一本大明律。 世人那敢捉姦情。

念三聽罷。道。眞騷得有趣也。等不得到睡。忙把他推倒。香姐急忙解開裙帶。念三那物如鐵。弄將起來。那香姐做出萬千情態。念三被他嗅得意亂魂迷。把他那半大脚兒。搭上肩頭直聳。那水兒一陣陣流將出來。香姐叫道。心肝。來了。念三道。我還未完。香姐道。待我脫了衣服再弄。念三走起。香姐淨了手脚。收拾閉門。脫衣上床。念三未曾完事。重整戈矛。再相爭殺。香姐之興又高。在(任)念三搗弄。果是暢心。直至三更。方

纔住手。次早遁去。自此五日一來。五日一去。再也不遇一人。直至仲冬之際。天色大冷。一日正遇老崔上宿。念三與香姐睡至三更天氣。香姐醒來。念三猶然夢裡。他與高騷發。捻了念三之物一把。火熱而堅。道。果是妙人。遂扒上念三之身。做一個陰覆陽。套了一會。念三醒了。道。癢否。香姐道。正在癢處。念三把他翻下身。着實抽送。弄得香姐正在魂迷之際。聽得叩大門響。二人喫了一驚。香姐問道。是誰。福來道。是我。二人喫一大驚。香姐道。你可拿一床被裹了。坐在籠上去。不可做聲。香姐披衣而出。開了大門。道。爲何半夜三更。來攪我睡。言罷。竟脫衣上床。把被四圍塞緊睡了。老崔說。城上風冷得緊。身上如水澆一般。特特回來望你。與我被中略溫一溫兒。香姐道。我被裡也冷。休要指望。快快上城去。老崔道。今夜都司看城。將次來了。恐點不到。明日又要打。沒奈何。夫妻之情。虧你下得。香姐說。什麼夫妻。現世報的夫妻。我是花枝般一個人。嫁

了你柴根樣一個老子。還虧你說夫妻之情。老崔無言。又一會道。你既不肯把我到被中來睡。火取一個與我烘一烘。那香姐恐他尋着了火。去點起燈來。照見念三。如何是好。便一骨碌暗中扒下床來。往那盛梅水壜中。兜出一碗水。往火爐一澆。那一缸旺火。通澆隱了。老崔見了。嘆一口氣。出門去了。香姐隨出。把門拴上。叫出念三道。心肝。你不要凍壞了。念三爲人直氣的。聽見香姐如此薄情。好生忿恨。故不應他。上床睡了。道。你既不與他睡。那一缸火是現成的。爲何澆隱了。香姐說。那是我怕他有了火。點起燈來煖酒喫。一時間被他看見。故此澆隱的。念三想道。這也罷了。只是這情分太薄。你日後怎麼與他好得到老。香姐說。到老。我如今主意已定的了。前日老鼠藥我已買了。不在明朝。定在後日。結果了他。我便要嫁你了。怎麼還說個到老。念三道。此事只好取笑。那毒藥謀死親夫。要問剮罪的。香姐說。我只和你說。再有何人知道。把他

一把火燒了。就完事。誰來剮我。念三道。只怕上天不肯饒你。香姐說。我只爲你。要謀死他。怎生你倒話不投機起來。念三心下細想道。看此淫婦。果然要謀死哥哥了。那時夥伴中知道。體訪出來。（也說得是）知我和他有姦。雙雙問成死罪。不必言矣。就是不知道。淫婦斷要隨我。那時稍不如意。如哥哥樣子一般待我。我鐵念三可是受得氣的。必然不是好開交了。我想這不過五兩銀子討的。値得什麼。（眞是鐵漢子殺。此淫婦快哉）不如殺了淫婦大家除了一害。又救了哥哥一命。有何不可。正在籌(躊)躕之際。香姐只想那道文章。去把他那物摸弄。激得念三往床下一跳。取了壁上掛的刀。一把頭髮。扯到床沿。照着脖下一刀。頭已斷了。丢在地下。穿好衣服。開了大門。逕自去了。念三走在路上。想道。一時在氣頭上。把他殺了。叫哥哥把什麼收殮他。也罷。我曾積下幾兩銀子在家。拿一半去。只說我告假往外府公幹。放在家。恐被人取去。寄在嫂嫂處。他回家見妻子死了。沒有銀子

使用。自然救急。這是暗中幫助他一臂之力。却早到自己門首。有一個人見他回來。道。你有差了。着你往溫州押解火藥。即刻便要起程。念三接了票子。道。知道了。開了鎖。推門進去。取出一包銀子。恰好六兩。稱爲兩處。流水取了一包。鎖上大門。遝到城上。尋見福來。道。哥哥。今日兄弟差往溫州一行。遝往袖中取出票子。與福來一看。念三❹道。即日就要起身。福來道。同你到家。叫嫂嫂安排些小菜。與你送行。念三道。這不消哥哥費心。兄弟日長。積趲得三兩銀子在此。放在家中。恐被人竊取了去。寄在嫂嫂處。若哥哥要用。遝自用罷。我今歸家梳洗了就去。不得向哥嫂處別了。恕罪罷。遝自去了。老崔道。不想兄弟如此好心。把這銀子說要用遝自用了。好人。且說❺是日。那賣水的何禮。挑了一擔水。叫賣雪水哩。不見香姐喚他。想道。不曾用完。向門首走過。見大門開的。把水歇下。道。往後邊去叫一聲。走到二進。恰好床邊。正開口叫大娘。脚下踏

着香姐的頭。一滑一交。跌做血人。連連走起一看。見床上一個沒頭婦人。驚得一跳。往外挑水便走。一起人走來。見何禮一身鮮血。喝道。慢走。你爲何上身鮮血。兩個人逕往崔家去看。見殺死一個婦人在床。一齊叫起地方殺人。一時間走攏幾百人來。都說是何禮所殺。何禮有口難分。老崔一逕回來。見門首許多人。忙跑到門首。衆人說。你妻子被賣水的何禮殺了。福來呆了。走近床前。果見身首異處。便哭起來道。是了。我昨夜回來取火。把大門不關而去。今早賣水看見門是開的。走至床前。見我妻子睡着。要去姦他。我妻子不肯。算來認得你是賣水的老何。恐我妻叫起來。見我壁上掛的利刀。殺了是實。衆人道。是了是了。你不須與他說。扯他到府裡。與大爺問便了。一家人同着何禮去了。福來去央着房主人家內幾個人看守死屍。自己跑到府前。恰好太爺正坐。衆人將前情一稟。太爺叫何禮上去。說。這姦是眞的了。何禮說。太爺。實是先

殺死在地。小人走進裡邊見的。太爺道。胡說。你賣水是高聲叫的。怎生要走到裡邊。你走到裡邊就懷姦了。與我夾起來。何禮叫道。太爺可憐。若是小人一身。這般苦命。死也罷了。家中尚有七十五歲母親。小人一日不趁。只二人無食。今小人屈屈招了不打緊。可憐母親在家。定然餓死。只求老爺天恩。況小人是個至賤愚人。那姦字自也羞了。怎生人肯。求太爺詳情。太爺道。且放了夾棍。叫崔福來。你妻子日常有甚外情麼。福來道。太爺在上。若論小人的妻子。滿杭州城裡算來。是算一個貞潔的。太爺道。怎見得。福來道。不要說別的。只小人昨夜歸去。要與如此他執定不肯。小人說謊。天地不容。太爺想道。親夫不肯。必有了姦夫了。看來此人說話是個匹夫。道。把何禮收監。衆人且出去。待後再審。那婦人屍首。崔福來自行收殮。不許干涉地方。衆人謝太爺出來。老崔歸家。把念三銀子買了棺木。把頭放在頸上。把他幾件好衣穿了。大家相幫他

下了棺材。央人擡至萬松嶺上寄了。家中免不得打掃一番。設立個靈位兒供着。福來早晚哭哭啼啼。好生愁悶。且說念三溫州已回。夥件中與他說知崔家之事。假意嘆息一番。不免往崔家挿枝燭兒。折了一錢銀子。往崔家而來。見過了哥哥。往靈前作幾個揖道。何禮這廝可惡。這番審時。待我執證他。說罷。只見靈前一聲響。驚得念三仆倒。道。好負心賊子。就是我不與丈夫來睡。也爲你這賊子。不與火。也爲你這賊子。你倒把我殺死。怎生害那賣水的窮人母子二命。只見街坊上哄了幾百人。那一班地方道。是他殺的無疑矣。把他拿去見官。扯起念三身子。念三猶在夢中。並不知這番說話。尚自抵賴。衆人不由分說。扯到府中。等太爺陞堂。衆人將前情稟上。太爺道。這個人自然是個凶人形狀。道。取出何禮來放了。念三尚自抵賴。何禮跪在地下。見念三賴。何禮上前。把念三一認。道。太爺。小人認得了。他常在崔家往來。念三說。你眼花了。敢

不是我。何禮道。別人的面貌。或認差池。你這黑臉。怎認差了。前番雪水銅錢。還是你領我到自己家中付我的。怎生差了。念三閉口無言。福來道。你這般巧掩飾。你殺了我妻子。還要賴。是何禮。忒心狠些。太爺分付打了四十。上了枷杻。將家中物件。俱付崔福來。抵作燒埋。秋後取決便了。何禮得了命。歸家見了母親。悉道其詳。若不是崔娘子顯靈。險些兒害了性命。母子二人都道。願崔娘子女轉男身。早升蓮界。何禮道。同母親往靈前拜他。且說崔福來取了念三的零碎。回到家中。向妻子靈前道。人說爲人變了生性。就要死的。七月裡叫我戴花的生性。到那晚待我的生性。大不同了。果然就死了。你今放靈感些。轉世爲人。這生性再不要改纔是。我在太爺面前。說你第一個貞潔婦女。那牌匾打點送來。又跳出這個送死的來。又失了節。把名頭又壞了。只見老崔正在那裡禱❻鬼。一個鄰舍取笑他道。鬼來了。福來大驚。跑出門外。只見何禮母

子要到靈前拜禱。福來道。活鬼出現了。不可進去。何禮道。不妨。福來害怕。何禮道。你這般害怕。不若我母子移來伴你。可好麼。福來大喜道。你快來。我們三口兒渾着過日。報你前番這般受苦。何禮道。

當時受得苦中苦。　今日方爲人上人。

果然何禮把小小家私。移在崔家同住。過了幾年。鐵念三斬於南曹。細觀此回。淫婦狠心。已道荼毒。念三移禍於何禮。畢竟皇天有眼。使陰魂說出。致念三不成漏網。世人當慎行謹身。方成君子。

總評❼

香姐不親夫而親異姓之叔。固所當誅。念三既盜嫂而終殺其身。希圖漏網。駕（嫁）禍於何禮。自非怨鬼顯靈。則何氏母子覆盆之寃。無由自白矣。卒之念三弑諸市曹。庶泄公忿。

校記

❶「搔」原作「騷」，據《歡喜奇觀》改。

❷「白」原作「自」，據《歡喜奇觀》改。

❸「問」原作「門」，據《歡喜奇觀》改。

❹「念三」原作「福來」，據《歡喜奇觀》改。

❺「且說」下原衍「且說」二字，據文義刪。

❻「禱」原作「擣」，據正續本、《歡喜奇觀》及下文改。

❼「總評」下原衍「總評」二字，據體例及《歡喜奇觀》刪。

第九回　乖二官偏落美人局

幾句俚言當作詩。　實爲知足不爲癡。
且將酒鑰開眉鎖。　莫把心機織鬢絲。
蘭友知心三四個。　梅花得意兩三枝。
焚香煮茗觀新史。　猶勝乘霜拜鳳墀。

話說天啓辛酉年間。杭州府餘杭縣裡。有一樁故事。這人姓王。名之臣。號曰小山。年紀足足五十了。因結髮娘子沒了。憑媒說合。續娶了本縣一個室女。止得二十二歲。喚名方二姑。這二姑生得風流出衆。月貌花容。尚未嫁人。忽聞京裡點選繡女。一時人家有未嫁之女。只要有人承名。就送與他了。那裡說起年紀大小。貧富不等。人家聽了這話。處處把女兒爛賤送了。那雞鵝魚肉菓品酒米動用之物。無一物不加倍。看將

起來。自此一年上起。直到如今。那裡肯賤。有詩爲證。

一紙黄封出紫宸。　三杯淡酒便成親。

夜來明月樓頭望。　只有嫦娥不嫁人。

那王小山娶這位娘子。財禮止得二十兩。置辦酒禮開費倒去了三十餘金。原開着香燭紙馬油酱雜貨。一個小店兒。去了這塊銀子。乏本添生。以致店中有張沒李。看看不像起來了。那妻子看不過。把些衣衫首飾與丈夫添補。不想日用之物高貴。又沒甚大來頭生意。不過一日賣了二三百文低錢。止好度日。至於人情交際。冬夏衣服。房錢食用。委實難支。況餘杭雞鵝場上的房屋。極是貴的。過得幾時。又這般不像起來。一日。與妻說道。當時有一人家。爲生意蕭條。請仙卜問。幾時通泰。那乩上寫出字道。

桂花正發雨方來。　華堂請客點燈臺。

一幅鸞箋都寫盡。　上陣將軍把轎擡。

那請仙之人一時不能解悟。求大仙明言。那乩上寫道。首句無香。次句無燭。三句無紙。四句無馬。那人拜道。果然店中香燭紙馬沒了。不成店矣。不知大仙尊姓。這般靈感。乞留姓名。乩上又寫出詩謎。極容易猜的。

面如重棗美髯飄。　黑面周倉姓（性）氣豪。

擅騎赤兎胭脂馬。　慣使青龍偃月刀。

衆人都道是關。那人道。香燭紙馬都無了。不怕不關。我們如今只好關店了。二娘道。自古懶店（男女俱有算計）強如健漢。貨雖少還開着。是個店面。寂然關了。便被人笑話了。小山道。我倒有個計議。要用着你。不知你可肯否。二娘道。要我那裡用。小山走到廚後。悄悄說道。左邊鄰居有一張二官。爲人極風流。有鈔。今年也是廿二歲了。只因他年紀雖小。做事極乖。故此人人稱他爲乖二官。他父母亡過。自家定了一個妻室。正待完婚。又望門

寡了。這幾日在妓家走動。我如今故意拉他閒話。你可廚後邊眼角傳情。丟他幾眼。他是個風流人物。自然動心。得他日逐來調着你。待我與他說上。或借十兩半斤。待掙起了家事。還他便了。二娘道。他既是乖人。未必便肯。小山說。人是乖的。見了標致婦人。便要渾了。正說間。恰好二官拿着一本書走過。小山叫道。二叔。是什麼書。借我一看。二官笑嘻嘻的。拿着走進店來。放在櫃上。恰是一本劉二姐偷情的山歌。小山說。這山歌。不是戴巾兒人看的。乖二道。若論偷情。還是戴巾兒人在行。只見裡面一個十二三歲的女使。捧出兩碗香香的茶來。小山道。請茶。乖二道。多謝。向時尊嫂在日。我終日在此閒耍。並無茶吃。想如今這位新嫂。來得這般賢慧得緊。一坐下。茶便來了。拿起茶杯。正待要哈。只見二娘在廚後露出那副標致臉兒。把二官一看。乖二一見。便如見了珍寶一般。不住的往裡瞧。小山故意只做不知。把那一本劉二姐。在櫃臺上翻

看。二官便放心和二娘調得火滾。只恨走不攏身。乖二便留心把店中上下一看。道。寶鋪裡這一會竟沒人來買東西。小山道。也沒貨賣得。有一銀會。明年六月方有。是坐定的銀子。倒有一百兩。只是遠水難救近火。可惜這間興處店面沒有貨賣。二官說。正是。這開店面。須得幾百兩銀子放在裡邊。不拘南北雜貨。一應人家用得着的。都放些在裡面。便興起來了。小山說。我諸色在行。正要尋個夥計。二叔。你與我做一個中。想你交遊極廣的。尋一個與我。斷不有負。乖二說。我自己老大無成。把書本已丟開了。正要尋生意做。以定終身。但不知可習得這貴行否。小山一口搭上道。若二叔肯青目。包你兩年之間。隨你本錢多少。足足一本一利還你。不須求籤買卦的。二官說。然雖如此。有心合夥。少也不像樣。我有三百兩銀子在家。和你斷定了。擇日成了文書便是。把二娘丟了一眼。道。今日且別。明日巳牌奉覆便了。請了一聲去了。小山走進廚

後道。嗅得他好麼。二娘笑道。你教我嗅他。自然用心的。只是一件。他方纔❶說明日巳牌奉覆。因你說了不須求籤買卦得的。提醒了他的頭。明日清晨。決去問卜。你可想大橋邊有幾家術士。預先去說一聲。明日倘有一姓張的戴巾後生。來求卜合伴之事。卦若不好。亦須贊助。說是上好的。倘事成。許他一百文錢。送他便了。小山道。共有三處。倒要三百文。二娘道。他問了一家便是了。難道有一百家也都去問。那卜士有人家問。方來問你取錢。那不去的。難道也問你要。小山穿了長衣。先在卜卦之家如此說了。正是。

由你乖似鬼。　也要吃老娘洗脚水。

乖二雖乖。又被這婦人猜定了。果然次早到大橋邊陳家問課。那先生問了姓名。便心照了。便道通誠。把卦象起了一個天風姤。原是好的。心裡想道。落得賺他一百文錢。道。姤遇也。爲什麼事。二叔道。欲出些本錢。

與人合夥。不知好否。道。十足。揀也揀不出這般好卦來。財喜兩旺。二官道。不折本麼。先生說。本錢那裡會折。還有非常之喜。乖二道。有口舌麼。道。六合課。主和美如意。有什麼口舌。送了卦金。便拿了這一張卦紙籠在袖裡。還到王家。却好巳牌光景。小山一見。道。眞是信人。所事如何。乖二道。我去陳家卜得一卦。十分大利。錢財旺相。特來與兄一議。小山堆下笑來道。有幸。有幸。那香茶兒又出來了。二娘一閃。比昨日不同了。打扮得俏麗得緊。昨日乃一時間無心的。不曾留意。今日算他必來的。故此十分粧束起來。只說那三寸金蓮上那一雙大紅鞋兒。一看了。便也要渾了。二官把上下一看。恨不得一碗水呑他在肚裡。想道。卦上分明說非常之喜。若得與他摟一會。也值了千金。這三百銀子滿拚沒了。也自甘心。道。今日皇曆上宜會親友。可尋一位中人。立了文書。小山道。就是今日。你有相知。接一二位做證便了。只見那二娘故意放出那嬌滴

滴聲兒道。既然如此。快些買下物件。好早整酒。二官聽見。一發動火。道。我去把銀子兌好了。拿來便是。一逕回家。這小山說。等他拿銀子來時。方可去買。二娘道。若如此做事。被他看出馬脚來了。我有兩件衣服在此。連連解當。買辦起來。寧可豐富些。這是小事。小山即將衣服當了。登時一買。二娘脫下長衣。去廚下整理。須臾兩桌酒餚。齊整整的端正了。恰好二官同了一個母舅。叫名韓一楊。乃是本縣學中一個秀才。又拉了一個朋友。姓朱。也是同學生員。叫家中一個老僕。捧了一個拜匣。走進店來。小山道。請進後邊坐罷。進到店後。又有一重門。裡邊有一個坐起。十分精潔。見了禮。坐下吃了茶。那韓一楊道。舍甥年幼無知。全仗足下擕帶。倘得後來興時。終身不忘。朱朋友道。自古夥計知(如)夫妻。要和氣爲主。不可因小事便變臉了。小山道。自然。自然。韓一楊道。如今把銀子買什麼貨物來賣。小山道。在下愚意。此間通着臨安於潛昌化

新城富陽。缺少一個南貨店。如今這幾縣人家要用。直到杭州官巷口郭果家裡去買。此間開店。着實有生意的。朱朋友道。好。說起來。必然有主意了。韓舅道。這貨物。店中藏不得這許多。小山指着右邊一間樓房道。這間樓屋。儘好放貨。朱友道。十足。大家一齊到那屋中一看。倒也乾淨。有地板的。正好堆貨。道。只是後門外是一條溪。恐有小人麼。二叔道。待我晚間在此睡管着便了。小山道。樓上有一張空床在上面。只少鋪陳。二官說。我的拿來便是。還得一個人走動方好。我家這老价。着他來。上門下門。晚上店中睡。可好麼。小山道。一發好。恐府上沒人。二官說。家中還有一對老夫妻看管。足矣。計議停當。一齊到原所在坐了。韓一拿(楊)袖中摸出一張紙稿。教王小山看過了。上道。有利均分。不得欺心。無非都是常套的說話。小山取了筆。一一寫完。大家看一遍。各各着了花押。把銀子一封一封的看過。都是紋銀。交與小山收起。小山把拜

匣拿了。遝與二娘藏了。斟了酒。遜位坐下。正吃酒之間。那大橋陳卜走到王家來要那一百文銅錢。恰好二叔劈頭走將出來。見了個卜士。道。你來何幹。那卜士見了心照。掇轉話來道。我有一個人家今晚要我燒看。(香)買幾位神馬香燭。想裡邊有事。我去了再來罷。人人都說這張二乖。又被乖的來弄得眼着着的這般呆了。須臾天晚了。各人散訖。張二也要回家。小山說。如今是夥計了。少不得要穿房入戶。今晚在此見了房下。就把殘餚再坐坐兒。不可如此客氣了。張二巴不得他留住。便道。哥哥說得有理。竟復進了內邊。只見二娘點了一枝紅燭。正將整的嗄飯留下。把殘的拿兩碗。把那女使去吃。看見二人進來。假意退避。小山道。從今不可避了。出來見了禮。好日日相見。二娘走上前。叫道。叔叔。張二作下一揖。叫道。嫂嫂。打攪了。二娘道。正當。小山去把三隻酒盃。三處兒擺下。道。二娘。你可來同坐了。二娘道。我便罷。小山說。趁今日大

家坐下。日久正要一堆兒打火哩。二娘見說。坐在桌橫頭。小山拿壺篩酒。張二又道。我篩。吃得兩盃酒。二官道。我要回了。二娘道。聞知在側樓上安歇。（正是留情處）爲何倒要回去。二官道。待有了貨物。方來照管。如今不消來得。二娘曉得丈夫是個算小的。便道。今日趁這一個好日。就來了罷。免得後來又要費事。小山見說。道。正是。你打發管家拿了鋪蓋來。等他好來吃酒。二官回頭道。把我鋪陳羅帳。一應衣服。且拿來。餘者明日去取。又道。你也要在此幫着我們了。也是今日來罷。拿完了。分付拴好門戶。小心火燭。那人應着一聲去了。二娘與丈夫道。去上了門再來。小山起身便走。那婦人雖然是丈夫教喚着他。實實的動着眞火了。把二官看上一眼。二官十分有意。倒不敢動手動脚。二娘道。叔叔。吃乾了這一杯。換上熱的吃。二官道。多謝二嫂美意。說罷。竟哈乾了。二娘拿起酒壺來篩。二官道。豈有此理。待我斟方是。見二娘白鬆的手兒。可愛之極。便（笑千）把他

金雨情火熱

手臂捻了一下。二娘笑了一聲。把酒篩了。道。吃這熱的。二官十分之喜。道。嫂。我心裡火熱。倒是冷些的好。只見小山上完門。走將進來。二娘早已瞧見。忙忙的走到裡邊去了。小山道。你獨自在此。失陪。道。二娘怎不出來。答應道。來了。只見拿了幾碗餚饌。放在盤內。道。張管家來時。點一枝蠟燭與他吃酒。小山道。就在側樓上吃罷。恰好管家收了鋪陳到家。上樓鋪整好了。自去吃酒。小山便與二官猜拳。一連輸了七個大杯。竟自醉了。呼呼的睡去。二娘出來看見。朝着二官笑了一聲。叫道。上去睡罷。便扶了小山上樓。去一會了。下來道。叔叔。你酒又不醉。爲何不吃。二官微微笑道。待嫂嫂來同吃。方有興趣。二娘道。我沒工夫。你自己家懷(快)些吃罷。竟走進去。二官那色膽便大了。跑上前一把摟住道。嫂嫂。十分愛得你緊了。沒奈何。救我一救。二娘恐怕女使張見。叫道。三女。快煎起茶來。我來取了。二官見他一叫。謊(慌)將起來。流水放了。那

老僕叫名張仁。也收了盤碗下來。去到廚下。見了二娘。道。多謝二娘。打攪你。二娘道。你老人家辛苦。多吃一杯便好。張仁說。多謝。夠了。道。樓上床帳完美。好去睡了。二娘道。叔叔再吃一杯。吃飯罷。二官道。多謝嫂嫂。都不用了。還自上樓。十分之喜。洋洋得意而睡了。張仁也到店中打鋪兒睡着。二娘收拾完了。方上樓去安寢。心下想着張二。道。此人年紀與我相同。做人有趣。慢慢的少不得要嘗他的滋味哩。門(到)了五更。小山醒了。二娘也翻一個身。道。你如今有了銀子。着實留心置起貨來。掙得大大的一個人家。也待你為妻的快活幾年。小山道。就是不去掙也有三百兩了。有什麼不快活。二娘道。這是別人的。除了本。趁得一百兩。你止得五十兩。難道就是己物了。小山道。我已計議定了。還要用着你。二娘道。怎麼還要我用。小山道。我只因把你嗅他來的。他既來了。怎肯放你。我如今要你依先與他調着。只不許到手。待等半年之後。那時

先約了我知道。你可與他欲合未合之間。我撞見了。大怒起來。要殺要告。他自然無顏在此。疏疏兒退了。這三百兩。豈非己物。二娘道。你看他（即有愛護之心）兩個中人都是秀才。怎麼將他下這局面。他怎肯歇了。必然告起狀來。難道好說出此樣話來。後(勸)你還是務本做生意。趁的銀子長久。若這般騙局。恐人不容。還有天理。今年五十歲了。積得個兒子。接續宗枝。也是好的。小山道。只是我心上放不下。算來他要來看上你的。多少得他些。方氣得他過。二娘道。我倒有個計策。聽不聽繇你。原是你教嗅他來的。他自然想着天鵝肉吃。與他在此。多則三年。少則兩載。其間事兒。也要與他個甜頭兒。那時節尋些事故。不必嚷鬧。待我做堪(壞)做好。勸他丟開。倒是善開交。又沒官司。又不出這醜名。此爲上計。小山道。據你說起來。要與他到手了。二娘道。癡貨。肯不肯繇我。你那裡有這般長眼睛。十分不依我說。趁銀子未動。有(打)發他去罷。我日後決

不把名頭出醜的。小山道。且慢些。依你也罷。我如今起去。要同他往杭
州發貨去也。即時下樓梳洗。同了二官。取着銀子。一逕買着貨物。過得
兩日。那果品物件都挑來了。即時擺在店中。十分茂盛起來。小山只好
在門首收着銅錢銀子。二官只好到側樓稱着果品。那老兒只好包刮。
一日到晚。那得半刻工夫。到得晚間。辛苦人吃了些酒。只好放倒頭竟
睡了。這日逐賣的銀子。都是小山把二娘收着。那貨流水挑來。銀子不
時兌去。不上一月之間。增了許多物件。那二娘日日打扮得十分俏麗。
每每看着二官。二官巴不得立住了脚。兩下調調兒。心忙了。不繇人做
主矣。一日。二娘見二官冷落他。立在果子樓下。拿一隻紅鞋在手中做。
只見二官忙忙進來取果子。二娘道。叔叔。你果忙耶。二官看他手中做
鞋兒。道。嫂嫂。你針忙耶。二娘道。你眞是果忙。我來幫你。二官道。嫂嫂果
有眞心。你來貼我。二娘笑道。我說的是幫字。二官道。幫與貼。一個道理。

二娘道。把這話且耐着些兒。二官道。爲何。二娘道。豈不聞千字文上有一句道。果珍李奈。二官道。原來嫂嫂記得千字文。我如今未得工夫。待今晚把千字〔文〕顚倒錯亂了。寫出個笑話兒來。嫂嫂看看。只見店中叫道。快些出來。二官連忙取了果子。逕到店中去了。果然晚上二官把千字文一想。寫在一張紙上。有一百三十四句。

偶說起果珍李奈。因此上畫綵仙靈。
只爲着交友投分。一時間說感武丁。
議幾款同遵約法。並不許甲帳對楹。
第一要史魚秉直。兩夥計造次弗離。
到久後信使可覆。方信道篤初誠美。
自然的世祿侈富。方是個孔懷兄弟。
說得好桓公輔合。兩依從始制文字。

即時的肆筵設席。　未免得亦聚群英。
便托我右通廣內。　巧相逢路俠槐卿。
一見了毛施淑姿。　便起心趙魏困横。
兩下裡工頻妍笑。　顧不得殆辱近恥。
頓忘了堅持雅操。　且丟開德建名立。
多感得仁慈隱惻。　恰千金遐邇一體。
摟住了上和下睦。　脱下了乃服衣裳。
出了些金生麗水。　便把他辰宿列張。
急忙的雲騰致雨。　慢慢的露結爲霜。
捧住了愛育黎首。　眞可愛寸陰是競。
委實不罔談彼短。　且幸喜四大五常。
難説道尺壁非寶。　且喜配鉅野洞庭。

弄得他恭惟鞠養。輕輕的豈敢毀傷。
嘖嘖的空谷傳聲。兩個人並皆佳妙。
上下親同氣連枝。賽過了夫唱婦隨。
有人來屬耳垣牆。説與夫顧答審詳。
便罵着圖寫禽獸。十分的器欲難量。
拿一枝鳴鳳在竹。驚得個宇宙洪荒。
任憑他日月盈昃。只落得悚懼恐惶。
没奈何稽顙再拜。情願做猶子比兒。
我如今知過必改。氣得他矯手頓足。
無計策勉其秪植。那裡肯沈默寂寥。
要送官弔民伐罪。兩個人東西二京。
忙扯到存以甘棠。跪下地背邙面落。

那官兒坐朝問道。並不許賴及萬方。
你犯了蓋此身髮。累夫做率賓歸王。
爲婦的女慕貞潔。怎與人墨悲絲染。
背地裡心動神疲。全不思守眞志滿。
終日裡律呂調陽。自然的骸垢想浴。
果然的布射遼丸。落得個白駒食場。
合着夥濟弱扶傾。全不想外受傳訓。
你自合勞謙謹勑。人敬你似蘭斯馨。
今日裡禍因惡積。再不能感謝歡招。
你若再寒來暑往。你便要園莽抽條。
他家有諸姑伯叔。説與那親戚故舊。
都走來寓目囊箱。怎免得愚蒙等誚。

親見在丙舍傍啓。鋪一張藍筍象床。
不防閒禮別尊卑。大着膽晝眠夕寐。
他恨你用軍最精。兩人兒俯仰廊廟。
不住的璿璣懸斡。弄一個川流不息。
還又要入奉母儀。弄得他焉哉乎也。
那問官聆音察理。仔細的鑑貌辨色。
打你個鈞巧任鈞。方與你釋紛利俗。
你若肯省躬譏誡。開汝罪臨深履薄。
你快快兩疏見機。你自想解組誰逼。
兩分開節義廉退。自一身性靜情逸。
從今後索居閒處。放姦夫散慮逍遙。
夫不可饑厭糟糠。還用他嫡後嗣續。

若有了祭祀蒸嘗。你方是孝當竭力。
爲婦的侍巾帷房。早晚間妾御績紡。
你意兒容止若思。斷開時孤陋寡聞。
那丈夫執熱願涼。拜在地臣伏戎羌。
願老爺忠則盡命。感爺恩得能莫忘。
免得我逐物意移。完聚了形端表正。
願老爺推位讓國。即便去勒碑刻銘。
把妻兒短步引領。到家中接杯舉觴。
莫嫌着海鹹河淡。家常用菜重芥薑。
兩句話化被草木。做妻的垂拱平章。
上床去言辭安定。再休想靡恃己長。
我與你年矢每催。同到老天地玄黃。

寫完。從頭看了一遍。次早見二娘。叫道。嫂嫂。昨日千字文寫完了。嫂嫂請看一看。笑笑兒耍子。二娘接了。到果子樓下看罷。笑道。這個油花看了倒也其實好笑。只見二官又來稱果子。道。嫂嫂看完了。還我罷。二娘道。沒得還你了。留與哥哥看。說你要盜嫂。二官說。這是遊戲三昧。作耍而已。何必當眞。二娘道。既然如此。且罷。若下次再如此。二罪俱發。二官道。自古罪無重科。若嫂嫂肯見憐。今日便把我得罪一遭兒。如何。正說得熱鬧。外邊又叫。應道。來了。又走了出去。只因正是中元之際。故此店中實實忙的。二官着張仁歸家。打點做羹飯。接祖宗。二娘也在家忙了一日。到晚來。小山拜了祖宗。打點一桌請二官。二官往自己家中去忙着。未得便來。小山與二娘先吃了。小山酒又醉了。正要上樓去睡。只聽得扣門響。急忙開門。見主僕二人來了。道。等你吃酒。原何纔來。我等不得。自偏陪了。如今留這一桌請你。二官道。我在家忙了一會。身上汗出。

洗了一個浴方來。故此衣巾都除了。小山道。我上樓正要洗浴。一完就睡了。不及下來陪你。你可自吃一盃兒。得罪了。二官道。請便。只見二娘着三女拿湯上去。又叫張管家吃酒。張仁道。二娘。我吃了來的。已自睡了。二娘把中門拴上。道。叔叔請酒。二官道。嫂嫂可同來坐坐。二娘說。我未洗浴哩。還上樓去。須臾下樓。往灶前取火搧茶。二官道。哥哥睡未。回道。睡熟了。我着三女坐在地下伴他。恐他要茶吃。特下來煎哩。二官想道。今朝正好下手了。輕輕的走到廚房。只見二娘彎了腰搧火。他走到桌子邊。把燈一口吹滅了。二娘想道。又沒有風。爲何隱了。二官上前一把摟住。道。恐怕嫂嫂動火。是我吹隱的。二娘假意道。我叫起來。你今番盜嫂了。二官道。滿拚二罪俱發也。說不得了。不期二娘浴過。不穿褲的。二官也是單裙。實是省力。把二娘推在一張椅兒上。將兩脚擱上肩頭便聳。二娘亦不推辭。便道。你當初一見。便有許多光景。原何在此一月。

反覺冷淡。是何意思。二官道。心肝。非我倒不上緊。只因往杭買貨轉來。遇見韓母舅。他道。我聞王家娘子十分標致。你是後生家。不可不老成。一來本錢在彼。二來性命干係。我姊姊止生得一個人。尚未有後代。不可把千金之軀不保重。別的你不知道。只把那朱三與劉二姐故事。你想一想。怎麼結果的。因他說了這幾句。故此敢而不敢。二娘道。你今晚爲何忘了。二官道。我想他的話。必竟是頭巾氣的。人之生死窮通。都是前生注定的。那裡怕得這許多。二娘道。我也說道。爲着甚的倒淡了。二娘騷興發了。把二官抱緊了。在下湊將上來。二官十分動火。着實奉承。二個人一齊丟了。二娘把裙幅揩淨了。道。你且出去吃些酒。我茶煮久了。拿了上去。再下來與你說說兒去睡。二娘洗了手。拿了茶上樓。只見三女睡着在樓板上。小山鼾聲如雷。二娘忙叫三女。到鋪裡睡去。自己又下樓來。坐在二叔身邊。道。酒冷了。又說。天氣熱。便不暖也罷。二官道。

哥哥醒未。二娘道。正在陽臺夢裡。二官抱二娘坐在膝上。去摸他兩乳。又親着嘴兒。道。你這般青年標致。爲何配着這老哥哥。二娘道。也爲那點宮女一節。那時只要一個人承名。便得了命一般。那裡還揀得老少。二叔又去摸着下邊。濕漬漬的。二官那物又昂然起來。二娘順腿兒湊着。道。怎生得和你常常相會也不往(枉)人生一世。我聞他說。人人說你極乖。這些事便不乖了。二官道。夜間待我想個法兒。起來與你長會便是。把二娘就放在一條春櫈上。兩個又幹起來。正在熱鬧時。王小山道。拿茶來。二娘應道。來了。忙推起了二官。跑上去。將茶遞與丈夫吃。小山說。爲何還不來睡。二娘說。今晚這許多碗盤俱要洗刮。還未曾完。你又叫了。小山不應。又睡了。二娘下樓來。悄悄說道。你上去睡罷。他已醒了。他把桌上物件收拾完了。逕自上了樓去。二官取了燈。十分歡喜道。這般一個騷婦人。眞眞令人死也。便想了一會道。有計了。到次日。店

中生理到晚。各自睡了。到二更時分。只見二官悄悄起來。下了樓。到中門口。輕輕的去了拴。又把外邊大門開了。掩上着。去取了幾樣果品到果樓下傾出了。只放空盤在店中。走進來。依先把中門拴了。竟上樓。睡在床中去。叫道。大門響。張仁快起來。二娘在床上聽見。吃了一驚。推丈夫醒來。說道。店門響。二叔叫着哩。小山一骨碌穿了單裙。二娘穿了小衣。點起火來。二人同下樓梯。開了中門。二官方走出來道。像店門響。三人把燈一看。張仁起來先把大門一看。道。開的。二官道。不好了。這幾盤是細果。通沒了。止剩空盤在此。二娘道。又是好哩。若不虧二叔聽得。通搬去了。小山道。這老人家想是耳聾了。二娘道。還得個正經人睡在店中方好。二官把大門拴好了。道。不要又來。小山道。明日二官在此歇罷。（但知外賊來偷果子不知。內賊又將妻耍。偷了）二娘道。內樓也有賊的。小山說。我上去尋便是。二官不言。小山說。到明日再取。大家依先睡了。到次日天晚了。小山叫張仁。我與你擡兩

（條）春櫈出去。鋪在店後邊。與你二叔睡。張仁說。有蚊子。怎麼好。小山說。且將就買一筒蚊煙燒着。明日再取。兩個人擡了一條。又擡一條。二官悄悄與二娘說。待他到我樓歇。你到二更時分。悄悄下樓。開了中門。出來與你一會。二娘道。這倒不須你說得。早早的打點在心裡了。二官笑了一聲。各人分頭去睡了。那小山拴了中門。竟上了果樓去睡了。二娘把自己房門開着。脫下衣衫去睡。那裡睡得着。心裡癢了又癢。穿件小衣。繫了單裙。悄悄的摸了下來。逕至果樓之下。只聽得丈夫鼾呼。歡歡喜喜走至中門。去了門拴。捱身走至櫈邊。只見月光透入二叔身上。此物直堅（豎）人又睏着的。二娘看罷。心熱如火。去了單裙。精赤扒上身去一湊。二官驚醒了道。你今番盜叔了。也該叫起來。二娘笑了一笑。在月明之下。雪白兩個身子。看了十分有興。二官把手去摸他兩奶。眞個是。

軟溫新剝雞頭肉。　膩滑渾如塞上酥。

一頭摸。一邊抽。二官道。嫂的肉。你可曾與哥哥如此快恬(活)否。二娘把頭搖了兩搖。把二叔一摟。道。我下來了。二官停住了。在那月光下看他模樣。只見他四肢不舉。兩眼矇矓。把臉貼他一貼。只見口中冰冷一般。那鼻子掀了又掀。就如那死人一般。二官想道。果然弄得他半死了。輕輕的伏在他身上。須臾之間。二娘吁的一聲。道。我死也。二官道。又是我見你丟了。故不動着。若是弄到如今。眞正死矣。二娘道。怪不得婦人要養漢。若只守一個丈夫。那裡曉得這般美趣。二官道。取裙幅來拭淨。二娘笑道。昨晚做了個失群孤雁。今晚帶了本錢來的。即忙兩邊拭淨。二官道。今夜月望。和你穿了衣裙從天井中一坐。可好麼。二娘道。豈不聞。

世事盡從愁裡過。　人生幾見月當頭。

二娘拿一條小櫈。在月下雙雙坐了。二官道。昨晚那門是我開的。故意把果子藏了。只說道如此。方得脫你的身子。今晚如此。道此計乖也不乖。二娘想一想道。哦。是了。乖乖乖。二官道。今晚我與你再弄一計。明日換了我在裡邊。連這中門不須開得。你道好麼。二娘道。若得如此。這是天從人願。有何不可。但不知怎樣用計。二官說。極不難。我與你到樓下。見景生情便了。二娘欣歡。就立起身。走到鋪邊。將那陳媽媽取了。悄悄的調在黑暗處。與二叔到樓下。又聽上邊鼾聲不絕。二官忙去把溪邊後門開了。拿了一個空果籠。竟丢在溪中。道。二嫂。你少停閉了中門。拿這核桃節裡核桃。傾翻在地。你便上樓閉門而睡。待我叫響。你不要起來。憑我們嚷。等他上樓敲門取火。只做纔醒模樣。方可開門。自然夜夜安眠矣。二娘道。又乖。二官道。再耍一會兒。如何。二娘道。今日太狂了些。且住。你出去罷。二娘把中門拴上。又去把核桃往地上一傾。那一響好

不利害。只聽得丈夫便叫道。那裡響。二官又在外叫。那裡響。二娘上了樓。拴好房門。坐在床裡。忍不住的笑。小山走下樓來。月光在後門內直射進來。道。不好了。又被賊了。慌了手腳。走到核桃內。蹈了核桃。又滑上一交。連忙走起來叫二娘。又不見應。開了中門。二官說。後邊好響。小山說。不好了。又被賊開着後門了。忙上樓叫二娘。把房門着實敲着。二娘假作睡聲道。來了。走下床來。開了門。道。快取火。不好了。又着賊了。二娘說。二叔在外邊歇。他是精明的。爲何被盜。小山道。是後門來的。拿了燈一同去看。二官道。不知偷了多少去了。往後門外一看。叫道。一個果子節還在溪裡。小山叫道。屈也屈(也)怎麼好。二娘道。明日燒陌黑紙遣他一下方好。如此偷將起來。不須幾時。把這些本錢都偷完了。看你兩夥計怎麼開交。小山急了道。罷。店後邊。我們兩個老人家睡着。若還被盜。我召二叔仍舊上樓睡。二娘道。果然有理。去把後門關上。大家收

拾起核桃。張仁道。是個蠢賊。這核桃是響的。偷了豈不響起來。二官道。還虧他響。不然都挑去了。小山叫。二娘你上去了。二叔拴了中門。我往外邊去睡了。二官笑道。下半夜偷去的。我方召帳。一邊說。一邊就把中門拴上。走到二娘身邊道。好計麼。二娘道。我就來了。把燈放在樓上。把房門故意關得十分響了一聲。穩丈夫的心。輕輕就大開了。悄悄的覆將下來。二官見了道。我和你樓上去睡。兩個脫下衣裙。竟上了床。摟着笑道。想關門養賊。只當撮把戲一般。把他提來提去。二娘笑道。夜夜摟了睡。心願足矣。二官道。若只摟着睡。心願還未足哩。二娘把他身上摘了一把。罵道。賊精。二官道。方纔你偷核桃。不是賊妻。二娘又摘了一把。二官道。我和你到樓上。也要暖一暖房。二娘道。忘了一件要緊的本錢。二官道。席下有草紙。二娘道。那是你的本錢。二叔罵道。騷肉。虧你這般騷。那老頭兒與你怎生發作。二娘道。他也不喜如此。我也向來也不是

這樣的。二官說。這是。

說話說與知音。　有飯贈與饑人。

寶劍賣與烈士。　紅粉送與佳人。

二娘道。不是這般說。正是。

佳人有意郎君俏。　紅粉無情浪子村。

兩下裡相愛相憐。那些景況是自然而然的了。去把二叔那物一摸。已是鎗一般挺着。二娘道。讓我來做個倒澆蠟燭。二官道。你今日太毒了。明日罷。二娘說。你又說暖一暖房。笑了一聲。便又幹起來。從此夜好起。直到次年五月。二娘產下一個孩兒。與二叔面貌相似。小山說。我去年與你此事稀。算來十個月之前。正是七月內了。我並不曾與你下種。此是你與他兩個生的。我不管。二娘說。獃東西。有了千金家事。只少個兒子。拿了一千金子。也不肯鑽在你肚裡。別人吃辛吃苦。你現成做個父

親。好不便宜。還要分清理白。教你要養這樣孩兒。今世裡不能夠了。小山道。我便做了個召屁大老也罷。只是爲這娃子身上使費。我決不召的。二娘道。不消你費心。只是他外公外婆早早死了。若在。自然有的。只因小山算小。所以不能掌着千金家事。又過了幾時。那孩兒已長二歲了。小山因二官生了這個兒子。日逐與妻子相吵。要趕二官出去。從分娩時。仍在妻子房中來歇。並不許二娘與他一會。一日。恰好又是中元節了。這晚王小山鄰家招飲。二娘方得二叔一會。道。我有心事。一向不好和你說得。今晚和你說明了罷。王小山是我花燭夫妻。二叔是我兒女夫妻。向日未合之時。原是他着我嗅你來的。後來合了夥計。他竟不許我和你到手。他到年之後。便要與你分開。是我不捨得。直至如今。已是兩個年頭。也被你弄得夠了。他如今日夜吵我。定要與你分開。你意下如何。二官道。實在捨你不得。二娘道。我有一計。久蓄於心。在（我）

丈夫竟要你出去。要賴你的本錢。他說。待他去了。我自在店中去歇。要我管貨樓。三女大了。管住內樓。思量日久了。我想你與我相好一場。豈忍如此。我日常間私房藏得五六十兩銀子在此。不若你將這銀子悄地拿回。待我在樓上睏時。你陸續夜間來取些貨物。那裡查帳。便在自己門首開着店面。張仁幫你做生意。我這邊家事。後來都是你兒子的。你意下如何。二官道。此恩難報。只是一件。後門頻來取貨物時。可肯與我一會。二娘道。倒是這件煩難。二官道。爲何。二娘道。他是癡東西。把此物寫封皮來封了去睡的。二官聽見了說這番話。倒快活起來。又想道。且慢。待我明日往陳家卜一課來。看還是去的好。不去的好。二娘笑道。那卜卦也是假的。你去了。晚上便與你一床睡得。若在此。再不能夠了。正說間。只聽得小山回來。張仁開了門。小山吃醉了。口裡便亂罵一番。總是要打發二叔主僕出門的念頭。二娘不理他。逕自上樓。小山便罵

個不住。直到半夜。罵得酒醒了。方纔住口上樓來。二娘一聽了。氣了半夜。道。你也不須罵了。二叔明日都要去。道。趁了千金銀子在店內。除起三百兩本錢。把利對分。還有三百五十兩。共六百五十兩。分開了就行。料不來蹈你的篾。不怕你少他的。他是這般教我對你說。小山聽了。想了一會道。一千金。誰人見的。二娘道。我也曾說過。他道。現銀子有四百兩在此。其貨物兩下應得對分。小山道。他主僕吃了我兩年多。難道不是銀子。二娘說。我也說過了。他道。你與二女也是兩口。對這（過）了。只我還是他養着的哩。小山道。既如此。明日等他算了一千兩把了我。其餘的都付與他便了。二娘道。他還說你騙他。原說上年六月內。有一百兩會錢。要作本錢的。竟不見付出來。每月出去會銀。又不上帳。說當初原是一間小店面。如今有了許多。便忘記了。他說若不還我。叫娘舅告狀。卜課的陳先生不知又與他說了許多說話。他倒不懷着好帳。在

那裡看哩。王小山聽見說了這番話。想道。看不出這粉嫩嫩的小官。倒說出這般硬話來。叫道。二娘。據你的主意。怎生發付他。二娘說。竟還他一百兩銀子。二百兩貨物。便安穩了。省得把銀子用在衙門裡。仍要還他本利。人又說不是好人。依我說的。聽也繇你。不聽也繇你。小山說。難道白白的把他睏了兩年。二娘道。他養個兒子在此與你了。小山閉口無言。道。憑你罷。次早。二娘抽身見了二叔。道。你自坐在家中。少停來接你便了。小山下樓道。二叔在那裡。二娘道。娘舅來尋他說話。不知那裡去了。昨日說的。今朝做一個東道。原請了兩個中人。來得明。去得明。你說不然該奉些利錢。因被賊盜了幾文。(次)食用又重。且貨物皆是發來的。客錢尙未曾還。當日蒙他一點美情。明日倘還了客人。沒了本錢。又說我不忠厚。寧可我折本。❷不可帶累他。你是照依我說。自然罷了。家中還有千金。豈不爲妙。小山一一依了妻子。即忙治酒。請了衆人。兌

了一百兩銀子。將貨物開了帳。共成三百之數。將妻子教他的說話。陳了一遍。各人歡喜。二官還了合同。便叫脚夫把果品物件。一一的發去。張仁上樓收了鋪陳。作謝了出門。二官又進內謝了二娘。又傳個情兒。取了銀子。各自散了。這晚小山自己上門。晚上在店中去睡。二娘着三女取了鋪席。抱了娃子。上了側樓。三女拴上中門。也上樓去了。那二官後門。正與那二娘後門。是一條溪邊住的。二官心內又癢起來。不如今晚就在外樓歇了。不知怎的。走到後邊。只聽得娃子哭響。二官正要敲門。又想道。倘與丈夫同睡於此。怎麽好。須臾只見樓窗口一柄扇兒搖動。二官擡頭一看。正是二娘。即便下來開門。進內拴好了。上樓雙雙坐定。道。虧殺你做得光先得緊。我明日就開了店。免得別人笑我。二娘道。要貨用。你來拿。思有了這點骨血在此。兩下都是親的。我也並不偏曲。爲着那一個。銀子已在此間。去時不可忘了。二官道。多感你美情。不知

後來怎生報你。說罷。便去求歡。二娘道。果然有張封皮在上面。是一朶荷花。二官笑道。奇。爲何。二娘笑道。有藕在下面。好把你來掘。二官笑道。騷肉。今年從燈夜裡與你偷了兩次。以後防閒得緊。再也不能。無日不思。無夜不想。二娘道。如今倒天長地久了。只愁你娶了妻子忘了我也。二官道。你還不知道我的心事。我如今再不娶妻了。有二句古詩。我只改一個字。正切着題目。念與你聽。

有子萬事足。　無妻一身輕。

二娘笑道。這妻子明日是要當官的。二官去了衣裙。與二娘同睡。二娘說。睡出來些。不可打醒兒子。二官把二娘摟了親嘴。動了興。扒上身。聳將起來。那晚未掛得帳子。開的樓窗。月光竟似前年七月的。正照他二人身上。二娘看了。騷與又發。把枕頭又襯起來。不多光景。二娘道。我已來了。一把摟住。就是那年形狀。須臾雨過雲收。睏到天明別了。二娘將

銀子取了。道。天明了。我去。你也好起來了。二官到家。流水的把店面開張起來。倒又齊整。那主顧見了二官。一齊走來做起生意。其門如市。那小山坐在門首。鬼又沒得上門。鄰舍們道。還是張二叔的福大。你的主顧都在他那裡買了。那小山見人笑他。便氣苦起來。着了些寒熱。登時患了一症。醫人不效。不上七個日子。一命嗚呼了。二娘一時沒了主意。又是二叔過來與他料理。一毫也不費他力。過了七日。便與殯葬了。二官一心要娶二娘爲妻。即時立出幾個老成的鄰居。與他兩下說合親事。那媒人勸二娘。不如早嫁了。也得個人照管。守他也沒幹。二娘說。恐被人議論。鄰居說。明公正氣嫁的。沒人敢說。若是私房做事。倒不見妙。二娘便將機就計道。一憑尊長們便了。二官登時下了財禮。把一乘轎子接了過門。兩人拜了天地。請了親鄰。次日。把兩間店物件併了一處。倒做了長久夫妻。只說王小山初然把妻兒下了一個美人局。指望騙

他這三百兩本錢。誰知連個妻子都送與他。端然爲他空辛苦。這一番

正是。

一心貪看中秋月。　失却盤中照乘珠。

總評

張二乖合夥生理。不惟本利全收。又騙了一個乖老婆。生下一個乖兒子。做了偕老夫妻。可恤王小山。忙了一世。竟作溝中之瘠。所謂賠了夫人又折兵。悲夫。

校記

❶「讒」原作「讒」，據文義改。下文或同。

❷「本」原作「木」，據正續本改。

第十回　許玄之賺出重囚牢

艷女風流第一。秀才慕色無雙。分明一本北西廂。點綴許多情狀。　歡喜寃家小說。堪爲風月文章。消愁解悶笑人腸。莫比淫宣慾暢。

且說揚州府儀眞縣一個秀才。姓許名玄。表字玄之。年方一十八歲。父母棄世多年。室內尚無佳麗。這許玄涉獵書史。揮吐雲煙。姿容俊雅。技通百家。眞風月張韓。文章班馬。一日。秀才往郊外閒行。偶然一班少婦在樓頭歡笑。許玄擡起頭來一看。一個個有沈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見了許玄。都避進去了。許玄道。好麗人也。可惜我許玄十分知趣。尚無一個得意人兒。他那樓上有這許多嬌艷。何不分一個與我。心中怏怏。若有所失。走回書館。情思不堪。賦詩一首。以解悶懷。

樓頭瞥見幾嬌娘。不覺歸來意欲狂。
爲惜桃花飛面急。難禁蝶翅舞春忙。
滿懷芳與憑誰訴。一段幽思入夢長。
笑語多情聲漸杳。可憐不管斷人腸。

次早又去久候。樓窗緊閉。並無一個影兒。心下好悶。一步步走將回來。踱到自己後園門首。猛然擡頭一看。見對門樓上有一個絕色的女子。年紀像二十多歲光景。看他眉細面長。眼波而俏。不施脂粉。紅白自然。飄逸若風動海棠。圓活似露旋荷蓋。許玄見了。吃着一驚。想道。這是我近鄰施家。久聞他家有一女子生得標致。果信其然。走近樓前。把眼往上一看。那女子笑了(一笑值千金)一聲。逕自去了。許玄想道。這相思害殺我了。也罷。他之樓與我花樓側窗緊對。不免將書籍着人移上樓去。早晚之間。再能相見。或者姻緣有分。亦未可知。登時進了書房。將一應文房四寶。床

帳衣服。隨身動用之物。俱移上花樓。他便開了樓窗。焚香讀書。一心等待施家女子。正是。

人間良夜靜不靜。　天上美人來不來。

且說這施家女子。他父親在日。是個大大鹽商。祖籍徽州。因往揚州支鹽。隨居於此。父親亡過多年。止有母親在堂。年已二十一歲了。說來親事。高又不成。低又不就。蹉跎到此。生他之時。母親夢芙蓉滿院。因此取名喚作蓉娘。自小請師習學。無書不讀。極其聰明。女工針指。是他本等。吟詩作賦。出自非常。生得姿容嬌艷。性格風流。恍疑天上神仙。非是人間凡品。常常開了樓窗。偷看許家園內花卉。看看春事闌珊。綠肥紅瘦。蓉娘歎曰。正是有文遺俗。無計留春。遂府(賦)唐律。集成一首暮春詩兒。

每逢時節恨飄蓬。來鵠　　準擬今春樂事濃。楊誠齋

楊柳樓頭歌舞月。花蕊夫人　杏花村裡酒旗風。謝無逸
獨憐黃鳥啼原上。盧論(綸)　惟有青山似洛中。許渾
春意自知無主惜。崔魯　樹頭樹底覓殘紅。王廷

集了這首詩後。竟不上樓來了。許玄見他之日。正是他送春之時。誰想許玄高高興興移上樓來。指望見他一面。誰知絕無影響。大❷失所望。無計排遣。翻着一篇暮春詞。讀曰。

春暮矣。人逐馬忙。序隨馬去。桃貪結子。莫恨僥(曉)風。柳已成陰。更憐殘月。綠暗紅稀。正是晭人時候。日長意懶。還同送遠心魂。選遍柳腰。分明妬妓(嫉)聽殘鳥語。大半催耕。百丈遊絲。能繫柔腸幾許。一壺社酒。不知春事茫然。除是三回寒食。纔滅一歲佳期。昨日清明。婦乞書窗之水。明朝穀雨。僧申龍井之茶。掃墓北邙。梨花白晝。送君南浦。江水綠波。人

應無計能留。天若有情亦老。花來花去。自然怨落鄰家。鶯老鶯嬌。畢竟倩誰作主。蛙無意緒。馬有精神。芍藥重開。還須來歲。辛夷初種。望到今年。池館豪華。不管韶光。已過犂鉏消息。

依然東作方興。總然明歲再來。何似今年暮去。

看罷。稱賞不已。不覺睏倦起來。適逢童子進茶。津津可味。乃取壁上瑤琴置於几上。焚起香來。他道。借此瑤琴。申我怏怏之情。舒我轉轉之悶。成都挑而紅欸奔。清徵流而玄鶴舞。焦桐喻意。響玉傳情。少焉。梧桐方出。朗如懸鏡。便彈一曲漢宮秋。其曲未終。只見施家樓上窗兒呀的一聲。露出了嬌滴滴的兩個美人。正是蓉娘聽得琴聲清亮。與侍女秋鴻同上樓來。開窗面(而)看。見是許生操琴。他也不避。許生見了。心上一時裡歡喜起來。將指上又換了陽春怨。如泣如訴。如怨如慕。那蓉娘聽得琴中之意。一時間遂起文君之興。(知音者芳心自露)引動了芳心。恨不得身生羽翼。

飛過琴邊。只聽得一聲。老娘娘請小姐哩。蓉娘把許生看了一眼。（眼角傳情）進樓去了。這許玄見他去了。掛起冰絃。心中歡喜。吃了些晚酒。情思迷離。便向床中和衣去睡。他想道。這女子十分有意。此時樓窗尚開。必然還上樓來。待我再等他一等。只見一個小使。拿了一個封筒走上樓來。道。相公。有人請你。許生不知是誰。拆開封。往燈前一看。是一首詩道。

鄰家年少鼓冰絃。　謾托芳情露指尖。
想是知音人未有。　相思月下與燈前。

看罷。驚道。是誰人送來的。小使道。施家秋鴻姐。在下邊等相公說話。許生聽說。飛也似搶下樓來。見一艷婢立於月下。道。我姐姐在此要同相（夢裡還疑）公（是夢中）一話。只見一女子身穿麗服。兩鬢堆鴉。挽翠雙眉。櫻唇半露。輕移蓮步。近前萬福。驚得許生忙還大諾（喏）心下便想。何一旦見愛如此。莫非鬼迷。將信將疑。道。小生何幸。蒙愛如斯。蓉娘掩袂笑曰。先生不知

我事。請登樓。試與言之。分付秋鴻。你且回去。親娘若問。道已睡多時了。許生恭敬如賓。同上樓來。分賓坐下。蓉娘道。適聞君子琴中之意。便懷陌上之情。特來見君。以爲百年之約。願勿以爲異疑。許生謝曰。小生才非子建。貌匪潘安。有何德能。敢得神仙下降。蓉娘問曰。君子青春幾何。許生曰。一十八歲。八月初五未時所生。請問芳卿妙齡幾何。蓉娘曰。奴年二十一歲。八月二十五日未時所生。今見君子。誠宿世良緣也。許生上前一把抱定。兩下裡。

雲尤雨膩。蝶舞蜂狂。一個愛傾城顏色。一個愛貫世文章。一個風情蘊藉。一個雨意徜徉。一個攘花課蜜。一個竊玉偷香。一個身兒瘦怯。一個性子溫良。

須臾雨散高唐。雲歸楚岫。作詩一律曰。

謾說佳期自古難。　如何一見即成歡。

情濃始信魚游水。　意密方知鳳得鸞。
自訝更深孤影怯。　不禁春重兩眉攢。
三生已訂今宵誓。　免使終身恨百年。

聯詩已畢。生顧蓉娘曰。今宵歡會。事出非常。恐見難別易。相思斷腸。幸勿見棄。早叶宮商。蓉娘曰。我母親爲人偏癖。錯我良緣。今日幸逢君子。以終百年。恐君視爲容易。使妾有白頭之嘆。不覺樓頭五鼓。蓉娘拔下金鳳釵一隻。遂提筆書西江怨一首。

至寶砂中煉出。良工手裡鎔成。芳姿美色價非輕。付與君家爲證。　可惜紅顏有限。休教白首無憑。思人睹重重傷情。杜宇流紅春病。

書罷。將釵付與許生。遂曰。此釵之金。乃鄱陽披砂而乍得。狼䑛夜市而方奇。斷之有同心之利。性之有從革之機。是櫟陽之瑞雨。非犬冶之妖

蜆。仗此良媒。萬勿虛視。許生隨尋衫袖。取扇上玉魚墜一個。亦援筆而書。調曰鷓鴣天。

着忽尋春路徑迷。忽然月下遇仙姬。情纔好處人將別。樂意濃時怨又基。　觀玉光秀實稀奇。琢磨溫潤没瑕疵。洪鱗不是池中物。把與嫦娥好執持。

書罷。將墜付與蓉娘。生曰。此墜之玉。比德於君子。刻名於美人。垂棘之璧。連城之珍。六器之享。五彩之分。曾報錦繡之見贈。曾繫珠絲之並沈。胡綜知如意以壓氣。溫嶠下鏡臺以納姻。藍田種之以致娶。崑岡得之以遇君。潤水以茂。輝山更新。萬鎰之價。五都之尊。爾須待價而韞匵。不可無故而去身。願後早見此物。免使小生苦心。二人留戀不捨。遂焚香告天。設詞曰。

天須鑒奴與郎。

今宵會合信非常。　莫使長誤歌昭陽。
謾學乘車醉壺漿。　仰視百鳥必雙翔。
時見二鵲御一粱。　滿堂如春焚暖香。
須遠苟實之神傷。　無以冰炭置我腸。
兩下相思孰主張。　乞巧爲圓貴刓方。
歸夢不離合歡床。　高燒銀燭照紅粧。
天孫爲織雲錦裳。　永却匹配六月霜。
驚回仙夢鴛過牆。　寧使不受處女筐。
冰心似鐵休關防。　金兮與玉堅且剛。
勿使失手碎鴛鴦。　要使此意留炎荒。
那時移手以相將。　夫妻地久與天長。

許玄以不娶爲誓。蓉娘以不嫁爲盟。敢有不如此約。則骨分屍解。死無

葬身之地。還要綢繆。忽然一聲響亮。許玄一驚醒來。却是一夢。且驚且喜。走起身來。鑑(鏗)然有聲。把燈往床邊一照。拾起一看。果夢中蓉娘所付金鳳釵也。大爲驚異。道。此夢非常。想曾付蓉娘一墜。而扇上則無覓矣。便道。此必兩相神合。是蓉娘魂至於此。且待明早觀其動靜便是。

春興悠悠不可當。夜來夢熟到高唐。
九天仙女雲中降。五鳳金釵袖裡藏。
漫想嬌嬈傾國色。頓成愁苦斷人腸。
今宵已做巫山夢。明晚還祈會楚襄。

直至四更。纔方就枕。次早起來。看了鳳釵。坐立不安。如有所失。只聽脚步響。說本縣大爺有一急事。請相公等着講話。許玄即忙梳洗。將金釵帶在袖中。往縣中去了。且說蓉娘一夢醒來。好生驚異。說。日裡果然情

動。爲何就做此一夢。十分駭然。天明起來。又懨懨欲睡。題詩一首。

芭蕉葉底踏冰壺。　團扇羞描彩鳳圖。
金縷有衣藏寶鴨。　青鸞無信遇神巫。
愁縈九曲腸應斷。　淚迸千行眼欲枯。
一段風情誰著述。　懨懨如醉倩人扶。

吟罷。忙喚秋鴻。我身子爲何不快。可打點我睡也。秋鴻忙去整被枕側。忽見白玉魚墜一枚。以奉蓉娘曰。不知此玉魚從何而來。蓉娘一見。忙取向袖中藏了。隨覓金釵。失去一股。蓉娘思曰。此生夢裡姻緣。這般靈感。曾記拈香設誓。兩無嫁娶。急往樓窗一看。見書樓緊閉。不知何故。上床睡了。秋鴻自幼隨蓉娘讀書。心下極其聰明。況又粗知翰墨。自想。小姐平日之事。一些也與我計議。方纔見了玉魚。忙忙袖了。況又精神恍惚。短嘆長吁。未識是何意思。待我靜裡觀之。便知其意。只見蓉娘上床。

欲睡不寧。欲起又倦。想道。我在此轉展無睡。甚無意緒。不若起來梳洗。以觀許生動靜。又作理會。須臾至前樓。倘爾如前。歸房取筆而題。

方對菱花試曉粧。彩雲何處阻襄王。
石麟有夢空留語。青鳥無書枉斷腸。
斗帳色含腥血潤。薄羅香沁藕花涼。
幾回不信丟開去。又失金釵拆鳳凰。

吟罷。憮憮而坐。秋鴻探其光景。雖不能盡知其情。亦能少識其意。道曰。小姐今日爲何神思睏倦。針指不提。茶飯懶吃。莫非爲陽春一曲乎。蓉娘想道。心事被他識破。不免對他說明。道。秋鴻。昨晚聽琴。果然有感。夜來一夢。實是蹺蹊。別樣不須講了。夢他贈我玉魚。合以金釵。檢❸釵果失。其玉魚在枕。何其靈異。爲此精神頓減。情思憮憮。秋鴻說。小姐。這是你天定姻緣了。我看許相公人才雙美。與小姐門戶相當。兩下芳年。一

雙孤寡。極早自做主意。嫁了這個丈夫。拖帶秋鴻也落好處。若憑老母檢擇。明日倘錯配了對頭。嫁個庸夫俗子。一世好苦。蓉娘說。我夢中與他立誓。約爲夫婦了。秋鴻說。不若待秋鴻逕造南園。見了許生。將玉魚送去。看他意思如何。便知下落。蓉娘說。覺得造次了些。秋鴻說。夢中奇異。實是非常。不爲造次。蓉娘說。他書窗閉上的。大分不在。秋鴻說。我逕至花園探聽便了。付與玉魚。悄地往園裡走進。恰好許玄已進園來。見了秋鴻。一看。正是夢中艷婢。慌忙施禮。道。何事而來。說。有話相商。乞於密處。許生竟同秋鴻。至假山石上極密之處坐下。秋鴻取出玉魚付生一看。此物是相公之墜乎。許玄一見。道。好奇。隨往袖中取出金釵與看。此釵是小姐之釵乎。秋鴻道。實是奇事。我小姐做此一夢。情思懨懨。又失金釵一股。未知果在相公處否。特着我來探取。許生曰。我今央媒說合。如何。秋鴻道。我主母前番論及相公親事。嫌你年紀小俺姐姐三年。

故此不肯。說也枉然。許玄呀了一聲。既是如此。則無望矣。秋鴻曰。我在小姐跟前。攛掇他來就你。你將何物謝我。許生笑曰。若得如此。便把我身子來謝你。秋鴻說。只怕你沒分身處。許玄說。小姐未必肯來。不若晚間望小娘子引我到你家。與小姐一會。秋鴻說。我家夜晚前後門一齊上鎖。雖插翅亦不能飛。怎生去得。我小姐爲人爽快。說個明白。況夢中已自會過。自然肯來。須待半晚方可。天早怕人看見。夜了又要鎖門。許生說。全仗小娘子一力相助。秋鴻說。須尋個所在相會便好。生曰。你來看。牡丹亭下。芍藥叢❹中。天然一個臥榻。好不有趣得緊。秋鴻說。果然好個所在。許玄見他嬌艷。一見便留意了。因答話良久。不好爲得。走到這個所在。那裡就肯放他。便道。難得小娘子到這個寂靜所在。望乞開恩。鴻曰。我是媒人。豈可如此。許玄說。豈不聞含花開久矣花女做媒。自身難保。近前挽住。一手去扯他下衣。秋鴻自知難免。況見生青春標致。已自動火。

任憑扯下褲兒。將身仰臥。許生開其兩股。恣意雲雨起來。十分通泰。許玄問曰。小娘子花心被誰折取。秋鴻道。奴今年二十歲了。家主在日。便被他偷上了。許生初時道他是個女子。輕抽淺送。見他說出眞情。便道是個知趣的婦人了。着實盡情。秋鴻叫道。知趣的相公。果然有趣。許玄道。我如今先把身子謝媒了。秋鴻說。這謝。多謝我幾次方好。許生說。若得小姐嫁我時。你是家常飯了。不時要用的。說得高興。儘力完事。許生袖中取出白紙拭淨。與他整好了亂髮。扯齊衣服。送出園門。不須幾步。便到家中。見了小姐。道。事果異常。金釵一股。許相公要緊的帶在袖中。他要央媒說合。我將嫌他年小之事一說。他便不樂起來。便要我晚上引他到小姐房中一會。我說未晚前後門上鎖。揷翅也難飛。他便無計可施。便要寫書。求小姐到他園中一會。有許多心事。要與小姐面談。我說。不必寫書。我去面達至情。強也要強小姐一會。我已許下小姐。沒奈

何。姻緣大事。不可錯了。蓉娘說。羞人答答。怎生好去。秋鴻說。貞姬守節。俠女憐才。兩者俱賢。各從其志。況與他夢中又會過了。這是一生之事。豈可錯了。蓉娘說。恐有路人看見。秋鴻說。這樣冷僻的小巷。那有路人。那花園裡。常時去看他花木。是個熟路。只當在自己家中一般。有何難處。蓉娘心下已自要行。被他狠狠的說。只得依允。把玉魚帶在身邊。去換過新衣。慢慢的打扮得十二分美艷。專待天色薄暮。方好過來。且說許玄因與秋鴻一番情事。身子睏倦。上床一睡。醒來天色傍晚。慌忙整衣。走到園中。把園門大開。癡癡而等。只見秋鴻在門首一望。即忙復轉去了。不移時。與小姐走了過來。許玄近前施禮。蓉娘答還。同至秋鴻的樂處坐下。秋鴻道。我去去便來。許玄道。多蒙小姐辱愛。使小生感激無地。但夢中奇遇。蒙賜金釵。事屬奇異。況夢中已與小姐訂百年之約。此事小姐曾夢麼。蓉娘曰。夢裡曾聯詩句。兄可記得乎。許玄將鄰家年少

鼓冰絃之句。又將謾說佳期自古難。併後邊兩下聯的。首首讀了一遍。蓉娘笑曰。實是奇緣了。不期天色黑將下來。許玄上前抱住蓉娘。要求歡會。蓉娘初時推拒。被許生用強。扯下小衣。不能護持。早已蝶上花枝矣。蓉娘年已大了。情事已諳。況夢中已曾嘗過滋味。竟不嬌啼。甚爲得趣。許玄把他小小金蓮架於肩上。纖纖玉笋挿入其中。初雖道履艱難。後已輕車熟路。津津水流出花間。吁吁的氣從口出。管不得鬢亂釵横。恣意兒鸞顚鳳倒。須臾一陣往外。溶溶露滴牡丹間矣。兩下雲停雨住。許生將白綾帕拭乾收袖中。忙與蓉娘相期後會。只見秋鴻至。速呼。快去。快去。主母請你講話。蓉娘整衣忙走。顧許生曰。明日着秋鴻與你說話。逕自去了。許玄送出園門。十分大快。逕上書樓。燭光已具。將白綾燈下一看。猩膏紅潤。護若寶珍。遂藏笥中。遂口占一律。

夜來頻結蕊珠花。　夢入巫山集彩霞。

愛月秦娥鸞已跨。　迎風蕭史鳳堪誇。

牡丹亭接藍橋路。　芍藥欄通牛斗槎。

自喜玉魚今得水。　不須寫怨抱琵琶。

次日正在思想間。只見秋鴻走上書樓。見生。喜慰曰。好謝媒了。許玄笑曰。無人在此正好。便去扯他。秋鴻止曰。有事相商。不可取笑。道。小姐歸去。與我計議。此間窗樓緊對。止離得一丈上下而闊。須得兩株木植。安定上邊。鋪一木板。可達我樓。到了那邊。把板木扯放我家樓上。待天未明。依計而過。可得長久歡娛。你道好麼。許玄笑道。好計。好計。道。只此便是藍橋路了。隨往樓上一看。見有板木許多。皆造屋所餘之物。指謂秋鴻曰。偷花之物儘多。但小姐房中另有使女否。秋鴻曰。雖有幾人。晚間都不在房中歇的。況此樓前面。便是小姐臥樓。不往樓下經過。愁他怎麼。許玄見說。喜不自勝。起身閉上樓門。道。今日致誠謝媒了。把秋鴻捧

過臉兒親嘴。秋鴻笑道。人間樂事。都被你占了。脫衣相就。便自分其股。以牝就之。任生所爲。生細看秋鴻。淡粧弱態。香乳纖腰。粉頸朱唇。春彎雪股。事事可人。無一不快人意者。此乃婢中翹楚。一時魄蕩魂迷。盡情而弄。秋鴻已丟。兩求去。許玄放起。見他含笑倩郎整鬢。態有餘妍。十分可意。道。晚間之約。仗你玉成。秋鴻首肯。開門。送至園外。方自上樓。細想其情。得意之極。不覺樓頭鼓響。寺裡鐘鳴。正是人約黃昏之際。許玄把木頭兒放於窗檻之上。一步步推(捱)將過去。那邊秋鴻早把手來接了。放得停停當當。又取一株。依法而行。把兩塊板。架於木上。走到桌上。一步走上板來。如踏平地。三腳兩步。走過了樓。即忙把板木取了過來。閉了樓窗。許玄感秋鴻爲他着力。黑地捧住。要和他雲雨。秋鴻說。此時還有這樣工夫。還不早去。一把扯了許玄。逕至前樓。見蓉娘在於燈前。女爲悅己者容。事(士)爲知己。者用身穿異彩艷服。向爐內添香。生近前見禮。二人坐下。秋鴻擺上一桌

酒餚。道。夫妻二人吃個合巹杯兒。蓉娘顧秋鴻曰。母親睡未。道。睡久了。蓉娘說。此身既已與君。生則同衾。死則共穴。況夢中之誓。已自分明。不必言矣。但老母執滯不通。萬一私許他人。只可以死謝君耳。許玄曰。但願魚水百年。忽然言及令堂處。待我今秋倘圖得個僥倖。自然允當。倘落孫山之外。亦當再處。決不有負卿心。望毋多慮。蓉娘曰。昨日早間樓窗緊閉。我往窺二次皆然。你何事不開。許玄曰。昨早因縣尊相喚。去見他談了一會。所以不在。〔蓉娘曰〕那知縣請你做什麼。許玄曰。宗師發牌科考。承縣尊意思。將我名字造冊送府。不須縣考。故此喚我面講。做個情兒。蓉娘曰。或者取他入簾。做了房考也。你或者落在他房中中了。便是嫡親座主了。許玄說。他已聘四川分考。目今將次起身了。閒話之間。不覺二鼓。秋鴻道。你二人睡罷。夜好短哩。二人抽身。脫衣就枕。許玄抱了蓉娘。金蓮半啓。玉體全偎。鳳眼乜斜。嬌聲低喚。十分興趣。芙蓉

露滴之時。恍若夢昧(寐)中魂魄矣。事闌就枕。直至雞鳴。兩人纔醒。生再求會。蓉娘曰。願得情長。不在取色。生曰。固非貪淫。但無此不足以取眞愛耳。陽臺重赴。愈覺情濃。如他(此)歡娛。無限佳趣。事完。口占一律。以謝蓉娘。

巫山十二握春雲。喜得芳情枕上分。
帶笑慢吹窗下火。含羞輕解月中裙。
嬌聲默默情偏厚。弱態遲遲意欲醺。
一刻千金眞望外。風流反自愧東君。

正吟詩方完。秋鴻起來開了房門。走至床邊。道。好去矣。許玄與蓉娘作別。抽身披衣而起。秋鴻引到後樓。許玄椅上坐了。悄悄開窗。把那二物放好。道。好過去了。許玄立起身來。去把秋鴻下邊一摸。却是單裙。正好湊趣。推在椅上便聳。秋鴻說。弄了一夜。還不厭哩。許生說。終不然教你。

採得百花成蜜後。　爲誰辛苦爲誰甜。

取雙蓮置之高閣。立而獵之。興趣不能狀。情逸嬌聲。大張旗鼓。狠戰一番。方纔住手。許玄曰。乖乖。我實然喜你貌美而騷趣勃然。自令人三戰三北矣。秋鴻曰。這一番。眞被你弄得暢快。推起許玄。將裙幅拭淨。道。過去。許玄掇過椅來。立將上去。往上幾步。到了自樓。扯過木板。兩下閉窗。從今無夜不會。眞好快活。其年開科取士。許玄府考取了。送道。宗師道。試取了科舉。他日間擬題作文。夜間仍舊如此。自古說得如（好）

爽口味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直到七月廿五。這五更之時。許玄完事。正走過去。不想其夜月已上了。明亮得好。恰好有幾個擡材的。一衆人往巷裡走來。分明看見許玄。道。是個賊了。拿他下來。就把擡材長扛木往上一聳。那許玄一閃。跌將下來。恰好跌在衆人身上。身子却不跌壞。吃了一驚。反把衆人大罵。那些

擡材的。俱是無賴小人。把他罵。怎生氣的你過。將許玄拖上(拖)扯扯。道。你做賊。倒罵我們。送他到官去。許玄道。我是秀才。不可胡做。衆人說。若是秀才。一發不可輕放。久後反受其害。律上說得好。夜深無故入[倒是小人]人家。[也知律法]非奸即盜。不要管他。還扭去見官便是。不由分說。一齊扯了。逕至縣前。天已明了。不想堂官往四川去了。是二衙掌印。這官第一貪贓。又要撇淸。見一衆人跪下稟道。小人在巷中。只見這個人在於人家樓窗口。搭橋走過。非奸即盜。送來老爺做主。那官道。什麼時候拿的。道。五鼓。官道。是什麼人家。內中一人說。施鹽商家裡。官想說。若爲盜。失主還未知情。若是奸。這還是小事。又道。倘是強奸。也該重罪了。至於因姦致死。也未可知。分付禁子。發入重囚牢內監下。待施家人來。審得明白。方可定罪。許玄欲說眞情。又不忍蓉娘出醜。若說出是生員。又恐前程干係。算來便不得一時放他。只得隱忍不言。隨他入了牢門。不提。且說秋鴻

一見。即便報小姐道。不好了。如此如此。說了一遍。道。去縣前去了。怎麼好。蓉娘驚得魂飛天外。呆了一晌。穿衣而起。哭哭啼啼道。秋鴻。怎麼好。秋鴻說。我聞知縣官是許相公好友。蓉娘說。四川聘去了。秋鴻道。不知什麼官府手裡。算來也沒甚大事。蓉娘說。自然沒大事。這些人曉得他到我家來做什麼。必竟知是奸情。這醜名竟露了。可不羞死我也。秋鴻說。許家此時決有(無)人知。不知那窗口木板曾收去否。一逕到窗口一看。端然在彼。忙忙取了進來。閉了樓窗。道。小姐。他家竟不知哩。木板還在窗口。方纔取得進來。蓉娘說。天已明了。你可到他園中尋一老成家人。與他說知。快去看他一看。不知怎生樣了。秋鴻把頭髮掠了幾掠。往樓下開了後門的鎖。逕往許家園來。門尙閉住。扣了兩下。園公開門。(道。)爲何來得恁早。秋鴻道。你家有得力管家。喚一個出來。與他講話。園公即忙進去。走出一個家人道。小娘子有何見諭。秋鴻把此事

一一訴知。家人大驚道。知道了。你去。我打聽了來回你話。那人竟進到內邊。取了些銀子。帶在身邊。又同了幾個僮僕。同往縣前去了。秋鴻與蓉娘二人心如刀割。不住的打聽。秋鴻緊緊的站在自己後門首。望着回音。只見那家人把手一招。秋鴻忙走過去道。怎麼了。那人說。相公拜上你們。不須記念。只因縣官不在。撞着二衙署印。竟禁獄中。已知在你家窗口走出來的。竟等你家去認了。要坐着强奸罪名審問。想夜深無故入人家。非姦即盜。我相公聞❺知此事。只要你家一個人逕往本官處投明。說門不曾開。並不失物。便可釋放。不然前程干係。就是賊名。也是難的。說不得圖出頭日子罷了。家人說完了話。又道。縣門前沸沸洋洋。都說施家女子。二十多歲。不與他個丈夫。以致與許秀才通奸。人人如此說。只怕便是你家投說是賊。人也不信。怎麼好哩。不若你家小姐。原與我相公兩下情投意合。原約百年夫婦。當官認了和奸。求他判爲

夫妻。倒是因禍（禍）致福。何苦如此賊頭狗腦。這一番過。是人曉得了。難道還行得這般之事。依我說。倒是十分上計。只見裡面一個小使。挑了一副盒兒道。我送飯與相公。快同你去。那人竟去了。秋鴻把這事。一五一十都說與蓉娘知道。蓉娘哭罷想。想罷哭。兩眼紅腫。又怕母親知道。幾番要去尋死。秋鴻勸蓉娘。怎麼倒要幹這短見。反害了許相公。如今事已至此。若我家不認。許相公又不得歸結。官也要差人來拘人去問。那時一發不便。免不過要去承認。第二來。遲延着。那官萬一取往南京貢院做了外簾。把許相公誤了他三年不打緊。他悶也悶死了他。蓉娘說。我已曾想過。不去認。一發不是了。去認時。教我怎生出頭露面。秋鴻說。小姐。你寫了一紙呈狀。秋鴻認做小姐。與你救出許相公。可好麼。蓉娘見說。（道。）若得你肯如此。便是大恩人了。秋鴻說。事不宜遲。決要在今日做的。我去換了衣服。小姐快寫起來。蓉娘取了紙筆寫道。

訴爲開恩事。賤妾施氏。年二十一歲。係本縣鹽商施某之女。今年三月。節居清明。縱步南園。見桃紅似錦。綠柳如絲。鴛鴦效交頸之歡。蝴蝶舞翩躚之樂。樑間燕子對呢喃。枝上流鶯雙睍睆。嗟嘆物與無窮。遐想青春不再。三七少女。幸逢折桂之郎。二九才郎。尚誦摽梅之句。每想織女。一年一度得相逢。自恨奴身。二十一年無匹配。轉桃溪而登葵苑。穿柳巷以採花衢。偶遇驚心。妾相低問。乃書生托以姓名。見其唇紅齒白。目秀眉清。貌果清奇。將來必達。（自認和奸。供狀）願托百年。遂成一笑。成親於牡丹亭下。遮羞於芍藥叢中。祈結偕老之歡。反遭離別之嘆。禍於今早。捉夫送臺。身遭縲絏。何罪而居。父母官司。罪容分訴。明月尚有盈虧。江河豈無清濁。姜女初配范郎。藉柳楊而作證。韓氏始嫁于佑。憑紅葉以爲媒。況上古乃有私通。奴氏

豈能貞潔。重夫重婦。當受罪於琴堂。一女一男。難作違條之論。榮辱總在臺前。生死並由筆下。乞天臺察其情。恕其罪。若得終身偕老。來生必報深恩。所訴是實。

秋鴻一看。笑將起來。（情之所至不覺。自露）何必盡露其情。蓉娘說。待我改過便是。秋鴻說。罷了。天已暗矣。取了選至後門。上了轎兒。即至縣前。恰好官在堂上。他便走進衙門。公人來扯。他便叫出情。二尹見了道。着他進來。上堂跪下道。奴有下情。求老爺觀看。二尹接上去一看。笑道。我那邊犯了奸的婦女。俱要枷號三日。奸夫重責三十板。罰一個十四石稻穀。方纔釋放。如今准了你的訴情。這枷罪不免。那奸夫待納了穀價責他。方可釋放。只見那兩邊人擡了一面輕枷。放在面前。秋鴻道。既蒙老爺憐准。只合放了丈夫回家成婚纔是。怎麼反要枷責。二尹道。判成夫婦。見你呈兒直製。這是盡私。這枷責。是盡法。一定要枷。秋鴻見他不肯。想道。必是贓官。便

道。婦人也願納穀贖罪。二尹聽了大喜。但在公堂之上。不便允。道。也罷。方纔呈兒詞語淸新。你今將枷你的光景形容。做一個詞兒。做得好時。准你納贖。秋鴻道。借紙筆一用。登時寫完。呈上去看。詞名黃鶯兒。

妾命木星臨。一人身。兩截分。松杉裁剪爲圓領。脂難點唇。頸交不成。低頭不見弓鞋影。好羞人。出頭露面。難見故鄉親。

二尹見了大笑。好一個松杉裁剪爲圓領。准你納穀二十四石。道。還便宜了你。也罷。取紙筆與他。再將此景做一首上來。放你回家。

花發不能簪。奈無能梳鬢雲。並肩人難把身相近。香腮怎溫。

(搵)櫻桃怎親。畫眉兒無計難幫襯。忒新文。風流邑宰。獨

草宴紅裙。

二尹看罷。大笑道。二作俱妙。討保發放寧家。秋鴻謝了一聲出門。許家僮僕見了。與他寫紙保狀。請押保人去了。秋鴻上轎。回家見了蓉娘。將

事一一說了。蓉娘歡喜。只慮要責許玄。心下憂悶。不提。且說許宅家人。將秋鴻代小姐。二尹判成夫婦。免枷罰穀。責奸夫三十板情由。一一說明。許玄說。既是枷可穀贖。責亦可穀贖。明日動一呈。多罰些銀子。免得打方好。若是打了三十板。性命難存。怎麼進場。家人說。不難。明日早堂。動一呈看。(兒)只見外邊說。老爺。府尹來取進簾。明日五鼓。便要動身了。許玄聽見。道。怎麼好。誤了事也。三年難得過。如之奈何。無計可施也。是天命。罷罷。且說次日起來。那天上烏雲四起。忽然傾下一陣雨來。好生大得緊。初似傾盆。後如潑墨。那窗下芭蕉。不管愁人自響。池邊宿鳥。却教幽夢難成。那些獄裡罪人。好生愁悶。有一等見這般大雨。官又不在。且去睏他一覺。這些禁子也有去賭的。也有睡的。也有下棋的。這許玄好悶。恨不得身生兩翅。飛到南京。又自解自嘆。只見有一個鄉下挑糞的人。手中拿一個杓。一步步挑到裡邊來。許玄往外一望。那牢門

是開的。好生心癢。怎敢胡行。只見鄉下人將杓兒兜滿了兩桶糞。那雨越大了。心下想道。趁雨挑了。走入桶去。糞便倩（凊）了。且待雨小些出去。便到屋下。除了箬帽。脫了簑衣。放在壁邊。便去看下棋。自古下棋之人。星初臨局。申且參放。露曉臨場。造昏廢食。深山石室。曾聞樵客爛柯。長夏江村。頗費老妻畫紙。這鄉下人看一個入神。竟自忘了這擔糞。許玄見了。心下一想。道。如此如此便是。去把身上長衣把裙兒欄（攔）腰一拴。脚下鞋襪脫下。去尋一雙舊涼鞋穿了。把巾兒除下。藏在袖中。取了簑衣穿上。箬帽戴在頭上。走到糞桶邊。把扁擔挑了兩桶。手中拿了木杓。往外挑了便走。那門上見挑糞來。把門大開。那個疑他是個犯人。一逕挑出縣門。至僻靜處歇下。丢下東西。沒命兒一逕跑出了城門。竟搭船到南京應試。且喜身伴帶得幾兩銀子。大着膽。逕自去了。直至初一日。到了南京。逕往貢院前。來尋下處。家家歇滿。再無尋處。

倒是貢院對門。貼着一張紅紙。內有靜室。安寓秋元。許玄見了。道。爲何此處尚有房空。逕進裡面。只見一個婦人問說。是誰。許玄說。特來借寓的。婦人道。相公可姓許麼。許玄道。奇。奇。爲何曉得我的姓。只見婦人有三十歲的光景。生得淡然幽雅。眉眼媚人。一雙脚。三寸金蓮。兩隻手。十枝新笋。捧了筆硯道。主母孀居。未便相見。因有夢兆。乞將相公姓名籍貫年齡。一一寫得對時。房金不取。尚有許多事情。如不對。不敢相留。許玄道。又是夢了。好奇。展開紙筆寫完了。那婦人向袖中取出來一對。笑道。是了。是了。向內叫。大娘。正是了。拿了寫的一張紙進去。這阮大娘。拿着一看。上寫。許玄。字玄之。揚州府儀眞縣人。年一十八歲。八月初五日未時生。看罷大喜。果有是事。即喚巫雲送茶出去吃了。領生至後邊一室。但見畫床羅帳。香氣襲人。室雖不廣。幽雅則若山(仙)境可愛。許玄曰。這般妙境。原何沒有人來。巫雲說。因今年正月初一日。我主母得其

一夢。道今年秋場時。有一姓許名玄者。方與他歇。尚有些話。容當再稟。主母恐忘了年庚八字。寫起。封了七個月矣。並無一個姓許的來。故此不領他看。別人那裡曉得有這間好書房。只見外邊有人說話響。又來租書房。巫雲道。租去矣。那人說。租票還存。巫雲方纔扯去了招帖。走進來。只見許玄在那裡打開紙包要借等(戥)子用。巫雲送在房裡。那許生開一張帳目。買卷子。文房四寶。一應進場之物。共要十兩銀子。把那包銀子一稱。止得三兩不上。房錢一些不曾打帳起。長吁短歎的。沈吟呆坐。至於三餐食用。那曾說起。便道。一時裡高興。逃走了來。端然不得進場。如何是好。身上又無衣服可當。此間又無親識可投。這是路貧方是貧。如之奈何。只見巫雲送一壺酒。幾碗嗄飯。齊齊整整擺下。許玄見了道。不須費心。連小生在此安歇不成着哩。巫雲道。爲何說此言語。許玄說。一時間來了。少了些盤費。所以進退兩難之間耳。巫雲將帳上

一看。道。筆墨紗巾進場之物。我家都有的。何用去買。許玄說。爲何你家倒有這些物件。巫雲道。我家相公在日姓阮。是個好秀才。娶我主母。做得兩年親。便死了。許玄說。爲何便死了。巫雲道。只因我大娘生得面若芙蓉。腰如楊柳。兩眉兒淡淡春山。雙眼兒盈盈秋水。小脚兒足值千金。雙手兒眞成白玉。我相公見他標致。上緊了些。故此得了病死了。許玄道。原來如此。你大娘多少年紀了。巫雲說。二十有二。今年纔服滿的。道。相公請一盃。且請寬心。自進去了。許玄見他一說。肚中饑了。道。不要管他。且吃了再取。只見巫雲捧了許多物件。都是用得的。至於色衣。青色海青。一應俱有。外有一封銀子。道。大娘致意。知道相公不從家裡來的。盤纏缺少。我家儘有。先送十兩銀子在此。與相公收用。許玄驚了道。在此打攪。已自不安。主人情重至此。何敢當之。若得僥倖。報恩不難。倘若不能。有負盛意。只是一件。你主人爲何知我不從家裡來的。巫雲說。此

話也長。一時難告。請收了物件。巫雲又取兩個拜匣與他。一床紅綾被兒。薰得噴香。把鋪陳都打疊完了。將身上下衣服送出幾套。不能盡言。許玄道。至親骨肉。亦不能如此用情。巫雲燒了一盆浴湯。放在盆中。道。相公洗浴。許玄不安。道。你丈夫那裡去了。勞你在此伏侍。巫雲道。不須提起。專一好賭。四年前盜了主人幾十兩衣飾。也不顧我。竟逃走去了。許玄道。這個沒福的人。見了這般一個妻房。怎生丢得便去了。巫雲聽見說他好處。便不做了聲。須臾點火進房。又換熱酒送來。許玄過意不去。道。府上小使怎不見一個。道。上半年有兩個。也偷了東西。做夥走了。一個使女又被拐去。大娘心上氣。也不去尋他。故此只我一人。也沒甚事做得。只見樓上嬌滴滴叫上一聲道。巫雲。天晚了。拴好大門。應了一聲。此時許玄聽了嬌聲。想起蓉娘之事。好生煩悶。又想。我倒來了。不知那牢中衆人。怎麼結果。又道。且自丢開。完了自家正事再取。又吃了幾

杯。打點上床睡覺。巫雲收了出來。閉門睡了。次日早起。巫雲殷勤伏侍。不必盡言。許玄換了一套衣服。取了自己那包銀子。往街坊買了卷子。到應天府中納了。許玄是初觀場的。見了考試士。去請教他場中規則。忙忙的直至初五。衆官在應天府中吃了進簾酒。迎到貢院裡來。許玄看了街坊上婦女。兩邊樓上。不知有多少。許玄看得眼花撩亂。道。果然好一個京城。便自回身。正到寓所門首。只聽得人說。京考來了。許玄道。不知是那兩個翰林。須臾迎來。又不曉得。看完了。走進中門。却好外樓走下一個少年婦人。也到中門了。許玄迴避不及。也不免見首一禮。想道。莫非是主人家。正待要謝。又想。或是他親戚來看官的。不可亂謝。那婦人搶前進去了。許玄在後面看了。道。果是天姿國色。比蓉娘更加十倍。不知是誰人家。有這般美物。進門。見桌上列下酒餚。極其豐盛。許玄道。這是爲何。巫雲說。我大娘特爲相公祝壽。許玄想起道。多感。多感。連

我也不記得了。遂坐下道。何須這般破費。你家何人買辦。巫雲說。我家有一個短工。挑水劈柴。走動買辦。一應是他。不來吃飯。止與工銀。許玄云。這等纔便。方纔外邊樓上一位女客是誰。巫雲曰。是大娘。他出去看迎試官。巫雲道。失禮了。我正待要謝。又恐不是。故此住口。乞小娘子爲我致謝一聲。容當請罪。吃完酒飯。且睡。直至初八。巫雲把一應梨棗人參油燭安息香進場之物送進。許玄見了道。我也謝不得這許多。都收了。三更天。吃了飯。入場去了。初九三更。出來扣門。巫雲應聲。來了。巫雲取出酒飯。許玄送他時錢三百文。謝一聲。出門去了。許玄進內便睡。直至次日午上方起。三場已畢。正是中秋。天井設酒相候。許玄洗浴已完。巫雲道。大娘請相公吃酒。許玄想。大娘請。莫非在下邊。穿了衣巾出來。果然立在月下。許玄深深作揖。道。異鄉樗櫟。以骨肉至情相待。圖懷啣結。阮氏說。荷蒙垂顧。荆棘非鸞鳳之棲。百里豈大賢之路。茅廬草舍。不

足以承君子之光也。今值中秋佳節。適逢場事已完。特具芹巵。聊申鄙意。許玄道。多謝。阮氏陪於下席。許玄酒至數巡。雖見阮娘之艷美。然因他情重。不敢起私。問曰。聞大娘新年有何良夢。願聞其詳。阮氏曰。妾夫阮一元。棄世四年。今年元旦。夢先夫云尊府事情。因令祖有妾阮氏。係徽人之女。與家人許吉通焉。遂竊令祖蓄銀若干。逃於別府。後來雙亡。家事被阮家所得。先夫遂授胎於阮。妾復配之。要知今之阮。即前之許吉也。先夫往秋鴻腹中投胎。爲君之子。妾身當爲君之小星。家事數千金。盡歸於府。此乃償令祖亡金之報。故有年庚姓氏之驗。今七月中元夜。復夢亡夫。云足下當爲魁元。爲因露天奸污二女。不重天地。連鄉科亦不能矣。是君家三代祖宗哀告城隍。止博一科名而已。初一日五更。又見亡夫。云足下今日必至。云常把奸淫污身。於三光之下來往。已遭囚獄。不能釋放。又是祖宗哀告。佑得乘便而來。故所以知足下不從府

上而來。想此事必有。故爾言之。許玄聽罷。不勝驚道。原來天地這般不錯。想小星之說。又恐觸天之怒。不敢提起。但加嗟嘆而已。阮氏說。事已至此。足下酒須不樂。鄉科高捷。行些好事。或者感動上天。端然還你進士。何須如此。巫雲說。今晚合巹。不可如此不樂。許玄見說。怎好却他好意。便喜道。正是。且把閒事丢開。便道。既已事皆前定。我二人是夫婦了。何須客氣。阮氏曰。無人爲媒。許玄把盃一舉。豈不聞酒是色媒人。阮氏笑曰。送親也無。許玄曰。借重嫦娥一送。阮氏不答。許玄把酒哈一口。送至阮氏口邊。道。吃口和合酒兒。阮氏也哈一口。許玄遂坐於阮氏身邊。摟摟抱抱。不覺兩個情動。巫雲道。月色斜了。上樓睡罷。巫雲將燈前走。送二人進房。他自下來收拾。許玄把房中一看。十分華麗。便與他解衣。阮氏將燈一口滅了。那月色照在椅上。許玄笑道。送親坐久了。阮氏笑了一聲。雙雙上床。

入於翡翠衾中。輕試海棠嬌態。鴛鴦枕上。謾飄蘭桂奇香。情濃任教羅襪之縱橫。輿逸那管雲鬢之撩亂。帶笑徐徐舒腕股。含羞怯怯展腰枝。肺腑情傾翠舌。不繇人香汗沾胸。絞綃春染紅粧。難禁他嬌聲聒耳。從今快夢想之懷。自是償姻緣之債。

是夜許阮爲情欲所迷。五鼓方睡。直至日紅照窗。猶交頸自若。巫雲走響。二人方纔驚覺。整衣而起。不提。且說那日牢中。許宅家人送飯。尋覓家主。那裡去尋。牢頭禁子一齊慌了。鄉下人不見糞桶。各處又尋。門上牢頭說。是了。被他挑桶賺去了。一齊四下追趕。那裡去尋。止尋糞具之類。許玄自此脫身。却中在榜末。報錄鬧鬧攘攘來到阮家。阮娘打發喜錢。愈加歡喜。又應夢中之兆。是夜備酒相慶。恩情美暢。自不必言矣。款留兩月。進京會試。不期前任知縣聘入四川房考。行取進京。又爲會試

房考。許玄落在他房。取中榜末進士。見他。將蓉娘浼秋鴻代訴狀。母親不允匹配備述。知縣力爲執柯。說他聯捷。何愁不允。說來擇日成婚。蓉娘打扮齊整。同拜花燭。秋鴻收入二房。蓉娘問及出監出城之事。到省寓何主家。許玄將阮娘夢語。備酒贈金陪席。同枕同衾。十分恩愛。一一說知。蓉娘謝阮不盡。勸夫力娶來家。阮娘情願爲三房。以應夢語。後來許玄一家做了許多好事。秋鴻生了兒子。下科中了進士。後來妻妾各生男女。子孫俱遵十戒。都發科甲。果信惡人向善。便可轉禍爲祥。我勸世人。止有八個字。極簡捷。依了他。自然發福。

衆善奉行。　諸惡莫作。

**總評**

氤氳引夢。體合魂交。金鳳神飛。玉魚藻躍。使百年夫婦。一見諧和。豈非天緣

輻輳者乎。致藍橋驚墮。縲絏幾沈。一時計出囹圄。萬里鵬程鶚薦。佳人一夢。復遇雙星。雖言天相吉人。果是生成福瑰。十戒懺罪。黃榜隨登。子孫恪遵。榮昌累世。豈非天意挽回者乎。後人當衆（善）奉行。諸惡莫作。則載福之德誠厚矣。

校記

❶「蓉」原作「容」，據上文改。下同。

❷「大」原作「人」，據正續本改。

❸「檢」原作「簡」，據文義改。下同。

❹「叢」字原無，據下文（蓉娘供狀）加。

❺「聞」原作「門」，據正續本改。

## AUTORISATION DE PUBLICATION

Je soussigné, Michel CARTIER, responsable de l'URA 1067 ("Etud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chinoises") du CNRS (Centre National de la Recherche Scientifique)-FRANCE-, déclare autoriser, Taiwa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Books Co., LTD, à publier la collection de romans érotiques des Ming et des Qing (cinquante titres), dont le travail de compilation et le travail d'édition ont été réalisés par M. CHAN Hing-ho, chercheur au CNRS, et membre de l'URA.

S'agissant des conditions d'édition, elles seront définies par contrat.

Michel CARTIER Res
A Paris, le 19 Seprembre 1994

## 授權書

本人以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l'URA1067--C.N.R.S.)負責人名義，授權臺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由本研究組成員，法國國家科研中心研究員陳慶浩先生所主持編纂之《明清豔情小說叢書》(計五十種)。出版問題，依合約規定辦理。

法國國家科研中心中國文史研究組
(l'URA 1067-C.N.R.S.)
負責人
賈永吉
1994年9月19日

# 思無邪滙寶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歡喜冤家 二十四回／（明）西湖漁隱主人編.--初版,--臺北市：臺灣大英百科,1995［民84］
冊； 公分.--(思無邪滙寶；10-11)
ISBN 957-8592-34-5（上册：精裝）.--ISBN 957-8592-35-3（下册：精裝）

857.44 84005492

# 思無邪滙寶〔拾〕

## 歡喜冤家（上）

發 行 人／葉貴英
總 經 理／葉松田
主　　編／陳慶浩・王秋桂
執行編輯／陳益源
編　　輯／吳秀梅・羅文翠
美　　編／許瓊禧
校　　對／陳櫻瓊・薛淑敏・湯秀蘭
封面製作／里安工作室
編輯製作／成易圖書公司
出版發行／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巨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復興北路 2 號A棟 14 F
電　　話／(02) 7730868
傳　　眞／(02) 7764299
排　　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錦龍印刷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偉仁裝訂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顧問／台英國際商務法律事務所・羅明通律師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41 號
初　　版／1995 年 7 月


全套定價：41200 元
ISBN957-8592-12-4(一套；精裝)
ISBN957-8592-34-5(單册；精裝)

思無邪滙寶。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
中國文史研究組
台灣大英百科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出版